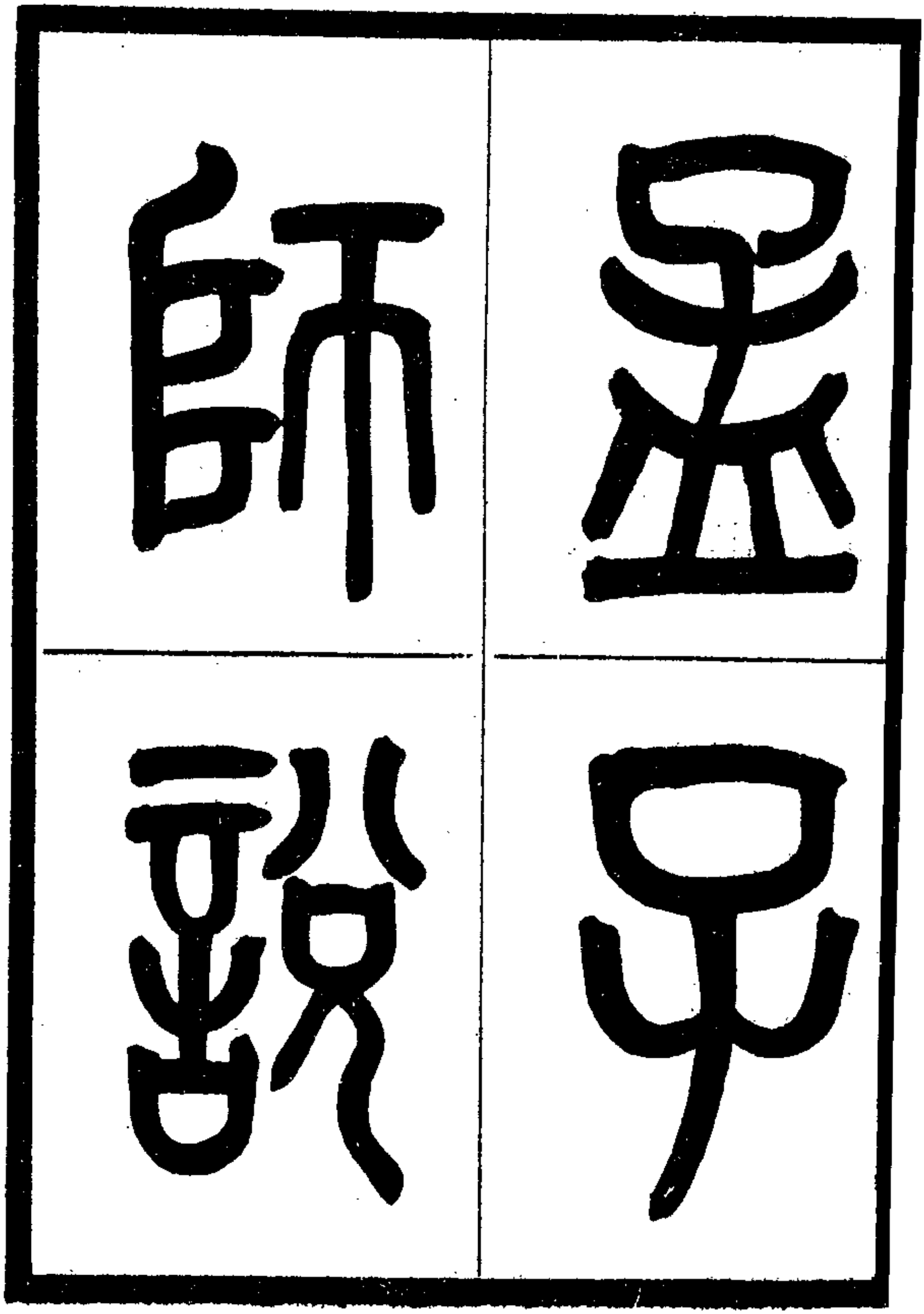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三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三七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孟子

孟子趙注十四卷附音義二卷	漢　趙　岐注 宋　孫　奭音義	微波榭	一
音注孟子十四卷	漢　趙　岐注 宋　孫　奭音義	吉石盦	一六三
孟子章句附劉熙事蹟考一卷	漢　劉　熙注 民　葉德輝集	郋園	二四三
孟子外書補注四卷	民　陳　矩補	靈峰草堂	二五三
讀孟子劄記一卷	清　崔　紀著	山右	二六五
讀孟質疑二卷	清　施彥士輯	槐廬	二九三
孟子師說七卷	清　黃宗羲著	適園	三一九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清　宋翔鳳撰	廣雅	三七五
孟子識一卷	日　徂徠物著	甘雨亭	四四一
崇孟一卷	日　肥後藪慤著	崇文	四五七

儒家哲學——周

孔子家語十卷	魏　王　肅注	百子	四七一
孔子集語二卷	宋　薛　據纂	百子	五〇九

ED66/C2

儒家哲學——漢

法言李注十三卷附音義一卷……晉　李軌注　湖北先正　五二三
中說十卷……隋　王通撰　宋　阮逸注　續古逸　五六九
譚儀所敍董子一卷附錄一卷……清　譚獻輯　念劬廬　六〇三

道家哲學——老子

道德眞經指歸十三卷附錄一卷（缺卷一～六）……漢　嚴遵撰　唐　谷神子注　怡蘭堂　六二七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二卷……宋　范應元集註　續古逸　六八五

孟子趙注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强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富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

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

章指曰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章指曰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强國兼得河
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
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

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
笑百步止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
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
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
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
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
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
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
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

孝悌之義頒者斑也頭半白曰頒斑斑然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章指曰王化之本在乎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敎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敎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

曰無以異也

王曰杖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

章指曰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强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章指曰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爲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

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章指曰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諡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

曰有之

王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

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爲是也

王言我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强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曰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荅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趙注卷一終

叁拾柒册96號

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卷第二

趙氏注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有是語不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皃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

百姓欲令王康彊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

章指曰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爲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王以爲文王在岐豐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者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

章指曰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

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兇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大平之道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荅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劒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章指曰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

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荅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

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恣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瑯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

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

章指曰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愍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章指曰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畱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愼之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毁忠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愼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與市與衆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行此三愼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章指曰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弒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章指曰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

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章指曰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王不成主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

章指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繄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章指曰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章指曰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閒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

章指曰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彊暴故避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彊爲善法以遺後世也

章指曰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章指曰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

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諾止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使見孟軻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

章指曰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孟子趙注卷二終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卷第三

趙氏注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章指曰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覲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

孟子欲爲言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强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顚倒顚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助情邀福也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

何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謂何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政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荅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荅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枝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

丑問孟子所安比也

曰姑舍是

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不

曰不同道

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曰然則有同與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大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章指曰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

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章指曰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懷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埤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國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緜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

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

章指曰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

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曰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令之政自已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發於中非爲其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如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章指曰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

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爲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

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

章指曰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章指曰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討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去之慙愧之貌也恐其汚己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我也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是柳下惠不以去為絜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

章指曰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偏中和為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孟子趙注卷三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卷第四

趙氏注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若是之類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邪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于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荅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倘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叁拾柒册 96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曰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曰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

章指曰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裕皆寬也

章指曰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寢而式閭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

章指曰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孟子言古者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然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恔快也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曰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

章指曰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

王曰惡是何言也

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

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

孟子曰如是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問之也

曰不知也

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古之所謂君子眞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勑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章指曰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

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敎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爲

可就也

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

章指曰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叁拾柒册96號

客危坐而言畱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齋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

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畱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後子思復畱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畱畱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

章指曰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畱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我豈若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曰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

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

章指曰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章指曰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孟子趙注卷四終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

章指曰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

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饘粥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假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曰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

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挍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

以學習禮敎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敎者敎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

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周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死徙吾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敎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章指曰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問相

曰冠

相曰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

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

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邪

曰然

相曰用之

自爲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於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

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契之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爲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絜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還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誕不欺愚小民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

章指曰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

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傚以匡之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値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郤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是爲戒自害故以此攻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擧而委之於壑

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擧而委棄之壑中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毁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

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章指曰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之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

孟子趙注卷五終

滕文公章句下

孟子卷第六

趙氏注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何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

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
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於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恥羞此射者不欲
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
之乎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
能正人
章指曰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
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
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
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陵弱故言懼也安
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

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
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
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
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
志也三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
章指曰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
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
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
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

章指曰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墻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
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
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
食志乎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

彭更以爲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
曰否
彭更曰不然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曰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
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

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
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
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

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曰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不勝宋臣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傅之

不勝曰使齊人

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

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
居州獨如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
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章指曰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
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
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
大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
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
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
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
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脅肩竦體也諂笑彊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
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
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
故曰非由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
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章指曰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矙亡得宜正
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
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
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
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章指曰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心速然後可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生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竝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

說爲姦宄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從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章指曰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
顚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
不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
絕糧而餧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
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
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
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
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
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
也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
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
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
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
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
爲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

子也頻顣不說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之
聲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
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
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
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
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
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
陵人所築室也是尙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
以充其操也

章指曰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孟子趙注卷六終

乾隆壬辰夏休寧戴氏校本曲阜孔繼涵重校刊

離婁章句上　　孟子卷第七

趙氏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一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

章指曰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

章指曰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殷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曰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章指曰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

章指曰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

章指曰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

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暢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

章指曰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已見上篇說同也

章指曰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

於天孽敬愼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章指曰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

章指曰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章指曰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章指曰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閒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章指曰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彊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
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
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横之人也
章指曰聚斂富民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閧鳴鼓以
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
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
章指曰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
人之道斯爲審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爲恭儉
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
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
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
貌強爲之哉
章指曰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
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
援天下乎
章指曰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
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曰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仁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

章指曰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章指曰小人爲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

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毁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毁者也

章指曰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毁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章指曰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

章指曰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乎師乎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閒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曰昔者來至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曰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

章指曰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章指曰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章指曰仁義之本在於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章指曰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厎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

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孟子趙注卷七終

離婁章句下　孟子卷第八

趙氏注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章指曰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章指曰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章指曰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

章指曰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

章指曰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

章指曰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較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章指曰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

章指曰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章指曰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不欲爲已甚泰過也

章指曰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

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

章指曰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

章指曰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

章指曰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

章指曰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章指曰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章指曰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章指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次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曰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閒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章指曰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閒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章指曰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

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

章指曰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

章指曰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章指曰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

章指曰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絜以不絜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絜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

章指曰貌好行惡西子冐臭醜人絜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爲常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

何日也

章指曰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章指曰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横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横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章指曰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矣

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

章指曰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惰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

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

章指曰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

章指曰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曰人以道殊賢愚體别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昬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章指曰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孟子趙注卷八終

乾隆壬辰福持精舍刊

萬章章句上　　孟子卷第九

趙氏注

萬章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

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于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恝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

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欲貪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

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

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章指曰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亢荅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順辭以荅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荅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

章指曰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

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此之謂也

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章指曰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

叁拾柒册96版

5A

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踖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

言不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日一王一言不得竝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不以堯爲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也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

章指曰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肖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大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章指曰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

否不也不如人所言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横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益循啓之賢伊尹値太甲能改過周公値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大丁湯之大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章指曰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觀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内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汚己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章指曰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爲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

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

章指曰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設此言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

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
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
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章指曰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
爲苟合而違正也

孟子趙注卷九終

萬章章句下　　孟子卷第十

趙氏注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

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

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强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章指曰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麄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章指曰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

萬章問曰敢問友

問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

謂相友以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常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

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

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尙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曰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

孟子曰恭也

當執恭敬爲心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

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

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

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奚獵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

三年淹畱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衞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衞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畱以荅之矣

章指曰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

叁拾柒册96號　74

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

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章指曰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粟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爲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有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章指曰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剌繆公之不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
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

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
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
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
可友況乎可召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旄
旌有鈴者旌注旄干首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

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
道也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
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
公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章指曰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
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
輿佯狂豈可見乎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章指曰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問何卿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問貴戚之卿如何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貴者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章指曰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

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孟子趙注卷十終

告子章句上　　孟子卷第十一

趙氏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

章指曰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章指曰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章指曰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章指曰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季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

公都子曰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

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當先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荅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荅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章指曰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

章指曰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

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養曰豢

章指曰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

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旦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

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

章指曰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敎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也

章指曰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

小故輕而不受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曰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

章指曰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章指曰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

章指曰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

章指曰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

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

章指曰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曰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章指曰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

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

章指曰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

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章指曰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趙注卷十一終

告子章句下　　孟子卷第十二

趙氏注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

曰禮重

荅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荅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

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敎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章指曰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紾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荅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爲之無力之人言我

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

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

章指曰天下大道人竝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

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

章指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章指曰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荅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荅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荅二人獨見季子

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荅而不見

章指曰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荅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

一者何也

髡問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髠必識之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髠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髠不覩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髠必識知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髠不能知賢者之志

章指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

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廵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搆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章指曰王道寖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

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愼子輔君以仁

章指曰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章指曰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

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敎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章指曰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

子斥之以王制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

章指曰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

章指曰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章指曰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此之謂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章指曰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

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

章指曰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脩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章指曰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孟子趙注卷十二終

盡心章句上　孟子卷第十三

趙氏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

章指曰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畏壓溺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

章指曰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

章指曰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

章指曰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章指曰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

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章指曰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弇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章指曰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

章指曰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章指曰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凡民無異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

章指曰小人待化乃不邪辟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章指曰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謂敎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章指曰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敎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敎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曰王政皥皥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曰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而已

章指曰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

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

章指曰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章指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章指曰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則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章指曰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曰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

章指曰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章指曰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

章指曰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盈滿也科欿也流水滿欿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章指曰閎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

章指曰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肎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章指曰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章指曰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章指曰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章指曰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與此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章指曰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秉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曰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曰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

孟子曰尚志

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

章指曰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

章指曰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問皐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皐陶如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皐陶執之耳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應問舜爲之將如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蹝蹝草履可蹝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

章指曰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章指曰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章指曰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瞀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

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章指曰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章指曰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大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章指曰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

教之漸漬而沾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曰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

之也

章指曰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佪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

章指曰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荅見禮而夫子不荅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荅矣

章指曰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章指曰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

章指曰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

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尙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

章指曰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趙注卷十三終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趙氏注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章指曰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

章指曰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

章指曰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頟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章指曰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曰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章指曰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章指曰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

章指曰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故載之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曰率人之道躬行爲首故論語曰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章指曰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

章指曰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

章指曰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曰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爲得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爲諸侯

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

得乎諸侯爲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腯粢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

章指曰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與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諭聞尚然況於親見薰炙者也

章指曰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章指曰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

章指曰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閒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

章指曰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玆多口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

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章指曰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荅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

章指曰以明昭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閒有閒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章指曰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摩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尚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章指曰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

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

章指曰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

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章指曰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章指曰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疎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苙蘭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大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大甚

章指曰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横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章指曰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竝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章指曰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

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章指曰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業屨屝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窻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

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

曰殆非也

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
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
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
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
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荅之
章指曰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
獨竊屨非己所絕順荅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
於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
德此仁人也
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
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
也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
義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
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
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
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
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
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章指曰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

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
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
正心守仁皆在胷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
不下帶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

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大重自任大輕

章指曰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

章指曰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魏然

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魏魏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高堂數仞榱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於遊田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章指曰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

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

章指曰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

孟子曰膾炙哉

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章指曰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孔子戹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

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
又其次也
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
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
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
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
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
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
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
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
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爲德之賊何哉
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
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
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
爲賊德何爲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
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

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爲行矣衆皆
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
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莖葉似苗佞人詐
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
若美樂紫色似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
者皆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

章指曰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

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大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

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章指曰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趙注卷十四終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籙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遵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

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篇敘　　趙氏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于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

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常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孟子音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

臣孫奭辭撰進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謹與尚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鎮寧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音義上

孟子題辭（張鎰云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趙氏（丁公著云案本傳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岐少明經有才藝公府屢辟爲京兆尹延篤功曹先是岐常貶議中常侍唐珩兄玹爲京兆尹岐遂避難四方無所不歷及諸唐滅乃出仕歷并州刺史議郎後以老病就拜太常九十餘建安六年卒）通稱（丁云稱去聲下有此字以意讀之）邾（陟輸切）所并（必正切下同）長師（張丈切）縱（音蹤）隳（許規切）墨翟（音狄後墨翟皆放此）壅底（張云音邸言否塞不通也）迂（音紆又音于）値炎（丁作直音値）信三（音伸）詒後（丁云音義與貽同）難疑（乃旦切）繫（本亦作系同胡計切）錧鎋（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黠車轄也）衿（音今）問陳（直刃切）毀鬲（丁音隔蓋謂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焉能（於虔切）依放（方往切）遂絀（音黜）罷傳（直戀切下經傳同）心勦（下子小切絕也）形瘵（側界切病也）弛擔（音豕下都濫切）睠（音眷）漂（撫昭切）亂思（張云亂治也思去聲）縕奧（於粉切淵奧也）章別（後列切）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上（丁云案史記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名罃罃音鸎）凡七章

以爲（于僞切下爲王爲其曰爲抑爲爲是故爲皆同）放於（方往切）夷羿（音詣羿夷姓）饜（一鹽切又於豔切）復申（扶又切下章注同）重嗟（直用切下申重重言皆同）集穆（張云當爲輯穆）亦樂（音洛盡此卷皆同）王好（呼報切下好戰同）夸咤（丁丑嫁切云誇也玉篇作詫）規度（大各切下忖度同）亟（音棘）不督（音篤丁作蹙子六切）來趣（丁音趨亦如字）麀（音憂）鶴鶴（張云詩本作翯翯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於牣（於如字下音刃丁本作仍）歡樂（本亦作勸樂）害喪（如字張音曷書作曷喪）及女（音汝）大平（丁音泰下有此字以意求之）塡然（音田）者不（方久切後皆放此）直不（如字丁音値）勝食（音升下同）數罟（七欲

（切網也丁張音朔下音古）洿（音烏）喪死（丁如字）衣帛（於旣切注及下文衣帛同）數口（丁色主切）不王者（丁云去聲下文以意讀之）風王（音諷）餓莩（平表切義同殍字丁張眦小切）莩有梅（眦小切又平表切丁云韓詩也詩作摽與莩同）刺人（七亦切又七四切）改行（下孟切下德行同）以梃（丁徒頂切從木）惡之（烏路切注及下夫惡同）惡在（音烏惡猶安也下惡乎定惡知皆同）俑（音勇）夫惡（音扶此字旣多可以意求疑者別出）死邪（以嗟切後不音者皆放此）長子（張丈切下長上長者皆同）洒之（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省刑（所梗切）稅斂（丁力劍切）易耨（以豉切下奴豆切字亦作耨音同）以養（餘亮切）語人（魚據切下語人同）卒然（七没切）槁（音考）沛（字亦作霈普蓋切）浡（音勃）由水（由與猶同古字通用）宓（音伏）戲（音羲）齕（恨没切）釁（許覲切）舍之（音捨）觳觫（丁斛速二音恐貌）鍾與（音餘下何與心與聞與甚與口與體與目與前與皆同）郄（音隙）大祝（音泰）墮（許規切）遠庖（于萬切）王說（音悅）挾（音協）以超（超或作趨）折枝（之舌切趙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陸善經云折枝折草

樹枝）罷枝（音疲）少者（詩妙切）以御（如字鄭箋詩云御治也）思齊（音齋）適妻（丁亦切）好惡（皆去聲）度之（待各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餘並音渡）便嬖（婢緜切下音背）辟土（音闢）賈（音古）愬（音訴）惛（音昏）放辟（音僻）邪侈（張尺氏切丁作移）爲已（音以絕句）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下音同）焉有（於虔切）以畜（許六切）當章（丁浪切）譎（音決）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暴見（賢徧切下他日見及後注虹見皆同）王語（丁音御下嘗語同）好樂（呼報切此巷內皆同惟下注美好如字）偃（於問切）恚（一睡切）與民同樂（音洛）聞與（音餘下病與愼與鼎與皆同）獨樂樂（丁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皆同）孰樂（音洛此章內孰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字皆同徐並音岳）爲王（于僞切下同）舉疾首蹙頞（丁云舉猶皆也屬下句蹙子六切頞音遏）隙（綺戟切）何惡（烏路切下讒惡同）於傳（直戀切下同）蕘（音饒）刈（音乂）爲阱（才性切）混夷（丁音昆昆夷犬戎別名）喙（許穢切困也）大王（音泰後大師大王皆放此）

獯鬻（丁云上音熏下音育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句奴魏曰突厥）句踐（古侯切）會（音鱠）夫差（音扶）樂天（音洛此卷內惟下文相說之樂及注樂師樂章樂詩樂正皆音岳餘並皆音洛）彼惡（音烏）瞋（尺眞切）書曰天降下民至越厥志（丁云注云尚書逸篇也案今尚書太誓有此文但三五字詳略不同耳此注云逸書者古文太誓自孔安國注遭巫蠱事亦逸寢藏於私家故先儒鄭康成馬季長杜元凱等皆以爲逸書故此注亦云逸書不見古文也）衡行（丁音橫云詳注意即依字）從欲（丁音縱本亦作縱）爲之赴難（爲難二字並去聲）朝儛（音舞）放（方往切）琅（音郎）邪（以嗟切）王觀（丁音貫亦如字）其相（息亮切下相土同）春省（息井切下同）從容（七容切）睊睊（字亦作謂張古縣切云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慝（他得切）湎（彌兗切）蹯（音頻）行也（下孟切下之行同）無厭（丁一兼切）公說（音悅下相說臣說皆同）徵招（張音韶下同）畜君（許六切下注子畜同）孥（音奴）譏難（乃旦切下狄難之難赴難其難免難皆同）惡惡（烏路切下如字）哿矣（工可切）煢（音瓊）糇（音侯）橐（音託）

思戢（詩作輯同音集）啓行（如字道也）裹盛（音成）滸（音虎）恂（音荀）比其（丁必二切及也）無墮（許規切亦音惰下不墮同）舍之（音捨下舍女同）防比（毗志切）核（音覈）惡直（如字又烏路切）大辟（婢亦切）舍女（音汝）人少（詩妙切）鎰（音溢）簞食（音丹下音嗣後簞食皆放此）霓（五稽切）徯（胡禮切）係累（張音繫下力追切）并燕（音餅下并得同）旄倪（丁云上音耄下音覩老也詳注意倪謂繄倪小兒也）繄（烏兮切）將（丁音扶屬下句）魯閧（張切弄切云闗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鶤照曰閧構也構兵以鬬也說文云闘也）長上（張丈切下其長長者皆同）軍卒（所類切）忿（敷吻切）阨（音厄）無已（音以）以偪（音逼）以遺（去聲）貉（音鶴）乃屬（丁音燭會聚也）鼎與（音餘）曰否（方久切本亦作不音同後不出者皆放此）沮（慈呂切本亦作沮各隨字讀之）尼之（女乙切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居云居字）焉能（於虔切）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可復（扶又切下同）蹵（子六切蹴同）踖（子亦切）艴（丁音勃張音拂）何曾（丁音憎則也乃也）慍（于問切）不帥（音率）重言（直用切）爲我（于僞切注及後章非爲皆同）爲與（音餘下注與問與同與皆同）以齊王（張于況切云此字既多可以義詳）由反手（丁云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借用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易然（以豉切）丁朝（音潮）膠鬲（丁隔歷二音）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鎡基（鎡或作茲音同）改辟（音闢）郵（丁音尤今之驛也）畏難（乃旦切）我四十不動心（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賁（音奔）黝（伊糾切）橈（丁奴劾切）百行（丁孟切下之行德行隨行皆同）要之（音邀後以要同）子好（呼報切下好發所好皆同）吾不惴焉（之睡切丁本作遄云音揣恐懼也）之帥（所類切或音率注同本亦作師）度（大各切）蹶（音厥又居衛切）顛倒（字或作傎音同）惡乎（音烏下曰惡同）所趨（音趣下同）無是餒也（奴罪切陸云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慊（口簟切）助長（張丈切注及下不長苗長長天下皆同）

揠（烏八切拔也）芒芒（丁音忙）亟（音棘疾也）罷（音皮）舍之（丁張並音捨下舍是舍已皆同）詖（彼寄切）自斷（丁音短）以譽（音餘亦音豫下譽之同）麗姬（呂支切）邪辟（音僻）廋（音搜）說辭（張音稅丁又依字）夫聖（音扶爲下句）汙（丁音蛙不平貌）垤（大結切）行潦（音老）大過（音泰後章注大卒及章末大監其大皆同）惡辱（烏路切章內文注及後章非惡皆同）榮樂（音洛下文般樂樂爲樂閑樂取皆同）居埤（音卑）閒暇（音閑）徹（直列切）桑土（丁音杜）綢繆（音稠下武彪切）鴟（處脂切）鴞（于嬌切）般樂（音盤）怠敖（五勞切又五到切）孽（魚列切）不可活（如字丁云尙書作逭音換下離婁篇同）雊（古侯切）廛（直連切）願藏（或作贓音臧）不橫（去聲）氓（或作萠或作甿皆音盲）怵惕（音黜）內交（張音納本亦作納會云）惡（丁烏故切又如字）爲行（下孟切）擴（丁音郭張大也字亦作彍音霍）函（音含）鎧（苦愛切又苦亥切）祝（丁亦音呪）惡（此章內此字烏路切注如字）浼（張莫罪切丁亡但切說文曰汙也方言曰東齊之閒謂汙曰浼）汙

也（烏故切下文同）就已（音以注同）遺佚（音義與逸同或作逸或作失皆音逸）阨窮（音厄本亦作厄）袒裼裸裎（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並露也裎亦作程）焉能（於虔切）浼也（音滿又換本切本亦作滿）援而止之（或作正之）憚（徒案切）儷（音麗）絀（音黜）伯夷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烏懈切）彈正（音壇）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王相（二字並去聲）和樂（音洛下樂道樂義皆同）不下（丁去聲後注下士同）馮（皮冰切）寡助之至（至或作主）畔之（張云與叛同）惡寒（烏路切）造朝之從（才用切）數人要（丁上色主切下音邀）曰惡（音烏注及下惡得曰惡惡知皆同）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慊（口簟切）長民（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好（呼報切下同）餽（音饋後皆放此）贐（因刃切）爲兵（于僞切下必爲之爲王爲其所以爲爲我爲孟下爲子爲皆同）可驚（本或作警音同）有處（昌呂切下同）焉有（於虔切）則

去之（起呂切）其行（胡郎切）幾千（丁幾祈二音）賑（丁音振）素餐（七丹切）蚳（音遲）鼃（丁烏花切張烏媧切）先後（丁云並去聲）毋使（音無）不中（張仲切）藉道（本亦作籍）蓋大夫（古盍切）王驩（音歡）同使（所吏切）相比（毗志切亦如字）曰夫（音扶注夫人同）危行（下孟切）稱之（尺證切）翣（山洽切）辟世（音避）度而（大各切）不可稱（丁如字）且比（丁音庇及也）恔乎（音效方言云快也丁音皎說文云憭也）沈同（張音審或作沉誤）于噲（苦壞切燕易王子）監（古咸切）更（古衡切）龍斷（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堁（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塊）隱几（於靳切據也）齊宿（側皆切字亦作齋）語予（魚據切）魯繆（音穆）慍（於問切）豈舍（音捨下舍我同）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然論語音鏗）見於（丁音現）狷（古縣切）恚（一睡切）宿留（上音秀下音霤）食功（丁音祠）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使於（所吏切）考公麋（居筠切從不）相直（音値）復見（扶又切）重受（直用切下同）覸（古莧切一音閒）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瞑眩憒亂（瞑或作瞋瞋音顛憒古對切又音潰）景行（丁孟切下志行孝行並同）論語曰力行近仁（丁云近音附近案論語無此諸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齋（音資）疏（所居切）飦（諸延切）縗（或作衰同音廢字亦作慶音崔僞義與緣同）更也（古衛切）好馳（呼報切下好者好聚施肯同）爲我（于下切下既爲復爲爲天作親爲非爲皆同）歠（川悅切）帥（音率）督趣（丁音促）于茅（張云或作苗誤也）索綯（桑洛切下音桃）亟其乘屋（丁云亟音棘乘登也）閒暇（音閒）放辟（音僻後放辟同）邪侈（張云諸本作移說也）罔民（張云或作司誤也）徹（直列切）受禪（音擅）校數（色主切）有易（丁以豉切下及後章不易同）樂歲（音洛）糞（捐與專切）盻盻（說文五禮切很視也亦四覓切丁作肸許乙切）以養（餘亮切下莫養奉養皆同）稱貸（益如字）惡在（音烏安也後章惡得惡能皆同）養食（音嗣）未任（音壬）雨我（于付切）學校（音效下同）射也（神夜切）各去（起呂切）汙吏（烏路切又音烏）長爭（張丈切）絀（音黜）田萊（音來草田曰萊）夫圭田（丁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爲治）磽（苦交切）別野（彼列切下有別同）勠（音六）師知（音智）許行（丁音下又孟切許同）踵（之隴切）氓（亡庚切與甿同）衣褐（於既切下同）捆履（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倉曰捆飲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裯音同）叩掫（丁音卓擊從才旁豕）陳相（丁云去平並通）饔（音雍）飧（音孫）當身（丁去聲）粗布（音麤後注同）之與（音餘下爲與同）舍皆（丁音赦止也）路也（丁張並云路與露同）羸路（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食人（音嗣）食於人（如字）氾濫（音泛）偪（音逼）瀹濟漯（丁云上音藥中子禮切下他合切作還誤也）呱（音孤）使契（音薛）放勳（方往切）曰（丁音馴或作曰說也）勞之來之（丁云去聲竝）不與爲（下音孫亦如字）倍之（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治任（丁而針切云治任謂治擔任之具）強（其丈切）暴之

（蒲木切）鳩（音果）賀放（丁方往切倣像似）鴃舌（丁音決又古役切）鳴鴃（丁云毛詩作鴂古役切）大古（音泰）閟宮（丁音祕清淨之宮謂姜嫄之廟）膺擊（丁本作應云案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懲艾（丁廢切）市賈（音嫁下皆同）倍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蓰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蓰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蓰）子比（丁音鼻次比也）徐辟（音壁又音闢）道不見（丁音現注不見同）匍（音蒲）匐（蒲北切）蠅蚋姑（張音蚋云諸本或作蝸誤也丁云蝸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蛾同謂蛙蟾也音由又一說云蝸姑即螻姑也）嘬（楚怪切說文云飲軟也）有泚（七禮切）睨（音詣）虆梩（丁力追切土籠也或作蔂下力知切土轝也）籠臿（楚治切鍬也）憮（音武）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志曰（丁云志記也謂志記之言也）介（音界丁云謂猶介也）信道（音伸）爲與（音餘下食與善與菜與樹與皆同）要利（音邀下章要其同）奚乘（音剩下同）強而（其丈切注同）射之（食亦切）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詭遇（陸云詭遇詭計以要禽也）舍矢（音捨下舍其同）不貫（丁音慣注貫習同）中之（張仲切）貫臧（如字）者比（毗志切下同）熄（音息）從橫（音蹤下從長合從皆同）從長（張丈切下長切長遙皆同）爲得（於虔切安也）之冠（音貫）女家（音汝）出疆（音姜）載質（張音贄云義與贄同）以見（音現下注顯見同）粢（音咨）盛（音成）繅（素刀切）皿（武永切）耤（秦昔切）腯（徒忽切）絀（音黜）爲出（于僞切丁爲之爲其爲匹夫爲此皆同）難仕（丁乃憚切又如字）媒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隙（去逆切）又惡（烏路下又惡楚惡惡切禮皆同）彭更（古衡切）從者（之才切皆如）傳食（丁直戀切言轉食也）簞食（音嗣此章內文注可食而食食志食功食乎于食不食皆同餘）（宁）笥（相吏切）羨（似面切又余見切）畫（音獲）墁（張武安切云與鏝同）素餐（七丹切）亳（音薄）遺之（惟季切）餉（式亮切）傒（胡禮切）匪厥（丁云義當作篚篚門盛贊隋此作匪古字借用下同）敉（字或作耕洞）咻之（音休）嚾也（丁云案玉篇音喚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便）

（蓋字譁譁同）涅（奴結切）辟之（音避）不內（音納）繆公（音穆）瞯（或作瞰同音勘）使人（所吏切）脅（虛業切又許及切）畦（胡圭切）竦（音聳）强（其丈切）赧（女簡切）去關（起呂切）攘（如羊切）予好（呼報切下注及文皆同）氾（孚劍切）埤（音卑）度之（大各切）洚水（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說文胡工切）洚洞（丁云案玉篇下云切從夅夅下江切今注直容胡貢切從夅夅音逢洚洪水也下徒送切又音同）菹（側魚切丁音嗟）既遠（丁于願切）壞宮（音怪）汙（音烏）邪說（如字張音稅）暴行（張下孟切注及下詖行操行皆同）沛（丁蒲內切）更興（音庚）放辟（音僻）相武（息亮切）素王（于況切又如字）橫議（去聲）為我（于偽切）莩（皮表切或作芟或作殍皆同丁音孚）詖（音貞）騈躓（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躓乃鄭躓字音致義依史書讀之乃使）周公卬思（案字書卬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其事也）螬（音曹）匍（音蒲）匐（蒲北切）咽（音宴）擘（博厄切）惡能（音烏下惡用同）辟（音劈）纑（音盧）戴蓋（丁張竝音盍）鶂（張云與鶩同）己頻顣（丁上音紀頻亦作嚬同下子六切）鶂鶂（丁五歷切鵝也）哇（丁張竝於佳切）母食（音嗣）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黃帝亡其玄珠（丁案莊子以玄珠喻玄妙至道耳非實亡其珠也）蔟（音湊）姑洗（音銑）無射（音亦）徵（陟里切）仁聞（音問注同）嘉樂（丁云案詩作假樂假音暇樂音洛）衣（於既切）揆度（大各切後章注不度同）度量（丁竝去聲）僥（古堯切）甲兵（或作鉀音同）不辟（音闢）方蹶（俱衛切）泄泄（弋制切）沓沓（徒合切）動女（音汝）厲王流於彘（丁音帶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案史記周厲王立三十年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殺謗者三十四年民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襲王王奔彘）戲（音羲）避遠（于願切）惡死（烏故切下惡醉喻惡皆同）而樂（音洛此卷內皆放此惟後章樂正樂之實禮樂即音岳）強酒（其丈切下注同）治人不治（張云上直之切將理之義也下直吏切已理之義也後皆放此）行有（張下孟切下改行之行正

行皆同）踣（朋北切）沛（普蓋切）能令（力政切）而女（丁去聲以女妻人曰女）裸（音灌）暢（丁云謂鬯酒也）好仁（呼報切下好仁好為皆同）以濯（張直角切下作禴音藥）其菑（音災）滄浪（音郎）夫人（音扶下同）孼（魚列切）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走壙（張音奏下音曠）為淵（于偽切下為叢為湯為之為無後皆同）敺（音驅）鸇（諸延切）埤（音畢）獱（音頻獺別名）卒求（子忽切後章卒至同）舍正（音捨注同）長其長（竝張丈切注及下同）三省（息井切）焉往（於虔切下章焉虔同）辟草（音闢）任土（如禁切）合從（音蹤）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廋（音搜）惡得（音烏卷末烏可已也音同）而錯（音措）髡（音坤）禮與（音餘）援（音爰）養親（餘亮切下同）晢（先歷切）徹（直列切）與適（丁音謫注同）足閒（古莧切）非訧（音尤）君難（乃旦切）易其（以豉切）桐子（音義與童字同）子敖（五高切）見孟（張音現）使而（所吏切）亟見（音棘）餔（張博孤切亦音哺）餟（昌悅切）底（之爾切）

孟子音義上

孟子音義下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眣夷（始犬切或音犬）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盟（音孟）津（丁云案古文尚書無此文先儒以為此文是偽泰誓也）酆（音豐）鎬（音浩）度量（音杜亮）不比（毗志切近也）乘輿（音剩注同）溱（音臻）洧（榮美切）杠（張音江方橋也可通徒行人過者）辟人（丁張竝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焉得（於虔切）畢辟（音避）由天（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禮為（于偽切下為服為之為父為其為得為武皆同）田萊（丁云萊謂萊地萊之言采也故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下於（下去聲）搏執（音博）極之（張紀力切又如字）惡而（烏故切下惡傷禹惡皆同）風諭（音諷）見幾（音機微也謂禍福之兆也）陳貫（本亦作貫）藉交（慈夜切）樂有（音洛下其樂而樂同）相覺（丁音教云義當作校）有惡（如字）惡人（烏路切下所惡無惡心惡皆同）難及（乃旦切濟難同）下好言（呼報切下好之而好好貨好勇皆同）枝（支義

切）之行（下孟切下行之本行高行行惡皆同）行其（如字）養生（張餘亮切注及下養親之養得養皆同）深造（七報切）五伯（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亦音霸）當直（音值下同）亟稱（去吏切）徐辟（音璧又音闢）舍（音捨）放乎（方往切）澮（古外切）涸（下各切）潦（音老）卒（千忽切）聲聞（音問）強仁（其丈切）辟害（音避）讜言（丁音黨尚書作昌言）泄邇（丁案注云泄狎也案媟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熄（與息同）之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丁逃兀二音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典善也）趺（徒結切）汙（音烏）逢蒙（丁張竝薄江切從夆夆下江切）惡得（音烏）之他（張徒何切）邪辟（音擗）乘矢（丁音剩乘矢四矢）栝（音栝）棬（丘圓切）驩（音歡）敖（五高切）脅（虛業切又許及切）何難（乃旦切下難矣之難其難赴乃死難皆同）我由（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很（胡懇切）惰解（音解）與焉（音預注不與同）瞯夫（古莧切又音閑）饜（於鹽切）蚤（音早）施從（丁音迤注同張音易謂延施而往也）墦（燔潘二音）訕（所晏切）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

（張音怡）扁扁（丁毗緜切）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見惡（烏路切下惡之惡已皆同）是恝（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作忿忽也許介切）為言（于偽切下因為為不順為楚所為主當為皆同）共為（音供）求禪（音擅後皆放此）不見（音現此章及下見瞽皆同）人少（詩妙切）知好（此章惟此字呼報切餘竝如字）衣五（於既切）匍（音蒲）匐（蒲北切）百行（下孟切下行莫之行皆同）懟（直類切）妻舜（七祭切下妻也妻之同）捐（音緣又音旋）浚（音峻）揜（張云與掩同）弤（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彫弓（如字或作形誤）忸（女六切）怩（音尼）愕（五各切）已與（音餘注及下者與皆同）校人（張音效丁音教）畜之（許六切）僑（音喬）重言（直用切）舍小（音捨）庳（音鼻史記作鼻）驩（音歡）堯帥（音率下同）蹙（子六切）岌（魚及切）踖（子亦切）勛（音勳）得養（餘亮切下皆同）興事（去聲）諄諄（之純切）以行（張去聲下行歸惡行以行亦如字）暴之（步卜切露也）篡（楚患切）施澤（所皷

切）橫為（胡孟切）自艾（音刈治也）要湯（音邀下要而以要皆同）莘（所巾切）而樂（音洛下同）覦（音俞）眄（莫甸切）囂囂（五高切又許驕切）幡（張云與翻同）推而（丁吐回切亦如字下卷同）內之（張音納下卷同）說之（如字亦音稅）浼我（音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丁曰注云伊訓尚書逸篇不見古文耳今文尚書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此文小異）癰（於容切）疽（七余切）好事（呼報切下及卷末自好好名皆同）讎由（張音醜之平聲亦如字）阨（音厄）魋（杜回切）阨難（乃旦切）鬻（音育）食牛（音嗣）繆公（音穆）羖（音古）屈產（九勿切）之乘（音剩）時舍（音捨）

萬章章句下　凡七章

橫政（丁胡孟切下同）橫民（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行不（下孟切下之行行夜皆同）不與（音豫）佚（音逸）阨（音厄）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焉能（於虔切）浼（張音每丁音漫）接淅（接如字淅丁張竝先歷切漬米也說文接作滰云浚乾漬米也從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

（淅而行共兩切浚音峻源也）亟也（紀力切）動中（張仲切下其中中也皆同）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下同）有殺（所界切）不橈（奴教切）強增（其丈切）錡（魚綺切）惡其（烏路切注悟惡同）采地（音菜）食九（音嗣下文及注食九非下章疏食皆同）佃（音甸）挾長（音協下張丈切注同）費惠（音祕）顏般（音班）造之（七到切）糲（盧葛切）迭為（徒結切張云或作佚誤）更迭（音庚）妻舜（七計切）却之（正體郤字下皆同或作郤誤）餽（音饋下皆同）禦與（音余下道與召與非與皆同）不譈（徒對切）將比（丁毗失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獵較（丁張竝音角）簿正（丁步古切本多作薄誤）可卒（子忽切）度珍（丁大各切）為之（于偽切下為貧為養本為何為也哉為欲為其皆同）宿留（音秀下音霤）為養（餘亮切）惡乎（音烏後章賢惡同）柝（音託）椎（直追切）會計（古外切）乘田（音剩）茁（阻刮切）壯長（張丈切）委積（于偽切下子智切）當直（音值）葭（音加）稱職（尺證切）氓（音萌）繆公（音穆）亟問（去吏切卷內竝同）摽使（音杓又音拋下所吏切）數問（音朔下同）慍（於問切）猥（於賄切）二女女焉（張云上如字下去聲）傳質（丁讀如贄）致見（音現注及下往見見君皆同）如底（詩作砥同之履切）沮溺（七餘切）好善（呼報切下同）景行（下孟切）伊發有莘（所巾切）為殷與道（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為殷湯與其王道也）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桮棬（音杯下丘圓切張云屈木為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為棬盌音椀）柜（丁音舉）戕（音牆）義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長與外與非與謂與若與皆同）長義（張丈切下不出者皆同）拂之（丁扶勿切戾也下曲拂同此拂之亦如字）湍（他端切陸云湍波流也）無分（如字丁扶問切下同）瀠（字書作濚余傾切波勢回貌）搏之（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顙（蘇黨切）好下（呼報切卷內皆同性下注好人好耳如字）耆秦（音嗜本亦作嗜下同）炙（之夜切）惡在（音烏）而強（其丈切）羞惡（丁烏故切）舍則（音捨下舍魚舍生舍其舍貴舍大皆同）倍蓰（音師）

（又音灑山綺切解見滕文公章句）阨（音厄）麰（音牟）耰（丁音憂壅苗根也）浡（音勃）磽（苦交切）相覺（丁音教義訓為校）賁（音奔）姣也（古卯切）狂且（丁于餘切云且助句辭）櫱（五割切）好惡（丁呼報切下烏路切下所惡同）有梏亡之（丁云梏古沃切謂悔各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之行（下孟切下其行同）易生（以豉切）暴之（步卜切）繳（音灼）射之（食亦切）為是（于偽切下為宮同）熊蹯（音煩）不辟（音避下同）嘑（呼故切）蹴爾（張取六切或作蹵音同）咄啐（丁都忽切叱也下七內切呼也）不辭（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辯辯別也）得我與（張云平聲亦如字）鄉為（丁云竝去聲下今為為指鄉為其但為亦為皆同）不信（音伸下同）惡之（烏路切下同）溉（古代切）檟（音賈）樲（音貳）樂善（音洛下自樂而樂皆同）以要（音邀注及下同）令聞（音問）不熄（音息）荑（音蹄）稗（蒲賣切）幾成（丁音祈又音機）彀（古候切）用思（丁息二切）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張音壬）親迎（張魚慶切下同）人難（乃旦切卷末可難同）曰於（丁張竝音烏歎辭也斷句）揣（初委切）奚翅（張云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切）紾（張音軫又徒展切）摟（音婁後章同）以長（張如字）匹雛（張如字下士于切丁作疋雛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郎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稱訓小無文今案方言止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後長（張丈切下先長年長長君皆同）之行（下孟切下堯行桀行之行衍行身行過行皆同）得見（音現下享見見顏見於皆同）較（音角）小弁（音盤下同）為詩（丁云為猶解說也）關弓（丁張竝音彎）而射（食亦切下同）重言（直用切）邶風（音佩）可磯（音機）墐（音僅丁云路旁冢也）宋牼（口莖切）說而（音稅下皆同）將為（于偽切下為其為人自為為湯城為之皆同）樂罷（音洛下樂閒樂賢安樂皆同）閒矣（音閒）相與（息亮切下為相相得皆同下音餘下得與同）隙（去逆切）身造（七到切）髡（音坤）不惡（烏路切下所惡惡為皆同）汙（烏路切）其趨（張讀如趣言其趨向正道無異也下注同）繆公（音穆下注秦穆同）華周（胡化切注同）不稅（音脫注同）以為為

肉（下爲字丁僞切下爲無爲君爲魯戰爲君爲惡爲之爲人奚爲皆同）一膊炙（普各切下之石切）五霸（丁云案先儒說五霸不同有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五霸今此注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地辟（音闢下辟土同）掊克（丁蒲侯切深也聚歛也）歃（所洽切）糴（音狄）于好（呼報切下好戰好善皆同）長君（張丈切丁又如字）滑釐（丁張竝音骨下力之切）鄉道（音向下同）變更（音庚）貉（音陌）饔飧（音雍孫）洚水（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惡乎執（音烏本亦無乎字）舍信（音捨）有知（音智）訑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見顏（音現下見於同）雨雪（于付切）瀌瀌（符驕切又彼苗切）見現（如字丁音現下奴見切）周之（與賙同救贍也）傅說（音悅後卷傅說皆放此）膠鬲（張音隔）拂亂（丁音佛）忍性（張如字丁音刃注同）鬻（字或作育音同）曾益（張云會與增同丁云依注會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也）瘁（音萃）屈（九勿切）拂（音弼）知生（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或折（丁之設切）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共之（求用切亦作拱居勇切）好生（呼報切下所好好善好以好利好仁之好皆同）行與（丁孟切下之行改行善行行有百行皆同）殀（與夭同）命有三名（丁云案此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壓（烏甲切）遠之（于願切下遠辱同）舍則（音捨下是舍舍大皆同）樂莫（音洛下樂在善樂其所樂樂道樂義之樂樂風樂爲而樂樂而三樂樂也所樂樂之皆同）以錯（音措）亟見（去吏切下句）數也（音朔下同）下殺（去聲）宋句（古侯切）語子（魚據切）囂囂（五高切文許驕切）不離（力智切下同）見於（音現）才知（音智下術智同）邪辟（音僻）欿然（張音坎字林云欲得也今詳此義內顧不足而有所然也下注欿欲同）亟其（音棘）大辟（音闢）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暭暭（張云暭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繈褓（丁紀享切說文

（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下音保聲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少知（詩妙切下少而同）長知（張丈切下敬長挾長皆同）辟若（丁音譬下辟若同）疢（丑刃切）孽（魚列切）王天（于況切）不與（音豫）怍（音昨）重言（直用切）分定（扶問切下之分同）睟然見（丁上音粹下音見）盎（張烏浪切下注同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蟠辟（音盤下音闢）辟紂（音避）衣帛（於既切）易其（以豉切）輕施（於豉切）爲有（於度切）小郤（丁去逆切義與隙同）孳（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蹠（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別之（彼列切）爲我（于僞切注爲已及下爲其爲之不爲皆同）放踵（丁方往切至也下之隴切）摩突（丁徒忽切穿突也）子莫執中（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所惡（烏路切注同）強甘（其丈切）其介（陸云介謂特立之行）掘（爾物切又其月切）軔（丁音刃云義與刎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論之一簣（丁音匱論謂論語也）惡知（音烏下惡在惡得皆同）放與（音餘下禁與予與皆同）宿留（音秀霤）素餐（七丹切）墊（丁念切）陶（音姚）敝蹝（所綺切注皆同）

訢（音忻）喟（丘愧切）乘服（音剩）呼於（丁火故切）垤（大結切）瞀（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切）食而（丁音嗣）畜之（張許六切）蕣（音舜）柚榛（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醋下音蓁從木辛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袗（音軫又徒展切）漸漬（子賜切亦如字）達財（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淑艾（丁音刈治也張五泰切養也）幾及（音機）彀率（古侯切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躍如也（丁云躍如猶言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和寡（胡卧切）滕更（張音庚）挾（音協）知者（音智注如知者及下文之知皆同）不偏（正體遍字）歠（昌悅切）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王好（呼報切下好戰好仁好生好名之好好禮好善皆同）卒少（子忽切後章注卒以同）長子（張丈切）相挍（音教義與校同）爲陳（音陣）百兩（丁音亮）虎賁（丁音奔先儒言如猛虎之

奔焉用（於虔切）贅衣（丁之稅切）趣馬（千走切）領角屖厥地（丁云領即額字屖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从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糗（去久切）茹（音汝）袗衣（之忍切陸云袗衣之美者）糒（音備丁音敗）袗畫（胡卦切下同）一閒（張音澗亦如字）遠禍（于願切）惡殺（烏路切下惡似惡莠惡佞惡利惡鄭惡紫惡鄉所惡皆同）舍生（音捨下舍而舍其舍身皆同）見於（音現下注見上同）[illegible]羹（丁音元左傳作竈）庳（音鼻）皆樂（音洛下樂其樂者樂道般樂皆同）之行（下孟切下之行德行正行穢行人行行與其行汙行皆同）更（古衡切下同）盛（音成）腯（徒忽切）勳炙（字與熏同）接淅（先歷切解見萬章章句）戹於（或作厄同）貉稽（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豸種也）訕（所諫切）殄（徒典切）蹊閒（張如字）爲間（皆如字注同）鄉道（音嚮）追蠡（音堆下音禮）鈕（音紐）兩馬（如字丁云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爲車所轢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力與（音餘下求與同）摶（補各切）嵎（音愚）攖（丁於盈切從手埤蒼云攖桔也此注云迫也）依陬（子于切又子侯切隅也）解倦（音懈）從欲（音縱又如字）知之（音智注明知學知小知皆同）王於（于況切）亹亹（音尾）不意（音億又如字）爲之（于僞切下爲已是爲本爲非爲皆同）苙（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欄字同）罥（涓兗切謂羂其足也）橫與（胡孟切下橫暴同）紩（音秩）鎧（苦愛切又苦亥切）斯養（斯義同廝賤役也）有殍（皮表切張音孚）從者（才用切下從車同）瘦（或作廋同音搜）屝（符費切）造（七報切）餂之（丁曰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詩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本亦作鮎奴兼切）臧否（音部）不與（音豫下與並同）中禮（張仲切或如字）說大（音稅下注同）藐之（丁音邈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巍巍（音魏丁云當作巍）榱題（丁楚危切爾雅曰桷謂之榱題也）屋霤（力救切）汰（音泰）般樂（音盤）自遺（以醉切）單豹（音善）黶（乙斬切）皙（音錫）不復（扶又切）炙（之夜切）狂獧（丁音絹與狷同）踸踔（丁勑甚切下勑効切又勑角切）譎（音決）詭（過委切）嘐嘐（火包切）重言（直用切下同）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古之人行（張云三行竝去聲注及下行合爲行之行士行皆同）何爲踽踽（張云爲于僞切踽俱禹切爲又如字）閹然（音奄）不解（音蟹）汙世（音烏又烏故切）莠（音誘）慝（吐得切）子率（如字又所類反）[illegible]（盧鬼切）散宜（素但切）尚父（如字）爲將（即亮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鄒魯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於獲麟也）柝（音託）剖（普后切）孟子篇敘（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其行（下孟切下同）當期（音朞）括（古活切）

孟子音義下終

吾友朱君文游出所藏校本二示余一有虞山毛扆手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抄本一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之本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本各有詳畧得以互訂外有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併得趙岐孟子篇序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亦一大快

也乾隆壬辰春正月休寧戴震識

乾隆己丑之春晤梁孝廉用梅於京邸真定大學士之孫也詢其宋本趙注孟子許假而未與也歸寓以告吾友戴君東原東原因舉正義序即刪改音義序尤爲作僞之證迨癸巳之秋東原徵赴京師予走謁諸寓即出是本與宋刻國語及補音本見付余喜劇遂重校授梓其中與宋光堯閣石經同者混夷之混必織布然後衣乎之然與元刻十三經注疏同者行者有裹囊也之囊放勲日勞之來之之日無不知愛其親者之者夫子之設科也今誤予則注可證三宿出晝之晝今誤畫則宋高郵老儒黃彥利已言之其他小有異同不能悉舉至章指之文惟畧存於正義之首釋其義者仍有三十五處而博學而詳說之章章指則併入注中正義雖由邵武士人之僞作然作僞時猶未敢刪去章指甚明則章指之亡由於校刊者果於自用爾是歲十一月望後闕里孔繼涵識於小時雍坊太僕寺街之壽雲簃

音注孟子

趙氏孟子題辭（音義曰張鎰云即序也趙生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稱去聲下有此字以意讀）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邾陟輸切）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幷必正切下同）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長張丈切）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illegible]）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隳火規切）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illegible]）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壅底音旨言壅塞不通也）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迂音紆）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信音伸）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詒[illegible]音義與）

（貽同）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難乃旦切）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illegible]）繫周易作春秋（繫胡計切）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illegible]）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錧鎋上音管作輨輨釘也下音黠車轄也）六藝之喉衿也（衿音今）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陳直刃切）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鬲音隔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焉於虔切）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放方往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音黜）逮至亡秦焚滅經術

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傳直戀切下劉傳同）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傳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

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勦子小切絕也瘵側蓋切病也）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弛音豕擔都濫切）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眡我皓首（眡音視）訪以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漂撫招切）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亂治也思去聲）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緼於粉切淵奧也）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別彼列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音注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爲一例也○音義曰丁云案史記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名罃罃於耕切）

後漢太常趙　岐邠卿　注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以爲于僞切下爲皆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也○本章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告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盡上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放方往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也○羿音詣千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爲于僞切下同）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饜於豔切又於鹽切）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詳見告下孟子之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其苑囿大其池沼與孟子遊觀而問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下同○梁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常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庶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庶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亟音棘）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白也○麀音憂鶴戶角切又作翯胡角切）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牣滿也文王在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於音烏）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以文王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同其所樂故能樂之）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是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害音曷女音汝）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君共亡則雖有臺池鳥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是以笑百步止者不○填音田。梁下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直音直）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勝音升下同）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數七欲切罟音古洿音烏）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喪如字）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衣於既切盡上五畝至大之本也此乃二盡上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畜許六反）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數所主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曰頒斑者負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王去聲風音諷○未之有也凡十公上公上然而不王者云離上遵先王之法而過者云又至誠而不動者云離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云告下然而不王者云盡下不仁而得天下者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莩皮小切又平表切）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刺七亦切）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梃徒頂切）曰無以異也（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刃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者也○滕下公明儀曰庖有肥肉至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言若虎狼之中能常食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之況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已○惡烏路切從上並同○滕上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傷民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俑音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

也（[illegible]國天下[illegible]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恥求所以雪之。長張丈切下同。洒音洗。）【圖】（[illegible]如之何則可【又】如之何則可也【圖】【又】如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illegible]以致王天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illegible]易也[illegible]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illegible]不專也。[illegible]梃徒頂切。[illegible]易去聲耨[illegible]）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因其民[illegible]王往征之[illegible]民不[illegible]用夫誰與王[illegible]之師也）

（[illegible]爲王敵也。[illegible]切）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illegible]以脩仁政則無敵[illegible]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與服強仁與不仁者也。【圖】則無敵於天下【圖】仁人無敵於天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王惠王子也[illegible]也。語魚據切）就之而不見所畏焉（[illegible]無人君之威[illegible]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illegible]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卒七沒切）吾對曰定于一（[illegible]謂[illegible]政爲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好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illegible]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illegible]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illegible]槁苗則浡然已成[illegible]能止之。槁音考浡音勃【本附】沛然[illegible]禦之【又】其若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引領而望之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附】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圖】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之詳見【文】也。誰能禦）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諡宣[illegible]欲[illegible]得行道[illegible]於齊[illegible]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illegible]以仁[illegible]因[illegible]後道齊之事也。○可得聞乎附【本文】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門徒頌[illegible]孟子之[illegible]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必賤薄之。故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illegible]言安民則惠[illegible]）

（民安之若此以王誰能止也。【圖】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illegible]貌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illegible]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illegible]曰臣受[illegible]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齕根沒切觳洪谷切觫音速舍上聲釁許覲切舍音捨與平聲下同）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嗇也[illegible]言王推是仁心足以王天下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若無罪而就死地我不忍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擇取也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百姓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遠于萬切。盡下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illegible]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說音悅）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朱曰為去聲。盡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挾音協折之舌切摩善經太折枝折草樹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illegible]之篇也刑正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以御于家邦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好惡二字並去聲。丑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度之待洛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餘並音渡）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欲以陳之。可得聞與凡五[illegible]後放此有執曰[illegible]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否[illegible]王遂言丑上與先生同之不動心否又[illegible]可得聞乎）王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問此五者欲以致王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便婢綿切嬖音[illegible]）曰否

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若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辟音闢。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願今天下朝己。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以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可得聞與凡五，詳見本篇王之所大欲去）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彊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辟言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盍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須本當反王道之本耳。○本篇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本反）（王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賈音古。愬音訴。○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國上則天下之士之商之旅之農之民云○凡若是孰能禦之詳見本篇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必行之也。○惛音昏）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産，生也。恒産，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利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網以罔民者也。○辟音僻。侈尺氏切）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焉，於虔切。○文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至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畜，許六切。下同）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隆衰劇易，救民不獲。王請嘗試，欲踐其迹，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虛道之言也。○本篇盍亦反其本矣。○本篇五畝至未之有也凡二，國上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未之有也凡九，詳見本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去太）

音注孟子卷之一

音注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見賢徧切下他日見及後注如見皆同語音御下嘗語同好呼報切此卷內皆同惟下注美好如字）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有是語否）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同耳也）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與音餘下與恒與邪與同。可得聞與凡五辭見上王之所大欲云）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邪。獨樂樂上音岳下音洛下文及注樂樂同孰樂音岳此章內與樂樂邪樂也同樂樂其音皆同餘並音洛）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爲于僞切下同）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也籥簫或曰籥若笛而短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也言王鼓作樂發賦斂役使皆出於民而德不加於民故使百姓愁蹙子六切頞音遏）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即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師羽旄使之美好也勞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illegible]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上此與他否相似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欣欣今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於我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隙綺戟切○[illegible]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illegible]此與他否相似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悲哉子之言曰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本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傳直戀切下同○[illegible]武王伐紂有邰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王以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芻初俱切）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威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阱才性切○不亦宜乎上下文凡二又見下周公之過云[illegible]則我出此言也云）○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上不動心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謂為王陳古聖賢之比）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兌矣惟其喙矣文王也是謂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喙許穢切）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文王去邠獯鬻越王句踐避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大王音泰獯鬻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illegible]曰突厥句古侯反）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樂音洛下文除相悅之樂外皆同）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惡音烏）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衡音橫）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為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可謂有勇也。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illegible]）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備而責其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赴君之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若王者言猶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以未之有也凡十詳見[illegible]然而不王者去）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昔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亦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之王也。儛音舞放分往切琅音郎邪以嗟切下觀音貫）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省息井切下同。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illegible]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譽[illegible]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為法度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

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行天下之民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食勞者遠運而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睊古縣切言睊睊然遞相數而相讒也慝吐得切）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而不能自止如人之類也流連荒亡之行也言王道衰歇諸侯行亂皆當相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游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景相與游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朱慢遊是好罔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比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一弃切）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乏不足者也○說音悅下相說臣說同）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招音韶下同）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此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勵宣王非其好樂而勸以若賢者○章指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海之行是以大王不敢盤于遊田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毀之以周明堂可毀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政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為其法寧可得聞○[illegible]可得聞與[illegible]王之所大欲[illegible]）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

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孥音奴）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有孤獨也○[illegible]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illegible]關譏而不征）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哿工可切煢音瓊）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思安民以用有光也戚斧也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如是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餱音侯橐音託戢音集行如字[illegible]）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然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當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勸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滸音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友道）

（當如之何比必二切）。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可去乎以此動正乃令戒懼也○則如之何上下文凡三[illegible]齊辭悉而戒之去[illegible]齊賣長人去）王顧左右而言他（王顧而左右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舍音捨）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重慎之）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原之徒論衆好之俗以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去上聲）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辟婢亦切）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歸中之以為則矣）○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illegible]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言孟子云紂以崇殘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斲音卓）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女所學而從我之教此何如也○女音汝少詩照切）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

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遵其學則功成而不圖邪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被道玉不成器盡善之致可不察哉○鑒音監）。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無違叛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

叁拾柒册 96 %版

遝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之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伐燕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救民之時則可取之齊宣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簞音丹○食音嗣後簞食皆放此音丁而臣切哉癸巳取之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而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伐國者歸之也東面征西夷則西夷怨者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傒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霓五稽切傒胡禮切○奚為後我文下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文下徐將雨時雨民大悅下於太甲於湯民大悅○文下湯征自葛始后來無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持簞食壺漿迎王師者謂齊將拯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係音繫累力追切○音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強今復并燕一倍之地又不行仁政則多所危殆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老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謀於燕民擇所欲立君而去之天下之兵未發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大王之小夫將何懼也○旄音毛倪音霓旄老也倪謂小倪也）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閧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帥也穆公恨其民不赴難而視其長上之死不救欲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為如之何則可使民不視其上之死當誅何也○閧胡弄切又胡降切○音下如何則可音下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凶年之時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以善惡施之下亦當以善惡報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良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愛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閒畏其強大欲事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已音以）○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逼於滕故文公恐也○音下如之何則可詳見上文）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言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

（責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以遺後世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illegible]若爲計將如之何則可如之何則可也○[illegible]爾何不者豈爲之如之何則可[illegible]如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耆老告之如此而去之○屬音燭○[illegible]以邠子以告曰吾聞之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衆還大王如歸趨於市若赴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

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謂孟子有德不敢請召欲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賢乎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乃問公何爲不使見孟軻）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

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與音餘）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祭祀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麗也○椁[illegible]切）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踰也[illegible]父[illegible]母[illegible]喪數也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其然者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沮慈呂切本亦作阻[illegible]字通之）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得見魯侯也○章指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焉於虔切尼女乙切[illegible]注爾雅尼字丁本作尼古[illegible]字○[illegible]斯二者大也[illegible]而語[illegible]故曰天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所爲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者天也）

音注孟子卷之二

音注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晏之功寧可復興乎○復扶又切下同）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誠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蹵子六切）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愠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艴音勃曾音增）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西言管仲得君相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烈卑陋如彼謂不帥相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何曾比我恥見比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以為曾西尚羞而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孔子之言小也○為我于偽切）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相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為邪○與音餘下同）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以激管晏之不足也○齊王于况切由丁大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之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朝音潮）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二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膠音鬲又音歷亮切）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鎡音茲）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民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以雞鳴狗吠也○聞言民望亭相聚而衆多也以此行仁政而王誰能止之也○辟音闢○[illegible]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盡上若夫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郵音尤今之驛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之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以言今行之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趨○王國管晏勸為霸曾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此寧動心畏難否乎）

動心畏懼，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難乃旦切）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孟子曰否【重言】凡六：四章曰此非君子之言，五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六章曰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七章曰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八章曰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九章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勇過孟賁。孟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賁音奔。【本篇】賢於堯舜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重意】可以學聞有傳乎）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辱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寬博之衣，賤者之服也。無尊無卑，敢刺諸侯可尊者也。以惡聲加己，必反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黝伊糾切，撓女教切）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乃會，若此，是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可得聞與凡七，詳見【重言】王之所大欲下）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帥，所類切）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閒，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蹶音厥，又其月切）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惡音烏）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閒，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餒，奴罪切）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慊，口簟切）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長張丈切下同）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宋人之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揠烏八切芒音忙）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我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舍音捨下同）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之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褒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政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者也。詖彼寄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發言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文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命則不能如二子。說音稅又如字）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惡音烏。本上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丑下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又王曰惡是何言也。知也告上是非之心智也。仁也告上惻隱之心仁也告下親親仁也又一者何也曰仁也盡上親親仁也盡下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仁且智丑下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曰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何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告下二子者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illegible]不其民也。告下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何傷也使非其民何傷也要欲爲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萬下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萬下可以仕則仕孔子也萬下遲遲吾行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願則欲學孔子所行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丑下）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古之聖人也）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本下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

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汙音蛙）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宰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勤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聲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本集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形有因事則褒貶亦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則不失守乃聖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孔子也○垤大結切潦音老○本集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又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足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此之謂也○[illegible]太甲曰不可活[illegible]）○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家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者也○惡烏路切）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閒音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豳風鴟鴞之篇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鴞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徹直列切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切○集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般音盤敖五勞切又五到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章指言國必脩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孽魚列切活如字又音括○此之謂也凡九見詩）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集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廛直

（連切○藏或作藏音藏）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以後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梁下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滕上使天下出者耕者商者皆欲去云）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也○氓音萌）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令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其故衆夫擾攘非所當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梁上仁者無敵盡下仁人無敵於天下○未之有也凡十詳見梁上然而不王者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怵音黜內音納本亦作納）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惡烏故切行下孟切○下因是觀之則君子之於義可知已矣）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告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是非之心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自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

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擴音郭○梁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函音含）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貴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處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離上仁人之安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如恥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離上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

（當身之仁則之未至。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也。中張仲切。離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讜言。讜音黨書作昌）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大舜虞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功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章指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樂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擧及衆者無廢功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則其冠不正望望去之慚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汙己也。推惡惡此字烏路切浼如字浼莫罪切。萬下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屑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已音以注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遺棄也云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佚音逸阨音厄焉於虔切浼音浼。萬下爾爲爾至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然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俱也與之偕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絜也。止之或作正之）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懼人之汙來及己故无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无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偷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隘或作阨或作阸並烏懈切）

音注孟子卷之三

音注孟子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此篇自第二章以下說孟子出處行藏爲詳）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者是之類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以兵革之威仗道德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章指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寒疾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造七到切下同）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數色主切要音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illegible]（景丑曰責孟子不敬何義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曰惡者深嗟歎去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言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illegible]詩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曰惡音烏下皆同○[illegible]王曰惡是何言[illegible]也夫聖引[illegible]居是何言也夫子孔重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不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不俟駕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焉○宜與音餘下皆同此宜與亦如字○[illegible]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云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召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慊口簟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老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長張丈切注及下長者同）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則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咨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告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皆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哉其功烈之卑耳）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好呼報切下同告上學問之道無他盡無他敬之也盡上無他達之天下也又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餽音饋後皆倣此）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贐囚刃切）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為兵于偽切下並同）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

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處昌呂切下同焉於虔切）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將罪殺○去起呂切）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幾機祈二音）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罪之在己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誦似用切）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蚳音遲鼃烏牙切又烏媧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蚳鼃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謀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萬上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言責[illegible]以臧武仲[illegible]行而不[illegible]不假[illegible]戚國○[illegible]士[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欲與之相知也。○蓋，古盍切。驩，音歡。）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illegible]王驩[illegible]君子[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以禮[illegible]解也。○夫音扶，下同。）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故不敢問。[illegible]棺木[illegible]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之，故以七寸為約也。○[illegible]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illegible]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快也。孟子之從厚也，觀得之則悅也。下則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則以供則度而用之。禮要事不外求，不可稱財而為悅也。禮得用之則儘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然如是也。○[illegible]）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恔，快也。比，[illegible]。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比，音必。恔，音效。）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雖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力者也。○章指言[illegible]孝以盡[illegible]禮之[illegible]奉之以禮，可謂孝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沈[illegible]。）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illegible]則可矣。）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乎。）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為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可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可殺者，若將應之曰：可。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當勸齊伐燕乎？○章指言伐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道之正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慚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陳賈，齊大夫也。問王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illegible]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王曰：惡！是何言也？（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illegible]大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illegible]曰：惡！是何言也。○[illegible]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向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監古銜切）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問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梁下】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離上】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

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更古衡切。【文下】古之君子仕乎【告下】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為與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曰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央為孟子築室使養弟子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

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處也我則恥之。龍音壟）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

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鄙夫可略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為惡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也齊人欲為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隱於靳切）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客謂孟子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齊側皆切亦作齋）曰坐我明語子（[illegible]【[illegible]】我明告語子。語魚據切。我明告子。【告上】吾明告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繆音穆）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

言〻丁〻然我處不如子思所與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以爲子絶我乎又我絶子乎何爲而恚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illegible]）○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不明知而求則爲干澤濡滯猶淹也近留於晝三日怪其遲久也云士非此事不悅也○濡音儒）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〻而驟歸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漫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諭悻悻然小人之貌也言己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悻形頂切）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則可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憂也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齊地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得見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素懷故且宿留以須去故不復受祿也○宿音秀留音溜○爲其爲詭故曰非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志也○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食功音嗣）

音注孟子卷之四

音注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見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復扶又切）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成覵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覵勇果者也與景公言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覵古莧切一音閑○離婁下[illegible]古之[illegible]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聖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此勉世子也○盡心上有為者辟若掘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滕雖小其地截長補短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治○[illegible]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丁玄余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也趙氏以為論語文也誤之○瞑莫甸切眩音縣○又作眠[illegible]音同）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欲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緝也飦饘粥也○齊音資疏所居切飦諸延切○離婁上而能事其親吾聞之矣公孫丑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illegible]子則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喪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故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言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illegible]下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以舉君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好呼報切下皆同為于偽切下皆同）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歠川悅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顏色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弔音的言能行禮孝遭大故哀斷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務農勸以殷以生殖之務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豳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索桑各切綯音陶亟音棘）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矣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以載之也○辟音闢後同【重言】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ム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徹直列切）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挍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挍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也○樂音洛）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辭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其父母公家當取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於溝壑安可以為民父母也○盻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亦作盻許乙切恨視也貸如字惡在音烏）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孫閔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耕者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雨于付切○[illegible]由此觀之君子不行仁政而富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校音效下同）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射神夜切●本[illegible]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去起呂切）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平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制祿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汙烏路切又音烏）夫滕壤地褊小將為

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特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兼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絀音黜萊音來圭田曰萊圭田丁云夫如字謂餘夫也鄭康成注禮記訓夫爲治也）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別彼列切朱曰養去聲）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勠力撫循之也○章指言尊賢師知教人之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許行音衡又下孟切下同踵之隴切氓亡庚切）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

馬衣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衣於旣切下同捆音閫椓音卓擊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亡庚切與此同）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耳今滕君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illegible]耕事故道若此也○饔音雍飧音孫）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身自種粟乃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孟子問）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與音餘下同）曰否以粟易[illegible]（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用之）自爲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物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爲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粗口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爲況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也又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皆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食人音嗣食於人如字又求引反如字）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言害人甚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中土也○氾音泛偪音逼）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舜臣也掌主也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也○瀹音藥濟子禮切漯他合切○【重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

信（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契之敎也○契音偰亦音薛又音缺）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名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曰】音馹或作日勞來本又徠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論東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治易爲己憂【曰】）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與人尚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之治天下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與音預又如字）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蠻夷之人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思慕師道深遠也○任而鍼切）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絜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被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強其丈切暴蒲木切皜音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illegible]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鴃古役切毛詩作鵙）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偽詐不欺愚小也長短謂尺丈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賈音嫁下皆同）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三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偽者也安能治國家者也○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比音鼻○古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

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辟音壁又音闢）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見音現注不見同）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此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譏且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親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己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故謂之愛同也此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耶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匍音蒲匐蒲北切）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也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

（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躰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蠅蚋姑或作蛄與螻同謂螻蛄也音留又一說云螻蛄即螻蛄也蚋音芮嘬楚怪切泚七禮切睨音詣虆力追切梩力知切臿楚洽切）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孟子言其以為墨家薄葬是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妄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憮音侮）

音注孟子卷之五

音注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一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信音伸○七下不見諸侯何義萬下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上且志曰喪祭從先祖）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也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也○萬下齊景公田○取非其招不往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與音餘下皆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強其丈切注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謂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射食亦切）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舍音捨）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大御者尚知恥羞比射者不忍以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四下我得壽洸為也凡三）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審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章指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熄音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當以義匡正○人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此二子從君人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音毋女音汝切冠）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威乃可謂大丈夫○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相詐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必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盡上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公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告下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質音贄）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

（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夫人親蠶繅之事以率女功未服祭服不成不具肥腯也惟士無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粢音咨盛音成繅素刀切皿武永切）出疆必載質何也（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爲于僞切下爲之爲昔爲乃夫爲此皆同）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是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故周霄曰我亦仕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是也君子何爲難仕問孟子何爲難仕乃又如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妁音酌隙去逆切二者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家曰爲之有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踰牆之類也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惡烏路切下皆同）○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彭更怪孟子從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將無爲汰孟子言不以其道一簞之食不可受也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此章言可食則食可）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爲泰食而食食音嗣食功乎子食之食皆音似餘如字）

（世謂仕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梓匠輪輿食於子之所有矣羨餘也羨似面切又餘見切）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入則孝親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也此不得食子之祿）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爲梓匠輪輿之志亦但志食耳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子何以其志爲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爲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志欲求食則可食之乎畫音獲墁武安切與謾同）曰否（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相成養賢者與國之所尊孜孜風易俗其功可珍雖受諸侯之養未爲素餐）○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惡去聲下同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亳音薄遺唯季切）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征）

（報殺爲伯然其害此讎也○餉式亮切）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爲末曰去聲）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云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出凡征二十二國此書逸篇也民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illegible]亦不止不以有單來征故賈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業也○奚胡雞切後我[illegible]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illegible]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illegible]若時雨降民大悅[illegible]救太甲子湯民大悅[illegible]湯征自葛去太止后來其蘇）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殺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匪厥下云匪篚音在篚篚以盛幣帛亦作匪古字借用下同）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勸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章指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illegible]我明語子[illegible]吾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使其子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傅之邪）曰使齊人傅之（不勝曰使齊人也）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傅相楚衆人咻咻之者讙也嬈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咻音休讙也丁去聲下玉篇音嘗召呼也今釋云意音歡爲使讙字讙許同）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故使在王所者少大皆善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若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無善士者一人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衰國皆僭稱王故曰宋王也○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illegible]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陳代曰不見諸侯[illegible]故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窘則可以見之○辟音避內音納）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矙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矙音勘）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曾子言事有貌體也脅肩諂笑未信人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脅虛業切畦胡圭切）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以爲非己所知也○赧女簡切）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其[illegible]十一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據傷若是者也○[illegible]由其[illegible]之無則僻之心非人所知王之所大欲可知也）[illegible]○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去羌呂切）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但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譏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譏以攘雞多少同盈變之自新然後可也○攘如羊切）○公都

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好呼報切下注及文皆同○[illegible]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氾孚劍切）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崖故曰洚水洪大也○洚音絳又下江切○[illegible]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菹側魚切又音[illegible]險于驗切）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illegible]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illegible]暴行下孟切）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illegible]天下大悅而將歸之○相息亮切）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illegible]大顯明也王道武王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橫去聲爲于僞切下同）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賢人也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莩平表切）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說與上篇同○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此詩已見上篇）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者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辯之哉）

（○詖音賁所發哉予不得已也）【三下】（豈予）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後嘗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章指言夫子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䮄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黔其聖賢其豈得不辯也○丁文其身作辯距謂乎兄生昵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螬音曹匍音蒲匐蒲北切咽音宴）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以仲子為大指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擘博厄切蚓音引下殊用反）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曰是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也緝麻曰辟練麻曰纑○辟音壁纑音盧）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不食不居其祿室辟兄離母處於於陵）○蓋音閤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為乎鶃鶃鵝鳴之聲○己音紀顣子六切鶃五歷切）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亦士之操不入於邪以介立可以激濁不可以為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哇於佳切母食音嗣）

音注孟子卷之六

音注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乃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告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聞去聲下同）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嘉樂案詩作假樂○未之有也詳見[illegible]然而不王者）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覆音富亦去聲）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萬上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辟音闢）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蹶俱衛切泄弋制切沓徒合切）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章指言雖有巧知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illegible]

（謂也詩見上無怨不服去）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惡烏故切下惡醉同樂音洛此卷內皆放此強其丈切下注同）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而治○治人直之切行下孟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身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illegible]吾之不遇魯侯天也[illegible]而[illegible]舜故曰天也[illegible]莫之爲而爲者天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令力政切女去聲）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若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illegible]天人而恥爲天也如恥之[illegible]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詩大雅文王篇也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獻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疾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祼音貫）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好呼報切下皆同○[illegible]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濯直角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菑音災）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濯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浪音郎）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夫音扶下同）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已見上篇說同）○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孽魚列切○此之謂也詳見【公上】無思不服云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獸食魚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走音奏獺音撻爲于僞切下皆同敺音驅鸇諸延切埤音卑壙音平鸇別名○【同上】民歸之猶水之就下【告上】人之性善猶水之就下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欲求三年時艾當預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亦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溺則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以明鑒戒也○此之謂也詳見【公上】無思不服云）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盡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也舍縱也傷人不由居安宅是何哀傷哉○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舍音捨注同【公上】人之安宅也【萬下】夫義路也【告上】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長其長並丁丈切注及下同）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又求上之意先獲己者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者若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未之有也詳見【公上】然而不王者云）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辟音避）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居東海曰聞西伯善養老者二人此老矣往歸身之所也○【】伯夷辟紂止同伯善養老者【】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子當隨父父往其子將安如○焉於虔切下同）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於天下矣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少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

（善也○〔重言〕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正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黨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重言〕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衡之人也○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國鬪[illegible]哉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戒重人命之至也○辟音闢任如禁切）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眸音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瞭音了眊音耄）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其哉○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廋音搜）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惡音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儉素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為之哉○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與音餘）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重言〕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重言〕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重言〕恭敬之心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耶○援音爰）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其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何能事父母乎○〔重言〕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徹直列切）○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適之之者謫我間非也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訕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適音謫下同間古莧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開正君使握道識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問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易以豉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謙而成害事而○從將然後言畏夫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見音現）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來幾日也）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前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以孟子重樂正子故以要見之以心察之至重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遁竟貪餔啜況乎君子不恥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餔[illegible]孤切亦音哺啜昌悅切）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仁義可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實而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而能自知美通諸中形於外也○朱曰惡平聲）○孟

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號泣于天瞽瞍頑嚚象傲而遠之天下大悅）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天下順親非人子厎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厎豫而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以盛德者必百世祀與此歸也○厎之履切）

音注孟子卷之七

音注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音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illegible]】[illegible]一也【[illegible]】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illegible]】貴貴尊賢其義一也【[illegible]】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乘繩證切溱秦洧[illegible]榮美切）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杠音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度於水乎每人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辟人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焉於虔反[illegible]）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為服○禮為之為于偽反下為如字）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舊臣之得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業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政必從之○章指言君以率下臣順以上為下效也○【[illegible]】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為也○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藉在夜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至於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樂音洛）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覺見音教）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有惡如字惡人烏路切難乃旦切好呼報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

（可矣不欲其已甚泰過也○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之行下孟切行且如字）●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有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養生如字下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造七報反）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言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者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其善其理異乎○王去聲下未之有也詳見[illegible]然而不王者去）●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言之實仁義是也祥善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當其不祥之實也○章指言蔽賢為不祥上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當去聲音值不同）●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亟去吏切又音棘）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舍音捨放方往反）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竭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澮古外反涸下各反）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聞音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辟害其間不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行其文如字辟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illegible]中莫執）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而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音剩檮杌音兀[illegible]其義一也[illegible]良右切[illegible]其義○也[illegible]貴中貴賢其義一也[illegible]三子君子同道其趣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

（二霸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人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恨不得學於大聖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三名列士所惡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逢蒙丁張並薄江切從年下江切）○孟子曰亦羿有罪焉（羿罪在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惡音烏）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類故不害我也○之他徒河切辟音僻）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乙於乎）（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矢反孟子言之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

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矣若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桮音杯棬丘圓切）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事循物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驩音歡敖五刀切）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不敖而外順與衆也言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君骨肉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瑞而金石留）

（䌹小○叔五高切）○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我）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謂我必不盡）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難乃旦切）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illegible]人也○可傳於後世[illegible]賢而能之乎）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為憂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故樂[illegible]矣○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趨鄰人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何為夫子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公都子怪夫子好與[illegible]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很不作披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有一事於是乎○很中也○很胡懇切）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屬音燭屏必井反）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眾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寓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脩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使避寇君臣憂欲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曾子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與音預）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爲臣委質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宜○[illegible]還顏子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瞯古莧切又音閑）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饜於豔切）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閒郭外冢閒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施音迤注同又音易墦音燔）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訕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也以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施如字又音移）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與此良人爲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况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古注孟子卷之八

音注孟子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萬章者此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殺氣陰也故訴于旻天為萬物自之悶不得其意故曰非爾所知○[illegible]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不臣其父則吾既得聞命矣[illegible]所以自號則吾不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孟子以為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之悶難自距之故舜言豈可恝然無愁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恝古八切又音界又苦介切）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共音恭）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男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饒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在舜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人亦不復見○求擇音義後皆放此不見音現下見皆同○[illegible]見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奉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者也堯將禪位而禪之是也言舜不順於父母其為子之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人貴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言人之所欲悅將見[illegible]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心熱恐懼也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是乃人之情○好去聲此章惟此字好並如字）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言舜為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意者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illegible]歸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怨於父母也○懟直類切○[illegible]內則男子三十而娶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帝妻舜須正禮以父母先告以聞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妻七計反○[illegible]帝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亦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捐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揜音掩又音旋捐與瞍同浚音俊）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事故謂之君咸皆也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之用取於舊者故引其功也）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象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二嫂娥皇女英也棲牀也欲以為妻也○弤都禮反彫如字或作琱字誤）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忸女六切怩音尼愕五各切）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illegible]也故舜見象來而喜曰惟念此臣眾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邪辭以善象也○與音餘注及下者與音同）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欲殺己也仁人愛其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東方言舜君故以應詐者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乎）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亦言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夫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言子產之嘉得魚之意也○校音效又音教圉魚呂切）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庳音鼻）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萬章言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者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孟子或言放者何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期以政待朝其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以政事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illegible]九詳見[illegible]無尾不[illegible]云）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北面而朝舜舜見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父為子乎不安甚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岌[illegible]子六切又[illegible]）孟子曰否（否不也言不然也○孟子曰否凡八見[illegible]七詳見[illegible]四十不動心）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蓋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一日一王言不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爲臣也○疏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又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勞[illegible]切下皆同疏曰孟子曰又非此之謂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詩爲王臣謂舜臣父也○興去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爲天子父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養之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此之謂也凡九詩見[illegible]無思不服）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illegible]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亦信知舜[illegible]而子也以友辭咸丘蒙之疑○章指言孝莫大[illegible]過於[illegible]子之道也此○理人以觀其行有加焉）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孟子曰否凡六[illegible]）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當與天[illegible]合之於天命也[illegible]天子不能違天）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illegible]萬章言）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諄之純切）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illegible]）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illegible]下同）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問其事[illegible]）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illegible]也百姓安之民[illegible]）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illegible]）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illegible]）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illegible]）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illegible]）

（無思不服去）●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皆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

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施所豉反）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爲而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來者其命所爲也）（○[illegible]湖胡刮切○[illegible]而謳歌舜故曰天也[illegible]吾之下讀曾侯天也[illegible]舜二者皆天也○[illegible]聖人之於天道也命所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値啓之賢伊尹値太甲能改過周公値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顚覆典刑放之於桐邑湯冢在也遷徙也處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也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艾音刈）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禪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亳音博言堯舜禪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賢并用以聖人受授於仁德也○[illegible]其操一也又曾之春秋一也[illegible]其義一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自鬻而干湯有之否○要平聲下同）孟子曰否不然（否不是也○孟子曰否凡六辭是[illegible]云我四十不動心）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義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取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芥不以取於人也○樂音洛下同）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自得之志曰何之狀也曰我豈若居畎畝之中而樂我堯舜仁義之道○囂五高切又許驕切）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illegible]大之生斯民也止乎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若己推排内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乃就湯說之伐夏救民之苦也推吐回切又土雷切内音納下同說始銳切又音稅[illegible]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illegible]）（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化身潔己或遠者遠也或近者伊尹若所居而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天爲行先覺此辭於身潔不汚己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章指言賢達之理比於殷正以濟時物守己者行不枉道而潔其身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於衛主癰疽醫也瘠姓環名齊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瘠秦昔切）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謂好事之人德行者爲之辭也好呼報切下同[illegible]皆同孟子曰否[illegible]六詳見[illegible]我四十不動心章好事者爲之[illegible]）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也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衛靈公幸臣也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瘠音[illegible]彌字又音醜）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遭宋桓司馬欲要而殺之故乃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陳侯周臣[illegible]時孔子遭阨難不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主顏讎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當爲主遠方來臣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皆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卑辛之臣是爲何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孔子擬之正其大義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古人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illegible]鬻音育[illegible]音嗣[illegible]音穆[illegible]音古）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者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辭此言孟子曰否[illegible]凡六詳見[illegible]我四十不動心章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以賂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欲令虞公受晉賂假晉道也乘去聲乘音剩）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繆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致是言其實賢也[illegible]相去聲賢者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者乎[illegible]爲任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以成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苟入而遷正也）

音注孟子卷之九

音注孟子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爲足以亂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之所詠歎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橫音宏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淫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橫胡孟切下同○【五上】[illegible]處昌呂切[illegible]）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illegible]上同○不與音[illegible]【五下】夫之生也）（民也予對以斯道覺斯民也【五上】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佚音逸阨音厄袒音但裼音錫裸郎果切裎音程焉於虔切浼音每○【五上】[illegible]爲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四下】）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四下】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illegible]淅而行）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接如字淅先歷反○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五下】[illegible]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聲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以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illegible]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人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之差謂何○錡魚綺切）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詳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略麤也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惡烏路反汙[illegible]同）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illegible]君下至於士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

（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采音菜）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上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爲次國大夫祿居於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糞多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也食音嗣下文及注食九并下至庶人食同）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老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挾音協長張丈切注同）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三人者[illegible]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者費惠公君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晉平公也亥唐晉賢人隱居陋巷者平公常往造之亥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雖疏食不敢不飽敬賢也然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也卑天之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迭徒結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魯之春秋一也又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又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孟子曰尊者賜之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

（以不義之辭卻之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禦音語下皆同餽音匱下皆同）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以常法也越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譈徒對切）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猶以禦求猶禦奪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何說以問孟子○[illegible]又從而禮說之敢問何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何不可受也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比毗志切較並音角○[illegible]今魯方百里者五十子以為有王者作）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以其所有薦正之器用以珍食難常有之物則為不敬故獨以簿正之也○簿步古切）曰奚不去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端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亡其事端而退兆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為于偽切下為貧為養本為何為也[illegible]為於為[illegible]皆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也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留宿以答之矣○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下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中已行止之節也○猶音由簿音溥）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養餘亮切）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為貧之仕當讓高辭尊富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為貧者當居若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惡音烏後章惡乎同柝他各切）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會古外切乘音剩當丁浪切長丁丈切委於偽切積子智切茁[illegible]葭音加稱尺證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得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體也[illegible]不敢見於諸侯）

（禮也**[illegible]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曰盡也**[illegible]上**如字致之心謂所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以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之何義也以**[illegible]**不見諸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氓音萌）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其窮不賓民之常禀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之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欲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子思名也言君之不優以不敬而但數與之食如君養犬馬也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故曰也摽麾也○繆音穆亟去吏切卷內並同摽音杓又音搖使所吏切）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廩庖之吏繼其粟肉不復以君命之人日送其肉往以君命使賢者不答拜而數所以僕僕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其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非所以養君子之道也○猥於賄切）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者所恥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女女上如字下去聲○**[illegible]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之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illegible]**陳代曰不見諸侯**[illegible]**不見諸侯何義**[illegible]**受之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曰草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為臣傳執贄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傳質讀作贄○見音現注皆同○禮也及四時見**[illegible]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孟子曰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之而召之也**[illegible]上**羞惡之心義也**[illegible]**謂理也義也**[illegible]上**敬長義也**[illegible]下**達之於耳可忍義也）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孟子言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之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君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文下齊景公田至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旂旌旄首）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由闕禮也○闢上義人之正路也音上義人蹊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其道小人比而則之以爲則事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底之履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章指言君子之志欲行其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一鄉之善者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呼報切下同行下孟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三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恐懼變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曰異姓之卿諫君不從三而待放逐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以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音注孟子卷之十

音注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杞音起棬丘圓切柜音舉）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以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戕音牆）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與音餘下八與皆同）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天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湍他端切分如字又扶問切下同瀠余傾切）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搏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搏補各切好呼報切卷內皆同於下注好人好耳如字○離婁上人歸之猶水之就下○梁上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人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盡心下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耆音嗜本亦作嗜下同炙之夜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爲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鄉人長於

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也○惡音烏）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耶）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〻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惡烏故切舍音捨下皆同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告上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惻隱羞惡是非之心左見丑上仁之端也仁也凡六詳見丑上教不倦仁也○[illegible]凡五詳見[illegible]什役義也○禮也凡四詳見離上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illegible]學不厭智也○盡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文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善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丑上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饑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牟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切）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謂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覺音教）故龍子曰不知足

而爲蕢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草器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知其似足不爲蕢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illegible]）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姣古卯切且子餘切）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口不同也草牲曰芻穀養曰豢○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illegible]）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櫱五割切）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惡去聲下所惡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梏古沃切行下孟切下其行同）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雖有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暴步卜切易以豉切）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不智）

（亦非是○章指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一人亂之雖鴻鵠將至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繳音灼射食亦切○[illegible]爲是乎[illegible]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以魚我所以喻生義[illegible]熊掌[illegible]）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不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莫甚於死則苟利而求生矣苟甚於死則[illegible]辟患[illegible]擇善何下爲耳○辟音避下同）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苟生也有不爲苟辟而辟患也可以生而不生者義甚於生也有義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之也○人皆有之喪去聲凡五辟同前章）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竹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咄啄之貌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踐踏也以足踐踏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簞音丹嘑呼故切蹴子六切[illegible]音同[illegible]內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其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辯禮義萬鍾於己身何加焉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宮室美妻妾奉以[illegible]所知之人窮乏者○我與平聲又如字）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

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illegible]者不得[illegible]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萬鍾之寡[illegible]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鄉爲並去聲下爲字同）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illegible]不求心者也可哀閔哉○義人之正路也[illegible]大義路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illegible]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illegible]無他[illegible]）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能屈伸不疾痛不害於事由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信與伸同下同）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不惡故曰不知類也○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illegible]之甚也○惡烏路切下同）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誡未達者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之以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illegible]豈有他哉[illegible]）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illegible]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illegible]）

（養賤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樲音貳檟音賈）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耶亦爲懷道德者也○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樂音洛下同）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要音邀注及下同）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終必亡之○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貴而樂之也○聞音問）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之矣○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甚熟必亡矣爲孟不亦陋於賢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荑音題稗蒲賣切熟又音孰）○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彀古候切）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音注孟子卷之十一

音注孟子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一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任音壬）曰禮重（荅曰禮重）色與禮孰重（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迎魚敬切下同）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音烏○[illegible]爲不可荅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揣初委切○翅與啻同施智切）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而色輕者也○言指[illegible]臨事量其輕重[illegible]先食色爲禮後若有紾戾踰摟然後[illegible]大者宜[illegible]于未達[illegible]○紾音軫又[illegible]典切摟[illegible]）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問人皆可以爲堯舜有之否孟子曰然者言以其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則可○[illegible]何則可[illegible]則可[illegible]如之何則可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是亦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三十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亦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雛上于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長張丈切下長者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illegible]不行仁義之言桀行逆理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illegible]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illegible]只教人孝弟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見音現）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必留此學也○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也○較音角）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弁音盤下同○[illegible]何以言之曰以[illegible]）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illegible]疏[illegible]故談笑[illegible]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illegible]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

（亦甚也○關音彎射食亦切下同○無他凡五詩見日下苜蓿相尚云○仁也凡六詩見日上教不倦去）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此邶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莫矣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命益世適已太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知其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凡子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怨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爲鬼也遊小弁爲不得矣○磯音機生之所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逆也○磯音機墐音僅○百上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牼宋人名軻字七年長當欲謁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過陶何之○牼口莖切）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說音稅下皆同）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自稱名趙氏曰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歸欲如何說之）曰我將言其不利也（牼曰我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說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三軍三軍上樂之而悅利罷則衆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樂罷音洛下樂皆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成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孝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父而致平俗化於克及而致順見以君子之業考其所以爲名也○未之有也凡十一下之二詩見四上然而不王者六○四上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而未答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於二人有異故喜曰連得間）

（曰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意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間去聲）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見也書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在多儀其容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得進而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爲其以禮爲其不尊賢故孟子不見○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髡齊人也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有功國實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者於民上匡其君而遽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髡苦坤）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也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惡烏路切下皆同汙烏路切[illegible]下注同○[illegible]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illegible]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illegible]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之春秋一也[illegible]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illegible]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一者何也（見問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遵道行正未必同也適於仁而已見識其速去故別三子以賢意也○仁也凡六引見[illegible]數不俟去）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泄音薛）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人之居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在衛之西北流河在其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而善哭者向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言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見必識知之○華胡化切[illegible]）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illegible]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其

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苟去也眾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孟子言聖人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見不及稅冕人不識謂以功責髡於事不辭終亦歸於正者勝也○稅音脫注同為于偽切）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謂當時之諸侯乃天子大夫也諸侯臣也謂之大夫罪人之罪下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勞苦也言養老尊賢俊傑在位賞之以地其地荒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摟音[illegible]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illegible]）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妾為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有德之人也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賓客羈旅勿忽忘也

（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不得以私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防以障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相與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攝所涉切糴徒歷切好呼報切）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之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長張丈切又如字○）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鬭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此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滑音骨釐力之切）曰吾

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方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且取彼與此為仁者尚不肯為況戰鬭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文上張明告子萬下我明告子○盡下云以為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言君子之事君之法務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其君以仁○章指言…以仁…）

（殘民用兵而勝務為上戰務為下明戰殺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若於古之時為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言為惡君聚斂以富之是為富桀也謂君為桀也○鄉音向下同）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言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強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也今之世俗幾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章指言善為國者以義利民賊民以往其歲何能變修德風非樂不化以亂濟亂民不知其善也○更音庚）○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

（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貉音陌下同）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饔飧音雍飧音孫）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盡下是其重輕之何其可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

（因自謂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之所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壅水以鄰為壑是以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洚音絳又下江切○[illegible]洚水者洚水逆行無涯水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惡音烏亮音諒）○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得行故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德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知音智）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所以為喜也）好善足乎（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人誠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訑吐禾切又音他又達可切又音怡）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此邪人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訑之人亦逝善去惡來道之所以[illegible]合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此之謂也○[illegible]）○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illegible]可以仕也○[illegible]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illegible]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illegible]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去周之亦可受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illegible]故不言去免死而已[illegible]權時之宜[illegible]○章指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illegible]○周與賙同○[illegible]有詩焉則就之）○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illegible]）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登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也○說音悅鬲音革拂音佛忍如字又音刃注同曾音增[illegible]）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緣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臆之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illegible]）

（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拂方弼知音智注同又如字）○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脩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音注孟子卷之十二

音注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共求用切拱居勇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罪罰所不思故曰非正命也○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舍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須而無異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賢者脩禮義不得富貴而人或得之故曰求之有道也得之有命也或得或不得言得之有命也富貴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樂音洛）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爲而不能著明其道以爲於大事仁者少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章指言人有仁義之端莫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聖賢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恥累）○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阱陷之巧以攻戰者於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之術無所用於廉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章指言不慕大人何由有名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功顏淵慕虞舜仲尼數稱其賢之云）○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者高宗得傅說而）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君伯夷叔齊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見之況欲臣之乎孔子七十人皆有方以賢下士之義也○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妨矣○亟去吏切下同數音朔樂音洛）○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宋姓句踐名遊說也○句音鉤語魚據切說式芮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囂囂自得無欲之貌○囂五高切又五刀切）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如可以囂囂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德可尊義可樂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不爲不義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士不失義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古之人謂賢者也得志得行其道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不得志謂賢者不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閒不失其操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則獨善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故兼善天下）

（善天下也○章指言内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道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勇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彰○見音現）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異於者須敎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勵善道若夫豪傑才出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隨羣也○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張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辟音僻）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謂不足人非但過人乎此也○欿音坎又胡感切下同）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敎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佚音逸亟音棘）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咎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若天光普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人而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饒殖而農夫富饒無凍餒○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實聖存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皞胡老切）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載而其功豈曰變成人物豈云小補益也○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敎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違故賦斂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法審令民畏之德教寬和民愛之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繈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長張丈切注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而已○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illegible]乎已也○仁凡六等見[illegible]教不倦云○[illegible]往於仁義也[illegible]羞惡之心義也[illegible]謂理也義也[illegible]達之於其所忍義也○無他凡五詳見[illegible]莫能相尚云）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野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與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辟音避下辟共同[illegible]日得其時王莫之能禦也[illegible]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爲己所不爲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疢丑刃切）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孤臣孽子之疾疢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勤行仁義故至於達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臣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illegible]三樂之中兄弟無故樂也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德樂也。王于況切與音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其美之也。[illegible]）（孟子重焉一章再言大也。重言之其用切）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道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天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illegible]四體有匡國之綱[illegible]曰不言人以[illegible]而知也。章指言[illegible]）

（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發外不言而喻[illegible]）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illegible]辟音避[illegible]）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天下有能好養老者仁人并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畝之宅[illegible]）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illegible]）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illegible]用之以常禮不奢侈[illegible]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章指言[illegible]）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亦小也[illegible]）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而後行以喻君子[illegible]）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illegible]）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為之也。放方往切踵之隴切）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惡烏路切注同）○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甘之令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丈切）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說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累也○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邪術心害夫然後憂）○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以厚也無可無不以賤為貴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為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廢棄前行也○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論語一簣是義與此同○辟音譬掘衢物切又其月切○軔音刃者亦若是）○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若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惡音烏下[illegible]同）○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與音餘○[illegible]若時雨降民大悅時雨降民大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患異則生篡心也○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餐七丹切）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尊榮子弟孝悌而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正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齊王之子也問士當何事為事也○墊丁念切）孟子曰尚志（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義上所由者義為大人之事備也○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illegible]王亦曰仁義而已矣[illegible]語身不能○仁由義）○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也設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義小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求之闕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問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殺人則當何如○[illegible]四應之內不治則如之何○[illegible]瞽瞍[illegible]之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為士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illegible]以為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illegible]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私其父哉）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棄敝蹝蹝草履可蹝者者也竊負[illegible]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貴也○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

（子之言揆聖賢也。○蹝所綺切注皆同訢音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於齊謂弟子喟然而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喟丘愧切）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車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者居尊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文下】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正路）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流於內發見中正者君子不貴也。○呼火故切垤大結切[illegible]之庚切。○【[illegible]】此無他不異民同樂也【[illegible]】此無他也與民同樂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食音似畜許六切）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蕣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蕣音舜）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柚以究切梓音[illegible]）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欲減而朞之公孫丑亦自以其意問孟子假不能三年朞以年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為差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云爾之類也。○紾音軫。○[illegible]孝弟之道孝悌而已）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孔欲其之教譬以紾兄徐徐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漸子廉切亦如字）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荅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其身以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艾音乂又五蓋切）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數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大者五各有大君子所以為聖人之德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孶孶也（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孶孶自勉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鑒廢其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張弩率張之正也彀率之極思用巧之所不可變也君子謂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其道則中道處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射以須能者而取之也。○章指言道尚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其從德者不廢故曰人能弘道而欲下之非也。○彀古候切率音律躍[illegible]切）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殉者所倡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學在門人中宜荅見）

（禮而亦不答可也。○更音庚）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挾，接也。挾己之貴勢，挾己之有賢才，挾己長老，挾己嘗有功勞之恩，挾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此五者而以學問者，師之所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挾貴挾賢，故不答之。○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挾音協）○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悲惻也。於所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夫憂見其皆不皆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待越其倫而退之必速矣，當田報而後集，慎如之何。○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歎，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先急也，仁者務愛賢也。○知者音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急以使治民，不二三自任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歠昌悅切）

音注孟子卷之十三

音注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以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若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覺音教）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成二三而已○梁上仁者無敵離上則無敵於天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伐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我已說於上篇○陳音陣○離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奚為後我梁下[illegible]南面而征北狄怨曰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贊賁及取焉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兩音亮賁音奔焉於虔切）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亦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善人倫道公輸守繩故成器美棄度是離得其理也○滕下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糒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乃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驕泰如固自當有之也○章指言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糗去久切茹音汝袗之忍切黼音甫又音敷）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與自害其親何異哉○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虐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閒音澗亦如字）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將為暴故譏之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於他人者乎○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利營苟）

（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則上下亂（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末之有也凡七○詳見[illegible]然而不王者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腯粢稷已絜豐盛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也○章指言得民為君[illegible]君為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盛音成）○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親見而炙之者也○章指言伯夷柳下屢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illegible]謂伯夷之風者云云[illegible]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illegible]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事義見萬章下首章○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父母國之義也○[illegible]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齊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戹於陳蔡之閒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名仕者也為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貉音鶴又亡百切）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illegible]之德曰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為士者益多口無傷也是乃仁術也[illegible]）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衆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絕慍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喧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殄徒典切○[illegible]可以速則速孔子也[illegible]可以仕則仕孔子也）○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閒有閒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也○閒去聲又如字）○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為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illegible]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悲）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擊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為尚樂也○追音搥蠡音禮）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其蒙也○與音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衆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迎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章指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解音懈佚音逸又如字○告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不能也其事以勸戒也○知音智註同亹音尾○萬上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也○喜音希又如字為于偽切下為皆同）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蘭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蘭則可又復從而罥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太甚○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苙音立又音有[illegible]）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縷力主切下同紩直乙切又[illegible]）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并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并用二則路有餓殍若并用三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并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殍便表切又音孚）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

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軀身也）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之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屨業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從者之廋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廋音搜[illegible]符貴切）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不距逆誠以是與此心而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擇鄙猶介狷之繹非己所從須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仁也凡六節見盡上數不虛太）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皆有不喜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盡下往以仗義也盡上羞惡之心義也又謂理也義也盡上敬長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勝平聲下同）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取也人之爲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餂他兼切否音鄙）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章指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中張仲切或如字）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行命而已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命故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說音稅下注同藐[illegible]巍又音[illegible]）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高堂數仞榱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榱楚危切題大計切汰音太）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丈侍妾眾多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于游田也○般音盤○弗爲也盡心凡三又盡下雖若在陵太）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

（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遺以醉切○[illegible]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單音善）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亡者寡也○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黶乙斬切）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嗜音示炙之夜切復扶又切）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盍音闔與平聲亦作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獧音絹）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踸勑甚切踔勑教切又勑角切）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嘐火包切重直用切下同）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汙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行並去聲注又下行皆同為于僞切踽俱禹切閹音奄）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解音蟹）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曰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曰德之賊也○汙音烏又烏故切）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似苗佞人詐飾似行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莠音誘）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也。慝吐得切率如字又所類切）。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虺虛鬼切）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散素亶切）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値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此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

○音注孟子卷之十四

孟子趙注僞孫疏多改削　四庫全書提要據音義以校僞疏本凡音義所出疏本無之者得六十九條今音義所注所摘之六十九條以此本校勘記知當章指之文並僞疏全削每章後之章指而存注於注文又往往省改其辭其安也提要謂孟子注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得以注之舊者謹案既知單行注本之善而顧不著之、四庫無校孔氏微波榭刻戴校本又深惜戴氏所據爲毛何二家手校而假二家所見宋元諸本僅亦不可得見也予自辛丑至辛亥三游扶桑志必有趙注善本初得見足利活字本亦戴校所舍其分卷十有四仍是邠卿之舊欲更求完本是者不可得也今年春始見音注本于[illegible]藤[illegible]齋乃宋小字本注後附音義音義後補又篇中文句粹似者誠爲離本知出於何人而爲出自宋代則無疑取阮毛何諸家本未校見者因借而影印以與戴校並行以存宋本真面顧中缺半紙藉知吾友島田博士亦藏一本因合而寫影而摹尤明晰者借印迺目告成爰綴語於後以告讀者及湖南博士之嘉惠　時壬子閏月[illegible]雪堂[illegible]羅振玉書于海東東山寓廬

孟子劉熙注

魏戫書耑

光緒壬寅仲冬
長沙葉氏刊行

孟子劉熙注敘

漢人注孟子者曰程曾（後漢書儒林傳）曰高誘（呂氏春秋注高誘序）曰鄭玄（隋書經籍志）曰趙岐曰劉熙諸家注皆佚亾惟趙注獨存卽今學官本也鄭注出于依託其或存或亾不足論程高二家亾于唐以前故隋志不箸錄唐時趙劉之書並存故文選注史記集解漢書注一切經音義往往稱引自五季之亂而劉注亾矣近人輯錄之本有三一周廣業孟子四攷本一馬國翰玉函山房本一宋翔鳳浮溪精舍本三本大致相同惟意林所引均失采錄攷意林標題有蜀郡趙臺卿作章句曰指事十三字世遂以爲趙注未之深辨今世所行意林出于永樂大典原缺弟六卷別有道藏本其缺相同知二書實源一祖難以依據今按意林所載孟子注實爲劉本而非趙本凡有八驗意林題蜀郡云云者乃道家中習讀論孟之書惟知注孟子者有一臺卿隨手標題不曾稽核之語不知意林采書通例不云注者地名何獨于臺卿爲之標舉驗一後漢書趙岐傳云趙岐京兆長陵人延禧初避唐玹之禍逃匿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至變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藏之複壁中因赦乃出是傳所載岐蹤迹所至在徐揚青兗之閒蜀郡遠隸益州臺卿烏由而至驗二趙岐注孟子稱章句又有章指其自作題辭及篇敘均無指事之名宣公音義題辭引張鎰云卽序也趙生尙異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夫題辭已云尙異安有名目紛歧又稱指事之理驗三白羽之白一節趙劉之注本同以選注所引熙注核之實與意林相合驗四劉本多以訓詁代經如王如隱其無罪及今恩足以及禽獸一節與意林所引非但無益及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節例同驗五唐人子鈔存于今者此外有魏徵羣書治要中引孟子與今趙本同馬總亦唐人不應所見趙本如此之異驗六唐時趙劉注外又有綦毋邃一家各書亦閒徵引至意林則本庾仲容子鈔刪撮而成庾梁人綦毋邃亦梁人箸述同時甄別可信驗七趙岐祇注內篇劉則內外兼注（宋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引舊注有劉熙程曾高誘綦毋邃四家是四家注外書之證熙時子或云卽劉貢父託名其書本揚子雲韓文公李習之之注而成揚子雲及韓李皆唐末人僞託然其所存漢注則確無可疑熙時子注蓋從此錄出也）意林一書兼采內外如所載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可運掌中也此外書弟三篇文若爲趙注本安得更及外書驗八意林載孟注僅有三事今輯錄而詳證之以饜好古者之志焉周本有牛山一條馬本不錄攷牛山注見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梁人所引非劉卽趙與趙不合可知爲劉且潁川郡注引孟子注嵩高之北未稱何人而史記集解引稱劉熙注以玆類推則劉昭所據與集解同矣馬本有貪夫廉一條以無他證出之至原本玉篇所引十餘條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九條三本均未載入則以二書晚出爲三家所不及見非搜討之陋耳劉熙後漢書無傳其事迹惟略見三國志韋曜程秉薛綜許慈等傳

知爲當時大儒予故輯其佚注并爲事蹟攷一篇所以表章漢儒注經之功而補陳范二史之闕斯亦讀孟子者所悉欲共覩者與光緒辛卯夏六月長沙葉德輝序于郋園

劉熙事蹟考

後漢書無劉熙傳陳壽吳志程秉傳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又薛綜傳云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又蜀志許慈傳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又吳志韋曜傳云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據陳壽云云是熙爲當世名儒故爲人所推重如此後漢書不爲之列傳是蔚宗之失也隋書經籍志云釋名八卷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注云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亾宋李石續博物志（書中稱宋太祖曰今上知是宋人舊題晉者誤）云漢博士劉熙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釋名下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馬端臨文獻通攷同今按各家題皆非無本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云每郡置太守一人而郡國志無安南郡或據漢陽郡注引秦州記云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謂隋志安南爲南安之倒文然余考晉書循吏傳云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是漢末實有安南郡而劉昭注轉爲倒誤矣其

居交州蓋晚年罷官講學于此書錄稱北海人必宋本釋名有此題款直齋據而入錄語非肊造郡國志北海郡屬青州部劉之初本北海人世說注載晉伏滔與習鑿齒論青州人士有才德者東漢終于禰衡劉熙可證其云徵士或孫權既拜程秉爲太傅除薛綜爲太守因并及熙而熙高尙不仕與抑或以熙曾徵博士而云然與攷漢自孝武時置五經博士始有博士之官終漢之世此官未廢袁宏後漢紀靈帝紀中平五年詔曰處士荀爽陳紀鄭元韓融李楷耿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後漢書申屠蟠傳亦云中平五年蟠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又襄楷傳云中平年與荀爽鄭元俱以博士徵綜二書所云十四人惟荀爽鄭元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襄楷七人姓名可攷其餘七人皆不傳以吳志程秉傳逮事鄭元之語推之則熙輩行與鄭元相接十四人中熙必居其一熙爲安南太守在中平以後其徵爲博士應在中平五年分南安郡之歲先徵博士而後遷爲太守也三輔黃圖注亦云漢博士劉熹熹即熙字古本通用（書庶績咸熙漢膠東令王君廟碑作庶績咸熹文選歸去來辭注引李登聲類云熹亦熙字也）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注引）故熹字成國與名相應然則熙雖無傳以各書所引聯比之則劉熙字成國青州北海人中平中徵爲博士尋除安南太守後避寇交州故程秉薛綜許慈俱從之遊其卒當在吳赤烏年（伏滔論青州才士先禰衡而後劉熙衡卒于建安中見本傳熙卒應在其後也）所箸孟子七卷（隋志）謚法三卷（隋志）釋名八卷（隋志　後漢書劉珍傳云珍纂釋名三十篇此蔚宗闕之不審當以韋昭傳爲據）如此則熙之爵里姓字一皆可稽而表章鄉邑之功亦可千古不朽矣光緒十七年辛卯夏六月德輝書于郋園之元尙齋

孟子章句（德輝按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仲子云云下有劉熙曰則劉亦名章句也）

漢劉　熙注　　長沙葉德輝撰集

王曰叟

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史記魏世家裴駰集解）

霈然下雨

雨貌（華嚴經音義一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同）

王如隱其無罪（唐卷子本玉篇阜部引文）

隱度也（唐本玉篇阜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注又蔡伯喈郭有道碑注）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後漢書張皓王龔傳唐章懷太子注引文并引劉熙注是章懷所據爲劉本矣但古人引書多有刪節姑存之以俟考）

折枝若今之按摩也（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離宮之名也（文選謝惠連雪賦注）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春行曰遊秋行曰豫（馬國翰曰文選東京賦薛綜注秋行曰豫孔廣森經學卮言云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倪思寬讀書記春爲發生生氣可觀故曰遊秋爲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案薛綜從劉熙學此述劉義也周廣業孟子四考據馮惟訥詩紀張之象古詩類苑引此注作春遊曰遊秋遊曰豫德輝按馮張明人不能見劉熙本或從他書傳引未可知也）

鄒與魯鬨

鬨構也構兵以鬭也（孫奭音義）

嬖人有藏倉者

嬖卑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四引作漢書注蓋孟子注也此與願受一廛注誤同）

渴者易爲飲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馬總意林）

自反而縮

縮止也（唐卷子本玉篇系部）

行有不慊於心

慊快足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文選李蕭遠運命論）

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同上）

域民不以山谿之險

域居處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一）

孟子去齊宿於晝（明南監本史記田單列傳裴駰集解晝邑下引劉熙嘗屬此注然則劉本作宿于晝矣）

齊西南近邑晝音獲（同上　周廣業曰舊說音切起于孫炎炎系康成門人康成注經未嘗有此例也今觀晝音及從摟力頭切皆出于劉以上文書齊西南近邑摟牽也趙劉並同裴駰李賢不引趙而引劉者正兼取其音切也劉孫雖同時人而劉較前於孫則謂音切始劉可也）

是何濡滯也

濡亦沈滯意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三）

周人百畝而徹

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孝經庶人章正義）

使民盻盻然

盻盻猶壐壐動作不安也（唐卷子本玉篇兮部）

願受一廛而爲氓

遠郊之盻稱氓（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五　又九十七八十四引作漢書注誤也劉未注漢書）

淪濟漯而注諸海

淪通利之言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五引言作器）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虆盛土籠也（詩大雅緜篇鄭箋盛之以虆陸德明經典釋文虆下引劉熙云）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文選東都賦注引文）

嬖以色事人也（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引劉熙諡法按此文不類諡法蓋孟子注也）

橫而射之曰詭遇（文選東都賦注　又東京賦注）

景春曰

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文選枚乘七發注）

脅肩諂笑

脅肩竦體也（文選揚子雲解嘲注）

觀其色赧赧然

其色赧赧然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四引孟子與今本異蓋劉本也）

病于夏畦

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也（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注　又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注　慧琳一切經音義七十二引同）

沛澤多而禽獸至

沛水草相半（後漢書崔駰傳注）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史記孔子世家裴駰集解）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文）

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槽者齊俗言如酒槽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槽者一句見文選劉伯倫酒德頌注馬國翰曰淮南子氾論訓槽矛無擊高誘注槽讀如領如螬蠐之螬　周廣業本槽者一條拊後不知所繫三條之一而注云槽疑螬之訛德輝按槽螬通借字周說非也）

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文）

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劉熙注云辟績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陳縷以爲纑繩也）

烏用是鶂鶂者爲哉

鴟謂鵝鳴聲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七）

徒善不足以爲政

徒獨也（同上二十二）

滄浪之水清兮

滄浪水色也（文選陸士衡塘上行注）

其良人出必厭酒肉（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文　又王景玄雜詩注）

婦人稱夫曰良人（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　顏延年秋胡詩注　古詩十九首注　王景元維詩注引作劉渠　渠即熙字之訛）

捐階

階梯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使浚井出

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

天下殆哉岌岌乎

語者之聲岌岌然也（唐卷子本玉篇山部）

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史記五帝本紀引文　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注引同）

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　德輝按孟子正義載裴駰引劉熙作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義較長當是宋本史記集解如此今本有脫文而詞意遂不完足矣）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若然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史記夏本紀集解）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陽城今潁川陽城是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德輝按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引劉熙云潁川陽城今屬河南考劉注宋時已亾此當是從他書錄出如正義南河下引裴駰之例）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崇高之北（史記夏本紀集解　周廣業曰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補注引孟子注嵩高之北字作嵩史記正義亦引作嵩韋昭國語注云嵩古通用崇字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爲嵩高山注引前漢書武帝祠中嶽故嵩高爲崇高然則熙注孟子時尚名崇高也）

囂囂然曰

囂囂氣宛自得之貌也（唐卷子本玉篇㗊部）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

也歟（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文）

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同上　德輝按馬總意林引孟子並注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性不同也　周廣業曰白玉性堅當作性貞謝惠連雪賦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

以紂爲兄之子

因殷紂惡如是就以爲謚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欲問寒暑者中心也（意林）

今夫麰麥

麰麥之有兩鋒者（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四　又八十七引作麰麥有兩鋒者也）

牛山之木嘗美矣

南小山曰牛山（續漢郡國志齊國臨菑城下引孟子注如此未知爲趙爲劉周廣業孟子四攷云知是劉者以前崇高之北與裴正同也趙注則云齊之東南山閒百詩以爲岐在複壁中注方向少錯是也）

一寸之木可使高於岑嶁（唐卷子本玉篇山部引文）

岑嶁小山銳頂者也（同上）

軫兄之臂（唐卷子本玉篇車部引文）

軫戾也（同上）

而摟其處子

摟牽也力頭切（文選嵇叔夜琴賦注　馬國翰曰按毛氏汲古閣文選本譌作劉向孟子注宋本六臣注作劉熙茲據訂正）

是不可磯也

磯切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爲人也好善（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注引文）

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同上　周廣業曰案樂正子已見離婁上據選注引在褚淵碑文孟軻致欣于樂正下因之）

苟爲不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唐卷子本玉篇言部引文）

訑訑自得貌也（同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文選江文通上建平書注引文　又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同）

致至也（同上　馬國翰曰江文通上建平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利天下爲之趙岐曰致至也据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　周廣業曰此據成化汲古二本六臣本作放無於字　德輝按文選任彥昇文注趙岐曰三字當是淺人所更今趙岐本固無此三字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慧琳一切經音義引介作价據改）

价操也（文選顏延年始安郡還都與張湘舟登巴陵城樓作注仍作介　慧琳一切經音義四十七）

猶棄敝蹝也（馬國翰曰瞿灝四書考異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似劉本蹝字作屣　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天下如脫敝屣　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引孟子云視棄天下如棄弊躧　又九十一引同）

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文選束廣微補亡詩注引孟子弗作不無二也字　慧琳一切經音義六十四引同　慧琳引孟子注有劉熙無趙岐則知文選所據亦劉本）

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敬也（同上）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爲暴（意林）

今人之關出入征稅（意林　德輝按趙注云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與此義同推此引經注多人字爲異故定爲劉本也劉雖略後于趙詞意因襲注家之常至意林所引經文或與今本迥異疑馬氏刪潤成文難以依據故不錄焉）

訑而不知

訑何也爲言何爲不知（唐卷子本玉篇言部引孟子注有此句今本無之未知所見爲何本姑存以坿于後云）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此條見孟子外書孝經第三因有劉熙注錄之）

茅亶鄒大夫喪母哀毀而死（熙時子外書注）

附無攷一條

劉熙云人所瞻戴也（慧琳一切經音義二十）

孟子外書補

七篇孟子所自作也朱子謂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信已若外篇或出於門弟子所記其文體自是不同然其言皆純正無出入而其閒如子上語孟子以人心惟危數語尤有裨於經學也竊嘗與近世考據家往往力詆古文尙書爲僞作自大禹謨始姑無論其精理微言毫無可疑即以文論韓文公有曰上窺姚姒渾渾無涯讀大禹謨與益稷兩篇如出一手雖商周之文有不逮豈秦漢以下所能彷彿萬一而徒以伏生今文所無遂決其爲僞然論語堯曰之文及孟子放動之語皆古今文所無者其亦可以爲僞耶大禹謨一篇見於左傳孟子所引者不一而足今外篇復有此亦一證也趙臺卿以其文不宏深疑爲後人所依託然謂非孟子所

自作可也抑豈不足以資考證乎陳生衡山少從予遊二十年來曾少離多雖屢躓場屋而志不少衰嘗壯遊四方以廣聞見所到之處必搜羅古籍刋刻成書公諸同好無愧博雅之儒近復刻孟子外篇問序於予予觀其書於每章之文爲諸書所引用者悉博考而詳載之旣足證此篇與七篇並古亦足見稽古之勤用心之密也光緒辛卯丁澤安勉初甫序

孟子外書四篇趙宋劉攽注列拜經樓叢書藝海珠塵函海及錢氏儀吉經苑中足證班志載孟子十一篇乃兼外篇言也胡氏元瑞謂七字誤分爲十一兩字則應劭風俗通所載中外十一篇豈亦誤耶是以晁氏讀書志不能不疑孟子有逸篇也昔人謂外篇之逸蓋因趙岐論其文不宏深而後人附和之謂直淺不似內篇外篇遂不顯於世劉氏攽注而傳之不爲無見茲因其原本而采其語之散見於羣書者分列於各章後亦閒有偶抒已意以釋其義者名曰孟子外書補注余藏書未富難徵博洽且將有滇中之行未能精考雖然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篤嗜孟子之書者更能補其闕略是則余之所望矣

光緒辛巳六月一日貴陽陳矩

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郎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譏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斷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錄藝海珠塵熙時子傳

熙時子姓劉名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與兄敞同第進士歷祕書少監出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以疾不起卒私謚公非先生有集六十卷

矩按劉攽東都事畧有傳謂攽爲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修威儀喜諧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刊誤詩話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未及孟子注想失載也貢父貢作戇

錄經苑跋（馬廷樹序經苑及藝海珠塵本均載之另錄）

鹿沙新刊四家孟子注作僞無疑也至其附外書四篇頗有精義且流傳已久似非全僞者先師夢奠無從就正耿耿於懷莫能自決云涪翁姜淵謹記

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眞祕册也按劉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異本有性善辨一帙蓋卽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碎璧尤當寶貴之昔趙氏斥書爲不能閎深與內篇弗類故其書遂不顯於世然漢時引孟子者謂之博文則內外篇均在博文之列何可存內而佚外哉武原胡震亨跋

錄拜經樓叢書跋

右孟子外書四篇後一篇闕而不全歲己亥冬周大令春從海鹽故家廢籍中檢得亟手錄之卷尾題跋尚多以楮墨斷爛莫可盡識故僅存姚胡二跋而已明年春予與陳君鱣復就大令借鈔於是傳寫遂廣按外書四篇自爲趙氏所不尚寖致湮晦宋以來如晁子止王伯厚馬貴與諸家簿錄中雖皆著四篇之名而未列其書惟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嘗見新喻謝氏有性善辨一帙疑卽孟子外書旋亦無傳其覩此本竟不知何如也竊惟古今典籍後出者頗多若古文尚書題於劉宋（據程廷祚晚書訂疑）子夏易傳傳自李唐其他尤不勝更僕數世固未嘗盡廢之是編雖不無可疑要其文義亦有不容終泯者爰爲授梓以備遺書之一種云

乾隆辛丑夏仲休甯吳騫槎客氏書

孟子外書補注卷一

宋　劉攽原本　　貴陽陳　矩補注

性善辨第一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見奚遍切）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言天之賦性但有善而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矩按荀卿子書始名孫卿新書至唐楊倞爲之注乃易名曰荀子見楊倞序性善篇王充論衡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見九經考異）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蠭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

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喪息浪切）

（矩按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荀子引之）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勝平聲）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水之性也哉

（矩按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引之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淮南鴻烈解注引之欲字上多情字）

曼丘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曼丘姓不擇名齊人曼音萬）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輒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子上名白）

（矩按廣韻許上字及邵思姓解均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史記謂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則不如此確）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台驪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姚墟石紐蒲南台驪並地名）

（矩按禹生石紐史記六國表注引之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周禮大行人注引之鶡冠子亦引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年作載猶作是）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此章戒人不學而瞽一如聾瞽也）

（矩按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二句李善文選注引之）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擕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

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我子矣（此即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

（矩按劉向列女傳引此章字句小異審引書者增損其辭下同）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諠矣（輟中止也諠譁也）

（矩按列女傳及韓詩外傳均引此章字句小異）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問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

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踞列女傳作祖）（矩按韓詩外傳引此章字句小異讀此章知荀子謂孟子惡敗而出妻之說不足據）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穀之飯羃彌筆切）（矩按列女傳引此章字句小異）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和去聲夫音扶）（矩按春秋莒人入向注莒國今城陽莒縣又韓詩外傳載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宜有講堂在焉）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專一其性禁止其淫行去聲）（矩按此章漢劉向說苑引之元吳氏萊闢爲外書性善文卓識也）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辨者）子石曰信

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面

烹入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章記孟子之闢邪說與音余）（矩按公孫龍趙人見列子淮南子亦謂公孫龍在趙史記云齊有公孫龍蓋偶遊齊也舊注得之）

孟子曰莞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莞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衞亡國之音）（矩按趙氏孟子題辭曰衞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焉能使予不遇旨意合同若此者眾矩謂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此章稱管仲曰仁曰義亦與孔子意旨合也漢書藝文志管子作莞子鼂錯傳齊桓公得莞子注莞與管同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桓寬鹽鐵論引之）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辟音壁）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蘇子蘇秦也）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夫音扶）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鄭鄭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南州徐國也鄭鄭洛陽也自出謂蘇氏之甥）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素以全子生斯可矣（縱音宗）（矩按徐辟孟子弟子見趙岐注又史記當孟子時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此章孟子告徐辟不約縱不連橫者蓋深痛時弊也內篇責樂正子從子敖此章責徐辟交蘇秦同一意也然終贈以言以辟之意決其必往也）

凡十五章

孟子外書補注卷一　　任鼎樞校字

孟子外書補注卷二

宋　劉攽原本　　貴陽陳　矩補注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不若質勝者可久（言人徒騁才辯而文其說不若篤質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矩按戰國時尚游說故孟子發斯語亦孔子貴文質相半意）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識音志）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切）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矩按朱子敬身一篇本於此）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刻則人害之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矩按戰危事也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之戰字下多者字）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東桑地名未詳所在爲去聲）（矩按史記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立故內篇有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讀此章證以史記知孟子以襄王之肅而去在三十六年也）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矩按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見列子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名兮數齊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

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原兮（數舍並上聲於音烏）（矩按陳仲子名仲字子終齊人也見皇甫謐高士傳索隱亦曰字子終集注於陵地名無確訓按漢志濟南郡有於陵縣齊記於陵西三里有長白山卽陳仲子夫妻隱處水經注魚子溝水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卽陳仲夫妻之所隱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孟子曰居於陵卽此處也據孟銘及二書所載則於陵在濟南郡無疑）

蚳鼃隱於萊（丁氏公著云蚳古蚳字萊國名後屬齊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爲臣而去之後）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使遺並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淮柳子）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矩按索隱萬章孟子之門人說苑綏公問柳子賢往見之柳子閉門不納宜孟子目以高人也）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子叔孟子門人）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

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夫音扶樂音洛矩按地理志曰河內湯陰縣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羑音酉正義羑一作牖史記其囚羑里演易繫卦日者傳司馬季主曰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易乾鑿度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漢書揚雄傳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論語孔子曰五十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皆謂易也蓋易之卦有否泰道有消長君子用之皆吉故孟子對子叔曰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以此而論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蠋晝邑人請見奚遇切）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好去聲矩按史記田單傳有聞晝邑人王蠋賢語劉熙注晝齊西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拔之遂攻臨淄晝當作畫孟子久於齊亦如進遲於晝閻氏若璩孟子考答或問出晝遲遲最善閻氏曰聖賢救世亂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尚冀復甦豈忍恝置此傳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弛緩也惠子名施渦山欒水未詳所在修書亦有此文大同小異雨去聲更平聲矩按呂氏春秋王季葬於渦水之尾初學記引作渦山臯甫謐云楚山一作渦山鄠之南山然不宜得欒水所齧欒音鸞說文云漏泉也一日潰也墓爲漏流所潰也厤廣韻云棺頭也厤與和通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此章無孟子曰禮也五字）

凡十七章

孟子外書補注卷二

侄鼎楫校字

凡十七
五字禮也
云棺頭也厤與和通
音鸞說文云漏泉也一

孟子外書補注卷三

宋　劉攽原本　　貴陽陳　矩補注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矩按朱子孝經刊誤孝經夫子曾子問答之言所謂孝經者止於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下皆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又云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審此章意旨乃孔子口授曾子故諸弟子不得而聞也朱子所論與孟子正同以下數章可補孝經之闕）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魯釐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請母之文而稱之與釐僖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綦母氏邃曰鄭氏禮記注引之）

（矩按坊記注所引此章舜生作舜年）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亶死孝也（劉氏熙曰茅亶騶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矩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見康成注樂正子春之母死三日而不食見檀弓）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顏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綦母氏邃曰伯顏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丘蒙治器萬章治縗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鷸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鷸子爲墨子之學者鷸他端切）

（矩按孟母姓仉氏見集韻止兩切音掌孟母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見閻若璩孟子考孟子居喪能使弔者流涕棄墨歸儒誠如舊注所謂盡禮盡哀矣而猶有疑孟子不終喪而爲齊卿者閻氏若璩辨之甚詳惜閻氏未見此篇也充虞治櫬七修類藁引作充虞治木）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之義景影同）

（矩按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應劭風俗通引之圖影失形顏之推家訓引之）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葝葝者殷法雖周亦葝也地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綦母氏邃曰葝讀如藉陸氏德明曰與助同）

（矩按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見史記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法家有李悝三十二篇見漢書葝法已見內篇）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而不言（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末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爲氏亦曰景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矩按荀子引此章字句小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程子深信之集注引之列入不足與適也章下以釋格君心）

（之非句）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犖門（子敖王驩字程氏會曰犖門齊南門犖力博切）再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盡賦詩乎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讀如連與堅爲韻白讀如裴緇讀如茲爲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爲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涅乃結切）

（矩按朱子謂王驩爲齊王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宜有犖門之餞也涅而不緇史記孔子世家文選座右銘皆引作淄考說文無淄字當以此本緇字爲正隸釋載州輔碑磨而不磷作摩而不鄰涅而不緇作涅而不綪或[illegible]體之變竝錄之以備參考）

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爲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矩按屋廬子孟子弟子見趙注）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此章卽不爲已甚之意）

（矩按黨錮傳注引此章作正枉必過其直後漢書注作矯枉者過其正文名小異）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蓋毋氏邃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伯音霸）

（矩按五伯之說不一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句踐亦謂之五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將去聲毋音無）

（矩按桃應孟子弟子見趙注）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涓于髠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說齊說公竝音稅不說音悅）涓子髠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夫音扶卒音猝）涓子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之人高商商調之高者好行竝去聲夫音扶）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與（蓺樹蓺五穀也夫音扶度徒洛切）

（矩按此章韓詩外傳引之）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以衍好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矩按史記孟荀列傳騶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蓋衍好爲九州外言故孟子答之如此）

凡二十章

孟子外書補注卷三　　任鼎樞校字

孟子外書補注卷四

宋　劉攽原本　　　貴陽陳　矩補注

爲正第四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矩按日知錄謂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此其一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鹽鐵論引之）

孟子曰人論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眞好士也好去聲）（矩按史記列傳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客無所擇皆善遇之無所擇豈眞好士邪故孟子非之）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穆音嗚於乎音嗚呼）

（矩按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同見趙岐注孟仲子名擧見譜孟仲子學於孟子著書論詩見日知錄注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言詩莫若孟子見困學紀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夫音扶）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夫音扶行中並去聲）（矩按韓詩外傳引此章字句小異無衞女之志則舛舛作怠是此誤）

鄒婁穆公問政於孟子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孟子過鄭見鄭莊公（鄭國名高氏誘曰世本鄭莊公名頵）孟子道性善言必稱文王（道去聲）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使王並去聲）（矩按樂閒樂毅子見史記萬斯同曰闕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攷究不知孟子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攷也而近人有謂樂閒不及見孟子者謬矣）

凡八章（以下闕）

孟子外書補注卷四　　　子鼎元　校字

讀孟子劄記

按史記或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曰親受業於子思未知孰是顧余反覆七篇之旨則無一不出於曾子所傳之大學何也聖人既沒其遺書以教天下後世而全體大用之顯兆詳備者無如大學一編孟子奉遺書以自淑凡聖人數辭片語固無不珍如拱璧而明體達用以上接一貫之傳定以是書爲根柢今讀七篇之文離奇變化而大綱不外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即大學之明德也知言者格致之驗養氣者誠正脩之功皆明之之事也溯厥生平抑何心源之印合與大學新民之以恕與絜矩爲本孟子告梁惠齊宣滕文諸君明義利辨王霸而大旨歸於同民恕也絜矩也與樂之與同也一而已矣雖然不但此也道之所貴者中中即至善之理而孟子譬以射之巧稱之權更嚴其假之亂豈非以至善所在有不可絲毫假易者耶說者又謂孟子性善之說本於中庸今讀後二篇闡發精微極似中庸藏密之旨要之七篇中本心性之大綱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其爲根柢大學無疑也余自辛亥丁內艱歸里間與一二從遊之士發明其說楚署公餘重加研索約前後劄記得若干條極知蠡測有限然沈酣涵復期於稍有心得其先儒已有成說者余固無容贅及云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正月蒲坂崔紀謹識

讀孟子劄記

山右叢書初編

蒲坂崔紀著

孟子七篇言心最詳盡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言心其原出於大學明明德

孟子言心前五篇先說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操存工夫

擴而充之則四海可保操而存之則一私不雜此卽大學正心工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於好惻隱之心是也義主於惡羞惡之心是也孟子七篇以仁義爲根柢卽大學十傳以好惡爲樞紐之謂

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

孟子言王道大指只要同民所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無有不同卽大學恕與絜矩之理

大學治平兩傳言教言養皆以仁爲本孟子告諸侯亦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

彙集告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諸章爲一冊可作孟子奏疏讀其私論而未經入告者可作奏疏擬稿讀言言皆二帝三王之道也

孟子前五篇廣大後二篇精微

讀孟子當觀其放肆處卽須味其小心處彼是仁者之勇與悻悻自好者不同觀不見諸侯等章可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之義卽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理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卽外本內末悖入悖出之意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卽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一節之意但理同而文異耳

大夫士庶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是卽所謂遺親後君也始於遺後卒於弑奪

只看仁義君親四字孟子學術治術之正大爲何如

仁義者天性之綱智所以知斯二者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信所以實斯二者而已君親者人倫之本妻子之合兄弟之翕統於父母之順朋友之責善統於君臣之義而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性也故仁則不遺其親義則不後其君

君親者人道之大經卽立國之根本也

國所與立君親而已一言利而弑奪之禍滋則國危一行仁義而不遺不後之化成則國利矣孟子所言句句與利國一層相針對理極闊大意極縝密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偕樂獨樂卽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乃恕與絜矩之道也

後面與齊宣王論鼓樂田獵苑囿宮室好勇好貨好色諸章亦是此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一節其理甚精妙大凡國家井田未及開學校未及設亦便有使民悅而願耕於野使士悅而願立其朝之道如此節所言卽可得民心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卽可得士心

通下章觀之王者之教養極於至纖至悉而不敢少有疏略者皆所以發其爲民父母之心也父母之心何心曰仁而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庖有肥肉節乃公明儀之言而孟子引之以明上章所言梁政之虐也

上章以政言此章以心言有不忍人之心然後能行不忍人之政曰爲民父母所以發其不忍人之心也與大學治平兩傳皆言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同意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之以仁也

齊宣王問曰章

孟子見梁惠先明義利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道事君者如此

孟子告梁惠先言不忍人之政及王願安承教而後勸其不忍人之心告齊宣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及王願明以教我而後告以不忍人之政語有先後意無異同後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詳言心所以爲行政之本離婁之明章詳言政所以爲推心之方即此篇告梁惠齊宣之意也

此章約言之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前半所以發王不忍人之心後半所以勸王行不忍人之政也細分之則有四段是心足以王矣以下欲王察識是心有復於王者以下欲王擴充是心王曰否吾何快於是以下極言大欲之難求所以遏其欲爲桓文之心也王曰吾惛以下極言恆產之當制所以詳保民之實政也

保民而王王以仁也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意

王不忍觳觫之牛乃乍見之心無所安排天機自然流露此之謂本心此之謂良心

不忍之心隨感而發固非依親民物之序而出但擴充之道則必循親民物之序而進試觀仁民愛物自不孝不弟者行之便有虛矯追促氣象自孝弟者行之便有肫誠悠久氣象此及人之老幼所以必先老吾老幼吾幼也

舉百鈞之力勇也察秋毫之明智也擴充不忍之仁則必智以始之勇以終之孟子以此取譬便有教以察識擴充之意

老老幼幼即大學治平傳老老恤孤之說保妻子保四海即中庸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說

堯舜曰執中孔子曰不踰矩曾子曰絜矩孟子曰權輕重度長短皆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章內兩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前一節意注爲不用恩上後一節意注危士臣上

此章發明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察識擴充之功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讀者詳之

莊暴見孟子五章

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今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其爲無道固已極矣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詞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不力斥其非而曲導以同民者豈阿其所好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豈小人伺察人主之意迎合趨湊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宣王好田獵爲四十里之囿於郊關之內又特下禁令曰殺其麋鹿者以殺人之罪罪之虐政如此民豈有不怨其囿之大者此當日之實事實情也王見孟子而知慚欲借文囿以自解發問之意全在民猶以爲大一語孟子以爲阱實陳其虐而以同民開導其仁格君心之非以救民其意可謂痛切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仁者所以能事小知者所以能事大只爲能懲小忿何謂小忿即下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是也仁者能懲此小忿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能懲此小忿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之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

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

天字正與小忿相反對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蓋交鄰者以玉帛相結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咸得免於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

字小事大亦從安民起見仁非養亂智非苟安

勇從仁智中發出故大蓋大勇之安天下即仁字小智事大後一截非其理已具於保天下保其國中矣

引詩重在篤周祜對天下二句引書重在天降下民五句此文武之勇所以大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不得三字必有所指此民之變也觀下文引景公興發補不足之事可見初請發棠其謂此與

饑者弗食八句賦三韻尤二韻竟是古歌謠與夏諺六句一憂一樂恰好相對

孟子謂齊宣王曰章

此章言進賢退不肖皆當與民同好惡其理本於大學絜矩節集註可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大君者將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者也賊仁賊義失其所以君人之道則人不以爲君矣故謂之一夫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所學所行即大學之道也語其綱不外仁義

鄒與魯鬨章

凶年饑歲與鬨對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出爾反爾禍機凜然凡爲有司者盍三復此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爲善即指井田學校言子孫必有王猶言爲王者師之意井田學校可爲王者師而顧不可使子孫繼而王乎勉其爲大王之事即勉其爲文王新命之意也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第一篇所記皆告諸侯之言大國如齊梁小國如鄒滕無一能行其道者篇末記魯平公來見不果一事一天字足括全篇之旨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乘勢待時凡當路者皆不可不知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承上章而言上章言事功此章言道德

心者大體也不動心則能立乎其大者矣

不動心即大學正心之驗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所謂主即孟子所謂帥也

不動心非持志者不能

不動心以勇言者如曾子言任重道遠須有弘毅本領蓋任道德與任事功其理一也

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蓋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懼此知言養氣所以爲功於心也然知言工夫則必知性以盡心心通道義而後能知言也養氣工夫則必集義以慊心心無愧怍而後能養氣也此又心所以爲功於言氣而知言養氣皆必於心求之也

氣爲體之充充即塞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之氣充乎一身

持志即大學之正心無暴其氣即大學之脩身

持志是敬以直內無暴其氣是義以方外

持志是養心氣是其氣是養氣

持志是統體工夫先持志而後知言所謂居敬乃能窮理也先持志而後養氣所謂心正而後身脩也但此章之序則知言屬格致持志屬誠正養氣屬脩身其理可與大學參看

孟子所長在知言養氣則其一生學問固專在此二者然持志乃不動心極親切工夫兼得大學誠意正心兩條目孟子持志工夫已包在養氣內如集義而生者自慊也義襲而取者自欺也養氣由於慊心慊心是誠正工夫即持志工夫也

養氣即是脩身踐形工夫觀氣爲體之充可見

養氣以持志爲本持志兼靜存動察

大學言喜怒憂懼之有所即是氣用事心不得其正便是動其心

孟子善養氣即大學喜怒憂懼得其正中庸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論語視聽言動中乎禮之謂

知言屬知始條理之事持志養氣皆屬行終條理之事

朱子謂知言是先鋒志即主帥氣則卒徒三者始終本末之序如此

知言是知養氣是勇薛文清公曰知言從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來朱子曰養氣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孟子願學孔子此其願學之實驗也

此章知言持志養氣即大學格致誠正脩之道得行其道而王則治平在其中矣

薛文清公曰至大是氣之體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間形容剛大之意最精

直養即自反而縮作爲之害即正助之害也

塞乎天地之間謂此氣至大而無處不到至剛而無處不透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便是人能弘道之理

配義與道是氣配道義非道義配氣也須知道義是主氣是輔天下莫強於道義故守氣不如守理道義本強此理先要看得透徹

集義是直養工夫義襲而取則作爲之害也

集義義襲以多寡言則有足不足之別以眞假言則有快不快之分集即下文有事勿忘襲即下文正與助長

集義猶易言積之會集義則行無不慊於心故此氣自然發生於中

集義則心慊心與義原是一個物事義者人心之裁制即人心所具之性也

養氣者於義上做工夫正是於心上做工夫此章緊要在一心字心者氣之主也

勿忘即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勿助長即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如鄒舍告子等皆是也

生心害政是由內而外發政害事是自大而小

孔子之所以聖者以仁且智也孟子之知言屬智養氣屬仁故孟子亞聖

子夏子游子張不如聖人之大冉牛閔子顏淵不如聖人之化孟子身分亦是具體而微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以時中言宰我以事功言子貢以德政言有若以踐形盡性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此章論王霸是誠僞之分以善服人章是公私之別過化存神章是大小之辨

仁以政事言以德行仁謂王者之仁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也

同此仁耳以德行之則誠以力假之則僞僞者人亦應之以僞誠者人亦應之以誠而已

此章爲小國諸侯言曰霸必有大國見非大國則不可僥倖曰王不待大見

雖小國亦足以有爲

孟子曰仁則榮章

此章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亦是爲小國諸侯言緊要在未雨綢繆而已

吃緊是國家閒暇一句戰國時七雄並爭小國無日不肯外患詎易得此閒暇之時然及是時而明其政刑則榮及是時而般樂怠敖則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此章當與保民章參看亦是欲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當時諸侯大夫言非泛論爲學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也推此心以達於政事之間則可以保四海矣只爲當時諸侯大夫溺於功利之私不知此心固有不待外求故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指點出來欲其察識而擴充之也

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

謂其君不能者泄泄沓沓不知責難陳善之道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此章因其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亦是爲小國諸侯言觀人役二字可見

尊爵從美字生出安宅從里字生出人役者賤故以尊爵欣動之人役者苦故以安宅欣動之其得力尤在反求諸己上

反求諸己者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也

孟子以仁爲尊爵以仁義爲良貴以仁義忠信爲天爵皆從古聖賢未有之説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堯亦是取諸人以爲善這聖賢修身行政惟此無我之心而已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君子不由者道以中庸爲至故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觀此可見孟子才兼將相三代而下惟武侯庶幾能之

此章亦可作當路中實事看

得道者多助所謂道仁是也此章即仁者無敵之謂

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論戰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政在平日懼成之道在臨事

人和即孔子民信之說也

孟子將朝王章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所謂責難於君敬之大者然非在我實有輔世長民之德則仁義之道先未能行而有得此辭豈可假托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不是誇張辭乃責難之恭陳閉之敬須實實見得孟子小心敬慎處

非道不陳此正是孟子不可慢不可召底本領若無此本領而徒區區較量於往朝就見之間則與當時遊士爭辨於王前士前者何異

陳臻問曰章

辭受之道以義權之是非之理以義斷之

處物爲義無處即是無義

孟子之平陸章

爲民請命直以去就爭之爲人牧者不可不知

孟子爲卿於齊章

讀此及責樂正子弔公行子二章王驩之積憾深矣孟子能不去齊乎

王驩朝暮見似有包承之意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然後盡於人心此自致之心誠也即仁也

此章可與魯平公章參看木若以美然即平公所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無財有財即正子貧富不同之謂得不得以分言亦即正子士三鼎大夫五鼎之意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致爲臣而歸爲諫於其君而不受也觀後面言王庶幾改之可見集註道不行三字所以明孟子去齊之本心也

猶所願也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非虛願也此何須識得孟子惓惓君民底心事

萬鍾之養是虛拘不是貨取

不觀自己改過而曰爲他人矜式虛拘之情畢現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晝是齊之近邑宿晝亦是望王改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

王如用予三句以當路於齊章觀之則知孟子之言非誑矣

孟子惓惓君民即孔子斯人吾與之心此是聖賢出處去就之本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孟子去齊而有不豫之色是其惓惓君民之誠達於面目者也

以數則過以時則可與儀封人之論相似

孟子願學孔子然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却似伊尹氣象

孟子去齊居休章

退而有去志以王雖足用爲善究竟當不得五百年之王者也

此上五章皆言孟子去齊之事其道即孔子之道其心即孔子之心也蓋千里而見王欲行道也道不行而去者退以義也宣王欲授孟子以矜式之祿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皆虛拘也君子爲道不行而去豈可以虛拘哉乃義當去而又不忍即去者仁也孟子欲安天下孔子欲易天下同一憂世之仁豈若沮溺丈人尹士輩所言爲果於忘世之行哉其曰吾何爲不豫又與孔子樂天之誠一而已矣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是告世子以盡性之學

世子意在卑近孟子始終語以高美

此章始終是責難於世子

性即吾心之仁義故曰善也

性善之旨道之大原堯舜之聖人之極品孟子與世子言此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然人有一致之性道有一定之體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於其復來求見又告之以道一謂別無卑近易行之說復勉之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恐其安於卑近不能自克所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彀率也

集註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謂堯舜非獨優世子非獨絀也道兼性分事功說

夫道一而已矣謂非善即惡非法堯舜便成幽厲此外再無他說也

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即言必稱堯舜之意所謂聖人可學而至也然以滕之褊小非百倍其功不可故又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章

三年之喪自盡其禮自盡其哀誠而已矣文公行之而遠近無不悅服蓋至

誠而不勤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通喪之禮行之以孝井田之政行之以仁

儉者行仁之本必節用而後能愛民也故將言井田之法先言取民之制三代什一之政皆取民有制者也有此儉德然後可以行井田之仁政

井田之法仁政也其必先告以陽虎之說者蓋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戰國時井田法壞暴君汚吏恣意厚斂皆此爲富之念有以害之耳大學言有土此有財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矣推其本則又曰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此孟子之所本也

引陽虎之言即大學治平兩傳言仁暴富得失之意

戰國諸侯皆溺於富強滕小國也強或不敢言所患在欲富耳故孟子先正其本

體下取民二者能行井田則兩美不行井田則恭或有妨於儉儉或有妨於恭

人倫乃天秩天敘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皆所以明人倫一語發出先王設教本心

皆所以明人倫三代之教即唐虞司徒之教也

暴君汚吏爲富者也慢其經界則取民無制矣

今之魚鱗冊亦猶古之經界也然天下有此冊者不過數省一省不過數十州縣以故民間興訟半由土田合天下計之每歲耗民錢財不可以千萬計爲民牧者盍於此加之意乎吾聞陸稼書先生作令所至輒爲民造魚鱗冊不但有四至而且有八至其制甚精眞仁政也

鄉田同井之風雖然不可復視爲今之計莫若倣秦晉築堡之法或千家一堡或數百家一堡或數十家一堡使之聚族而居猶可見死徙無出鄉及友助扶持之風焉

井田之法不可復行考大江以北諸省民以堡居田以井溝亦可以禦水旱弭盜賊厚人心正風俗興學校其致治當與井地等

田有肥磽人有勤惰以及授田還田春補秋助諸法皆包在潤澤二字中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孟子闢許行並耕之說雖設難多端其大旨只是謂一人之身不能備百工之所爲而已

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正闢他處只在通義一段即前章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所以然之故也

通義者本乎天之理著於人之情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也

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益稷契皐陶所謂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堯得舜而敷治舜得禹益稷契皐陶而使之掌火治水教稼明倫明刑所謂堯舜之知

急先務也

堯舜勞心以治人者不外教養兩端惠亦養之屬忠亦教之屬惟仁則教養之澤施及天下後世可大而可久

墨者夷之章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既是一本則由本而末便自然有許多差等者二本並立則無差等矣此三句是闢他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非

闢邪說者須先正其心中心達於面目中心者仁孝之心即所謂良心所謂本心也

陳代曰章

枉己者不能直人當與天下溺援之以道章參看朱子曰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己

景春曰章

孟子之所謂大丈夫非善養浩然之氣者不能

周霄問曰章

急與難一章眉目未嘗不欲仕故急又惡不由其道故難

未嘗不欲仕即沽之哉沽之哉之謂又惡不由其道即待價之謂但聖人說來渾含孟子說得透快

彭更問曰章

不素餐兮章言君子有功於上下以行仁義之道言此章言君子有功於先後以傳仁義之道言焉少墟曰從者數百人皆講學弟子非儀從也從車數十乘即弟子之車非孟子輜重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一暴十寒何益之有凡爲學輔者不可不熟誦此章

一薛居州斷不能久於王所此句亦包得設譬中數年一層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不爲臣不見乃君子以道自重處則其所養可知矣其曰迫斯可見又曰先豈得不見者是又不爲已甚之行也

戴盈之曰章

過則勿憚改弊則勿憚革脩身爲政其理一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此章引禹與周公孔子皆以在下輔治者言正見己之不得辭其責也

天下有道則治無道則亂聖賢撥亂反治亦以道正之而已

道字是一章要領禹治水人得平土而居則固不爲巢不爲營窟矣然由是教稼明倫以成唐虞之治便有聖人之道在其中觀下文言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可見周公相武王節特補出文謨武烈一層見周公之制作所以大煥堯舜以來既衰之聖道又即爲孔子作春秋立案蓋世衰道微之道即文謨武烈也至於戰國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懼而閑之也

邪說作而聖道塞亂之所由生也故紂之亂曰邪說作周之衰曰邪說作至於戰國而邪說誣民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辯之也辯之者所以使之不得作也

好辯即指距楊墨而言辯之者所以息之也

撥亂反治聖賢皆有畏天命之心蓋氣化固屬天命而人事之得失則賦畀之天命係焉孔子正君父之倫孟子正仁義之心皆恐天命之性或至汨溺也

世衰道微即仁義之道微也子不仁之極而後弒父臣不義之極而後弒君

孔子作春秋以仁義之道討亂賊也

弒父弒君由於不仁不義孔子作春秋就是正人心亂賊知懼則亂賊之心可正即天下凡爲臣子者之心皆可正矣

知我罪我聖人自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道微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道著矣讀春秋之法亦只要據經所書之事折準以仁義君親之道而已

臣弒其君始於無君子弒其父始於無父楊墨之道行則春秋之亂又作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即弒父弒君之類所謂大亂將作也觀朱子以東晉清談梁武事佛及王介甫爲證可見

孔子爲亂賊而作春秋所以正人倫也孟子爲仁義而闢楊墨所以正人心也其理一而已矣

孔子正君父之倫以仁義之道正之孟子正仁義之心所以使君親之倫不至墜地也

楊氏不仁兼能害義墨氏不義兼能害仁

仁義者人心所具之性也楊墨之禍極於無父無君始於不仁不義天下紛

紛歸楊歸墨則壞其仁義之本心矣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仁義君親之理燦然光明所以正歸楊歸墨之人心也即凡天下之人心皆可正矣

正人心與反經相似所以治其本也息邪說則不容以無辯所以治其末也但此章之意知重在息邪說上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仲子以母兄之食室爲盜跖之所爲而不食不居故孟子辨其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亦未必皆出於伯夷之所爲也辟兄離母正是仲子所以不能廉處當與亡親戚君臣上下章參看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此章當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參看彼言不忍人之心是行政之本此言先王之法是推心之方

聖人之政如井田學校世祿等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故能仁覆天下

竭心思即竭其不忍人之心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原不是竭了後繼然心慮而政實竭是精求其理繼是審處其事一慮一實自有先後

戰國時諸侯大夫狃於富強之說一味在城郭兵甲田野貨財上用工夫將先王井田學校之法幾於滅裂無存故孟子言行不忍人之政則必究極於此以深責之

責難即是法堯舜以君之極品望其君其恭至矣敬兼陳閉是細密工夫

泄泄者謂吾君不能則必其君先自謂不能矣皆畏難之心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此承上章責君責臣之意而言見不法堯舜便成幽厲不法堯舜非君臣之道而仁便是慢君賊民而不仁二者而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矣正見君不可不以難自責臣不可不以難責君也

至明至巧者以意揣方圓亦可成方圓之形然以規矩度之必有或出或入纖毫不方不圓處有仁心仁聞者之於人倫亦猶是也雖其心不必慢君賊民然其所行以聖人律之必有或過或不及之處此過不及即日流於慢君賊民而不自知矣至即至善之謂

法堯舜亦只是行其仁政而已

孟子曰道一孔子曰道二其理一也總是除却法堯舜別無卑近易行之道可以中立也

堯舜之仁當法幽厲之暴宜鑒出乎仁則入乎暴鑒幽厲正見堯舜不可不法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言亦有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之意

此爲有國者惡死亡而樂不仁發

三代得天下以仁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爲政即德教沛然溢乎四海之謂

發政必先煢獨爲政必先巨室皆爲政之要也

後世爲有司者率以凌虐士夫爲無私與不得罪於巨室正相反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亦是爲小國諸侯言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謂仁與仁遇則當論其德之大小小役大弱役強謂衆與衆遇則當計其力之多寡惟仁與衆遇則德與道合天命在我而強大反爲吾役矣所以然者以天心主仁無日不欲天下有道也

概二者皆天則天命之靡常可知矣

先叔杏蓀先生云無道之時之天固無殊於有道之時之天也自世無能賢之人而遂不以賢役自世無有德之人而遂不以德役原夫天之仁愛天下之本意則固未嘗不欲扶弱小而抑強大但欲其有順之無逆之也

三代以後其得天下雖皆以大小強弱爲斷然當中原逐鹿之時以力相角而仍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可見天心仁愛斯人而其眷顧者終有在也孟子之說精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曰若爲不齊謂時不可失也

孟子曰自暴者章

戰國諸侯只有兩種強者自暴弱者自棄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所以深

譏之也但其詞意渾然又似不專指諸侯而言者

先叔杏蓀先生曰不居安宅不由正路則其所居所由可知矣故曰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爲當時諸侯欲以富強之術平天下者發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此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平天下之道與事亦不過此親吾親以及人之親使天下各親其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使天下各長其長而已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

道不外乎仁義事不外乎孝弟

孟子曰居下位章

誠即五常之信五常之信與五事之思其義理工夫皆相通蓋思曰睿睿作聖由誠身以至至誠只是言貌視聽之無不極其誠而已身之誠皆以思爲之主孟子以誠身爲思誠其理甚精

友人莊書石曰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可作思誠二字註脚

莊子名柱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文王之善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故朱子謂爲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嗇與此合也

巨室大者皆懾諸侯以爲政之要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此章非爲富國者求誠所以甚言強民者之罪也率土地而食人肉慘語令人不忍多讀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眸子不能掩其惡謂其不可假爲也

聽言觀人之常法也觀眸子是孟子獨得之秘然亦有所本目動而言肆可

以知其將逝古之人已有行之者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兼此二說情理方曲盡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事有事君事親事長三者守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者就三者而較之事親爲大以其爲事君事長之本也就四者而較之脩身爲大以其爲齊治均平之本也

守身者以父母之心爲心戰戰兢兢惟恐虧體辱親此事親之本也日用三牲之養曲體親心乃守身之餘事耳

能養志方可謂能事其親然惟不失其身者能之失其身而能養志者未之有也

此章言能守身者方能事其親曾子之養志可謂能事其親矣然以守身爲

本也

親在以養志爲孝親沒以繼志爲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大人何德曰仁義而已矣惟大人有正心之學故能奏格心之效

孟子曰仁之實章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愛義敬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該就其實而言之曰孝與弟智禮樂只盡孝弟之功效言智則知明守固禮則節其太過文其不及所以求至於中也樂則知極其精行極其熟至於手舞足蹈和之至也

此章言孝弟爲行仁行義之本其言智禮樂者謂盡此孝弟當知明守固以極於中和也非泛論五常故言樂而不言信

五常之性義屬君臣然長幼之節自其少長而已然尤爲人之良知良能至於君臣之義則不能不待於學慮此從兄所以爲義之實也

孝弟自一理中流出故有子統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孝弟又自一理中別出故孟子分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

樂之實一段是極言孝弟之熟至於自然而然要亦是不失其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之初心而已其工夫全在智禮兩段

人能於孝弟二者盡其智禮之功極於舞蹈之地則仁義之心周流洋溢由是推之於仁民愛物推之於敬長貴貴尊賢則本立而道生有沛然莫之能禦者矣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而盡孝弟所以爲智禮樂之實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章

底豫即順親然必自得親始未有不得乎親而能順親者也

幹蠱者補於身後底豫者順於生前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凡爲子者順親之道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者如此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舜文得志行乎中國者收在虞書二南其詳可考也今且即其刑于之德觀之舜之釐降文之關雎其造端夫婦者無不同也則其察乎天地者不可知

乎

揆即執兩用中之謂孔子之不踰矩曾子之絜矩孟子之權度盡括此一字

中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此章言惠言政即是王霸之辨

政即不忍人之政先王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政順天理合人心而其施不窮即橋梁一節觀之亦可見

惠私而政公公則所濟者大私則所經者小公私即義利之謂也

小惠最能悅人子產此事亦是當日百姓所悅而傳之者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禮者中也中必隨時而處義者宜也宜必因時而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似中而非隨時之中似宜而非因時之宜也

禮義無定體隨時而在亦無定用隨時而措須精以察之方得不然未有不惑於所似者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不屑不潔之士可與傳道嚴於非道非義者能爲堯舜君民之事業與學爲治皆以有不爲爲本孟子以名世自任而不肯屈己以見諸侯亦是此理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不爲已甚者聖人之宏聖人之仁也

聖人不爲已甚非過爲寬厚乃義理之中正當如是也苟涉一毫私意則必

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

孔子見互鄉童子曰唯何甚孟子不爲已甚之說本此

孔子見互鄉之童受陽貨之饋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皆是不爲已甚之意

孟子不却諸侯之交際亦是此意

孟子曰大人者章

大人之學極於無所不能大人之處極於無所不知然泛應曲當止是一理渾然無所不知不能之誠止不失其一無所知所能之誠而已

集註擴而充之正是大人學處工夫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二章

此二章一以行言一以知言逢原即曾子所聞之一貫反約即子貢所聞之一貫原也約也皆天命之性也

逢原者行極其一之謂反約者知極其精之謂

深造之以道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相似自得者得其原也居安資深即泛應曲當逢原則無往而非渾然一理矣博學即多學而識約則知所本矣

深造即勿忘以道即勿助深造則不半途而廢以道則不躐等而進

深造之以道即孔子學而時習之之謂自得如程子所謂浹洽於中所學在我居之安如朱子所謂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居安資深逢原是功效次第非工夫次第矣

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皆所謂博學而詳說也

程子曰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個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貫通也覺也悟也皆得其約之謂也

博學而詳說之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至乎其極則約矣

約則知性知天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心誠心實行爲本有本則如水之有原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極無本則如雨集溝澮涸可立待雖幸得虛聲終不能久非以情對聲聞爲本末也熟讀或問自知俗說之謬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道心惟微故曰幾希生而知之極其精也安而行之極其一也

仁義即幾希之理散於倫物者也舜之心渾是仁義故發之由之無不盡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道心也讀此章須先將聖人之心逐個深思細想識得聖人之心則雖各舉一事而聖人之全體亦可見矣禹之心純乎天理故一言之善無不好絕無人欲故一酒之旨無不惡湯之心不偏故能執中無私故能立賢無方文之心不自滿足終日乾乾故民無凍餒而愛之愈深德爲聖人而求道益切武之心周流貫徹密於無間故邇易泄而不泄遠易忘而不忘至於周公集三王之大成其心更無一刻之違故思則夜以繼日行必坐以待旦也

憂勤惕厲即中庸之戒懼愼獨所以操存至微之道心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章

春秋之義即王者之迹也義在人心不可一日泯滅孔子作春秋所以存此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私淑何事此心此理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取與死生斷之以義則可否立判然亦有介在可否之間者若非再思恐以非義爲義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是論智非論性也鑿於智者固不以利爲本然即其鑿高騖遠之心而言亦必索之無聲無臭之中而妄意穿鑿而不知故之當求首節故與利盡皆爲鑿者立案也

以故言性便見得事物之理當求之於顯而有據不當求之於隱而難知已爲鑿者立案矣

大學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中庸言喜怒哀樂四者皆故也然皆就乎氣而言則其故未必盡利孟子言故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専以理言未有不利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利以情之初發言如乍見孺子入井其初念一定是怵惕惻隱轉念方有要譽納交惡聲之情

鑿者言性意在窮高極遠故次節末節俱以高遠之事曉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言處橫逆之道

異於人即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集註不忘二字照下終身之憂言

禹稷當平世章

急有急底本領樂有樂底本領本領同故易地皆然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朋友以責善爲道何也天有五行水火金木皆離土不得性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離信不得故道有五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善皆待責於朋友也

曾子居武城章

去非惟害守非輕生惟其義而已矣

禹稷顏子以憂樂言曾子子思以利害言皆相反而相同者也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此章即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之意前半以舜時怨慕言似不得乎親後半以遂時怨慕言似不順乎親然順親必先得親得親即欲順親其實只是一套事怨慕正是舜盡事親之道處

怨慕二字是括通章之旨怨者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者欲順乎親也但慕即在怨中觀怨處即是觀慕

怨慕即是以不順乎親爲己憂前後只是一意

舜之怨慕親親也親親仁也恝則不仁

父母之不我愛即不得乎親之節於我何哉即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不以父母爲不是而引以爲己之不是自怨自責其心不能恝必要得乎親而後已即是必要順乎親而後已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此因上章妻帝之二女而言廢倫則無後不孝莫大焉不得已而行權當與獨告章參看但此章發明人心事尤爲曲盡

堯不告而妻何也堯爲天下得人計也堯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蓋堯於舜之行事其顯而大者皆已知之但未知其造端於隱微之地者何如也故釐降二女爲禪天下而試之此事大告瞍事小以君治之亦不得已而行權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固不是畏其殺己幸其寬己亦幷不是聖量如天無所不容總是欲諭象於道心與之一而不相違也

象僞而舜誠惟誠可以化僞

誠信而喜即下章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仁也

夔夔齊栗以敬事父誠信而喜以誠愛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此承上章謨蓋都君咸我績而言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固是愛民亦正是愛弟蓋象至不仁忍於殺兄使得有爲於其國豈有不虐民之理虐民則必亂法而舜反不能全其愛弟之心矣

此意亦在不得有爲中但孟子偶未言及耳

使吏治其國區處最爲得宜後世王傅長史之設本此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二章

此二章尙論堯之禪禹之繼而連及殷與商周以至孔子上下二千餘年之統緒以爲皆出於天也然與賢與子非天心無定漫爲轉移於其間蓋天心仁愛下民其初必擇賢者而與之爲其能受此仁愛下民之命也既得賢者創業垂統即欲其繼世受而傳之無窮以永綏下民苟非敗壞先業暴虐其民必不輕奪且即有賢於繼世者亦不輕與惟是朱均萬不能受此命故不得不與舜禹桀紂萬不能受此命故不得不與湯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心總爲仁愛下民計也

舜禹之荐賢於天必皆使之主祭主事神亦必皆享之民亦必皆安之蓋此時堯舜禹猶在位神民之享安於其臣仍是享安於其君此一層尙非孟子言天之要旨惟是既崩之後民無不歸乃可見天之與民不歸乃可見天之不與所謂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也觀堯荐舜言神享民安而舜禹之荐禹益則畧而不言可見

堯舜禹皆無私天下之心觀其荐賢而可知舜禹益皆無利天下之心觀其避子而可知

居堯之宮逼堯之子眼光若炬直看到魏晉五代以下矣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此理包括千萬世

義所當與則與天之禪繼亦惟其義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三章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過於任者也孟子身分亦是如此

伊尹雖是任然當其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自潔其身原有若將終身焉之意觀其却聘數語所謂內重者見外之輕不可誣也武侯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豈尹顧有要君之事反出武侯下哉後來幡然之改實爲三聘之誠而出武侯曰先帝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以驅馳先儒謂武侯必待三顧而後出可以媲美伊尹可知伊尹先已進必以禮矣

以幣聘禮也三使往聘禮出於誠其君之足與有爲亦可見矣

潔身即脩身正天下之本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仕止所以各當其可也

百里奚智而且賢智則明足以知幾賢則德可以有爲皆去就之本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以四聖之行觀之夷偏於處以潔身爲高尹偏於仕以行義爲通惠則仕不成仕處不成處而必以其道者也孔子去齊去魯久速各當其可而仕處亦可例斷矣

隘與不恭以學術言清和以出處言觀所叙伊尹孔子之事可見

三聖守正孔子執中

孔子聖之時即是終條理之事集註所謂德無不全是也清任和亦是據其終而言其所就偏於一者只緣他起初見得清任和是個好道理故各做到不思不勉而至處

孔子聖之時時即是中所謂箭箭中紅心是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是因出處而推本聖學之大知無不盡德無不全乃久速

仕處各當其可之所以然也

集大成凡祖述憲章皆在其中不但兼三聖之所長而已朱子集註是因本章與三聖比較故耳其實孟子此語所包者廣

始條理即子貢所聞之一貫終條理即曾子所聞之一貫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從大學事有終始推闡而出

智是聖人生知之質中庸所謂聰明睿知是也然亦可學而至由博文而約

一貫則知無不盡矣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是也

智巧二字雖却義理便小便私若在孔子始條理上說則惟智乃能如神惟巧乃能得中也

北宮錡問曰章

勞心者治人此班爵之原也治人者食於人此班祿之原也班爵班祿皆無所外於天地之通義也

因治人而班爵任有大小故爵有崇卑因代耕而班祿食有多寡故祿有厚薄

班祿之制皆從代耕起義故制祿即在分田之中

此與喪禮井田學校等皆屬大畧朱子所謂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屑屑於已往之迹而能合先王之意是也乃迂拘者仍泥後世傅會之禮爵以求其合則過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友以輔仁自脩身以至治天下國家吾之德業往往必藉友之德而成故自士之尊賢以至王公之尊賢皆必無所挾以致其敬然後誠意交孚而可以獲友德之益但不可挾之中惟不挾貴爲最難其受益亦最大故特言之

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是以其貴與賢者共之至此方爲不挾之至然非以此爲賢者榮也蓋欲藉其德以治吾之天下國家故其所以尊之者如此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不挾倒貴貴正見賢者以德義自守處此正是忘人之勢底本領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章

此章是君子不爲已甚之意曰恭曰交以道接以禮皆是言交際可受處曰事道曰爲之兆皆是言交際所以可受處孔孟惓惓天下之心仁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賢者之志在學不在養故僅受諸侯之餽且不受非禮之餽

士之身分全在前三節蓋惟其平日以求自安以禮自守有不敢之心無不恭之行然後能颺使者而無所愧受上位而不爲泰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此與上章大指畧同前二節言士以庶人自安守不敢見之分中六節言士以賢人自重負不可召之德然觀不可召處又皆以不敢見之意相形如引子思之事則以不敢友明不可友引虞人之事則以不敢往明不可往蓋惟

其有不敢見之節而後可語不可召之概凡皆以禮義自守而已矣

此章之旨可以二語而蔽之曰士不敢見諸侯諸侯不可召士而已

此章引虞人之事與陳代章不同彼以非其招明不待招此以不敢往明不可往榮以招之則不敢往辱以招之則不可往有不敢往之心而後可言不可往之道

萬章上下篇多論聖賢出處之道與論語微子篇同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誦詩讀書者觀古人之言也知人者考古人之行也取鄉國天下之善亦是取其言之善行之善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內仁而外義故曰義猶桮棬而不言仁

程子曰性卽理也眞西山曰仁義卽性也知此則知以人性爲仁義之說謬矣

事之出於人爲者原有順與戕賊兩樣率性之道便是順以杞柳爲桮棬便須戕賊

告子竊仁義與楊墨之充塞仁義皆有害於立人之道故不可以不辨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東流者東必下西流者西必下只以上下換他東西其理便曉亮

性之未發渾然在中原與湍水相似其善不可得而見也須於發時驗之性之發如水之流朱子曰水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性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可知蓋水未流而已具有就下之理性未發而已具有爲善之理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氣爲性孟子以理爲性孔子兼理與氣質而言故曰相近不知孟子

之說則性之理不明不知孔子之說則性之義不備

告子曰食色性也二章

此二章皆辨義之非外一曰長之者義以心之制折之也一曰庸敬斯須以事之宜折之也制非外鑠宜由中出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性如太極無聲無臭其所爲仁義禮智者初無形象之可指隨人穿鑿委無定論故必驗之於情卽其已發之善而未發之原有是善乃確有可據蓋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可見也

以情之善驗性卽以故之利言性之謂

才降於天天地之氣至大至剛人得之以爲浩然之氣因而有才苟能盡其才則何道義之不能爲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

程子謂才稟於氣孟子亦非謂才不稟於氣也但孟子所謂氣卽浩然之氣氣可以配道義可以塞天地故曰才無不善

才卽良知良能思卽慮而知求卽學而能皆所以盡其才也

故有物必有則承天生蒸民來物則皆本於天故有物必有則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多賴循乎理義者也多暴反乎理義者也賴與暴皆才爲之才似有殊矣然而才不任其咎其咎在陷溺其同然理義之心耳

聖人與我同類則其心之無不同可知矣下文言足與口耳目又以小體之同明大體之同皆承聖人與我同類而言以明降才無殊之意

孟子言性善有以乍見之心言者以其眞也有以同然之心言者以其公也

同然理義卽好是懿德之情也以情驗性則秉彝之善可知

同然理義之心卽陷溺之心也心不以陷溺而不然理義則性善可知

物之則爲理處物而各當其則爲義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好發於仁惡發於義惟其本有仁義之心故能有好惡之近

人之氣晝動而夜靜動極則多昏靜極則必淸氣既淸明理亦昭著

天地之氣陽主發皇陰主涵養如一樹花向陽者先開處陰者難落故夜氣凝聚足以滋養仁義之心

四時之有冬卽萬物之夜也春生夏長秋成若不於冬而收斂凝聚則來歲之發生必無精力故冬者萬物之歸命而夜者人心之還元也

人於夜間能安穩熟睡則明日必精明又如日間作事讀書勞頓少睡一會則醒來必精明蓋人當休息時則能聚此氣以與心相涵故也

氣最有功於心卽如生知之聖人義理昭著亦只爲氣質淸明耳此夜氣之淸所以能存仁義之心也

夜氣足以養仁義之心此周子主靜之所本也

朱子氣如水心如寶珠之喻謂夜氣淸則足以澄仁義之心昏則不能朱子氣如水心如魚之喻謂夜氣厚則足以養仁義之心薄則不能

養心莫善於養氣人能無時不神淸氣定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夜氣發心是自然之養欲無時而不神淸氣定則須用敬以直內工夫動如其靜則心常存

心爲本而氣爲末故心常存則氣自淸然氣常淸則心亦常存此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

操則存者以神淸氣定故也

氣一也浩然之氣以氣之動而有爲言夜氣以氣之靜而無擾言二者皆發先儒所未發

操之之道只要旦晝之所爲不牿亡其心耳蓋旦晝所爲合理就是夜間做夢亦好若旦晝所爲只昏昏逐逐於聲色貨利就是夜間做夢亦只是聲色貨利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此當與謂戴不勝章參看一日十日以久暫言久由於寒之者多暫由於暴之者少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一暴十寒只爲王不專心致志

萌者智之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乍見孺子入井所以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不受嘑蹴之與所以明人皆有羞惡之心皆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

爲窮乏得我是意氣之私與乞鄰而與畧相似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義性也心則虛靈不昧以具此仁義之性者也然性之在心非眞有一物可以名狀故孟子卽心以言性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卽前三章所謂本心良心同然之心皆性也此章又以性言心曰仁人心也蓋合性與心而一之矣

仁卽心心卽仁求其放心者求其仁也所謂斂之則退藏於密是也

此章所謂放其心卽前三章失其本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同然之心無他說也

放其心者謂物欲陷溺其心猶斧斤之於木旦旦而伐之也

求放心卽操存之謂此心常存則夜氣淸旦晝之氣亦淸無適而非仁之昭著矣

學問之事卽操存之功求放心卽是求仁

學問之事皆所以求仁下學之功也至於無適而非仁則上達之妙也

學問者求仁之事得仁者學問之極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卽仁義之良心不若人者牿之反覆違禽獸不遠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所以二字宜玩養耳目口體亦是養身而非所以養身惟養心爲養身之本

試觀居天下之廣居者其氣體自別定有根心生色見面盎背之妙

養身莫要於養心心廣則體胖德之潤身者然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二章

養其大者立其大者養於立皆操存之方

先立其大則小不能奪卽大學心正而后身脩之謂

心者一身之主宰先立其大則心無邪思而耳目聽命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也

此心一立而羣邪退聽立只是不妄思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此章以得失言古人得則俱得今人失則俱失其警人處在終亦必亡上

孟子曰欲貴者章

此章以內外輕重言其勉人處在不願膏粱文繡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二章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人之爲仁不可矜一杯之水廢五穀之熟也杯水則非全體之學不熟則非不息之功

熟即勿忘勿助工夫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惟可與權者能知輕重

權乎事理而得其平各自有之輕重則而輕重之大分從可知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曹交始終以爲難孟子始終以爲易與答滕文公同意其言有淺深者因其材之高下而語之也

假館受業學孝弟之文歸而求之力行孝弟之實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以怨爲仁以怨爲孝皆推其心也與舜之不怨慼同

此章須細體仁孝二字

小弁之怨固不爲不孝但舜怨慕之至而能使瞽瞍底豫吾猶憾小弁之怨其誠有未至也

宋牼將之楚章

此與對梁惠王同意亡即弒奪之禍王則不遺親不後君之效也

孟子居鄒章

交際之道以誠爲主幣交者禮也來見者誠也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皆不必報惟季子之幣交與來見等故於之任之便見之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仁是體賢出處去就之本故道不同而仁同

孟子去齊本爲不用之故然其答尹士曰王庶幾改之則必指一事而言正與孔子以微罪行同一揆也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豈髡所能識哉

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微罪在孔子去父母邦之道也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則微罪在齊王矣

孟子曰五霸者章

林註最得孟子立言本旨

天子之討伐以諸侯失其職守也其事不外所巡所述之事

君之惡即所犯之五禁是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愼子之罪在殃民不仁而已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之罪在曲防不仁而已矣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好善優於爲政即大學無他技休休有容之謂

休休有容以誠一爲本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則其好善爲有本矣

凡秉國鈞者不必其有名世之才德也但能好善如正子則衆正盈朝其亦可以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敬姜勞逸之論類此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盡其心者一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性者仁義禮智而天即元亨利貞是也盡心之道在格物而盡心之要在知性知性則仁義禮智之理元亨利貞之命無不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天下萬事萬物俱不能外矣大學言格物是極博工夫孟子言知性是反約工夫薛文清公云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又云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知此則此章知性之說乃孟子自道其平生所得力也

知性知天是由多學而至於一以貫之與孔子知天命相似

仁義禮智性之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大用其理皆統於心故知性之全體則心之全體無不明知性之大用則心之大用無不明

心有不存則靜而無以會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無以檢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何由能養故君子脩身之道必先戒慎恐懼使此心常存然後用養性工夫使仁義禮智根於心而不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率其性而不乖

性具於心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性便有日消之勢心一收斂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性便有日長之勢其緊要尤在存心上

心常存則志氣清明性之理自然昭著然後可用培養工夫心存則靜能具衆理動能應萬事

存其心所以立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養其性所以培此身酬酢萬變之理也二者皆脩身之事

存心養性是存養吾一

養性兼夫動靜靜而涵養其仁義禮智之體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動而培養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

存心養性雖皆兼乎動靜、、存養工夫尤重在致中立本上

存心養性是誠正工夫脩身之本也

盡心知性則知極其精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存心養性則行得其一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

天之所與惟心爲大天之所賦惟性最善心性皆天之所命立之者卓然豎起不使心與性爲物欲所陷溺爲物欲所梏亡而已矣

心與性皆天之所付故曰命立命者完全心性之理無忝所生也此是天之正命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首節該得格致次節該得誠正末曰脩身以俟則以明明德爲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矣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全是中庸天命之謂性道理

此章即大學正心之全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命以死生言即上章殀壽之謂順受者盡其脩身之道以俟之也

天之所付曰命不但心性二者是天之所命就是或殀或壽亦皆前定於天故曰莫非命也君子盡其脩身之道則心性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數之命固非所論然如不立巖牆不犯桎梏即正要盡其道盡其道而遇兇遇禍在天爲不正之命而吾則得正而斃即是正命此之謂順受不然而自取戕折在天爲正命而在人則非正命

命之正與不正以盡道與不盡道言莫之致則爲正命人所取則非正命盡其道即順受之謂故其死曰正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上章是以義安命此章是以命安義蓋此章爲中人言淡其富貴利達之心俾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集註謂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蓋我所得之一分即天之全體也故曰萬物
皆備於我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此萬物所以皆備
於我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謂

萬物皆備於我以本心之全德言即仁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萬物皆備於我此語正是狀仁之體

身即我也反身而誠謂道在我也及物之道無一不實有諸己則立人達人
以己及之而已

強恕而行行於萬物也求道取譬於我故曰近然論說之旨吃緊在近孟子
之意吃緊在強

識得仁恕二字則一章之旨了然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爲終身於下學而不能心悟上達之妙者發

終身由之者規矩也不知者功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者改過之本故周子曰大不幸無恥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智所以明理才所以有爲豪傑有過人之才智故生來便能自盡其性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吳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蓋萬物不感雨露之恩以天
地與萬物一體故也子孫不感燕貽之恩以父母與子孫一體故也

友人陳寅天曰過化是至聖章以發用言不必泥身字凡見言行之所及聲
名之所溢皆所過也敬信說莫不尊親皆化也與以兩而化同存神是至誠
章以存主言其仁其淵其天皆所存也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皆神也與以
一而神同此說甚精陳子名恂

王者化神與天地同流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仁言仁聲虛實之分善政善教本末之辨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情也即情之良可以驗性之善達之天下者人心之所
同然也此章吃緊處尤在指出孩提之愛敬示人蓋凡人最初之心無有不
良無有不同故也

指出孩提之愛敬示人正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仁義之性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沛然莫禦最善形容樂人取善之樂

集註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舜善與人同之本也聖心
若非萬理畢具如何能與天下之善契合無間如此

須識得聖人之心眞如江河方見得決而莫禦之妙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其所不爲是愼動無欲其所不欲是謹幾

集義工夫不必博求泛務祇陷溺其不爲不欲之本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漢唐以來安社稷之臣多矣伯仲伊呂惟武侯庶幾近之乃指揮未定而死
可慨也夫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舜訢然於竊負而棄天下夷齊求仁而讓國一樂當如此體貼

人能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仰不愧俯不怍矣

二樂以所性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固非王天下所可擬三樂以事功言教傳天下澤被後世亦非王天下所可擬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見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則天下之達道行矣所性之蘊如此窮居何損大行何加大行不過所性之徵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富自有效驗財不可勝用是也仁自有政事庠序學校之教是也

說到民無不仁正要見易疇薄斂食時用禮之政不可不行耳

孟子曰孔子章

小魯小天下謂魯失其爲魯天下失其爲天下也與難爲水難爲言只是一意

小非孔子小之乃魯與天下自小也

誠者聖人之本學聖人之道者必先有爲己之誠以爲之本乃能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大也

此章先言聖道之大與顏子歎聖道之無窮雖無方體相似末言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亦與夫子循循善誘教之有序意相發惟中間言有本處在顏子則竭才後見其卓爾孟子則預先指出示人欲其知學聖之有要耳讀此可見孔子一貫之道孟子得其傳矣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此章即大學愼獨審幾之意

一物中分曰間兩物相合曰間中分則毫釐而千里相合則千里而毫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仁義其大端也道之本不偏不倚故其用所乖戾即凡一事之中節而道之全體具焉執一者舉一而乖道之全故曰賊道

道之所貴者中楊墨賊之中之所貴者權子莫賊之舉一廢百一章要旨

執一者非眞能舉一也舉一先已害其一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心即禮義之本心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取舍之分明何用不臧乎故曰不及人不爲憂

孟子曰有爲者章

及泉即達原之謂棄是自棄與吾止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仁義性也堯舜由仁義行故曰性之湯武行仁義者也故曰身之五霸假之則不但欺人且自欺矣故曰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揖讓之非只許舜禹行放廢之非只許伊尹行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者也不然皆篡而已矣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即此志也

王子墊問曰章

孔子曰隱居求其志此孟子尙志之所本也

居仁由義是尙志底實事即明明德工夫

桃應問曰章

子臣之理明則子臣之心得矣如伯夷之心止知有父爲子當然也叔齊之心止知有兄爲弟當然也蓋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大經也聖賢處此各盡其仁而已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此章以人爵之榮明天爵之美居謂所處之位即人爵也

志者氣之帥居天下之廣居者其心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則其氣亦必是藹然天地生物之氣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此居廣居者極至之氣體也

顏子之和風慶雲孟子之泰山巖巖皆居廣居者之氣象也

孟子譬養氣其本在居天下之廣居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天性也言形不可不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踐形之難也

踐形卽是盡性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章

君子之敎有五君子之澤無窮也

君子有五敎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章

不改繩墨不變彀率者敎有成法也引而不發躍如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也卽其躍如者而言之則爲中道而立以爲卑中則必庸卑而不可抗也以爲高中卽至德高而不可貶也所謂道有定體也

中道而立中者道之定體立卽如有所立卓爾也道以中爲至似難而非難中則必庸似易而非易

孔孟道同而敎異孔子無行不與欲學者俯而就孟子中道而立欲學者仰而企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言君子推恩之序乃仁中之義也

君子之於物同生而異類於民同類而相親於親同體而一氣故其行仁之道必由親推之然後及於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物而義行乎其閒矣

孟子曰不仁哉章

以土地之故而糜爛其民殉其子弟此以利爲國之禍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或問云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或問此說與集註說爲是言之意正相發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規矩喻格致誠正之法巧喻逢原反約之妙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章

爲暴者以利爲國之害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妻子至近而親昵難感者必考之於此所謂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是也爲治者亦必考之於此所謂刑於寡婦御於家邦是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觀其所勉或爲其名所誤察於所忽然後其實可得集註實字從名字生出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孟子以夷惠爲聖人創論也此章正是發明其淸和所以爲聖人處說到親炙更覺穆然神往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之性也人率性而行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謂之道

仁卽未發之中道之體也道卽發而中節之和仁之用也

仁卽天下之大本道卽天下之達道也

仁是心之體道是心之用

貉稽曰章

止謗莫如自脩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爲不能自明而求民之新者發

孟子謂高子曰章

山徑之蹊閒喻理義之心甚微也介然成路爲閒茅塞喻此心消長之機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有命焉有性焉是就理上說性也不謂性命也不謂命是就氣上說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任理不任氣

不謂性者安於命而不敢過也不謂命者盡其性而不敢不及也君子於斯二者蓋有憂勤惕厲之心焉

安命所以克己盡性所以脩道

安命所以脩身盡性所以敦倫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即元亨利貞之謂聖人盡性之極功便與天之元亨利貞脗合而無間也

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寡得一分則性與天道之理便增得一分故盡性者必先安命

浩生不害問曰章

信是知至意誠地位美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謂仁也大之光輝是見於外者在一身則有形著明之光輝在天下則有動變化之光輝是也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神即與天道脗合而無間者也

聖與神祇是兩樣如夷尹惠之聖可知而孔子之聖不可知湯武之聖可知而堯之聖不可知是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即孔子不爲已甚之意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用一緩二君子仁民之心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章是致曲之方歷舉仁義發見之端以示人由粗而精由顯而微欲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性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論語廿篇言近而指遠大學一部守約而施博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是誠僞之別有意而爲與無意而爲是安勉之殊集註當如此體貼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有囂囂本領方能藐巍巍而蔑如合語末句幾章參看則遊說之道備矣

在彼者不爲在我者古制此內重外輕之謂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心即理義之心欲者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身之私欲也初學之士未能無欲必先寡欲人欲消得一分則天理長得一分人欲消得十分則天理長得十分

欲可寡即可無集註謂不能無者以其事言也

寡欲即克己工夫

萬章曰孔子在陳章

中道即堯舜之道其理散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經即司徒之教親義序別信之無過不及者而已狂獧未中而可進於中以其能振拔於流俗汙世之外學知爲己而眞也鄉原似中而反賊乎中以其同流合汙致飾於外專務悅人而僞也君子反經以躬行之德昌明堯舜司徒之教使大經正而中道明則狂者獧者皆爲吾道之干城而庶民可興而邪慝可息矣

狂者之志以古爲期則與流俗不同汙世不合可知獧者不屑不潔亦以流俗汙世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

鄉原闇然媚世巧言令色已將中道之根斬絕了

似忠信似廉潔正是鄉原媚世本領正是他賊德處

鄉原以似爲是便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

流俗汙世之衆卽庶民也雖爲鄉原所惑然於其似忠信似廉潔者尙知悅之豈眞忠信眞廉潔出於降衷秉彝之性者而顧不悅之乎此悅之卽同然理義之心乃經正能興之本也

君子反經內藏有裁成狂獧一層

楊墨似仁義而非仁義子莫似執中而非執中許行似神農而非神農告子似性而非性皆邪慝也皆鄉原之屬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集註知謂知其道也道卽允執厥中之道

顏子曾子子思皆可謂之見知

周子者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觀圖說通書其理與文皆與中庸易傳相類博大精微而不可窺也足當孔子後之聞知矣

讀孟子劄記終

讀孟質疑

光緒丁亥孟春
吳縣朱氏校刊

讀孟質疑序

儒者讀書論世於古人之事蹟不爲之考證詳明更何由獲知其人矧服習聖賢之書而欲窺聖賢之心迹必就其出處行事并推其時之治亂興衰一一有以證驗之乃於學古之道稍得以知其大略亞聖之書七篇具存至考其行蹤歲月如游粱以及伐燕諸事言人人殊好古者輒求其說而不得將何以折其衷自前明郝氏敬述孟子遺事所論不無臆斷自信嗣是而陳氏士元敘孟子事蹟季氏本事蹟圖譜稍有考核至　本朝閻氏若璩著有生卒年月考周氏廣業著有四考而後亞聖事蹟乃有以證其實今讀崇明施樸齋大令讀孟質

疑一書於亞聖當日之事蹟一一爲之審正互訂旁參務求其合以至援據外書竹書以爲碻證亦可謂篤信好古者矣原書首有年譜一卷敘次生卒出處年月而兼及戰國時事以見亞聖一身之用舍爲天下存亡所繫也又著有外書集證亦多所發明茲先栞此二卷讀之者將於亞聖一生之事蹟向爲諸家聚訟者得此考證詳明已有如燭照數計者矣不亦有當於論世知人之遺意也夫光緒丙戌季冬嘉興陳其榮序

叁拾柒册96%版

讀孟質疑卷上　　槐廬叢書

崇明施彥士輯

孟子事蹟

先世考

史記孟軻鄒人也　趙邠卿曰魯公族孟孫之後　陳仁錫曰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見王肅聖證論）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故孟子喪母而歸葬於魯世居於鄒故爲鄒人　闕里志孟子父名激字公宜娶仉氏　陳士元補傳魏公子仉背女也（按鄒本邾國曹姓大紀云武王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顧震滄春秋大事表顓頊苗裔挾是也又考鄒縣國君志邾於魯爲附庸傳十二世爲儀父齊桓公請王命進爵爲子後穆公改爲鄒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鄒嶧山下）

始生年月考

闕里志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周理衷曰孟子生卒史記不載小司馬索隱謂卒于周赧王之二十六年壬申享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並同獨其所生之年索隱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三十七年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去孟子卒時亦百四十餘年且定王在位止二十一年貞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一年或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己酉與八十四歲

之數合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近四書類典賦年表載孟子生于周安王七年丙申（愨按七年乃丙戌此云丙申則是十七年矣誤）壽九十七並無據　李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爲鄒人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死（當作卒）年八十四

按孟子生年衆說不一然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衆說所同也周氏定以爲生於烈王四年己酉與八十四歲之數合近曹寅谷前輩亦據孟氏譜推之以爲己酉生今從之而月日則李隱詳之姑以俟再考

始生年月續考（愨愼輯斯編得孟子外書及鄒縣志江氏愼修羣經補義陳氏穆堂竹書紀年集證諸書益增不遠爰依次補入云）

冀一均鄒縣志命孫弼孟子墓記孟子後孔子百有四年而生時周烈王四年己酉也（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烈王四年己酉百有七年孫云百有四年誤）孟子年表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

按周季率先夏正二月以歷法推之是年丁卯月戊午朔二日己未入驚蟄節第五日

父卒考

列女傳孟子三歲喪父

父卒續考

鄒縣志辛亥三歲父激卒母仉氏鞠之

三遷續考

孟子外書性善辨第一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按列女傳所載三遷事本此）鄒縣志壬子（按烈王七年）孟子四歲有三遷等事（按縣志鄒城南門名崇教門其門外左側即斷機處衖東即作中庸處外書所謂徙學旁殆即指此）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私淑諸人考

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乃以刀斷織懼問其故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成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史記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注索隱曰王邵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于子思之弟子也

孔叢子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魏遇程子（名本）於路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錦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又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矣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孔子年譜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時伯魚沒已四年子思未必甚幼且如孔叢子之說子思曾從夫子於魏則當孔子卒時應在弱冠上下矣自敬王壬戌年至顯王十一年癸亥孟子十五歲時計一百二十二年則自子思生至此當不下一百四十餘年孔叢子以爲受業於子思恐非當日情事蔡氏清亦謂此殆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汪武曹謂果親身受業不應七篇中全無所述而但曰私淑諸人集註以人爲子思之徒最是今從之

私淑諸人續考

纂經補義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外書性善辨第一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劉貢父注曼邱姓不擇名齊人）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注子上名白按見檀記）

按孔子至于上四世與孟子時既相値而於上文五世之澤語尤親切至孔子五世孫求字子家六世孫箕字子京史記世家僅紀其世次而七世孫穿字子高與公孫龍論臧三耳（見綱目赧王十七年趙君封弟勝爲平原君分注朱子特類叙于此不必是年子高有是論也）八世孫斌字子愼

爲魏相已在孟子後矣故中外十一篇不及之

孟子初年不見諸侯考

侯季華四書彙辨新序云穆公以美女二八妻死事之孤是穆公於此恤有司甚厚又言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鄒國之治路不拾遺穆公死百姓如喪慈父是穆公能信用孟子者惜國小不能有爲於天下耳孟子初年不出毋亦以鄒君信已至穆公卒而乃游齊梁歟

孟子游梁歲月考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六國年表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　通鑑綱目顯王三十三年（魏君罃三十五年）孟軻至魏愼靚王二年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游梁歲月考辨上

孟子至梁不知的在何時然考其行蹤斷不若在齊之久也綱目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孟子至魏愼

靚王二年壬寅書魏君罃卒孟子去魏適齊在魏至歷十有八年余嘗疑之且惠王後元二年蘇秦往來游說遂以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五年魏獻少梁河西地于秦等事惠王既不以問孟子孟子在魏亦無一言及之何也如以惠王爲不足言則尤不當歷十有八年之久然則游梁斷不自三十五年始也而始自何年則猶未敢遽定也及考南辱於楚事竹書後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魏世家及六國表並同所異者以後元十二年爲襄王十二年耳閻百詩過信史記年次因以南辱於楚事爲不可考祇

宜闕疑且力詆集註之謬以爲孟子適梁的在乙酉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殊不知惠王非預及之乃追敘之孟子至魏斷在後元十二年戊戌後也間不過一二年惠卒襄立而去則南辱于楚既非無據而孟子游梁歲月亦僃可知矣百詩乃以惠王改後元爲不足信而獨泥史記乙酉至梁之說毋乃不信其所可信而信其所不可信歟是在好古者彙前後事以徵之（史記小司馬註襄陵縣名在河東按今屬山西平陽府在府西南三十里獨是昭陽雖善戰豈能踰三川亂黃流渡涑川深入千里而敗魏于河東之襄陵邪能敗之豈能據八邑而守之竊考地理志陳留襄邑注師古曰本承匡襄陵邑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按故城在今睢州西一里西至大梁一百八十里蓋宋地而與魏犬牙相入者楚自縣陳後北界楱野與襄陵僅隔睢水故昭陽得以破魏于此而取其邊城八邑從此假道商邱移兵攻齊實爲一役若當時河東之襄陵又豈能移兵而生患于齊哉）

游梁歲月考辨下

余既以惠王後元十二年與楚將昭陽戰事爲追敘語夫亦足以証綱目及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之誤矣顧周理衷云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濊之間乃惠王三十五年以前事包少東以此事爲梁惠王所稱南辱實証侯季華亦從之愚謂以取睢濊爲南辱之一則可以南辱爲不指昭陽之戰則不可以南辱爲不指昭陽而并謂惠王無改元事孟子眞三十五年至梁則尤大不可何言之惠王之改元以稱王也顧亭林云魏世家襄元年與諸侯會於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可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近侯季華謂孟子書成於後故竟稱王然書既不成于梁孟子於梁又未定君臣之分胡爲以彼追尊者改其稱而沒其實且追尊者而必當改其稱史記何以稱之曰君孟子不曰君而曰王則惠王之改元稱王彰彰矣且惠王一見孟子卽稱曰叟集註叟長老之稱周埋衷曾據索隱諸說謂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享年八十有四生於烈王四年己酉如孟子果於惠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從

生年己酉計之才三十七歲何以遽稱曰叟又周氏據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孟子去梁適齊當宣王八九年之間丙戌丁亥歲也計孟子才三十八九耳又何以語公孫氏曰我四十不動心此卽以周氏之說還証周氏之謬而已無以自解矣又況竹書惠王十八年齊使楚景舍來求成而不言取睢濊則又安知非楚策之誤而可據以爲南辱証哉是尤不可以不辨

游梁歲月續考

江氏（永）羣經補義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

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罃於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通鑑考異侃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梁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　陳穆堂竹書紀年集證云讀孟子者不可不先讀竹書若梁惠尙未稱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孟子曾不儀秦若矣闔氏不信竹書則於孟子見梁惠王章已不可解況欲考孟子生卒年月耶

按以上二說尤詳核明快

附梁惠王改元考

竹書紀年烈王六年（辛亥）梁惠成王元年　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按改元稱一年以明年爲一年也因稱王時先期布告故書諸本年後世史家亦多此例）愼靚王二年壬寅魏惠成王薨　通鑑綱目烈王六年（辛亥）魏惠王罃元年　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魏惠王一年　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以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實故今從之　齊國策孟嘗君就國于薛予馮諼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見梁惠王（按綱目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使惠王無改元後之年冊文附安得復有梁惠王）顧亭林日知錄哀襄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又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改元續考

陳穆堂紀年集證引志疑云竹書之今王即是襄王無所謂哀王觀世本襄王生昭王語可見高誘註呂子審應篇亦云昭王襄王之子以魏襄爲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日知錄云云最爲明劃（按史記魏諸名皆可攷哀王名獨無謂是亦一證云）

附魏惠王改元考辨

閻百詩云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噫百詩之言特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耳愚按六國表文侯三十八年卒時周安王十五年甲午紀年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卒注云在位五十年蓋史記據世本以威烈王二年爲魏文侯元年紀年係魏國舊史以考王元年爲魏文元年要之年數不同而卒於安王十

五年甲午則一也魏惠王洵生于安王二年辛巳則至此才十四歲紀年安王十六年乙未魏武侯元年烈王六年辛亥魏惠王元年是武侯以乙未立庚戌卒在位止十六年惠王恰三十歲立三十六年改後元十六年卒壽八十二而百詩云云既以文侯之五十年移置安王十五年後又以武侯十六年爲二十六年一誤再誤求其說而不得反謂紀年不足信可乎又按紀年安王二十六年下書王陟二字百詩謂武侯二十六年卒其以此致誤與

游齊行蹤歲月考

史記孟子列傳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通鑑綱目愼靚王二年（壬寅）孟軻適齊（宣王十四年）　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赧王元年（丁未）齊人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分注諸侯將謀救燕孟子曰謀于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既而燕人畔王甚慚于孟子陳賈見孟子又從而爲之辭）　孟軻去齊　朱子孟子序說按史記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於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按朱子謂考異無他據愚以國策及燕世家考之亦多與孟子合當更詳之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之子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燕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史作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市被死已（史作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史記燕世家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按此與六國表異與孟子合）蘇代爲齊使於燕激燕王尊子之之子之行王事而噲老爲臣二年燕大

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因令章子將以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　趙世家武靈王十年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六國表作十二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疎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　六國表慎靚王元年（辛丑）燕王噲元年齊湣王四年　周赧王元年（丁未）趙武靈王十二年（徐廣曰紀年云立燕公子職）　燕君噲七年（君噲及相子之皆死）齊湣王十年　竹書紀年隱王（即赧王延）元年（丁未）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醢其身

按六國表齊宣卒于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慎靚王元年燕噲立已為齊湣王四年則與齊宣不相值矣然燕策以伐燕為宣王事却與孟子合則通鑑以赧王元年為齊宣十九年其說良是且燕世家初亦以燕噲之亂為宣王時事後偶及湣王駁文耳田齊世家不及伐燕事六國表赧元年在燕紀君噲及相子之死在趙紀立燕公子職事而在齊亦不及伐燕事惟以其事當湣王之十年則世次之誤固不必為子長諱而燕世家與孟子合處自不容没特為拈出益見孟子為可據而通鑑所編齊宣之年絕非以臆見附會也

齊人伐燕考辨

伐燕之為宣王豈獨孟子一書哉國策及燕世家可徵已黄氏日鈔則曰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伐燕事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湣王又伐燕則乘燕噲子之之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止稱王者孟子時湣王尚在無謚可稱故趙岐注亦止稱王也蔡虛齋蒙引鍾伯敬與考陸當湖國策去毒並主此說獨汪武曹難之曰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丑篇所載伐燕事即梁惠王篇所載一事其辨駁明快亦足破黄氏之說矣顧侯氏季華解之謂五旬而舉是舉十城非舉燕也伐燕取之亦取十城非取燕也此顯背本書無足深辨至謂春秋於邑曰取如取邿取防是（春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然未聞春秋書取宋也謂於國曰滅如滅虞滅虢是然燕噲雖死太子尚在況東界朝鮮遼東西界雲中九原北界林胡樓煩聞殺父兄繫子弟之暴未必如嘑沱易水之傍拱手而入版圖則取其國都亦不得遽稱滅也謂倍地是附益之意不必加倍然戰國攻取有倍于十城者矣如盡獻少梁河西地於秦盡入上郡十五縣是也何至以十城而遽動天下之兵謂置君而去尤與伐喪情事相合然易

王旣立燕有君矣因而定之足矣何待謀於衆而後置君且內亂不作吏民安堵伐喪之役師出無名又何至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如避水火哉總之附會史記騐文並不足爲子長知己而以公孫丑篇僞未加詳指爲湣王則尤與孟子本文格不相入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即以孟子之說詩還讀孟子可也

齊人伐燕續考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曰由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蘇子由古史及陳氏新語以孟子爲誤皆因史遷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

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王立於顯王三十六年爲異史記之說有一事或可爲證以其未免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州之圍旣爲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是知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即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辯而破也

元吳師道秦策注子噲之役孟子以爲宣王而策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剟取國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略而廢國策之詳且明哉宣王伐燕孟子所親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之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證不然則非孟子之徒得以肆其說矣（按燕策謂孟子勸齊伐燕吳師道曰使無孟子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已）

徐文靖統箋案温公稽古錄據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七年爲齊宣王之元年則愼靚王元年爲齊宣王十九年是年齊師殺子之與孟子合孟子愼靚王三年見梁襄王而去梁之齊纔三四年則正齊宣王十八九年之時（按之齊在愼靚王二年梁襄初立之時不待踰年改元也時爲齊宣王十四年至十九年去齊計六七年徐云之齊纔三四年稍誤）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伐燕正儲子爲相時也王令章子將兵以伐燕正孟子與游時也　陳穆堂紀年集證案史記志疑云史誤書齊湣王宣王之年故伐燕一事紛紜莫定荀子史記以爲湣孟子以爲宣從荀與史者古史及宋輔廣孟子問答鮑彪國策注陳善捫

鹽新語也從孟子者通鑑大事記吳師道國策校注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及經史問答也朱子孟子序說既並存之而四書或問又以爲潛玉言人人殊余謂當從宣王時爲信荀子惟王霸篇有齊湣敗燕之語孤文難徵益孟子仕齊去齊皆在宣王之世而齊之伐燕當在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二十九年（按當作十九年）乃孟子致爲臣而歸之歲也

按威宣之年竹書不著以致各一是非千秋聚訟今據葉氏吳氏所校既如彼徐氏陳氏所推又如此則知通鑑以伐燕爲宣王不惟孟子燕策爲可據而齊威之年既散見於越世家齊宣之年並可

徵信於竹書（水經注及史記索隱所引紀年頗多今本所無知已散逸溫公以周顯王三十七年爲齊宣元年乃據紀年推之殆猶及見其全歟）千秋疑案知必有能定之者

游齊行蹤歲月考辨上

通鑑綱目據呂成公大事記於赧王元年書孟軻去齊閻百詩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然則不獨不當在赧王時亦不在愼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卽去梁游齊事卽當從丙戌起中閒遭喪歸葬復仕齊不合而去須在丙戌至丁酉十二年內嗚呼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無可稽聚訟紛紛迄無定論百詩考孟子游齊梁歲月乃卽於七篇中得一確證豈非千古巨眼卓識哉然據七百餘歲一言而以去齊事移置顯王丁酉以前則是時燕噲未立何有子之不得不以愼靚王赧王時事盡移之丁酉前以求合矣然移之丁酉前而從去齊之歲溯有周革命之初尚七百九十有九歲孟子方欲言其多何不可徑云八百歲哉八百不及一年而云七百有餘歲非辭也則百詩之論仍有未盡合者竊考徐圃臣天元歷理據竹書作排

章紀年表自武王己卯元至秦昭王滅周乙巳凡八百有七年除武王伐商前十三年及赧王丁未後五十八年恰得七百三十六歲然後與孟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一言不啻面証諸千載上矣而凡燕噲之立於愼靚元年讓國於愼靚五年齊人破燕於赧王元年一一若合符節不必強移諸顯王丙戌後丁酉前矣或且謂果爾則與六國表齊宣卒於顯王丁酉者毋乃不合乎曰史記以伐燕爲湣王何足據哉或又謂竹書如伊尹季歷之事語多不經亦難遽信曰春秋三傳之互相牴牾者多矣獨竹書乎哉且其事卽傳聞異詞而其年無可疑也以紀年推按天元詳

考交食如仲康五年辰弗集房幽王六年辛卯日食以及春秋三十六食類皆絶代縣符精驗潛效何獨至有周年數而不然然則綱鑑前編之與竹書不同何也曰此爲莽國師公劉秀（劉向子歆因閒房紀劉秀當作天子故易今名以希冀非望）三統歷所誤耳秀不明歷理妄坫三代年數以推合至朔班氏本之作歷志而金仁山渭上南軒亦因之徐圃臣先生每論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劉秀之妄也夫三統增年後漢尚書令忠早議及之迨晉太康中竹書出而益信今據以証孟子七百餘歲一言且有互相發明者矣惟是綱目及史表皆於赧王三年書太子平立而孟子於燕人畔後尚有陳

賈往來問答則綱目書孟軻去齊於赧王元年猶待考定爾

游齊行蹤歲月考辨下

余竊不自揆排眾說而作游梁歲月考辨二篇顧亭林先生外罕有同者近得曹寅谷制藝自記數則私幸其先得我心爲之狂喜獨是謂孟子前後兩至齊而去齊且以赧王三年太子平立已爲愍王時事而欲增齊宣之年移綱目孟軻去齊於赧王三年己酉後則又未敢輕信也何則謂孟子兩至齊者以孟子爲兩去齊也謂兩去齊者亦以充虞路問章七百餘歲一言謂前之去齊當在顯王丁酉前而不辨漢書歷志及綱目前編之誤也余既以竹書及天元歷証之至以孟子去齊在赧王元年爲誤余始亦疑之然更增齊宣之年以求其合不惟截趾適屨益以滋侯氏之誚（侯季華曰古人之時代年數任後人增減移撥截趾適屨豈不顧人笑來）而赧王二年孟子已適宋與宋牼遇於石邱豈赧王三年猶在齊與陳賈語哉然則孟子燕人畔斷不指太子平之立而趙世家所紀公子職事爲得其實已而綱目所書去齊之年無可疑已朱子作集註時偶未深考耳夫公子職之立寅谷前輩非不知之（先生燕人畔節文云趙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幸也其事不果耳不然有燕者非太子平也）而過信史記集解以爲事竟不就因以後二年太子平之立當之

更增齊宣之年以足之何如從趙世家及紀年不待增年而與孟子及綱目諸書無乎不合也

游齊歲月續考

江氏慎修羣經補義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歷譜作徽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亦作

慎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歷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歸國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彥士按左傳厲王居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亦共伯和攝政之証若周召二公不得爲諸侯且二公在其位謀其政不得爲釋位不讀竹書左傳先不可解古書之可貴益如此）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

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二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去七十餘年耶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遵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按漢書歷志及綱鑑前編所紀之年知其誤者鮮矣（彥士）因孟子七百餘歲一言竊據竹書紀年推之以爲由周而來至孟子去齊時七百三十六年顧紀年一書近代名公或斥爲僞書野史幾於無徵不信而寒暑一編伏處草莽僅同食字蠹魚則又不足取信近得江氏書乃即從得世家中推出共和以前年數竟與竹書所紀較若畫一千秋長夜從此復旦豈直暗室一炬哉特江氏從武王十二年辛卯起算下逮赧王三年燕太子平爲王止愚則據周書及徐氏歷從武王十三年壬辰至赧王元年燕公子職爲王止故縮三年其大較無不同也至江氏因魯世家中無伯禽卒年仍據漢志推之不無差池

陳穆堂竹書紀年補遺下趙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

王使樂池送之按趙世家注徐廣曰紀年亦云爾此十七字當補於隱王元年齊師殺子之醢其身後梁玉繩志疑案世家集解索隱均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則今本年表脫太子二字明矣而所謂太子者世家以爲太子平即昭王余深疑之世家稱太子平年表紀年稱公子平冡庶不明疑一先是太子聚兵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則其不爲國人所戴可知賢如昭王不應有此疑二齊并燕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既攻之而又立之於禮頗乖且何以遲至二年復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在疑三昭王語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齊之入燕實藉太子爲內應今觀昭王之言殊

不合事情疑四攷趙世家武靈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池送之諸處俱不書（集解索隱引紀年同今世所傳紀年無之）集解疑趙聞燕亂遂立職爲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斯乃虛揣之譚未見確證而索隱遂與裴駰得其旨豈不惑哉竊意職爲王時在噲死之後昭王未立之先職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並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噲及相子之死於齊難矣徐氏孚遠亦云太子平與昭王當是二人或昭王名平太子不名平徐說甚覈世家誤仍國策來耳

按梁氏發疑實四以證昭王之非太子平既極精審而謂職立在噲後昭前尤與鄙見脗合愚且更有一證使趙立職事竟不能就縱書於趙史必不書於魏史而徐廣等所見紀年有此必當時實錄豈得以燕世家有脫誤遂謂孟子燕人畔事遥指後二年昭王之立也哉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陽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讀孟質疑卷上終

崇明施彥士輯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考

閻百詩四書釋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徵乎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遽反於齊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曰孟子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

久于齊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相距非一二年而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按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　侯季華曰孟子鄒人應云自齊葬於鄒書葬於魯者蓋孟子孟孫之後祖墓在魯故

續考

孟子外書孝經第三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器萬章治綵充虞治槨公都彧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　鄒縣聖賢志癸卯孟子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五十六歲母卒於齊扶柩歸葬於魯五十七歲在鄒居喪五十八歲反齊齊王以爲客卿　山川志孟母墓在鄒縣東北二十里

馬鞍山麓

按葬魯章解者不察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眞可謂逐臭李覯左袒臧倉者矣顧亭林以爲改葬郝京山據士喪禮以爲葬後拜君賜周理裏據家語以爲卒哭而致事義亦未安惟閻氏以爲終三年喪復至齊以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于居休持論旣核而以鄒志孟子在鄒居喪三年證之不更渙然冰釋矣乎周理裏曰充虞明云嚴不敢請今顧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三年後不嚴久矣是大不然昔子夏旣除喪與之琴和之而不和

彈之而不成聲况三年內乎外書明云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則凡所謂三月不懈朞悲哀三年憂者必不少舒安得云不嚴又志云孟子五十六歲母卒與外書五十不毀五十乎哉云云亦脗合無間昔河間獻王好古實事求是既得其是斯有推之而皆準者已（嬴在今山東泰安府東百二十里之萊蕪縣縣西北四十里有嬴縣故城在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有餘里）

之宋歲月考辨

孟子之游宋也日知錄引衛嵩之言曰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而後之齊之梁愚未敢以爲信也按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周顯王四十一年癸巳宋君偃逐其君剔成自立越十一年而後稱王孟子於宋君每稱之爲王則游宋在稱王後可知而宋之稱王在愼靚王三年孟子五十五歲蓋已爲適齊之二年矣無緣遽與宋接且證諸本書以齊餽爲前日於宋五十鎰之餽爲今日則其游宋并在赧王元年去齊後可知善乎侯季華之言曰顯王三十三年至赧王元年中間無秦楚搆兵事愼靚王三年楚曾與四國擊秦爲約長然亦非楚獨與秦戰惟赧二年秦以商於誑楚取漢中楚大興師欲深入擊秦方是搆兵宋牼之說孟子之遇當在此時愚統前後核之而知游宋在赧王二年確不可易也至衛嵩之說其不可據也審矣

又按金仁山曰赧王元年孟子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與宋勾踐戴不勝問答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今以秦楚搆兵考之益見其精確已

附宋王偃考

史記宋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按六國表同）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周理東曰萬章所云將行王政當在此時至偃之淫虐想在得志以後其初未必遽爾不然豈有諸侯皆目爲桀宋而萬章猶以爲將行王政者）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名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世家誤）通鑑綱目顯王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愼靚王三年宋稱王赧王二十九年齊滅宋（分地）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誤仍國策）敗齊楚魏敗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滅焚之爲長夜之飮於宮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溫周）

（邑後屬晉今屬懷慶府府東南五十里沁河）

附秦楚搆兵考

史記六國表赧王二年（戊申）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我將屈匄　通鑑綱目赧王二年楚屈匄伐秦（分注）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皆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詐墜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吾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

和於秦（分注）丹陽之戰斬首八萬（一統志丹陽故城在荊州府歸州東七里北枕大江卽屈沱楚王城也唐元和志周武王封楚熊繹於荊丹陽卽此後又移枝江亦曰丹陽按當時楚都於郢今襄陽宜城縣是而宜昌府歸州及荊州府枝江之丹陽坐在郢都西南三百餘里楚方以商於起釁北出擊秦而反戰於郢都西南之丹陽有是理哉惟索隱謂此丹陽在漢中頗近之然亦未明指其地也徧考郡國志南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注有商城張儀與楚商於之地是又考紀年帝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子朱於丹水括地志丹朱故城在內鄉縣西南三十里抱朴子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取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是丹水以丹魚得名丹朱以丹水得名丹陽則丹水之陽北接商於西接漢中今湖北鄖陽府陝西興安府皆古漢中地自屈匄北爭商於因戰于商於西南百里之丹陽至兵敗將虜而丹陽以西之漢中陷沒考諸地理自是當日情事又按洪權存圖志內鄉縣丹水自陝西商州流入又東南經淅川縣滙黑馬黃龍二泉東合均水龔南鄉先生云屈原傳秦兵大敗楚師於丹淅豈非確証爲之狂喜）

之薛歲月考辨

薛地入齊久矣集註於孟子在薛但曰薛君以金餽而不詳其人亦不詳其時愚以爲不知其時卽薛君之爲人未可定也證諸本書以齊餽爲前日宋餽爲今日而薛在其後是之宋在之齊後而之薛又在之宋後薛君之爲人從此可推已通鑑綱目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孟子於赧王元年去齊二年之宋自宋歸鄒而至於薛蓋在馮諼營窟之後孟嘗高枕之時矣（齊策孟嘗君就國于薛馮諼西游于梁見梁惠王蓋在愼靚王元二年間）以彼名爲好士士無能否皆資之況聞孟子有戒心其吝此五十鎰之餽哉或曰六國表顯王四

十八年封田嬰於薛安知以金餽者非靖郭君耶曰此史記駁文不足憑也齊策貌辨見宣王曰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靖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註謂猶奈何也）則嬰封於薛當自威王始而餽鎰於顯王之末所書孟嘗君者爲得其實也而餽金者非車正奚仲之後不待言矣至齊人築薛之爲孟嘗周理裏早能辨之其言曰嬰將城薛因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其後田文卒城之續漢書輿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是也集註齊取其地而城之一似至滕文時始取薛者故并及之（齊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毋謂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illegible]走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爲夫[illegible]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之薛續考

江氏羣經補義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鎰當齊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

按以薛君爲田文是矣但孟子過薛在周赧王二年適宋後已當齊湣王時江氏似微誤（薛任姓國左傳隱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也定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大紀云武王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其後益爲齊威王所滅今山東兖州府滕縣南四十里之薛城在故滕南少東二十六里）

外書爲正第四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按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何獨於孟嘗君不受受之而不許其好士亦孔子不爲衛君之意也夫

魯平公將見孟子考

廣文選平公與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足以輔世長民其道可以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公因許之而臧倉以巧言沮之遂不見　陳明卿備考平公名淑景公子也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爲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止之

按平公六年係周赧王四年孟子已去齊三年矣陳氏以爲自齊而歸過魯不知何所本然謂平公五年用樂正子六年將見孟子恰當孟子之宋之薛之後情事自合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亦謂赧王四年即臧倉沮平公之年說似足據今從之

歸鄒後事蹟總考

姜撝山曰任人一篇畧具孟子歸鄒後履歷任人兩章是居鄒時情事宋牼三章則居鄒後更他出情事愼子章當是孟子之魯相遇樂正子章疑更在後或孟子在鄒聞之而要皆爲平公時事高子白圭陳子等亦必因其人之時地相値也統全篇觀之直可作孟子晚年行狀觀（四書釋地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今濟甯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

（日卽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予之風哉愚按洪稚存地志濟甯州東至鄒縣界泗河西十里縣志泗河至縣治三十五里又東南二十六里嶧山之陽卽故邾國使屋廬子之今鄒治甯孟子故宅不過七十五里卽之故鄒國亦僅百里釋地似微誤）

之滕行踰歲月考

王伯厚困學紀聞按趙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萬希槐曰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四書釋地續按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焉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如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曰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踰歲月亦畧可見矣

之滕續考

鄒縣志壬子孟子六十四歲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

按之滕歲月無考以閻氏之說準諸縣志周赧王六年七年孟子蓋在滕云

續兩之齊考辨

蘇子古史及前輩曾寅谷豈不以孟子爲兩至齊哉然謂初至齊在宣王時而再至齊在湣王時與史記湣王伐燕合而與孟子殊不合謂充虞路問章七百餘歲一語爲顯王丁酉前之去齊而又有赧王丁未燕人畔後之去齊與漢書歷志合而與紀年及孟子究亦不合是二說者余嘗力辨之然本書自明有兩之齊由平陸之齊其一自范之齊又其一也夫范在平陸西二百餘里自范者或可由平陸而由平陸則必不更經于范是兩之齊果孰先而孰後歟愚以地理證之則自范之齊當在孟子五十四歲去梁時也考大梁在今開封府（廣輿記府治西北有梁惠王故城）齊都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而范則范武子故邑時屬於齊爲齊西南邊邑當時惟去梁適齊故路出於范若由鄒或由平陸則當徑向東北矣何事西北至范迂廻三四百里而後折而東北哉其望見王子則未知其爲湣王地歟王子墊諸庶子歟而嘆其氣體不亥一言尤非久于齊者情事不寧惟是孟子始見齊王明云於崇方之玦以崇爲崇武今東昌府聊城縣有崇武驛古聊攝地也又在范邑東北百餘里自范之齊或值齊王行邊至崇得見於此未可知也此皆初至齊之証

也至居鄒後復之平陸謁距心以失伍受儲子之幣交是二人者或係在齊時舊識不然之齊則竟之齊耳何爲處於平陸且以素不相知之人無端幣交在所不報又胡爲受之他日由平陸之齊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若初至齊又何由遽識爲都之五人哉且其所以諷王者亦不似初見齊王語也姜孺山曰任人篇可作孟子晚年行狀觀末節三章是居鄒後更他適情事得之矣豈去齊時惓惓餘意所謂繼此之見固所願者曾於其後一酬歟雖不敢强爲之說而以其地及其時事互証之卽以爲兩至齊焉可也然此非蘇子曹氏之説也亦以經解經之意也夫（范今屬曹州府在府北百六十里本晉士會邑春秋之季范中行畔晉卽齊地遂入齊不返珙集韻古勇切音拱本作珙玉名）

孟子老於騶不受燕聘考

外書爲正第四篇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史記樂毅傳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適魏聞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久之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會昭王死子惠王立乃使騎劫代將樂毅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於卽墨下惠王悔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遺燕惠王書言交絕不出惡聲以明己不輔趙以攻燕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

按樂閒乃毅子毅之投燕實假魏昭王節魏昭王立於周赧王二十年丙寅歲孟子年已七十八矣是年趙有沙邱之亂樂毅始去趙適魏復假節以通燕則不過一歲孟子亦且七十九矣而燕方使毅子樂閒迎之或且以孟子不往而疑之何歟蓋百里奚以七十餘相秦太公以七十遇文王九十三且鷹揚牧野使燕昭可進以王道則命世若亞聖之才於天下事不猶大可爲哉而惟事報齊初無遠志此不忘齊王之知而卒老於鄒也歟而孟子之年猶因是以可考説者疑孟子卒於赧王初年惜其未見外書而切究之也（又四書釋地或疑當時之賢君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志趣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讐也復讐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宣雖薨而湣尚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歟按閻氏雖不知燕昭王迎孟子事然持論與外書暗合故附錄之）

卒年月日考

鄒縣志壬申八十四歲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　古碑云孟子卒于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　李隱云赧王二十六

年正月十五日卒

按孟子卒志以爲十一月十五日李氏謂正月十五日二說不同然古碑云卒于冬至鄒俗因之廢賀禮載諸邑乘必非無據今以天元歷推之癸酉天正月壬子朔冬至戊午係月之七日壬申天正月戊子朔冬至癸丑係月之二十六日惟辛未歲天正月癸巳日亥初合朔時歷稍後數刻則爲甲午朔戊申冬至恰是月之十五日而在歷爲十一月在周季爲正月所謂千歲日至可坐而致本無不合而計年則有一算之差何歟姑識之以竢考云

大王遷岐歲月及地理考辨

士生三代後欲論世以知人舍詩書何所考信哉而論古公遷岐之世學者不能無疑焉綱鑑前編於殷小乙二十六祀書古公亶父自邠遷於岐其閒歷小乙三祀武丁五十九祖庚七祖甲二十八而後季歷生子昌而後亶父薨計遷岐後在位至九十七年又遷岐前幾何年即位幾何歲且不與焉是何享國之久壽命之長過出殷三宗周武王之上而詩書絕不稱之也且小乙之爲君不可知而能使世子就學甘盤必非甚無道者武丁繼世傳說爲相中興之盛著於詩書再傳至祖甲知小民之依不敢侮鰥寡賢聖之君相繼而作而皇矣篇乃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何歟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許氏謙謂古公始終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生耶集傳云蓋有翦商之漸夫亦論其世而於義有所不安也陶元淳謂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太王翦商即王季之勤王家耳夫王季勤商於帝乙之世前編猶紀其牧師之命圭瓚巨鬯之錫而高宗祖甲之世絕不錄古公勤王之勳何也謂書缺有閒則作一門立一社詩人且歷歷言之矣是皆反覆參考而不能無疑者也則惟竹書所紀爲得其實已竹書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是詩咏其政不獲實指武乙之

暴而所謂翦商之漸其時其勢矣而後知遷岐於小乙之世享國至百餘年之久爲不可信矣噫竹書之有稗於經學若此世猶以僞書野史視之何不以所紀商周之世次考信于詩書也

閻百詩曰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言山而不及水詩咏古公避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言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代而作周本紀曰遂去邠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涉益精確矣（愚）按邠州南界永壽縣縣南九十里爲

乾州州北五里卽梁山其山橫而長自邠至此百三十里適界邠岐之間乾州西界鳳翔府扶風縣又西六十里爲岐山縣是岐在邠之西南而百詩云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里誤矣且程大昌旣知循渭西上可以達岐而雍錄猶云邠在岐西北亦誤蓋邠的在岐之東北也（陳穆堂紀年集證姜兆錫曰據通鑑商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至祖甲二十八祀古公卒其閒共九十七祀而古公尚有未遷以前年歲卅乃過長若竹書載武乙元年遷岐則與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避于岐下之說合噫是眞先得我心者矣）

靈邱考辨

齊邊邑有靈邱不獨見於孟子史記亦屢及之矣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 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同） 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是非邊邑要地何爲數數被兵大書特書不一書哉而數千年來究莫知其所在趙邠卿注孟子但云齊下邑惟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及史記正義遂以此當之無論齊境不得至代而趙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以爲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近世顧亭林閻百詩輩皆以未明其據闕所疑焉 彥士按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鄡縣有靈邱參諸

圖志南連大陸北界滹沱西接中山徙駭河逕其下東鹿巖峙其右外隘內廣至容千餘人東南至齊高唐三百餘里在今保定府南二百五十里束鹿縣縣東有鄡縣故城洵青齊之門戶中夏之屏藩也所疑者蘇秦傳以清河爲齊趙之界正義注爲貝州在今則爲夏津而鄡縣靈邱斗入西北二百餘里則焉知非趙地而單文孤証似難遽定爲齊之邊邑耳然水經注明云禹播九河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則齊境西北當跨徒駭初難限以夏津且趙武靈王十六年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則中山未滅齊境西及東鹿可知矣又世表湣王二十九年佐趙滅中山四十年趙取齊昔陽則齊境且跨今之正定府晉州西南境矣而東鹿靈邱倘在其東南數十里其爲齊之西北邊邑也夫何疑

孟子篇敘

華亭姜兆翀孺山學

此書是孟子手編則先後位置必非漫然第趙氏篇敘將七篇聯貫一如皇氏論語義疏但以二十篇篇目爲說未免牽強玆則以七篇分敘而每一篇中又各有敘

梁惠王全篇　是孟子遊歷諸國而與當時世主論議之辭也所以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如惠王襄王宣王穆公文公諸君皆嘗廷說之而有所問答平公雖未面見豈以有欲見之意故亦附之歟其他若宋若薛則雖嘗至其國而實未見其君所以不載於篇歟而孟子一生游歷其先梁後齊而後歸鄒之宋之薛之滕之魯大槩蹤跡亦証之本篇而可見焉（七篇中惟離婁篇有與宣王論舊君萬章篇有與宣王論卿偶爲散見者耳）

梁惠王五章　據本書知孟子先至梁而要不在二十五年

齊宣王章　此可見孟子後至齊

伐燕二章　自是孟子將去齊而齊事遂終于此

鄒與章　此章孟子與穆公問答在去齊歸鄒時則赧王元年而魯亦平公元年也

滕文公三章　此皆孟子親與文公語者第三篇問爲國章注文公以禮聘故孟子至滕一語可移於此至其至滕自當如金仁山謂爲在去齊歸鄒二年如宋之後

平公章　此孟子至魯在適滕後薛氏人物考載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爲政六年孟子過薛季氏本謂在赧王四年此俱推測然要約畧近之史記年表平公元年是赧王元年卒以赧王十九年惟表載平公四年秦惠文王薨平公十九年楚懷王死與魯世家平公十二年秦惠文王薨文侯七年楚懷王死不符而秦惠文王薨實在赧王四年楚懷王死實在赧王十九年則平公自當以元丁未終乙丑爲定

公孫丑全篇　申言在齊事前篇齊宣王十一章皆是與王言者此則在齊私議並與及門暨齊臣問答者另著爲篇以綜前後情事焉

沈同二章　此亦論伐燕要爲沈同陳賈言之與前篇對宣王言者有別故次在此註林氏謂此書撤出無先後之次欲以前篇十章十一章置之此兩章中間似未得孟子編輯成書之大旨也

致爲臣章　就見數言亦宣王語而載之此篇者則是以王言引起而下乃爲時子陳子言之也

滕文公全篇　是更敘孟子在滕及梁宋事蓋大要是與其諸臣論說而與及門問答者並附焉此與公孫丑篇皆以補首篇所未備

滕文公三章　此以滕文公建篇而不與梁惠王篇滕文公三章並次者緣此首兩章尚是文公未爲君時事

固當分見且次章是爲然友言之三章要爲畢戰言之（前半固與文公言然是引起當行助語徇未了下半與畢戰言乃實指助法經界也章次固屬在畢戰一邊）故另著爲此篇

陳代　此篇前四章是梁後四章是宋其首篇先梁後齊滕而前篇先齊此又先滕而後梁者以首篇是記先後見諸侯王次第而齊是孟子所臣者滕則又孟子所欲有爲者至梁則不仕宋則不見故篇次又如此

孟子先梁後齊在梁惠王上篇固然然所輯年譜事蹟不敢取以爲證亦自有故滕文公爲世子尙在第三篇而梁惠王下先列滕文公三章又齊人伐燕在首篇而沈同兩章列諸公孫丑幾疑此書

散出無先後之次洵有如林氏所言者及維揚陳穆堂以姜氏篇敘見賜然後知七篇所編具有次第不獨前此疑團頓釋而自梁而齊而宋薛證諸本書無不較若畫一矣又孟子與穆公問答當在赧王元年去齊歸鄒後稱平公章當在赧王六年適滕後尤鄙見所未及爰錄篇敘十三條附諸卷末以俟參考己卯四月下旬施彥士識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陽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讀孟質疑卷下終

崇明施僕齋大令於道光六年以孝廉委督海運米石敘勞得官曾宰內邱有惠政及民後終於萬全任所著有海運芻言論海運始末利害甚悉蓋儒生之有實經濟者也且通中西算學推春秋日食朔閏極爲詳密又著春秋地理補正於古今地理辨證尤詳今讀是編中所有靈邱考諸篇證據確鑿足破歷來諸家之惑而考亞聖一生行蹤歲月具極精詳嘗較之閻氏所考周氏四考尤見該備云刻既竣因弁述其生平學術之大略如此時光緒丙戌歲季冬月吳縣朱記榮識

孟子師說

孟子師說題辭

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尙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昔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愼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羲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以補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劉門弟子

姚江黃宗羲識

孟子師說卷一

姚江黄宗羲著

孟子見梁惠王章

天地以生物爲心仁也其流行次序萬變而不紊者義也仁是乾元義是坤元乾坤毀則無以爲天地矣故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舍仁義更無他道三代以下至於春秋其間非無亂臣賊子然其行事議論大抵以仁義爲骨子而吉凶亦昭然不爽及至戰國人心機智橫生人主之所講求策士之所揣摩只在利害二字而仁義反爲客矣舉世盡在利欲膠漆之中孟子出來取日於虞淵而整頓之七篇以此爲頭腦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正言仁義功用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遺親後君便非仁義不是言仁義未嘗不利自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於是當變亂之時力量不足以支持聽其陸沈魚爛全身遠害是乃遺親後君者也此是宋襄徐偃之仁義而孟子爲之乎

王立於沼上章

此見孟子本領闊大處若使後之儒者對必言治國當憂勤惕厲豈宜縱耳目之觀如此便覺拘迫觀孟子之言自儘有一段太和氣象

寡人之於國也章

梁惠王亦是補偏救弊權宜一時之計孟子以爲根本既立無待末流所言皆布帛粟菽不似耕戰盡地一切權謀惠王不能節用以至民生憔悴故下文痛言之然惠王猶知爲民後世人主不如惠王者多矣

晉國天下莫强章

孟子一則曰不違農時再則曰彼奪其民時諄諄言之者蓋當時無日不戰爭使民不得休息故民生凋敝孟子之意以罷兵爲當時第一事不但如論語之使民以時耳

梁襄王章

蘇氏云自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殺人致之此言是也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不可稱不嗜殺人而天下爲威勢所劫亦就於一與秦隋無異未嘗不延世久長蓋至此而天道一變矣遂不得不有逆取順守之說此尚論者之所痛心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卽去也注疏孟子去齊老而之魏史記亦云宣王不能用適梁其先齊而後梁明矣何以有倪氏之誤也

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行王道也只從迹上模倣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行仁義者霸也不必說到王天下卽一國所爲之事自有王霸之不同奈何後人必欲說得天下方謂之王也譬之

草木王者是生意所發霸者是剪綵作花耳

君子遠庖廚不以飲食爲事如無故不殺犬豕割不正不食之類非但使之不聞不見便可快吾匕箸耳

莊暴見孟子章

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疾痛疴癢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溼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惟欲獨樂故曰起發一疑心阬四十萬人如蟣蝨石崇發一快心截蛾眉如芻俑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戰國之君殺人盈城盈野只是欲獨樂耳一經孟子點破兵氣銷爲日月光眞是點鐵成金手段

文王之囿章

文王之囿七十里者自靈臺靈沼以外皆山林不可井田之處以寄游觀因名之曰囿耳齊王之囿則郊關之內皆可以爲田者奪之於民以爲遨游之所大不相侔豈可以小大論哉

問交鄰國章

大全言仁者而居小國周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按事小事大從時勢上而分爲仁智原無所優劣而謂其有能不能無乃固歟

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

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既異文而訓詁亦不同此正可以證古文尚書之僞顧饒雙峰云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反若謂孟子不足信者失之矣

雪宮章

注云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非也上文明言巡狩述職則其爲列國諸侯可知至於今時天子雖不巡狩大國之君如秦晉齊楚未嘗不役使小國何必言附庸乎

宮土音爲君商金音爲臣角木音爲民徵火音爲事羽水音爲物宮絃八十一絲三分損一以生徵五十四絲徵三分益一以生商七十二絲商三分損一以生羽四十八絲羽三分益一以生角六十四絲至角而三分之則餘一不復可損益故音窮於五

明堂章

明堂之論不一要以鄭康成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爲是所謂五室十二堂及茅茨蒿柱皆秦人之附會也朱子有明堂說其圖與陳祥道禮書略同但陳用之明堂青陽總章玄堂四方之太廟各自有左个右个朱子則倣井田之制此廟之左卽爲彼廟之右此廟之右卽爲彼廟之左太廟四而左右个亦四也若同太廟路寢之制則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其建於國中者以之祀上帝建於外之四岳者以之祀山川也卽以此爲朝會

之所

明堂之議惟宋景文一洗千古之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埽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復加矣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己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於天下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於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何也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疏言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

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按此言信周禮之過也周禮出自王莽劉歆之手大半後世殘民之餘習故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執非聖之書而疑孟子之言衆言淆亂折諸聖毋乃倒置乎

故國章

石渠意見以爲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歟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歟非唯辭理不順且又重複此說是也然先儒皆以如不得已連下文而朱子改之非創於王宗貫也

世臣者如魯之三桓齊之高國晉之六卿是也自游說之士起朝秦暮楚取相印如寄各國效之而世臣絀矣利之所在則親之有仕於此國而親於彼國者并親臣而亦無之李固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亦此意也

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之也

進賢退不肖後之人主皆不能無所寄明主則寄之諸大夫暗主則寄之左右國人之賢否非左右莫達名爲國人仍是左右也其自以爲能察者猜疑愈甚則左右中之愈易故人君非正心誠意進賢去不肖之權終不能出於左右而諸大夫不得與焉然則孟子之所謂察者亦察之諸

大夫而已此孟子未盡之意也

放桀伐紂章

松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是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象山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按孟子之時周室僅一附庸耳列國各自王齊秦且稱帝矣周室如何可輿以春秋之論加於戰國此之謂不知務

爲巨室章

孟子之所學者仁義也時君之所尚者功利也以仁義爲

迂遠而闊於事情是舍所學而從我

伐燕章

語類齊人伐燕孟子以爲齊宣史記以爲湣王溫公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卻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是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爾按宣王之伐燕明有國策可據不止孟子也通鑑之所據據國策非據孟子也史記之牴牾處甚多如魯世家自伯禽至惠公史記凡三百二十一年漢志凡三百八十二年較差六十六年而歷家上推用漢志而不用史記用史記則不可通矣其大者如此何況區區伐燕之先後哉至言門人爲孟子諱尤爲礙理孟子可諱國策又誰爲諱之乎以湣王之暴孟子去齊猶曰王由足用爲善孟子之暗若此哉

滕小國章

觀太王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之言分明遜國而去後來邠人之從出於意外向使無人從之則匹夫終其身而已蓋國亡非吾所致事勢使然可以告無罪於先君矣滕之事勢已不可復支若效死勿去則必至於肝腦塗地故孟子以太王之事詳言之意有在矣據國策宋王偃滅滕宋之稱王在周靚王三年蓋滕之亡於問孟子之時相去無幾也

魯平公章

按史記年表孟子之見梁惠王在三十五年是時已稱叟當六十歲外矣後此二十三年而魯平公始立其欲見之年雖不可定孟子亦近九十歲孟子家譜云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今之二月）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今十一月）年八十四按史記定王二十八年崩無三十七年三或傳寫之誤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六年又加赧王二十六年自定王二十七年己亥至赧王二十七年壬申凡一百五十四年是不足爲據而年之八十四當不爲謬姑以魯平公元年次之上距周安王五年甲申則八十四年矣其生卒不過前後其間而見梁惠王正當六十歲

也

孟子師說卷一

孟子師說卷二

姚江黃宗羲著

當路於齊章

孟子欲仕於齊之意俱見於此使孟子得行其道則三代之治當復見而秦必不得志於天下顧聖王之統遂絕者古今之一大厄會也然宣王雖不用孟子而國勢強盛未嘗非其濡染之力苟非湣王繼之何遂至於不振哉

浩然章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

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爲無能生氣故必推原於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於參話頭則維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卽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間黝在勝人舍在自勝只在不動心處著力使此心滯於一隅而堵塞其流行之體不知其主宰原來不動又何容費動手腳也只是行所無事便是不動心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四句是告子一生學問言者天下之義理也告子以爲義理散於天地萬物心之所有者惟知覺故不以義理求之於心心既空無所有則一切行事靠我之氣不得須求理於天心萬物故勿求於氣氣者知覺運動也孟子以爲義理卽心而是以心之主宰而言曰志有主宰則不患不流行志至焉氣

次焉次舍也易之旅卽次師左次周禮之掌次是也志之所至氣卽次於其所氣亦無非理義矣告子病痛在不知於義理於心心既不知求於氣何益故以可不可稍分別之其實一貫串非兩樣也

志卽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摸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其爲氣也兩段後段釋所以塞於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石渠

言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集注以無是之是指氣而言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如是則道義是道義氣是氣終成兩樣朱子所以認理氣爲二也

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於事行所無事則即事即義也心之集於事者是乃集於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朱子所謂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辨哉故象山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外義工夫亦已深中其病而朱子謂其靜坐澄心卻是外義恐未必然也

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於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此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爲防檢窮索便是人僞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有事不論動靜語默只此一事也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雖然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必有事雖不出於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普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告子義襲依倣義理迹象求之於外而中心枯槁與中庸衣錦尚絅相反不特告子凡天下自爲爲人如楊墨鄉于慎到之徒學術或異其致飾於外則同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輩破其學術詖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白之類是蔽於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陷辭如入於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押

閩飛猾離遁於正道遁辭炙輠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伺口乃窮也詖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子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語類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此與程子存久自明之言相反若打頭先去知言則是中無把柄如何去知恐成一骨董箱耳故汎窮物理不若反身修德之爲愈也

晦翁以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纔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恐門人所記之失氣自蠢精一滾出來養之而後能清明渣滓盡去始爲浩然故橫渠曰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神乃是養後之氣也非清明何如廣大剛果不移不屈正是浩然體段如何反低不可解也

朱子云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卻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義以爲養得純粹便是道義何消更說助道義朱子主張理氣爲二所以累說有了道義又要氣來幫貼方行得去與孔子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之言似有逕庭

朱子云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此言有病人自有生以後一呼一吸尙與天通只爲私欲隔礙全不成天地之氣耳豈有到人身上便自不全後來羅整庵分明覺天地爲二皆本於此

朱子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道浩然之氣乃是養得恁地愚謂浩然之氣非固有如何養得就其實昏濁頹塌之氣總是一氣養之則點鐵成金不是將好氣來換卻此氣去也朱子他日又言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則得之矣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爲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朱子不以爲然然朱子言略綽提撕又何其與斯言相合也此處著力不得放倒不得此之謂勿忘勿助

勿忘勿助間心中絕無一事此之謂有事也此卽是義若知有一義以勿忘勿助集之渣滓未化便是外義白沙之養出端倪高景逸之靜坐蕺山之正諦當時切忌又起鑪竈皆是物也

周子主靜靜則氣自流行一不流行則天地閉賢人隱平地而有山川之險矣故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非養之於初則末流之難如此

有問羅近溪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因先時豫有箇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事衝動

叁拾柒册96版

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千百年總是要動也

心自無窮一動則相阻隔不過椰子而已無物不大於我所謂賤妨貴小加大

有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即鳶飛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先忠端公云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這些蹊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魑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

得人心亦只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只養得吾心之常

人心不能無所著忘則著於空助則著於境勿忘勿助則一無所著不墮有無二邊

俊傑在位章

市廛商賈所居廛而不征者不稅其貨也法而不廛者有司者治之耳不稅其屋也廛無夫里之布者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農夫所居之廛也夫里一夫所居之里令之出錢當時有此名也亦不稅之是於農商一無所取注疏集注皆爲周禮所誤而石渠意見以爲市廛而不征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尤爲穿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蕺山先師云孟子論性只就最近處指點如惻隱之心同是惻隱有過有不及相去亦無多不害其爲惻隱也如羞惡之心同是羞惡有過有不及相近亦然不害其爲羞惡也過於惻隱則羞惡便滅過於羞惡則惻隱便傷心體之次第受虧幾於禽獸不遠然良心仍在平日殺人行劫忽然見孺子入井此心便露出來豈從外鑠者羲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往

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又曰惻隱之心仁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孟子最說得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又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又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晰惻隱是知痛表德

又曰惻隱心動貌即性之生機故屬喜非哀傷也辭讓心

秩貌卽性之長機故屬樂非嚴肅也羞惡心克貌卽性之收機故屬怒非奮發也是非心湛貌卽性之藏機故屬哀非分辨也四德相爲表裏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發中有藏藏中有發人之初念最眞從不思不慮而來卽是性天稍一轉念便屬識神用事乍見者初念也下三者皆是轉念

孫淇澳曰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眞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眞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爲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卽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爲性唯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

李見羅著道性善編單言惻隱之心四者不可竟謂之性性見藏之於中者先儒之舊說皆如此故求性者必求之人生以上至於心行路絕而後已不得不以悟爲極則卽朱子之一旦豁然貫通亦未免墮此蹊徑佛者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恰是此意此儒佛之界限所以不清也不知舍四端之外何從見性仁義禮智之名因四端而後有非四端之前先有一仁義禮智之在中也雞三足臧三耳謂二足二耳有運而行之者則爲三矣四端之外懸空求一物以主之亦何以異於是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間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

高忠憲與許敬庵書云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民無有也卽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眞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按忠憲所謂把捉卽持其志也明道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然則起手工夫不得不把捉久之而熟自然鳶飛魚

躍無非不忍之流行矣盎然之感常人不能知及學者之把捉亦是仁守工夫逮夫把持旣去斯有諸己之爲信耳

忠憲文云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羲以爲乍見之頃一物不著正是湛然若空守此心求見本體便是禪學矣

羅近溪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於顏山農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此亦與忠憲

之意相符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善與人同一句是總意舍己從人以下至無非取於人者是釋文是與人爲善者也結善與人同句猶言大家爲善不分彼此也集注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形迹太分反覺小了鄒南皐曰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游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

伯夷章

伯夷柳下章孟子獨竝舉而言之者蓋從來原有此兩種學問沮溺丈人之流近伯夷一邊接輿叔孫婼之流近柳下惠一邊後世如嚴子陵狄仁傑皆各有祖述故知非汎汎言之也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亦以戰國時勢而言後世之所謂天時當羣雄競起大亂之時是也所謂地利如唐失河北而亡宋都臨安而弱是也至於人和則萬古不易然如張巡許遠之死守其下無一人叛者未嘗委而去之亦可謂之人和矣而天時地利皆失不能不累及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章

孟仲子之周旋景丑氏之敬王皆一切世情後世遂以爲禮之當然牢不可破由是天子而豢畜其臣下人臣而自

治以傭隸其所行者皆宦官宮妾之事君臣之禮幾於絕矣然當時諸侯之所以驕於人者不過以富貴貧賤可以顚倒之權在我故引曾子之言以破之也豈眞絜絜較量乎孟子之意以爲凡爲臣者皆當自重不趨於詭隨一途不獨賓師爲然也

陳臻章

君子之交際一切是義之流行不見有一物在於義有所不安則見有貨矣故曰貨取取字在我孫注云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取字屬餽者朱子因之若是則交際之間無乃機心用事彼此億逆非君子之道矣

孟子之平陸章

失伍如今點卯不到也去之黜去之也集注謂殺之恐不然朱子云王之爲都是周禮都鄙之都四縣爲都此可無疑而集注卻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據本文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是齊之爲都不止五也後各立先君之廟能不勝祝矣此沿注疏之失

出弔於滕章

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此盡言語之道也王驩齊之嬖大夫嬖與鄙通乃邊鄙之大夫後人因嬖之一字遂生多少議論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郝仲輿曰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故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復歸魯也

不以天下儉其親此句兼養生送死不專以遂終言也朱子之意欲以此句證上文似不然

齊人伐燕章

集注楊氏云燕人畔以是歸咎孟子之言非也此因國策有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從而誤信之故有此議何不以孟子本文證之若當時有歸咎孟子之言則宣王不當云吾甚慙於孟子矣

燕人畔章

說到古今以自解脫從來小人常態觀陳賈之言千古如一日也

郝仲輿曰周公相成王管叔流言毀公王疑公遂避居東土管叔以殷畔成王與二公在內執管叔殺之周公不知也周公之過在誤使管叔無先見之明周公無殺兄之事金縢大誥豳風小雅俱可徵也其說起於孔書蔡仲之命非古也耳食相傳以爲常談魯成季殺兄叔牙而推爲世勳晉叔向殺兄叔魚而許爲遺直唐太宗殺兄建成元吉號爲英主骨肉相殘咸曰大義滅親自周公始夫爲滅親矣何大義之有

孟子致爲臣章

齊王不敢以君禮自居故曰得侍同朝新安陳氏以爲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非

齊王知孟子不肯受祿故託言養弟子以萬鍾仍使不居受之名其至誠委曲如此亦一時之賢君也蓋非不欲用孟子第疑其非救時之急務意欲孟子參酌其閒而孟子不肯殉之故終不合而去

宿於晝章

孟子之去是齊國一大事想當時齊王欲留而在朝之人議論參差故援魯繆公之事以告之言在齊王之側及孟子之側卽欲留者皆汎汎然無有定見是爲我慮不及子

思也集注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恐不然

客之來豈有不奉王命者乎

充虞路問章

集注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才嘗不豫也愚按文勢言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此我之所以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吾何爲不豫哉必如此而吾方可豫今焉得而豫乎

孟子師說卷二

孟子師說卷三

姚江黃宗羲著

道性善章

朱子云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此語極說得分明葢一陰一陽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甯有可齊之理然全是一團生氣其生氣所聚自然福善禍淫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謂之至善故曰繼之者善也繼是繼續所謂於穆不已及到成之而爲性則萬有不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草木有草木之性金石有金石之性一本而萬殊如野葛鴆鳥之毒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性善單就人分上說生而稟於清生而稟於濁不可言清者是性濁者非性然雖至濁之中一點真心薶沒不得故人爲萬物之靈也孟子破口道出善字告子只知性原於天合人物而言之所以更推不去

先師蕺山曰古人言性皆主後天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水與受水者終屬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予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相易則併非其性矣水清則明清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只是將做一好題目看故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孟子性善之旨反晦

又曰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

郝仲輿曰萬事萬物理皆天然不獨四端五常其人力可學而能者較天成分數萬不及一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矣鴻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敢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也

唐一庵曰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卽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原自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

蕺山曰識得夫子言性處方可與盡性後人皆以性求性妄意有一物可指終失面目卽孟子道性善亦是下了注脚

又曰心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孟子性善之說本此語類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卽其本

原一切爲他敘過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便不說了只見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逗漏了愚以爲世子之復見正是他負荷的意思不欲付之空言孟子引三人之言以堅其志其後世子將孟子所言大段設施戰國時有此人物眞不可得國策載其爲宋所滅在偃王稱霸之時當是周愼靚王元二之閒滕文公及身而亡不知誰爲作謚想是迫於事勢效太王之避去要不可不謂之賢君也

宋沈作喆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

謂圓覺爲性則可謂性爲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此說似是而非畢竟到無善無惡而止吾人日用常行何處非善之充滿卽何時非性之流行舍善之外更何可言

滕文公問爲國章

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若如今之百畝則非一夫之力所能耕矣殷之尺長於周夏之尺長於殷雖有五十七十之異皆當周之百畝也特因尺有長短非田有贏縮也蓋井田非一代之制自唐虞以來聖帝明王世世經理不開阡陌都仍舊貫苟非變更朱子所以疑其勞民動衆也若如舊說則夏后氏所授之田止十六畝有奇而已貢賦之外雖上農夫不滿三人之食何以仰事俯育哉什一之法三代皆然夏后氏之貢亦是井田但不分公私以什一之額使民上貢殷人之助一爲公田八爲私田八家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則歸之上隨其豐歉於八家無與周人之徹雖有公田而八家通力合作收斂之時派爲九分以其一歸之上豐則分多歉則分寡助與徹雖有什一之額而增減隨於豐歉民無所事事貢則當其盛時豐年如額凶年遞減上雖勞而民不困一遇暴君汙吏則如龍子之所云故不善也

今之兩稅皆貢法也其病民不待言然民亦無暇以此爲病矣苟遑什一之稅民亦解倒懸也我東浙之田斥鹵下下一畝所收上者不過米八斗米價八錢其徵銀米火耗二錢有奇則十而取三矣三吳之田稍優其漕糧銀米大略十取五六而力役不與焉古之田自上授之而稅止什一今之田民所自有而稅且至半何不幸而爲今之民也秦開阡陌井田盡廢此一變也自秦以至於唐取於民者粟帛而已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此又一變也自明以來又廢錢而徵銀所求非其所出黃河以北年豐穀賤而民轉溝壑又一變也經此三變民生無幾矣

井田之制孟子本是明顯卻爲周禮反多葛藤朱子云須

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恐是倒說了當時滕國褊小豈有鄉遂都鄙之分晝故孟子只言野與國中

許行章

路史云禹疏九河齊威公塞其八河決始此

張南軒云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此說可謂深文矣許行之言麤疏不可行滕文公豈受惑哉當時文公已知事勢不可支持猶慨然舉世所不爲者而爲之乃是得正而斃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承上居喪而言他日者居喪之日也以所事孔子事之者如祭祀之爲尸也曾子云云言夫子雖亡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必以尸而見夫子也若以平時事之聖門無此呆事

許行之學出於墨子荀卿言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孟子闢之即是闢楊墨

墨者夷之章

墨子著書有尙同兼愛非樂尙儉薄葬孟子置其餘者單就薄葬一節發其惻隱之心所謂攻其瑕則堅者自破王道如春風和氣披拂萬物墨者之憔勞瘠殺純是一團陰氣荀子引詩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以刺之深中其病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乎所對非所問夷之卻不言其厚葬之故只言施由親始以薄者從親始乎厚者從親始乎蓋夷之之意吾厚葬其親亦欲天下人之皆厚其親於墨子薄葬之制稍爲變通仍不失夫愛無差等之義如此乃通

陳代章

義之所在事無大小止有枉直爲尋爲尺皆是計較之私一落計較便成小人朱子與人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必爲君子喻於利者必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爲誤用其心矣陳代之論尋尺正是周旋於二者之間也

景春章

游說之士飛鉗恐喝似乎牢籠人主以我爲政使之不得不從殊不知窺伺其意從而逢迎之所謂揣摩者揣摩人主之意耳究竟未嘗自立一意也點出一順字如見其肺肝然終日在膠漆利欲中與廣居相反以丈夫而下同巾幗與正位相反所行者姦邪曖昧之事與大道相反

彭更章

孟子傳食諸侯原未必有功但國家而無尊賢養士之風便不成爲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孟子亦何嘗計其

有功無功哉食功之言因彭更食志而窮之也然當時列國之所隆重者何嘗非求食之人如稷下諸人皆是也顧涇凡謂今之講學者在縉紳只講得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講得傳食諸侯一句時異勢殊要不可以孟子爲例也

宋小國也章

據史記偃王無道諸侯稱爲桀宋戰國策亦載其無道之事萬章乃稱其將行王政何不倫至此其不行王政固無待言恐其惡亦未必如史之甚也宋唐說齋言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爲卿焉此不知何據觀孟子之言不問而知爲妄說矣

不見諸侯何義章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汎指夫人而言非二子也

戴盈之章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中間更無住足處如盈之之言沿至後世遂有調停中立之學爲胡廣之中庸矣

好辨章

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爲己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自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澹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眞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箇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

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神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蛇龍無庸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未艾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蓋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不得已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悲夫水由地中行一句已盡治水之術後世治水者大概以隄防爲事是水由地上行所以累決而不已也

陳仲子章

象山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仲子卽無避兄離母之罪亦使不得曾聞一偈云其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分願舍人間路而不行所以有蚓之喻也仲子未必是僞只是胸中窄狹堯夫謂伊川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

孟子師說卷三

孟子師說卷四

姚江黃宗羲著

離婁章

六經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聖人之心思亦非一聖人之竭也慮民之飢也爲之井田慮民之無教也爲之學校慮民之相侵也爲之兵車慮民之無統也爲之封建爲之喪葬恐其惡死也爲之祭祀恐其忘遠也爲之禮以別其親疏爲之樂以宣其湮鬱詩以厚其風俗刑以防其淩奪聖人明見遠慮患深盭不可以復加矣後王第因而損益之而已奈何後世以爲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漢世以雜霸自名晉人以寬和爲本唐任人宋任法所謂先王之

法皆廢而不用人徒見其享國苟安遂謂無所事此幸而保守一家之富貴其四海之困窮雖當極盛之世未之能免也豈不忍人之政者故曰不以三代之治爲治者皆苟焉而已

規矩者商高答周公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句股各自乘三三如九四四一十六幷爲弦自乘之實二十五減句於弦爲股之實十六減股爲弦爲句之實九故曰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謂開方除之其一面故曰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兩矩者句股各自乘之實共長者幷實之數）準繩者準是表周髀用八尺表授時歷用表長四丈爲八尺者五繩繫表顛引之至地以望北極

以候二十八宿始於周髀繼以弧矢割圓測圓至於三角後來愈密矣

司馬遷律書黃鐘九寸八十一分呂覽言黃鐘三寸九分蓋每律各有陰陽也漢儒傳黃鐘之陽秦儒傳黃鐘之陰以三十九分合八十一得一尺二寸爲十二月之正律九寸者候氣之管三十九分者所吹之管是故十二律之長皆以一尺三寸九分爲度一尺二寸者按十二月之正氣九分者按閏月之氣餘一寸爲贏餘不吹之處每管一寸之下始竅而吹之除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律其餘九寸爲實管不吹應地下候氣九寸之數也地氣自下而上入氣自上而下其數皆相應也一寸之下除九寸爲蕤賓之律

其餘三寸九分爲實管不吹三寸九分者應地下候氣三寸九分之數也長至九寸短至三寸九分皆陰陽升降之極數也中閒四寸五分爲大呂五寸四分爲太簇六寸四分爲夾鐘七寸二分爲姑洗八寸二分爲仲呂變律以九分爲度此皆吹律之管也除吹律之外其餘實管不吹之處卽候氣之數也冬至陽氣潛萌入地九寸始得之故黃鐘候管長九寸丑月八寸一分寅月七寸二分卯月六寸三分辰月五寸四分巳月四寸五分午月三寸九分未月又四寸五分申月五寸七分酉月六寸六分戌月七寸五分亥月八寸四分自冬至以後陽氣漸升夏至以後陽氣漸降升則出地漸遠然吹律之下一寸爲不吹之處候律

亦空餘一寸為斜倚補數如斜律一尺止比直律九寸此則乘除之法也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擴充之耳行先王之道正教以擴充之法

朝不信道釋上無道揆工不信度釋下無法守集注兼犯義犯刑謂之六者恐未然不信道以道為迂遠而不切事情所行皆富國强兵之事其所揆度者不以道而以事閔子馬之所謂不悅學也度者道之則也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信度也

規矩方圓之至章

堯舜執中不是無形無象在人倫之至處為中人倫有一段不可解處即為至五倫無不皆然新安陳氏以為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非也聖人人倫之至也一句總五倫而言後始抽出君臣事言治民須從堯舜以上來方有本領今人只將秦漢以來見識零星補湊所以頭出頭沒

百世不能改眞是孝子慈孫痛心處余嘗見有祖父為小人其子孫因仇君子以為慈孝者適以播揚祖父之惡為不孝不慈甚矣

三代之得天下章

天地之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仁也宇宙一團生氣聚於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後往往有以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氣化運行當其過不及處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應之久之而天運復常不仁者自遭隕滅顧世世無生帝王家酷痛如此班彪王命論止以命言猶未離於世俗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王心齋曰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智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

饒雙峰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愚以為行有不得者句蓋合三者而言之舍仁智敬之外更有何事而謂包括未盡哉

為政不難章

巨室如晉之六卿魯之三桓是也晉靈公得罪於趙氏而弒魯昭公得罪於季氏而亡蓋流風善政存於故家不可忽也晉之王謝尚有此風唐雖重氏族然不能勝科舉而此意蕩然矣

天下有道章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恥受命也孟子引以爲恥受命之證非言其能順天也集注似取以爲順天之事非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觀上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是兼大小而言也集注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單指小國而言亦非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不仁者指當時游說之士也其言無非興兵搆怨之事故言安危利菑樂亡其者謂當時之諸侯也皆因諸侯喜與之言由是有敗亡之禍孺子以下言諸侯好大喜功故彼得進其說若人主心地清明則善言易入心地昏濁則邪說自來猶之滄浪之水自取其榮辱非說士之能也自侮以下推廣言之無不皆然也

桀紂之失天下章

天下雖大萬民雖衆只有欲惡而已故爲君者所操甚約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欲惡卽從吾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以我之好惡絜而爲天下之好惡恕也仁也聚之勿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孟子言仁必兼義而言其不言義處如聚之勿施之類卽是義也更無懸空理會一仁體者與後儒之言不同

自暴者章

自暴自棄不是兩樣人自其言而言之謂之暴自其行而言之謂之棄大凡言之麤鄙者其行事必苟且行之滅裂者其出言必浮誇二者相因言非禮義口不道忠信之言也不能居仁由義肆意妄行也故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安宅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正路者行所無事也

仁人心也常人心在身中所居血肉之內如何得安仁者身在心中藏身於密禍患不至故爲安宅義唯一條更無他歧所見唯路則千蹊萬徑所見唯義大地無寸土矣故爲正路

道在邇章

有問羅近溪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人人親親長長耶曰卻不要苛責了人今天下家家戸戸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喻他說卽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

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只爲人起爐作竈平地風波所以事事艱難去道愈遠若還其自然親者當親長者當長更何所事

居下位章

孫淇澳曰天下之大本無可指名儒者遂有主靜之說夫主靜者依然存想別名耳而於中心之靜如何主也以爲常惺惺是一法毋乃涉於空虛無著乎誠身有道明善纔是入門明善者全體爲明非偏智之明也誠身者全德爲誠非偏信之誠也夫聖人未有不以誠合道者也則未有

不以明合誠者也君子戒懼卽勤勤學問思辨行總爲求明用與其抱一空虛無著之心而號爲常惺惺者不大有間乎況惺惺亦知覺一邊則何如明善之爲確也天然之明覺定從研窮之明覺而開研窮之明覺實由天然之明覺而融是爲明善是卽爲誠身

大虛之中昆侖旁薄四時不忒萬物發生無非實理此天道之誠也人稟是氣以生原具此實理有所虧欠便是不誠而乾坤毀矣學問思辨行鍊石以補天也善卽是誠明善所以明其誠者耳吾之喜怒哀樂卽天之風雨露雷也天下無無喜怒哀樂之人一氣之鼓盪豈有不動有虧欠是理則與天地不相似是氣不相貫通如何能動

惟精惟一明是精善是一不明乎善則二三其德此身非我所有然明善最難以王塘南之學問一生直至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媸來媸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illegible]爭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非卽謂性中只有一箇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

伯夷辟紂章

王介甫曰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辟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遙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於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

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蓋二子遜國而至首陽故餓也民稱之者稱其遜國之高風也司馬遷因此遂移於伐紂之後甚之爲餓死合孔孟之書觀之當是以遜國餓首陽及聞文王養老想叔齊已死故獨往歸之文王必以寓公待之老而遂卒不及見伐紂之事也若死於北海死於道路則孟子豈云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乎

求也爲季氏宰章

孟子之時號爲戰國當時之諸侯無不以强戰爲事至使生民塗炭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是善戰者導之孟子與諸侯言仁義無非欲息此殺機故於此痛切言之連諸侯者從者連諸侯以擯秦橫者連諸侯以事秦是也辟草萊任土地者井田之法九百畝之中爲公田者百

畝而已其八百畝一無所稅也任土地則九百畝皆有稅如今兩稅所行則尺寸之土地盡爲公田矣兵食不足不得不出於此可痛哭流涕者也

存乎人者章

先師曰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一絲一寶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

凡人致飾於外以爲人可欺也然不知不覺已露於外心以人用故可僞目以天用著不得一毫人爲故曰良言雖可僞爲而僞爲之言畢竟破綻唯明者能察之耳

恭者不侮人章

惟恐不順者聲音笑貌之間以逢迎人爲主唯恐己之不順於人也若言恐人之不順己則聲音笑貌已是拒人并其僞者而無之矣與下文不相應

男女授受章

孟子距楊墨道性善不見諸侯不與小人言使百世之下知功利之非仁義之心不可已正是以道援天下援天下人心之溺耳故孟子無日而不援者也瀍于堯必欲使孟子出而在位輔佐一王朝諸侯而有天下乃謂之援如此而援是手援天下也載胥及溺而已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人子於父母原是一人之身旣分以後血脈未嘗不貫通

故齧指心痛滴血沁骨夬剛之類長抄蕭穎士之僕鄱陽未嘗有閒也不孝之子志氣乖戾日漸日疏較是非於屑毛分一身爲燕越則路人而已矣故父行未必盡是道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實實如此說如世俗之父母嘮嘮叨叨非是望我太切則是慮患過深原無有不是處未有舍父母而別求所謂聖賢者從來弒父與君只見得君父不是遂至於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此兩言乃亂賊張本切莫置爲家常語也

事孰爲大章

守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將此降衷之理完全付我暨地以後愛惡情僞百端交攻我不能守便至喪敗故須血戰孤城待得夕死交割還與父母始謂之全歸不特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已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爲父母用其事君事長皆事父母所不可缺之事非移此心以事之也後世謂忠孝不能兩盡如楚棄疾漢趙苞皆賊子也一死何足塞責哉養志者父之有子原欲使其繼我之志我之所未盡而子盡之我之所未爲而子爲之以是樂有子也蓋身有限而志無窮大戴禮言黃帝三百年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不特黃帝也凡人能使其父之志流長不盡者皆子之事也不能繼志便是死其親矣故子之於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所謂父在觀其志也今人將論語錯

解以爲父在子不得自專雖有志可見非也父歿觀其行謂父之平生事實也三年無改三年之久而不改則終身不改矣後儒只以非道防其父母此如浮屠之教以爲中陰中元父母必在地獄號而出之之意略同此曾子養志所以爲孝後世如遷之因談而成史記固之因彪而續漢書蘇子瞻縁老泉而著書易皆觀志之事也尹和靖欲不應舉伊川曰子有母在是亦養志而已矣

人不足與適章

聖賢之道未有不從源頭做起故平天下必始於明德如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然後沛然莫之能禦君心猶積石岷山也此處不通則横流汎濫矣武侯誡後主以宫府宣公勸德宗以推誠皆此意也嘗見先師之告烈皇必歸本德化烈皇以爲迂世人亦以爲迂然烈皇每每憶先師之言罷而召召而罷亦時有格心之處其如一暴十寒天下事已去矣此葢凡爲事[illegible]皆當如此即言用人行政之失未嘗不以此意行之令君心自悟豈謂諫爭者别有一道慶源之説陋矣

有不虞之譽章

毁譽失實孟子雖爲一時言之而後世大抵皆然如程朱之門人儘有庸下而無不多譽象山陽明至今毁者不已至於青史其猾彌甚人言蓋棺論定君子之論定毁譽之論未始有定也

人之易其言章

不當責任則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故言之易先師揭署云遠觀古事談何易實證今身做較難此之謂也

人之患章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之重如此好爲人師者以仁義之道不足動人於是各立異說如晃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之類驚世駭俗人亦靡然從而師之充塞仁義以爲天下之患韓子謂師者傳道解惑者也顧所傳非道爲惑愈甚由是而師爲世所輕矣宋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章

樂正子之從子敖常人視之原無緊要但取其一時之便然在君子則爲苟且於敬慎之心未免一絲逗漏故孟子不以細故而略之南軒云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此推原太過

不孝有三章

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無有子自主其事者舜之當時瞽瞍不肯主婚堯代爲之主所謂以君命臨之故云不告而娶非竟不使瞽瞍聞之也若非堯爲主人

而舜自主之使父不與聞其不孝大於無後矣

仁之實章

仁義禮智樂俱是虛名人生墮地只有父母兄弟此一段不可解之情與生俱來此之謂實於是而始有仁義之名知斯二者而弗去所謂知及仁守實有諸己於是而始有智之名當其事親從兄之際自有條理委曲見之行事之實於是而始有禮之名不待於勉强作爲如此而安不如此則不安於是而始有樂之名到得生之之後無非是孝弟之洋溢而乾父坤母總不離此不可解之一念也先儒多以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於是先有仁義而後有孝弟故孝弟爲爲仁之本無乃先名而後實歟卽如陽明言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亦與孟子之言不相似葢赤子之心見父自然知愛見兄自然知敬此是天理源頭何消去存天理而後發之爲事父乎如王心齋見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此痛哭一念不是工夫所到當此處而求之則天理不可勝用矣先儒往往倒說了理氣所以爲二也

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愚按此實字乃是虛實之實非華實也葢仁義是虛事親從兄是實仁義不可見事親從兄始可見孟子言此則仁義始有著落不墮於恍惚想像耳正恐求仁義者無從下手驗之當下卽是未有明切於此者也樂則生矣始有推廣可言然亦非推廣不過完全此實何華采之有

天下大悅章

先師曰子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弟兄依舊存卻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答是眞這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兄弟都

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有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進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腳處只是一些子也及瞽瞍允若之日已是認得有不是處矣只與舜爭先後之間耳

呂心吾曰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賤富貴常變順逆只是悅親爲主葢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

瞽瞍未底豫以前舜是一天地底豫以後又是一天地故君子不謂命也

舜生於諸馮章

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按史記舜冀州人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冀州今北京山西境歷山晉地雷澤曹地負夏衛地皆中土也孟子何以云東夷乎是史記不足憑也今餘姚上虞兩縣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經餘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經上虞者曰百官江餘姚有歷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虹漾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蹟在此

兩縣爲最多故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此皆與孟子之言相合顧野王云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之地是乃附會史記而後人反信以爲實然大槩舜之生在餘姚上虞故曰東夷之人遷於負夏始在中土耳卒於鳴條史記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今湖廣永州寧遠縣是也按竹書記年云五十年舜陟鳴條鳴條在古之海州今山東萊州府膠州境其地有蒼梧山與孟子言合永州無鳴條則知非卒於彼矣岐州今鳳翔岐山縣郢今荆州府疏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非葬文王之畢在渭北咸陽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子產出行見有病涉者一時不忍遂以所乘之輿濟之此亦偶然之事後人顧以此美子產之政夫爲政自有大體繁纓小物也而夫子惜之大夫不可徒行此上下之等威也而以殉其煦煦之仁故孟子以行辟人言之葢徒杠輿梁乃爲政者之事一人一朝之惠其細已甚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亦此意也豈子產眞不知爲政哉

君之視臣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爲君臣之正道初非有心於報施也孟子之言大概論其事勢如此與孔子之論定公者不同非謂其當然也潘興嗣以此謂聖賢之別非矣然後

世君驕臣諂習而成故大略視臣如犬馬視君如國人者居其七八顧亦有視之如土芥而視君如腹心者君子多出於是如黃石齋成元升之類有視之如手足而視君如寇讐者小人多出於是陳演馬士英之流又一變局也

無罪而殺士章

天啟時江左萬忠貞被杖死先忠端公謂楊忠烈曰公可以去矣王文之得免於劉瑾以其去也忠烈然之而不能決他日使李忠毅過先公再商去留先公曰進退當決諸己與人相商定是不成忠烈卒遷延以及難此違孟子之言也

非禮之禮章

吾心之化裁其曲折處謂之禮其妥帖處謂之義原無成迹今以爲理在事物依倣成迹而爲之便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益前言往行皆聖賢心所融結吾不得其心則皆糟粕也曾是禮義而在糟粕乎

中也養不中章

父子兄弟之閒純是一團天性不容直情徑行子弟之不中不才卽是父母之不中不才堯舜之子不肖堯舜未嘗不自以爲憾丹朱商均終是堯舜化之故其立國不至大段放倒棄之則爲路人矣如何盡性嘗見有名父之子起居飲食之際不稍假借子視其父眞如嚴君而一離父側便無所不爲反不如市井閗鬬不教之子蓋以父子之情不能相通片時拘束藏垢愈深故孟子以養字言之太和蒸蒸無不融洽

人有不爲章

人唯志在事功則學無原本苟可以得天下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亦且爲之矣其成就甚淺不爲者非忘世也退藏於密而後神武不殺葉水心之誌陳同甫王道甫曰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寂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閒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正是此意

言人之不善章

馬援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此固忠厚之道新安陳氏以爲當官而行有姦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亦是補孟子言外之意然有不然者昔逆奄與魏廣微將爲表裏之時魏忠節劾廣微先忠端公止之曰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一經論列不可望其包羞顯與君子爲難彼依草附木之精魂公然爲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忠節不聽廣微遂導奄爲惡幾移龜鼎豈非後患也而謂當官不可顧乎

仲尼不爲已甚章

心無一事纔惹些子便爲已甚已甚之事但從些子變現出來不爲已甚乃是中體

言不必信章

人只於言行上照管故必信必果是告子之義外也大人沛然從心而出不踰言行之矩所謂集義者也大德敦化則小德自然川流

不失赤子之心章

赤子之心只知一箇父母其視聽言動與心爲一視聽言動在此心便在此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來世故日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

爲不失猶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紫萬紅總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上講求則剪綵作花終無生意

養生章

聖人制禮於凶禮特詳以送死之爲大事也荀子曰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人子之事親承歡膝下事更無大於此者顧不卽以當大事許之至於送死之時則養生自此而盡人子之大事始畢始可謂之當大事卽送死無憾養生有憾仍是不足以當大事也

君子深造章

道者吾之所固有本是見在具足不假修爲然非深造略窺光陰以爲玩弄則如蜂觸紙窗終不能出故必如舜之好問禹之克艱孔之發憤臘盡春回始能得其固有苟非自得則日用之間不過是安排道理打貼世情血氣縱橫心體無所歸宿居之不安也資之深者資之以應萬事其出無窮不亦深乎左右逢其源者心與事融外不見人內不見己渾然至善之中萬物一太極也蓋無處非大德之敦化矣

博學章

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理也理亦無理也何其約也汎窮天地萬物之理則反之約也甚難散殊者無非一本吾心是也仰觀俯察無非使吾心體之流行所謂反說約也若以吾心陪奉於事物便是玩物喪志矣

以善服人章

兩善字不同服人之善不過事爲之際假其名色耳養人之善天下皆被其澤沛然莫之能禦也此亦孟子據三代之事言之後世之得天下者豈皆心服哉故得天下易而王天下難也

仲尼亟稱於水章

舜之由仁義行原泉之水也告子之義外雨集之水也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原泉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了四海將來自放了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吾之涓涓雖微卻是眞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如搯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故象山先立乎其大者正恐無本集注以實行之非知本之學也

人之所以異章

天以氣化流行而生人物純是一團和氣人物稟之卽爲知覺知覺之精者靈明而爲人知覺之麤者昏濁而爲物人之靈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合下具足不囿於形氣之內禽獸之昏蔽所知所覺不出於飲食牡牝之閒爲形氣所錮原是截然分别非如佛氏渾人物爲一途共一輪迴託舍也其相去雖遠然一點靈明所謂道心惟微也天地之大不在昆侖旁薄而在葭灰之微陽人道之大不在經綸參贊而在空隙之虛明其爲幾希者此也君子兼該聖

賢而言舜禹湯文武周皆君子也存之者大概言不失此心未嘗及工夫也庶民與君子同具此體爲習染所壞其靈明不出於血肉則與禽獸同其昏濁矣下文如歷舉君子存之之事也

愼西山曰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愚謂君子所存存此知覺中之靈明耳其知覺不待存也物所受於天者有知覺而無靈明合下自與人不同物卽能存存箇恁麼

庶物者天地萬物之理人倫者日用尋常之事明察者卽此靈明之貫通光被者也舜之明察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由此而經綸化裁無非仁義之流行不是古來成迹依倣而行之者也由仁義行者原無仁義人見之爲仁義行仁義者先有一仁義而後有行則非本然之德性也此處有誠僞之分君子之存正存此由仁義之本然不假於外順集注之義以行仁義爲君子存之之事恐告子之外義得竄入之矣只緣多分等級有聖人有君子有庶民將舜溝而出之君子之外所以其說之繚繞也

行仁義者恁是安排得成片段不過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此無本之學其閒不能不斷續便墮不誠先師云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禹惡旨酒章

千聖相傳者心也心放他自由不得程子提出敬字直是起死回生丹藥禹湯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業蓋天地孟子不言單就一點憂勤惕慮之心爲之描出所謂幾希也蓋天地也只是箇敬天地雖寬廣散漫而四時晝夜不敢稍有踰越其閒鬼神往來凜凜於禍福之關非此幾希爲之主宰乎人得此以爲心則蟲魚草木瓦石都作鬼神動定矣饒雙峰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愚謂未發之前愼獨便是執中非如司馬君實

念一中字之爲執也允執厥中執其兩端擇善固執聖賢何嘗諱執若事物之來方始較量其過不及而執之則是先方圓而後規矩非規矩以爲方圓也正是子莫之執中後世模稜調停之說皆出於此

堯舜猶病祁寒暑雨民之呻吟未有一日息也文王如傷之心亦豈能一日已乎道無窮盡吾之工夫亦日進無疆纔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遠注云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非是

王者之迹熄章

集注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離黍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愚謂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以離黍而進之於雅是謂不倫孰從而降之耶且齊魯韓三家之詩爲說不同以關雎葛覃卷耳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以離黍爲王風者獨毛詩耳其爲王風尚未可定安知其降不降耶若以季札觀周樂有歌王風此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御與孔子所刪大同焉知非左氏之附會乎孟子言詩亡是風雅頌俱亡也何得單指爲雅亡乎先儒之爲此說者以國風多東遷以後之詩而二雅止於幽王故云雅亡然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夫二雅爲宴享正行述祖刺上其於天下之民風無與也幾甸之中雅之亡不亡非陳詩所及顧東遷後之詩正可以觀民風而謂之亡者蓋先王之民風不徒知之而已賞罰行於其閒藉以爲移風易俗之事今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所傳之詩乃刪詩者之所捃拾則懲勸之法亡矣故曰詩亡

先儒謂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爲之筆削於其閒非也觀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則是合三書以成之者也蓋魯史記本國之事與其朝聘盟會所及者其於各國不能盡詳也晉楚皆良史晉之乘不可見而書趙盾弒其君此乘中之文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楚之檮杌不可見而崔杼弒其君太史書之見殺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簡以往南史氏乃楚之史官也然

則春秋之名雖因於魯而晉楚之史采入者必多竊取之者竊取此三史也

君子之澤章

此承上章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至戰國已百四十餘年大略五世其畏懼之心漸已消滅所謂五世而斬也亂臣賊子復接跡於世孟子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不能如之但取春秋之旨私相問難作爲七篇而已徒猶類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一例集注以受業爲師徒之徒失之矣

孔叢子有孟子與子思問答考其生卒年不相接其爲僞書無疑

可以取章

小而取與大而生死不過義中之迹象眼前只見一義應之自然合節若待臨取與生死而後辨其可不可總若意見用事不能無傷矣

逢蒙學射章

古者司射之官通名爲羿非有窮氏之羿也有窮之羿爲寒浞所殺與逢蒙無與自趙岐注誤集注因之若篡夏之羿其罪不容誅顧屑屑較厚薄於學射一事則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爲緦小功之察也

左傳襄十四年有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衞孫文子逐其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

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吾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其文多與孟子不合公孫丁既非子濯孺子爲衞獻公御又非鄭人庾公差字子魚非庾公之斯學射於公孫丁者爲庾公差非尹公佗庾尹爲孫文子所使非衞所使庾公爲叛臣之黨豈稱端人按以孟子之言左氏之誣甚矣

西子章

世人多以一節概人生平人亦多以一節自恃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故爲善者不可自恃爲惡者不可自棄所爭在一念之閒耳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天下之言性章

凡人之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不待勉强自然流行所謂故也然石火電光消流易滅必能體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後謂之利其所以不利者只爲起鑿作竈無事生事常人有常人之起作學人有學人之起作一動於納交要譽便是常人之起作舍卻當下淺者求之事功深者求之玄虛便是學人之起作所謂鑿也只爲此小智作祟鑿以求通天下所以嘖嘖多事皆因性之不明也

今歲冬至日行至某處與天會每日退天一度來歲冬至日行復至原處雖不在前歲宿度上而其原處萬古不變

所謂故也故定冬至者取至前後日閉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所謂求其故也千歲之日至謂將來之日至今之未來歷也非歷元之謂歷元是故坐而致者是將來性之爲故亦萬古不變此心此理同也利以行之則參贊化育亦可坐而致矣

象山解故爲莊子去故與智之故將故字說壞畢竟於千歲日至之節說不去

公行子章

郝仲輿據荀子以公行子有子之喪子之讀爲人名卽燕相子之也齊伐燕噲死子之自燕歸齊至是死按荀子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楊倞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

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楊倞所謂其先者言其先世同出公行氏耳引此以證子之之爲公行氏未嘗言喪者之即子之也然荀子亦不足憑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孔子卒時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曾子已二十七歲矣曾子之卒不可考然後此不過五十餘年孟子言曾元養曾子檀弓言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計曾元已壯年矣其年當與子思不相上下孟子受業於子思後儒略辨其妄以爲年不相接者近百年則曾元可知子之與孟子同時安得與曾元問答也且齊之伐燕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安得歸齊而爲寓公甚矣仲與之好怪也

聖賢於人只就事論其理之當然者如待王驩出弔於滕只說不必有言弔於公行子只說朝廷之禮未嘗以其爲小人而有絕之之意不肯徇世立朝先分一君子小人之界限凡事必相齟齬至成朋黨之禍此等處恐東漢君子尚未能到也

君子所以異章

王心齋有明哲保身論言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我身保矣能保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家國天下易曰安其身而後動者此也心齋之言若有所爲而爲之不如孟子之自然也蓋心如火也火輒有影人乃其影人之愛敬則我之愛敬可知人之不愛不敬則吾之不愛不敬可知猶影之或正或倒或濃或淡無不從火而來君子亦惟續火薪傳不向影處安排也橫逆自反者亦如火在木中鑽研急迫而後煙生光現以利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若世無橫逆則不哭孩兒誰人不能抱得未免爲鄉人者鄉人亦非惡人但爲習俗所錮只是較量是非有心報施一往一來以爲當然是故求免爲鄉人最難日用尋常做成窠臼自謂頗無大過顧人己未融一朝患作皆從昔日窠臼中來免爲鄉人便是君子

禹稷當平世章

用行舍藏因時制宜終不落事局中取辨巧名若常人之出處爲世所操我不能操世便是落於事局飢溺由己隱見皆是此心莫說閉戶是容易事亂世之時多少欲定亂者反以之生亂孔明之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亦其次也

匡章章

匡章不孝之罪固無所逃而出妻屏子自悔之心亦是可原孟子非輕其罪但不棄其改過耳不然世間無改過一路則怙終者多矣

世俗不孝士君子自然不犯然細思之其能免者無幾苟

不能夙興夜寐便是墮其四支閒談酒飲便是博弈好飲酒以財物爲己有出納不稟於父母便是好貨財私妻子不能檢點身心便是從耳目之欲凡事必欲勝人時有爭氣便是好勇鬬很與世俗相去其閒不能以寸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卽今吾之知善與不善還是父母的如何反責善於父

曾子居武城章

易卦之位有貴賤而無吉凶然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故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言此深見體易之妙皆從無可無不可一路來

王使人瞯夫子章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求異於人便有許多裝點出來便非聖人故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孟子師說卷四

孟子師說卷五

姚江黃宗羲著

舜往于田二章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空空自責盡竭力耕田自以爲子職已盡天下之爲人子者不過如此我之爲人子或有天下人所不及處只此一念横於胸中便是得罪於父母而爲父母所不愛舜之搜索於隱微不容絲毫之隔纔能與父母同體

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非也舜之玄德升聞久爲帝之所知而後有二女九男之事若必待觀其內外而始知之九男無論矣不亦輕其二女乎

舜之號泣在耕田未遇時到得帝使九男二女瞽瞍已允若矣孟子推其心而言之謂俱不足以解憂非眞有其事也

史記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蓋當其未爲相時已儼然爲諸侯矣故有百官牛羊倉廩豈復竝耕而食完廩浚井亦當使百官爲之此事勢所必無者師弟設爲問答以見境遇百變而此心常一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此非禁制使不得爲如後世待藩王之事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舜使端人正士輔導於象象自無暴民之事

咸丘蒙章

字曰文句曰辭作詩之本意曰志如北山之詩莫非字也雲漢之詩靡有字也執之則害辭矣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其辭言一統無外也豈知其志在養父母乎靡有孑遺其辭言民類盡矣豈知其志在憂旱乎朱子不信小序多即辭而定其爲某某所作似乎有所依據若以孟子之言律之未免有以辭害志者矣同時與呂伯恭已不相合郝仲輿作毛詩序說未爲可非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四時行百物生其間主宰謂之天所謂主宰者純是一團

虛靈之氣流行於人物故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無有二也主事事治不必言矣百神之享一從民情之和悅見之若以響應言天而求之符命讖緯則與求之諄諄然命之者無異矣天豈滯於迹象墮於方隅者哉

人有言章

莫之爲而爲者寒暑之不爽其則萬物之各有其序治亂盈虛消息盛衰循環而不已日月星辰錯行而不失其度不見有爲之迹順自然成象不可謂冥冥之中無所主之者所謂天者以主宰言也莫之致而至者致如致師之致萬事之來吾有以致之而後至乃人世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多有不召而自至者同是聖人也而得位不得位堯舜

何以至壽顏子何以至夭皆無以致之者此則氣化不齊運數之自爲醇駁人生其中不能不受制而無可奈何所謂命者以流行言也流行者雖是不齊而主宰一定死忠死孝當死而死不失天則之自然便是正命若一毫私意於其間舍義而趨生非道而富貴殺不辜行不義而得天下汩沒於流行之中不知主宰爲何物自絕於天此世人所以不知命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卽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語本無病朱子謂其言畧而遺道言物而遺

則豈龜山見識尙未到著察之地伊尹之在莘野必欲自異於野人乎堯舜之事業總然件件理會亦於日用起居不加分毫也朱子以其說與禪宗相近故難之其實與程子百官萬務緣來無一事之義一也

樂堯舜之道者欲其以堯舜之澤被諸天下耳相傳只此一心若已納之溝中仁之至也其事爲之迹原無一定故能變揖遜爲征誅

孔子於衛章

命一也然有常人之命有聖人之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常人之命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聖人之命也常人之命爲命所轉到得頭來方知是命聖人之命渾化於禮義在得不得之先方可謂之知命

好事者爲之不是毀謗盡躁進者借孔子行事以爲違權通變孔子不以爲非孟子言如此何以爲孔子不開假借一路使門前路徑游移不得

郝楚望云趙岐以陳侯名周誤也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　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卽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卽忠也郝說是也但言貞子先在宋爲司城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爲宋官名司城不過

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敘宋之官名亦無謂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此孟子述學問之源流古來原有此數派傳之於後世唯孔子立爲人極更不可移易不是泛泛定人品之優劣也伯夷一派流而爲避世之士伊尹一派流而爲功名之士柳下惠一派不善學者則爲鄉愿而已雖是流弊畢竟濫觴之處過高一層以至如此以時而論之伯夷有秋冬而無春夏尹惠有春夏而無秋冬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方可稱之曰時也天地間剛柔之氣自是各有至處不涉以人欲之私皆是參贊化育之人三子非所見之偏蓋各出

而救世伯夷出而救頑懦伊尹出而救獨善自爲柳下惠出而救刻薄不得不然孔子則如化工其救在萬世不可以一節名之

金聲玉振非如注之所云也卽今大成樂每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聲相去但有毫釐之閒條理云者合眾音以成一音一音之中眾音未嘗不分明也蓋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〻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無有生澀閒斷若先擊鎛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況鎛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柷敔也

孔子集大成集三子之成條理者清任和便是條理也始條理清任和之脈絡分明終條理清任和渾然無迹到得渾然無迹方爲之成然非始之脈絡分明則墮於儱侗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卽是智智聖雖分始終其實相離不得射之命中亦是巧力一時俱到若至而不中則是無巧之力非觀德之射矣

周室班爵祿章

周禮封國之制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與孟子公侯百里等大相懸絕其實未嘗不同世儒拘於百里之論則以周禮爲妄注周禮者則據之以破

孟子按井田之法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土田無幾矣故閟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禮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之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萊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治田各以其地名如濟西之田龜陰之田汶陽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二同之數伯子男以次降焉

周禮疏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侯伯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子男四之一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此與後世郡縣無異郡縣之法賦稅之入有存留有起解存留者以備郡縣之用起解者以進之朝廷康成言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自漢以來皆然也然春秋之時列國之稅皆奉之霸主無與於天子矣

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

下惟農農田百畝百畝均也而有上農夫至下農夫五等之差則地有肥磽力有强弱也然古者以周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基無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

周之制度當以孟子爲主以正周禮之失朱子謂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反欲以周禮正孟子此與信康節而疑文王之卦位同一病痛

敢問友章

獻子而友止五人費惠公而師友止二人晉平公而友止一人帝堯而友止一人取友之難如此世之紛紛以爲友者何怪乎有絕交之論也

敢問交際章

君子應世處物只在當下更不必追前保往只在守己更不向人分推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純是一團生意若一人之來一物之至義乎不義乎起許多卜度懷許多猜疑全然殺機用事以他辭卻之又費多少轉折吾先自處於不義矣國門之盜不在受與不受如何與他來往況於交際乎

仕非爲貧也章

三代之盛士有恆產原無爲貧之仕其後不仁而在高位賢人在下始有爲貧而仕者久之以仕爲營私之地則惟恐不富惟恐不貴矣道不行者澤不加於民言不聽於上尸位素餐而不去則無一非爲貧也故以居卑居貧嚴其界限未嘗非出處之正會計當牛羊壯長便是居卑之道位卑而言高所言未必國家之大事非所當言而言則於職方有所不盡可知矣

敢問不見諸侯章

多聞與賢異如左史倚相之通九丘八索子產之答實沈臺駘黃熊伯宗之對梁山崩之類後世草創之國其制度

文爲必藉一人以成皆是也賢則有大小之殊故多聞則天子不召師明其重於賢也

一鄉之善士章

古人所留者唯有詩書可見頌詩讀書正是知其人論其世者乃頌讀之法古人詩書不是空言觀其盛衰以爲哀樂向使其性情不觀於世變浮沈蝣晷便不可謂之善上矣非既觀其言又考其行也

孟子師說卷五

孟子師說卷六

姚江黃宗羲著

性猶杞柳章

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告子之意以爲人生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學者必當求天地萬物之理使與我知覺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故以杞柳喻知覺以桮棬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爲桮棬喻求天地萬物之理融會於我之知覺此與先儒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故必格物窮理以致此知其徒恃此知覺者則釋氏本心之學亦復何殊第先儒言性卽理也卽不欲以性歸之知覺又不可以性歸之天地萬物於是謂性受於生之初知覺

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引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以證之靜是天性之眞動是知覺之自然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爲之性性反覺蹔於渺茫矣告子不識天地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卽謂之天理也先儒之不以理歸於知覺者其實與告子之說一也晦翁謂如荀子性惡之說有何交涉孟子言其比喻之謬杞柳天之所生桮棬人之所爲杞柳何嘗帶得桮棬來故欲爲桮棬必須戕賊仁義之性與生俱來率之卽是若必欲求之於天地萬物以己之靈覺不足恃是卽所謂戕賊也

性猶湍水章

湍水亦卽前章之意言其無善無不善也東流西流只是爲習所使晦翁謂其善惡混亦非東流西流告子兼善惡以言習搏之激之孟子單以不善言習其善者旣從習來亦是導其性之固有耳

生之謂性章

無氣外之理生之謂性未嘗不是然氣自流行變化而變化之中有貞一而不變者是則所謂理也性也告子唯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謂之性是以入於儱侗已開後世禪宗路徑故孟子先喻白以驗之而後以牛犬別白之蓋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其質旣異則性亦異牛犬之知覺自異乎人之知覺浸假而草木則有生意而無知覺矣浸假

而瓦石則有形質而無生意矣若一槪以儱侗之性言之未有不同人道於牛犬者也假使佛氏而承孟子之問必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也其譸張爲幻又告子之罪人也

食色性也章

食色性也卽是以陰陽五行化生者爲性其所謂仁者亦不過煦煦之氣不參善不善於其間其所謂義方是天地萬物之理告子以心之所有不過知覺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以吾之存亡爲有無故必求之於外孟子以爲有我而後有天地萬物以我之心區別天地萬物而爲理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更不必沿門乞火也告子之言總

叁拾柒册 96 [illegible]

是一意孟子辨之亦總是一意晦翁乃云告子之詞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是倘不知告子落處何以定其案哉他日象山死晦翁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謂性卽理也正與告子相反孟子之所以辨告子者恰是此意而硬坐以告子不亦冤乎後來學者胸無涇渭眞不異矮人臺下之笑也

語類晦翁當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爲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愚按告子義外是求義於外而行之金溪之言是也晦翁乃謂其必欲自得於己而在外者一切置之不問恐未必然告子既已爲理不在內勢不得不求之於外不然則內外兩無所主焉能自立其說哉

程子性卽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卽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於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金人雖桀紂之窮凶極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極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其氣之精者生人麤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麤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彼欲儕其投胎託舍之說蠛蠓之微與帝王平等父母之親入禽獸輪迴正坐人物一氣无類以至無理也蓋人而喪其良心入於禽獸者有矣未有禽獸而復爲人者也投胎託舍偶而一見亦自有之未有輾轉不已如釋氏之論自家亦說不去也

公都子問性章

性無善無不善後世釋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近之但釋氏無善無惡以理爲障更不復求與告子性無善惡復求理於外者爲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揚子善惡混之說近之可以爲善爲不善似與無善無惡相類但其可以爲者於性中藏此善惡根苗故不同也有性善有性不善韓子三品之說近之後儒氣質之說亦近之

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略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性是未發情是已發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

時他已不是性也則性是一件懸空之物其實孟子之言明白顯易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而名之爲仁義禮智離情無以見性仁義禮智是後起之名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先另有源頭爲仁義禮智則當云心根於仁義禮智矣是故情性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氣合一之說也體則情性皆體用則情性皆用以至動靜已未發皆然才者性之分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雖是本來所具然不過石火電光我不能有諸己故必存養之功到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地位性之分量始盡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未至於天皆是不能盡其才猶如五穀之種直到烝民乃粒始見其性之美若苗而不秀秀

而不實則性體尚未全也

或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執已發而遺未發無乃近於無頭學問乎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不待發而始有也未發之時此四者未嘗不流行於中即使發之時四者有何聲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說者爲頭腦則參話頭以求本來面目者爲正學矣

富歲子弟多賴章

此章是性相近習相遠注疏孫淇澳先生曰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爲習而强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然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一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爲性否語類問理義之悅吾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愚按此理義即天所降之才也故爲心之所同然若在於事儘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如何能同

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謂氣質之性既是天賦如何可反若反之反似爲僞益天命至精些少著不得人爲故人在陷溺之中憑他搏噬紛奪此一點良心畢竟自要出頭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天命之性豈特如金剛一切清濁偏正剛柔緩急皆拘他不得如謂水本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清果若是則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夾雜如此安所稱無極之眞二五之精乎先儒只緣認習字大狹墮地已後之習無論矣人乃父母之分身當其在胎之時

已有習矣不然古人之言胎教何也總之與性無與也

牛山之木章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乃是暫來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獵心陽明之隔瘧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於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於此氣也但使此氣虛靈不昧以之應事接物則旦晝自然合節朱子卻言夜氣上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未免倒說了平旦之氣卽是寂然不動之體乍見嘑蹴卽是感而遂通好惡與人相近卽是喜怒哀樂之未發感而遂通卽是發而中節孟子指點出來使人人可認不墮於有無二邊

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天心生生之幾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閒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亶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旦晝牿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於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陽明嘗曰吾起初爲學尙未力後來被朋友夾持遂放倒不得是故爲善未有獨成者總是不專心致志專心致志自能求助於君子不爲小人所惑陳氏分作兩項非也

魚我所欲也章

凡人之學問不著到於生死終是立腳不定蓋世閒所最不可忍者只有死之一路功夫到此都用不著如欲從生死上研磨終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唯有一義能將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窮化險阻而爲平易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故孟子只將辭受取與之閒說得平常而至煩難者卽此而在佛氏生死事大終不脫怖心

仁人心也章

仁無迹象可言孟子於無迹象之中指出迹象人人可以認取如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仁人

心也不一而足盖人之爲人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更無別心其憧憧往來起滅萬變者皆因外物而有於心無與也故言求放心不必言求理義之心言失其本心不必言失其理義之心則以心卽理也孟子之言明白如此奈何後之儒者誤解人心道心歧而二之以心之所有止此虛靈知覺而理則歸之天地萬物必窮理而纔爲道心否則虛靈知覺終爲人心而已殊不知降衷而爲虛靈知覺只此道心卽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伊尹之言先知先覺初不加以知此理覺此理一字益無理之知覺則禽獸矣人心顧如是哉豈可比而同之乎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

唐伯元曰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愚則以爲明與孟子之言相反可言功也

先儒之求放心者大概捐耳目去心智反觀此澄湛之本體澄湛之體墮於空寂其應事接物仍俟夫念頭起處便爲善惡而出之則是求放心大段無益也且守此空寂商賈不行后不省方孟子何必又言義人路乎蓋此心當惻隱時自能惻隱當羞惡時自能羞惡渾然不著於人爲惺惺獨知旋乾轉坤俱不出此自然之流動纔是心存而不放稍有起鑪作竈便是放心

人之於身章

民非水火不生活飲食之事與生俱生養生送死郊天祭

地皆取辦於飲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至纖之物自聖人用之卽爲禮樂自世人用之卽爲嗜欲貴賤大小亦從世人爲分別身之泰也通體神明朵頤是何百骸分析夫以參天兩地之身而較之以一指寸膚其細已甚哀哉

鈞是人也章

耳主於聽目主於視皆不離事上心以思爲體思以知爲體知以虛靈爲體不著於事爲發於本體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者所謂照心也先立者立此而已世人之心離了事物更無泊處只得徇於耳目耳目非小徇事物則小矣此天之所與我者與湯誥之惟皇降衷劉康公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謂此心也集注以耳目心三者爲天之所與失之矣

仁之勝不仁章

此爲當時諸侯言之新安陳氏之說是也如徐偃王以仁義而失國宋襄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敗死而滅國闢土地者多出自殘忍詐謀之人謂水不勝火當時想有之論故孟子以杯水概此一流

五穀者章

仁之於心如穀種之生意流動充滿於中然必如藝植灌溉之功而後始成熟易言一陰一陽之道道不離陰陽故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繼之卽戒懼慎獨之

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口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卽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謂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降之全到得成之方可謂之熟不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終歸無用

任人有問章

任人不知禮以禮是死板格套故有此問夫禮以義起從

吾心之安不安者權衡而出之奚有滯而不通之處

曹交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一語此孟子繼往聖開後學一大節目徐行堯服人人能之卽人人可以爲堯舜也只在著察之閒耳後之儒者將聖人看得煩難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以爲堯舜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自陽明之心學人人可以認取聖脈後來近溪只就人所行所習當下指點出著察一路眞覺人人去聖不遠要知孟子亦是此意只在徐行堯服人所易知處點出何至持鐙而乞火爲曹交亦有志之士何以見其事長無體求道不篤集注無乃深文歟

詳烏獲一段言力非可强而有也故有勝有不勝至於堯舜其本體人人俱有無所俟力豈有不勝之患陳氏之論不明

小弁章

甬上講時至凱風章萬貞一言不安其室不得謂親之過小陳介眉以舊說折之余是貞一而未有以應也後見宋晁說之詩序之論云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

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始恍然於貞一之說

宋牼章

戰國之君但知有利不利故策士得行其說以利不利說之則兵可罷以仁義說之則兵未必可罷然而孟子必欲以仁義易利者兵不罷則害在人身雖利自覩則害在心術也

先名實章

功利之學必核之以名實故當時之辨名實者紛然荀子曰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

亂名者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潭子髡亦是此意髡之所論在迹孟子之所論在心

魯欲使愼子章

孟子末年當魯平公之世平公之父爲景公二十九年景公之父爲康公九年康公之父共公二十二年魯平公元年爲齊湣王十年魯景公二十一年爲齊湣王元年魯景公二一年爲齊宣王元年魯共公元年爲齊威王四年據齊世家魯之伐齊在威王六年自後齊强大不見魯伐齊之事豈愼子將軍因孟子之言而止耶

魯之伐齊自是不能取勝孟子不以利害言而以志仁爲主此根本之學也是時列國求富强者皆從一己起見志仁者從民生起見從民生起見卽竝中國朝秦楚而無不可從一己起見卽固有之地亦在所當損

二十而取一章

以二十取一爲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以備用然當時田授於上故稅其十一而無媿今以民所自買之田必欲倣古之什一已爲不倫且封建變爲郡縣苟處置得宜以天下而養一人所入不貲則二十取一何爲不可漢氏三十而稅一未見其不足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未有不好善者只爲私心自勝不惟不好善且從而善惡矣今有人語之曰某人善則必曰僞也不然則曰是固嘗爲不善矣又有人語之曰某人不善則喜談而樂道之矣

舜發於畎畝章

天降大任以其動心忍性而知其降也天無心而成化未嘗擇人而降之顧不能動忍死於憂患便是不降嘗見釋氏以離四句絕百非方有入處今以境遇窮極鍛鍊出來是實受用之地不徒向語言脫空去也

孟子師說卷六

孟子師說卷七

姚江黃宗羲著

盡其心者章

孟子所謂擴充動心忍性强恕而行皆是所以盡心性是空虛無可想像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脈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也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未嘗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者盡其心也心既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理則性與命隨之矣孟子之言卽易之言也先儒未嘗不以窮理爲入手但先儒以性卽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覺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後可以盡心故必以知性先於盡心顧其所窮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卻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矣人心爲氣所聚其樞紐至微勿忘勿助此氣常存稍涉安排則霍然而散不能自主故必須存存得恰好處便是養不是兩件工夫易言成性存存可知是一也存心正是盡心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謂存久自明而心盡矣

造化流行之理萬有不齊小之而爲窮通得喪大之而爲生死夭壽此不齊者先是其晝一所在所謂命也立命則從流行處見主宰生死不過晝夜耳不知者以爲有義理

之命有氣數之命天固有兩命乎

莫非命也章

生死原是一途凡人貪生畏死所以歧而二之昔祁世培問先師曰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理尙有未淨處先師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理辨得淸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後來先師與世培之死尤蹈斯言也盡其道道卽義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則知非其道而生者之非正命矣巖牆桎梏無論死生皆非正命

萬物皆備章

盈天地閒無所謂萬物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爲身外乎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吾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吾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閒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恕卽仁之下手處非有安强之分强之云者卽反身之功思誠之則也故誠外無學立誠爲盡之矣

行之而不著章

天地閒道理平鋪夫婦可以與知誰能出不由戶孩提知愛知敬率性而行道不可離說是無工夫未嘗無工夫說是無戒懼未嘗無戒懼人人如此箇箇圓成只爲妄動手脚凡人動於利欲未免倒行逆施學人不肯安於本分求

著求察去之所以更遠昔許敬庵言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高忠憲初甚疑之其後體認之久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耳

恥之於人章

當時游說之士不出機變之巧及其說行以此誇耀於列國景春之徒欣羨之不置一時以爲經濟豈復知爲恥哉不若人孟子以禽獸比之也誠則是人僞則是禽獸

待文王章

學莫先於立志立志則爲豪傑不立志則爲凡民凡民之後興者草上之風必偃耳吾因而有慨如洛閩大儒之門

下碌碌無所表見僅以問答傳注依樣葫蘆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類也故吾讀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觀無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於其間使此學日流於膚淺耳

附之以韓魏章

今人貧賤則欲然富貴則盈滿何嘗著到自己所以忙迫一世苟能不以此爲意其志必有所在矣

霸者之民章

霸者只在事功上補湊王者在心術上感動民之應之亦截然不同驩虞者民爲法制所縛無爭鬬作亂之事皞皞則孝弟忠信相感而化所謂必世而後仁者是也王者未必不行霸者之事而霸者不能有王者之心就如漢唐之治卽當其太平之時民自驩虞終不免於雜霸三代之治其末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倘有王者氣象後世之民但有嚬號愁慘求驩虞亦無矣王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霸者斯可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有親親而後有仁之名則親親是仁之根也今欲於親親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爲之根有敬長而後有義之名則敬長是義之根也今欲於敬長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爲之根此先儒所以有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之論性學之不明由此故也

舜之居深山章

野人之在深山與舜之在深山其食息動靜本皆是道不但舜不異野人卽野人亦不能異舜野人凝滯於物未免將不識不知之體化爲知識舜則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善言善行亦只野人之言行沛然莫禦行無所事還其野人之本分而已

無爲其所不爲章

不爲不欲良知也無爲無欲致良知也本是直捷無加勉强人卻爲聞見多了依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無地非我出路所不爲者似乎可爲所不欲者似乎可欲以至初心漸漸失卻學者但當於自心欺瞞不得處提醒作主便是

聖賢路上人

廣土衆民章

其生色也所謂目擊道存夫子無行不與之妙向使高談仁義而與寵養學究同其動定則中之所存便可料算故學必到睟面盎背方有根柢

伯夷辟紂章

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授田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習聞而莫知其非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塗闊九軌又九卿以至於

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士中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皆有家廟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度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卽人給以半畝勢所不能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是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目驗之小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然則孟子所云五畝之宅皆在田畝與邑中無與明矣

孔子登東山章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古今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聖門之一支半解而後得成其說何曾出此範圍譬之於水則斷潢絕港無波濤洶湧之觀譬之於明則爝火暘谷所照無幾能如聖門之觀瀾必照乎蓋諸子出其私智穿鑿於一隅一曲井蛙之見或斷或續不成片段故不可達之天下所謂致遠恐泥也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間眞所謂毫釐千里此是第一步一生聰明力量都爲此一步所用野葛人參共生一本辨之不得不早也

楊子取爲我章

楊子墨子子莫雖判然不同卻都只在事爲上簡點所以有過不及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天地間道理平鋪無方所而有規矩所謂權也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爲我便有爲人有中立比偶生焉有比偶便有負勝譬如一匹絹纔說細便有麤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有倫則害道

飢者甘食章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富貴貧賤故曰所過者化世人但見富貴貧賤之充塞更轉身不得以爲莫大之事孟子以饑渴二字括之便覺甚輕

有爲者章

此理本是易簡直截欲仁仁至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奈何世之學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自爲支離之說以自纏繞窮年卒歲靡所底麗是以有掘井九軔而不及泉者何如盡捐故技反身而自足乎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爲自誠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爲自明而誠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誠無淺深皆由中而出也久假而不歸者不歸於帝王之誠烏知其非有則以五霸終不知其非已有也彼方有功業可見有聲名可借以其在外者爲已之所有也不然雖己所不欲爲還於事勢而不得不爲豈己之所有哉

伊尹曰章

伊尹之志以救民爲主所謂民爲貴君爲輕也放太甲于桐與放桀于南巢其義一也向使桀能遷善改過未嘗不可復立太甲不能賢豈可又反之乎後世之視天下以爲利之所在故竊奪之心生焉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章

後世人心汨沒於利欲故利之所在視爲極重之事齊國之利尤爲非望而世之好名者亦遂以讓國爲絕行非聖人不能至於日用倫常之間視爲瑣瑣末節不屑關懷如此則是宋人之名毋而爲聖人者必乖戾絕羣歸之許由之輩堯舜爲不足數矣乾坤之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不滅全在親戚君臣上下太和保合人人可以爲堯舜矣當時許子之竝耕仲子之離毋皆墨子之徒孟子所以距之也　戰國策趙威后謂齊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自范之齊章

睟面盎背廣居之氣象也下此之氣象皆因所居而變余嘗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并其所居者而失之矣有能不脫學堂之氣則十無一二也世風之下如此

形色章

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自能聽有目便自能明口與鼻莫不皆然理氣合一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道則高矣章

道無形體精義入神卽在灑埽應對之內巧卽在規矩之中上達卽在下學不容言說一經道破便作光景玩弄根本便不帖帖地莊子曰北溟有魚曰鯤化而爲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

以道殉身章

以道殉身者事君能致其身此身非吾之所得有也以身殉道者世既喪道道自吾存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以道殉

人者時風衆勢便以爲道逐隊趨之終身不識道之所在

君子之於物章

自佛氏輪迴之說興人物渾然一途人轉爲物物轉爲人一人之身其過去現在未來不知多少父母或前生之父母爲吾今世之犬馬今世之妻孥或是前生之父母故其視現在之父母不過適然之相値颯然來去此多生百千之父母何者爲親孝親一念從此斬絕古來闢佛者於此等傷害天理處反置之不道何也及袁了凡設功過格令世奉行之者以蝡蝶蠢動之生準折其忤親陷人之事於是肆然爲惡以爲吾有某功可抵也又與於不仁之甚者矣

盡信書章

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相殺也孟子言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僞此亦一證

梓匠輪輿章

規矩熟而巧生巧卽在規矩之中猶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學者離卻人倫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離規矩以求巧也莊周斲輪之喻欲舍仁義以求道德舍糟粕以求古人之不可傳正與孟子之意相反

好名之人章

讓國之人必其私欲淨盡誠中形外而後能之若夫矯強一時好名起見則好利之見蘊藏於內不知不覺從不及簡點處忽然發露出來猶如見獵心動數十年之心不知伏在何所未易剷除也

民爲貴章

周禮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按此則后土也田正也皆是人鬼社稷乃是造化之迹象天地閒無一物不有鬼神然其功用之及人非同類則不

能以相通社稷二氣發揚莽蕩如何昭格故必假已死龍棄之人鬼與我同類而通其志氣是故配食者非僅報其功也卽如郊天祭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亦是此意吾與祖宗同氣藉其配食以與天地相通先儒謂以此崇其祖父只見得一端耳句龍之配社棄之配稷亦以王者之社稷而言下此一國一鄉莫不有社稷則其配食者不必同於王社凡沒而祭於社者皆是配食今之城隍土穀莫不以古來著名者實之如文文山之爲北平城隍周新之爲浙江城隍呂珍之爲紹興城隍鄭處臣之爲會稽土穀之類皆在耳目閒非著名者之爲城隍土穀也亦猶句

龍棄之配食一方耳葢城隍土穀之威靈非人鬼不能運動也由是言之旱乾水溢則威靈澌滅祭不能享其變置社稷也有何不可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天之主意待人而凝理不離氣也由是而之焉之爲道彼欲求之於未生之前者非吾之所謂道也

口之於味章

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爲理故曰性也然卽謂是爲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爲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儒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吾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是人所固有指出性眞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顧以上段是氣質之性下段是義理之性性有二乎

浩生不害章

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性本如是感物而動則有欲有不欲能不失其性體而可欲在善是知及之也善無形質不可把捉我卽可欲之而落於想像終非己有如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仁守之也有諸己是學者第一關作聖之基在是誠僞之分在是從此以往美大神聖日新又新始有工夫可加耳

有布縷之征章

布縷之征唐之所謂調也出之於地以地植桑麻耳後來地與田渾兩稅之夏稅秋糧以蠶成於夏故謂之夏稅粟米之征唐之所謂租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謂庸也三代盛時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嘗征其粟米也力役之征據周禮賦法三十夫使出馬一匹甲士一人步卒二人三百夫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三千夫出革車十乘甲士百人步卒二百人三萬夫出革車百乘甲士千人步卒二千人有巾車以授車有馬質以授馬有牛人以共牛有司兵以授兵有司甲司戈楯司弓矢以各授其器未嘗取具於民間也一乘賦三十八止供力役一歲不過三日豈足爲擾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不過尺絹大段易辦故並用之而無害據孟子之言其時賦法之屬民盡破三代之制矣然數者之征皆憑戶口爲政所以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必閱其有丁有力能充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辨其貴賤老幼廢弱者此五者皆籍所不書賦役不及焉賤謂貧不能自存者楚蔿敖之爲政也曰大戶已責趙尹鐸之治晉陽也曰損其戶數所以政不苛而民不怨也卽如唐開寶全盛之時戶不登千萬若以實論之浙東西兩道之地其戶豈止千萬哉葢下戶之不登於版籍者多矣黃霸僞增戶口亦只是搜括遺漏塡之於冊非以無爲有也諸葛亮謂劉先主曰荊州非少人

也而著籍者少令游戶皆自實此皆衰世之事故欲民無困其於戶口當加之意焉切不可徒仍舊貫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

不忍不爲之心人皆有之但石火電光斷潢絕港不忍於此或忍於彼不爲於此或爲於彼壅塞而不流行苟能時時以此爲主則達矣至於無欲害人無爲穿窬無受爾汝卽甚蔽錮之人此心常在無有滅熄苟一返之而是矣然此心流注甚深世人知其麤不知其細麤者人所共見其細者如以言餂以不言餂若是乎應對之常人藏財物於家穴牆而取之人藏思慮於胸鉤隱而出之同一機心用事豈以人所不見謂之不同類哉

堯舜性者也章

此爲性命合一之學堯舜湯武不過生知學知之異皆率性而行者也中禮哭死不回必信所以盡性莫之致而致之爲命若爲生干祿正行則是有所致而欲致之也非命之本然而於性有所不盡矣堯舜湯武所謂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此之靜與動靜之靜判然不同故自注云無欲故靜本是趙岐論語仁者靜之注移之於此然濂溪言無欲而孟子言寡欲者周子先天之學動而有不動者存著不得一欲字孟子養心是學者工夫離不

得欲字心之所向謂之欲如欲正欲忘欲助長皆是多欲但以誠敬存之便是寡欲益誠敬亦是欲也在學者善觀之而已

孔子在陳章•

世道交喪聖王不作天下之人兆民之衆要不能空然無所挾以行世則遂以舉世之習尚成爲學術但論其可以通行不必原其心術揣摩世態陪奉人情在世路則爲好人在朝廷則爲鄙夫凡朝廷之資格官府之舊規往來之情面胥吏之成例彌縫周至無有罅漏千百年來糜爛於文網世法之中皆鄉愿之薪傳也卽有賢者頭出頭沒不能決其範圍苟欲有所振動則舉世目爲怪魁矣以是詩文有詩文之鄉愿漢筆唐詩襲其膚廓讀書有讀書之鄉愿成敗是非講貫紀聞皆有成說道學有道學之鄉愿所讀者止於四書通書太極圖說近思錄東西銘語類建立書院刊注四書衍輯語錄天崩地坼無落吾事夫子之惡之亦逆料其禍必至於是也狂狷是不安於流俗者免爲鄉人方有作聖之路

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是孟子自序如莊子之天下史遷之六家指要一例道之在天地間人人同具於穆不已不以一人之存亡爲增損故象山云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然無添減而卻有明晦貞元之會

必有出而主張斯道者以大明於天下積久而後氣聚五百歲不爲遠也堯舜以來其期不爽至孟子而後又一變局五百歲之期杳不可問然而無有乎爾孟子不敢以見知自居也則亦無有乎爾言五百歲之後未必有聞知也蓋孟子已自前知不待韓子言軻死不得其傳而後信也說者謂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爲得其傳雖然大醇而小疵終不及於三代豈世運之遞降乎吳草廬曰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余以爲不然堯舜其元也湯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貞也若以後賢論之周程其元也朱陸其亨也姚江其利也蕺山其貞也孰爲貞下之元乎

孟子師說卷七

孟子師說七卷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黎洲餘姚人蕺山門人以其師於學庸論語皆有成書獨缺孟子因取平昔所聞於師者遂成此書其於寡人之於國也章云梁惠王亦是補偏救弊權宜一時之計孟子以爲根本既立無待末流所言皆布帛菽粟不似耕戰盡地一切權謀惠王不能節用以至民生憔悴故下文痛言之然惠王猶知爲民後世人主不如惠王者多矣梁襄王章云蘇氏云自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殺人致之此言是也顧後來元明之開創者不可稱不嗜殺人而天下爲威勢所劫亦就於一與秦隋無異未嘗不延世久長蓋至此而天道一變遂不得不有逆取順守之說此尚論者之所痛心也故國章云世臣者如魯之三桓齊之高國晉之六卿是也自游說之士起朝秦暮楚取相印如寄各國效之而世臣絀矣利之所在則親之有仕於此國而親於彼國者幷親臣而亦無之李固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先生之言沈痛如此睹今之世又當何如哉

歲在柔兆執徐相月吳興張鈞衡識

孟子趙注補正

六卷

光緒十七年五月
廣雅書局校刻

孟子趙注補正序

余少習孟子得轉附朝儛之說方從學於伯舅葆琛先生先生極以爲然至京師王石渠先生聞其解而歎服於參七百里而是之又獲交臧君西成與論孟子年月事迹深致往復當歲庚午隨侍先君子於永城通判官廨即欲取邠卿之注而補之奔走四方三十餘年其間時時有獲自羈宦湘中承乏兩邑泰嚴促之令馭凋劫之民終歲受責晨夕尠歡幾同邠卿所云困吝之中精神退漂又以年暮無子恐一旦徂謝則平生所得將就放失乃於簿書之暇粗事寫定以行世焉道光二十年五月二日長洲宋翔鳳記於耒陽縣舍

孟子劉注序

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孟子七卷鄭元注又孟子七卷劉熙注案趙氏於孟子有注有章指文繁故篇分上下爲十四卷鄭劉注竝不傳唐人注書時引劉說搜而錄之以證趙君史言趙岐逃難四方臧迹複壁既無諮問復尠遊覽故其著書往往疏陋就所存劉君南河牛山諸注考其地形竝勝於趙歲在星紀見臧君庸於京師共論孟子事實確然定先梁後齊之說案之劉注亦同斯恉讀劉君所纂釋名其於訓詁天文輿地之學靡不綜涉則孟子之注當亦博學精思而成之如其亾佚尤可惜已劉君字成國見世說新語蜀志許慈傳云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蓋劉君之學正出於鄭而以授慈則此注之作或者原本於鄭氏故其家法爲最正云又許慈傳云建安中與許靖俱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冊府元龜六百五卷云劉熙安南太守案唐調露中始改交阯郡爲安南都護府蓋劉君在漢時官交阯郡太守故慈在交州得事之後之淺人以唐地名妄改其官不可不考定也嘉慶十六年六月十日丙辰長洲宋翔鳳書於冀州寓館之雙柏軒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長洲宋翔鳳撰

孟子題辭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漢書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未詳其所得案王肅作聖證論譏詰多用孔叢顏氏以爲未詳所得是不信之也至孔叢尤出僞撰更不足據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鄒爲楚所幷非魯也　漢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案騶通鄒孟子時尚有鄒國其後蓋與魯同爲楚所幷矣又案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莒則春秋時即稱曰鄒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音義

邾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檀弓有邾婁考公邾婁合言鄒長言曰邾婁本是一音非孟子時改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說顏淵死伯魚尚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年蓋遺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以子思在繈褓也知子思年六十二當威烈王六年是年困於宋作中庸中庸爲繼體明道之書故以年著之與上文敘孔子大事必著年若干同例（僞孔叢記子思年十七作中庸者誤）六十二非卒年也子思卒年不書史失之矣又十三年當威烈王十九年爲魯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異子思年六十二矣得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爲失實矣又三十餘年當烈王初年孟子就外傳受業子思（漸見後）子思年約一百餘歲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晉公之流子思之年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爲衍字案高誘淮南子氾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康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業子思（漢書董仲舒傳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舊

弟子授業不必親見仲舒）又案言門人者蓋子思年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年老使女傳言教鼂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案當是性善爲一篇辨文爲一篇說孝經爲一篇爲政爲一篇若今所傳孟子外書則僞之僞者也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說與此同

梁惠王章句上　王曰叟注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既通遊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注云孟子儒術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案趙氏應仲遠並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案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卽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初見時口吻以後如宣十一年當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卽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取燕十城考）齊滑王十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卽公孫丑篇齊人伐燕及燕人畔之事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甚後而孟子書並記爲遊齊時事則游梁斷在游齊前也況太史公傳孟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惟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斥斥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序事之先後也下文又云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云云據魏齊二世家述騶子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並是隨文臚記也又案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趙注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擬趙意以爲使孟子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考戰國秦

漢人君於游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說別見）惠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其孟子實未皓首甚合當時情事趙說不可從

孟子對曰王　案顧隱君（炎武）以史記載諸侯相王在梁襄王時謂依史記則惠王稱王爲非此隱君信竹書紀年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改元之年故爲此說其實惠王早稱王於國中孟子入國問俗不能不爾迨相王則稱於鄰國如史記鴻門之會沛公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項羽漢高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曰先帝文王武王時秦未帝而臣下已作此稱惠王稱王亦此意

白鳥鶴鶴　案毛詩作翯翯說文翯鳥白肥澤貌从羽高聲詩曰白鳥翯翯說文引詩爲毛氏古文孟子則叚鶴爲翯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注）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於桀曰天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書湯誓鄭注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

下民也案經文作曰時日曷喪云云則非湯誓故大傳以爲桀言之趙注望文生義遂以爲湯言與經語不合又案史記殷本紀作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詳史記之詁合諸經文及孟子民欲與之皆亡則此二語爲夏民之言爲順蓋日以喻君夏民不敢斥言故曰是日何時喪乎女亦指日言民遭暴君亂世不聊生故曰予與女皆亡皆亡與偕樂相對（者孔傳曰衆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此古文說故與俱生不同也）

斧斤以時入山　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　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曰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元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也

注時爲草木零落之時非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案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即檢散即發趙注亦言人君不知法度檢斂則檢有斂義不煩改字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亦作檢惟漢書食貨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檢作斂莩作芟與今本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案釋地河西曰雝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雝州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奢延在今陝西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作稒陽）在今陝西榆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六國表秦孝公八年（魏惠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阸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案秦早取魏河西地少梁此又割河西地大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

渡河而東遂偪國都秦於此時即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也）委安邑而去之則安邑旁近之地當漸削以與秦此三喪地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秦取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世家在襄王五年盡獻地在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據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尚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雖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取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偪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弘農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於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文王六年魏以陰晉爲和命曰寧秦案陰晉在漢曰華陰屬京兆今爲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爲魏河西之極南竟魏與秦於雕陰亦以其近秦秦再敗魏而不取雕陰以非并魏之急務故南取華陰以近大梁而取之其後圍焦曲沃即此意）北至今山西解州安邑縣魏故都二百里曲沃漢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在今山西絳州聞喜縣南十里西南至安邑五十里若旁近安邑之地未入於秦亦不能自雕陰以東六七百里之地如入無人之境則可證魏徙大梁時安邑之地多爲秦所蠶食自安邑西至河三百餘里渡河而西又北至少梁亦三百餘里即孟子梁惠王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蓋兼河東地言之此七百里者計其程涂非量其四至故不云方也蓋惠王時所喪地始爲少梁秦又自河西至安邑其雕陰以北至固陽同州以南至華陰尚爲魏地至襄王二年以陰

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予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盡入於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南辱於楚　案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亥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辱不云喪地也與後襄王十二年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孟子見梁襄王　閻若璩孟子年月考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紀年有哀而無襄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紀年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二十五年始辛

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實何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見王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豈久滯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朱子曰七篇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或曰紀年魏史晉魏事獨公以爲必得其眞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

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公子卬未虜地未割秦未富强何遽遷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非如此其餘尙可信邪（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於文侯二十五年卒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巳三十若加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有三十六年辛巳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八年爲改元後之年至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又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九年（翔鳳案此事江愼脩論之甚當詳第四卷）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八年孟子遊事齊當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云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而往僅得半耳既在齊中間遭三年喪歸鄒喪畢復事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案齊宣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

爲長者折枝（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疲枝也　案枝支字通用

梁惠王章句下

王語暴以好樂　捫蝨新話謂此章惟鼓樂字音岳餘通章樂字皆音洛案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亦一證

猶古之樂也　閻（若璩）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孟子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翟（灝）曰晏子雜上篇樂若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後漢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並可爲上樂字音洛之證

蹙頞　閻（若璩）曰說文頞鼻莖也（孫疏作鼻莖非）又案史記蔡澤傳蹙齃齃卽頞謂鼻莖也

臣聞郊關之內（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案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此四境有關之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注）雪宮離宮之名也　案劉熙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孫疏云宣王在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

注孟求有謂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然孰思疑求謬古人所居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遊士非指王宮孟子之縣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傳云齊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孟子往王所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子若謂爲從者見之之見頗易今書之例亦不然矣元和郡縣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爲晏子爾　曾子問篇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使舍已者正義引鄭志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爲君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舍亦公所爲也案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所言與鄭志合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　僞疏云顧野王釋云儛水名出南陽恐誤儛爲儛衮以朝儛爲水名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曆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非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潕水出潕陰西南潕陰縣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潕舞儛四字通借潕舞陰在今南陽府泌陽縣西北六十里朝陽在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西原出內鄉縣南逕州城南入湍水者即朝水也則朝儛二水皆在南陽明甚若漢南陽郡屬荊州爲楚地而齊景公言轉附朝儛者案轉謂周流附謂游附言周流朝儛之水而游至楚之國都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云輪即轉字脫誤分兩字附通斛故設斛（史記魏世家斛侯斛說苑臣術）斛作猶欲音通轉（毛詩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此猶欲相通）桓公言我游欲轉

附朝儛管子脫朝儛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補正之太平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附朝儛與管子略同惟遊欲字倒今晏子本則盡同孟子矣景公以轉附朝儛爲桓公之故事故欲觀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一年左傳傅于許傅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溠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此方城爲楚籓籬而朝儛之水俱近方城故管子霸形篇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汶音岷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案齊桓先至宋自

東南西至鄧遂南至召陵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行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爲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踰方城又南乃至潕水今潕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東南瀙水又在南轉於瀙舞之水即周流楚之北境當漢時猶以瀙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川梁狀改也如謂二者皆由齊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脩德爲問乎景公思復脩桓之業故欲觀其霸迹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遵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浮舟海中僖又云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即遵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朝儛尙在齊西東行至瑯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瑯邪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其公時尊衞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觀兵東夷蓋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瑯邪也漢地理志瑯邪郡瑯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瑯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瑯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瑯邪與吳爲近景公有成瑯二國之志特不務脩德而以兵戎故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

明天子諸侯越境而行之故事而後以師行爲深戎也大雅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操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敎之中正而已案此與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之義相應至師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是爲疚之棘之故箋又云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案此可悟今也不然一段正說桓公時事對先王之古則桓公時亦是今也召穆公以王法開闢四方而疆理至於南海齊桓公亦能尊周伐楚居然以王道自命當時稱爲義王故景公亦以爲比於先王也又案晉語蠻軫諸侯又云蠻軫巡於天下軫者轉也蠻軫亦轉附之意韋昭以車後橫木解軫非是（此即陳轅濤塗由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之說也經書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齊是桓公用濤塗之說矣左氏又云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似桓公仍從陳鄭之間還師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則公羊爲得其實也下師行糧食及爲諸侯憂即公羊師不正之義此解確不可易閻氏非保琛先生云）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注言王者巡守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　孔廣森曰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既春遊

以發作放諸[illegible]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此行之多稱皆續

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意有始混爲一（管子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爲

諸侯度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民事不過再

今也不然　案今也不然謂今日之諺與夏諺不同也自師行而糧食至爲諸侯憂九句皆晏子引當時諺語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晏子解流連荒亡之義益證上九句爲當時成語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昭廿年左傳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界之關暴征其私案此言皆齊之敝政至戰國而益甚故孟子舉文王治岐之法以正之文王始受命稱王周人一代之政當皆依據而周禮獨異是以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而不謂爲周公所作也

左右皆曰賢　丁（杰）曰尚書大傳堯爲天子舜爲左右鄭注左右助也若周家舉典國事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指大臣輔佐故先於諸大夫

齊人伐燕　臧（庸）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曰元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臨記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四

若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人之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案兵勿出齊必有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制齊與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蓋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趙境燕策爲文公時魏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　又燕策文公篇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　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

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又見蘇秦傳）策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其民齊宣往征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戰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即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湣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國絕然爲二事時燕遭喪又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或謂寡人取之者田嬰復讒遠之趙說勿助燕擊齊則必勸宣取燕也孟子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說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用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於桑丘則楚之圍齊當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見史記田齊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韓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伐燕趙救燕而言然乃鮑注以此爲必燕昭既立之時而

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俱未細考　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初立故知韓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祇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爲二事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　案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注云湯征亡此引書正是湯征之文又案民望之以下皆孟子之說書也後滕文公篇

湯始征云云亦是說書故文少異而不加書曰也

非吾所能及也　閻若璩曰案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於滕更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案孟子於梁亦未嘗自稱臣）　翁曰吾分益亢矣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長洲宋翔鳳撰

公孫丑章句上　或問乎曾西曰（注）曾西曾子之孫　困學紀聞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闘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曾西蹵然　案說文欶愁然也从欠未聲孟子曰曾西欶然則孟子舊本作欶作蹵者趙所改爾

微仲　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正義啟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

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中衍卽微仲衍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合呂覽檀弓宋世家之言知衍是微子之弟孟子正以是兄弟故以比干箕子同時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微子紂兄在第二等微中（仲同）在第四等列膠鬲商容之間又有宋微仲啟子在第五等則宋微中之爲啟子者別是一人不得以名衍者當之（宋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更無微中爲啟子者人表多據傳聞之異或當時有以弟爲子者故並記之與）閻百詩遺去人表第四等之微仲但見第五等之宋微仲遂以仲衍爲啟子幷强解檀弓之立衍爲舍孫立子之證不知與孟子語意絕不合

雖有鎡基（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　錢（大昕）曰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茲其鎡錤鎡基文異而義同　案說文欘齊謂之鎡錤此取孟子之言廣雅云鎡錤鉏也

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卽大學之正心不爲外物所誘則心能正如北辰之居其所尙書大傳言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則居中亦未嘗不動不動者不爲外誘所動耳使北辰不動則恆星不能周天心而不動則庶事不能就理　如告子之不動心卽莊周所謂槁木死灰豈足以應萬事乎

孟施舍（注）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　閻曰趙氏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施爲發音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　案壹讀爲賈誼傳壹鬱其誰語之壹說文壹壹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壹壺案今易作絪縕絪縕壹鬱壹壺並聲轉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錢（大昕）曰文選班孟堅荅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浩然也後漢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顏注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義人事之宜道天道與猶合也配以人事之宜合乎天之常道斯能養其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顧（炎武）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誤以忘字爲正心二字禮祭義見閒以俠甒鄭注見閒當爲覸史記侍梁刺齒肥索隱刺齒當爲齧此皆古書一字誤二字之證疊勿忘作文法

汙不至阿其所好　（注）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　汙汙世也言當汙世是非不公獨此三人不至阿其所好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注）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大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案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夫子自知脩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僅十世邠卿此注已見其理矣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注）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　案堯舜三代皆得位爲君而孔子以素王受

命此實生民以來所未有以爲大過非也

關譏而不征　（注）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　案王制漢文帝時作時周禮未出所謂古者指春秋以前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不當改治岐之政以此益見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孟子欲變戰國之法故與周禮異

公孫丑章句下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周秦人言親戚者皆指父母而史記稱箕子比干爲紂親戚以紂之諸父故亦以親戚言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故左傳言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凡同姓有伯父叔父之稱故皆得稱親戚春秋滅同姓名謂同姓之國不相滅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謂同姓之國皆相離畔　禮異姓不稱父則稱親戚但可施於同姓耳戰國策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以親戚與父母對舉亦謂一家之人皆畏懼之矣後萬章篇以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同對　知貴戚亦謂同姓趙注以貴戚爲內外親族非是

孟子將朝王　案此當在齊湣王時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東郭氏景丑氏氏皆訓家論語自孔氏亦謂自孔子家來耳

當在辟也予有戒心　翟曰風俗通窮通篇孟子絕糧於鄒薛

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在絕糧時

孟子之平陸　閻曰六國表卬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在中都卽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

子之辭靈丘　閻曰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譏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所在爾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卽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肊度毋寧闕疑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孟子在湣王時不受祿故云無官守言責

使虞敦匠事嚴（注）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孔曰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

厚薄皆然　孔曰注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棺槨不得同七寸矣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之爲有財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國策西周篇秦與天下俱

關梁俱字後人所加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秦策吳王夫差遂與句踐禽言爲句踐所禽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筐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得之爲有財古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通也

於人心獨無恔乎　案唐韻恔字下云胡敎切出孟子蓋其時劉熙孟子注尙存作恔者當是劉本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注）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亦以管叔爲周公之弟與趙氏所言同並是東漢人俗說

孟子致爲臣而歸　俗傳孟氏譜云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此言誕不足信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章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蓋在齊湣王十二年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前當赧王三年孟子年宜過七十故云齒尊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則五十六十雖在養老之列而尙無此隆禮安得以尊齒自居若孟子生於烈王四年至赧王三年僅六十一歲不宜云爾矣計孟子致爲臣而歸時已合七十致事故云致爲臣若曰不可使仕矣他日王謂時子曰吾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此亦養老優賢之義不能更令孟子仕但留其歸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曲禮七十賜几杖孟子對客隱几正是年過七十之證又案齊宣王十年當周顯三十六年依俗譜孟子年四十是年有伐燕事王問孟子則已爲齊卿預軍國之議公孫丑夫子加齊卿相之問當在此前而孟子已言吾四十不動心則此時已過四十矣（以赧王三年孟子七十餘歲知生於安王二十年前後遊梁時四十六七歲遊齊時四十八九歲歿當在赧王二十年後孟子年九十餘矣以孟子書魯平公稱諡平公卒於赧王十九年也齊湣王不稱諡湣王卒於赧王三十一年也可推知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前矣）則生於烈王四年之說全不可據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案此卽指孟子將朝王一章事故曰願見不可得趙氏不以此爲湣王故云謂未來仕齊

辭十萬而受萬　案齊宣王八年魏惠王卒九年孟子至齊（以宣王伐燕取十城在十年知之黃震日抄引蘇氏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是也）宣王在位十九年自此至湣王十一年燕人立平之歲凡二十二年以陳戴爲齊卿蓋祿萬鍾計之當得二十二萬而孟子云辭十萬若蓋謂湣王時所辭之祿也其事當考之公孫丑篇云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此問辭十萬之事也曰非也于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此指見湣王非見宣王也若孟子始見宣王退有去志君臣之義未深可遽漸而行惟見湣王不可與圖事而於宣

王君臣之義禮盡在宣王沒三年中孟子臣爲君喪不可變服而去之此不欲變之說也孟子當湣王時罕得接見故云于崇吾得見王以不常見故云得見卽告子篇所云吾見亦罕矣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正以其罕見孟子故飾辭云爾也列女傳稱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又云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案宣王嘗言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則宣王欲用孟子之言矣迨宣歿而湣不能繼父志故孟子處齊而憂卽退有去志之時也迨終宣王喪而又以母老未卽去又喪母以喪歸魯葬約在湣王五六年閒迨喪畢返齊適當湣王九年而有伐燕之事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蓋自宣十九年至湣十一年共十二年中除去喪母歸魯二年餘前後當

有十年卿祿萬鍾十年所辭適有十萬矣王謂時子養弟子以萬鍾言致卿祿一歲之粟若後世致仕食俸之法也下文因子叔之疑言及又使其子弟爲卿卽指養弟子以萬鍾之意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注） 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 翟曰上有私龍斷焉音義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爲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說則龍音壟案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直作壟字三家惟陸說爲長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也 案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集解曰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卽此邑因澅水爲名又案後漢書耿弇傳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注云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焉又案水經淄水注云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

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案此三說然畫邑自在臨淄之西北趙劉二注並以爲齊西南近邑者則以鄒在齊之西南故望文生義水經注言澅中東去臨淄城十八里與耿弇傳所言居二城之閒者里數相符括地志言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此據流傳之說故與水經注里數不合當以水經注爲正後世以孟子三宿出澅變水名爲宿留宿留之名與晝音相近故趙氏之本改畫爲晝又廣韻四十九宥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風俗通作於應劭與邠卿並沿俗說當以劉熙爲正

申詳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注云申祥子張子又云大

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按顓孫合言爲申祥詳字通

子爲長者慮（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　按曲禮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長者卽老夫之謂孟子致爲臣時已過七十矣

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曰然且至又曰千里而見王謂自魯反於齊千里言遙遠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江（永）羣經補義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赧王三年己酉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八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

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也其誤始於劉歆厤譜共和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世本及歷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亦作愼公）三十年眞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眞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厤譜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厤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翔鳳按直是歆私改非誤本也）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己卯者異武王陟於十七年丙申成王元丁酉三十七年陟康王元甲戌二十六年陟昭王元庚子十九年陟穆王元己未五十五年陟共王元甲寅十二年陟懿王元丙寅二十五年陟孝王元辛卯九年陟夷王元庚子八年陟厲王元戊申二十六年陟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宣王立共伯和歸國逍遙行志於共山之首莊子有共伯得乎共首之語）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

諸書武王己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厤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己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名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反缺去七十餘年邪然則劉歆厤譜全不足憑邵氏金氏宗之者誤矣　翔鳳按劉歆厤譜卽漢書志所載三統術也其所引古文書春秋傳魯世家俱歆私定以傅會其術馬鄭諸儒已受其惑江君不信眞卓識也

居休　閻曰故休城今在兖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孟子家約

叁拾肆册96版
25B

曰畢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三

長洲宋翔鳳撰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注　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翟曰案春秋成十六年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系本乃云滑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也

成覸　說文覸很視也从見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

韻二十八山覸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覸案廣韻所據蓋劉熙本與說文合是覸爲正字

公明儀曰　閻曰公明儀見檀弓注子張弟子見祭義注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疑高與儀爲兄弟　案墨子公孟篇記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與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儀即高正與墨翟同時

父兄百官皆不欲注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　案父兄謂同姓百官謂異姓書平章百姓百姓百官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案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其文與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辭意正同論語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之所宜

木則古者度地居民先就王國山川之廣狹土地之肥瘠人民之衆寡以定授田多少之數非以五十七十百畝行之天下也案禹貢冀州賦上上錯馬曰地自上下相錯通率第一（冀州田中中馬注以土地高下言是）冀州夏所都鴻水既平安邑陽城之間皆瀕河沃衍而無水患民不流離日以滋生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而已足又禹貢總銍秸粟米之賦皆在五百里甸服之內以其賦上供天子即謂之貢故八州兼有貢賦賦爲諸侯之入貢爲方物以獻王國冀州有賦無貢以賦爲天子所入則五十而貢正就冀州之賦而言其在諸侯不能限以五十惟什一而稅內外遠近齊一耳豫州賦錯上中視冀又下一等爲商所都湯都河南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蓋河水至豫竟

則多患不安其居人民亦少於冀故一夫可授田七十畝書逸篇有帝告釐沃帝告不知所謂釐分也沃沃土蓋區分其沃土以定七十而助之法其後遷河北近冀或用夏法有授田五十畝者故盤庚篇鄭注云祖乙居耿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案土地迫近者謂授田少也山川嘗圮者謂河患多也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湯居亳中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盤庚凡五遷）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畿內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脩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法也案法則可脩者卽瘠沃之法也行湯之政者行七十而助之政也學者讀盤庚之篇可以知脩溝洫行井田以爲助法之意自盤庚治亳殷而田制始復故稱殷人（凡殷法皆盤庚所脩而田制其最大者）周人百畝而徹者蓋本於公劉邠岐豐鎬皆在雍州賦中下在第六等人功少而地大故授田可得百畝詩篤公劉篇云其軍三單鄭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人少之切證又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箋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此公劉定徹法之切證又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此地大之切證以後文武周公皆不改公劉之舊故詩有豳風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知公劉之法未改也惟周禮就洛邑定制始雜用夏殷貢助之法而五十七十百畝之文儒者猶相傳而不廢要之可耕之地不必正平其高庳廣狹畸零之數必執度以度之然後可以得井田故王制言司空執度度地居民也又必求地防使水屬理遜用磬折句矩而後可以爲溝洫故考工記云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遜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以地勢三復此言知溝洫川涂之形本無一定必通以句股之算乃能出其正方而井田立故九數之法一曰方田凡所謂五十七

十百畝其多少但通之以算無所爲改畛涂變溝洫之紛紛也　案說文耡商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字異）又案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音義曰耡音助又案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注言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耡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是耡與助古字通許氏文異孟子而義不異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合數歲之豐歉校得其中數爲常

貢

使民盻盻然　案說文盻恨視也从目兮聲

雖周亦助也　詩大田言曾孫來止箋以曾孫爲成王成王時洛邑已建故用助法有公田也孟子時井田法廢已久故云

雖周亦助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孟子言夏曰校此言立學以明人倫卽大學明明德親民之義其重則在師以道得民然文王世子有天子視學之文保傅篇言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故孟子又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言立學之法非徒得民實王者之所師推乎其極以見立學之重當時學校久廢在上者無承師問道之事使王者興起必先立學而來取法蓋尊師自王者始也而趙注云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

國似謂滕君不足以行王道但足爲王者所取法則下文新子之國卽以文王之新命期滕君者又何說也

子力行之　閻曰案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得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孟子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君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略可覩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注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

案周禮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趙氏據此遂以國中專指園廛以使自賦爲使從二十稅一之賦與康成引孟子不同但周禮本無什一之說故其言任地之數多少不齊孟子既言其實皆什一井田九百畝以八家共耕公田百畝亦是什一之法國中什一者則欲均園廛近郊遠郊而一之郊外謂之野知郊內皆是國中也助者隨其歲之豐歉而收其公田之入賦者歲有常數卽龍子所言貢法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案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趙岐以經界爲列國之疆界故以使鄰國爲說）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去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敎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何休公羊傳注（宣十五年）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晦以養父母妻子五

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又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又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趙岐注孟子五畝之宅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案言冬入保城則春夏蠶時婦子饁餉當在田知樹桑亦在中田之廬故魏風言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又言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此正公田十畝之證言魏國削小民無所居故思古者行井田之事而欲往也（鄭不謂有公田十畝故變義異）詩正義申鄭以班固諸家爲謬且據孟子其中爲公田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

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何得分若取十畝各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私有二畝半何得爲皆私百畝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彼申鄭義當如是而盡絀諸儒則非也詩言十畝之閒又言中田有廬（鄭箋但言農人作廬以便田事似謂農人草草結廬非有屋舍則鄭固不謂有二畝半之宅）使井田中無廬舍安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所謂同養公田者謂一家分治公田十畝合計功力卽可爲同非必八家之人紛紜於百畝之中也況旣有百畝之私田又加十畝之公田亦是什一而取一與徹法正通若井二十畝而耕之則什一之法不平知二畝半爲廬舍不在所耕之內雖爲民居亦由官予故不嫌在公田百畝中也總之井田九百畝以畸零積算而劃爲以出方不能有四方正平之形其中受田還田一易再易及圭田餘夫分合多寡隨時不能一成而不變故井田一廢渺無遺規可見而至今誦班固何休之言若恍親三代之治則爲可指爲謬戾乎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注）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　論語則以爲厲己也鄭注厲讀爲賴恃賴案孟子厲民以自養厲亦當讀賴謂滕君不與民並耕則恃民以自養矣下厲陶冶厲農夫並作此解乃順

是率天下而路也（注）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　管子戒篇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王尙書（引之）曰握當作振

說文振舉救也路讀爲露露家困窮之家也方言露敗也莊子漁父曰田荒室露管子四時篇國家乃路路亦同露亦訓敗也孟子率天下而路趙注謂羸困之路義與管子同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　案九河濟漯近海爲北條之水汝漢淮泗近江爲南條之水（馬季長謂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濟淮南條行江漢此就禹貢導水言若論中國大勢則但可分南北而已）史記河渠書曰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案孟康漢書注曰二渠其

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指出貝邱之河）唯用漯耳是河與漯相分合瀕與河相出入案水經注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在今濬縣東北）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是濟入河在南漯稍北九河又在北蓋引河而北必先疏九河下流通則上流不壅而濟漯二水又當河水自西來北折之要衝河流不南則濟漯不竭濟漯常治則河亦不南洩東北之地有此數大川環繞溝渠畎澮易於濬深不難耕作則北條之水以九河濟漯爲重汝水出宏農（今河南府嵩縣）東南至新蔡入淮泗水源最近東（源出今山東泗水縣）而入淮最在南（今江南清河縣爲泗入淮處）漢入江汝泗入淮而淮之下流與江近淮南王書曰（本經篇）舜之時江淮通流是在禹導水之前蓋因其橫洩之勢排淮通江以疏水患淮患既平之後則淮自就近於漢廣陵淮浦今江南安東縣境趨海孟子述其始事故與禹貢不合而言淮注江也總之九河不壅則河長北流又可治濟漯諸水則兗豫之間水患除而水利大興無庸仰給於東南且河不奪淮則今淮安以北夏秋之際亦不至河淮並漲有岌岌殆哉之懼此一世之利也太史公專言禹厮二渠以補禹貢之闕明導河北流以救後來之弊故名河渠書以厮渠之法經所未及也既厮二渠其北注海僅數百里然九河濟漯水悍而土疏難治數倍於江淮蓋不可以力敵曰疏曰瀹但若爲溝洫使水性通利不爲土所壅遏疑無

事於河者迫既疏既瀹則其注海乃順而易故曰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諸之言之於也近且易之辭也曰決曰排乃力捍水勢禦其衝潰束其橫流江漢時有水溢而土不爲患淮則隔阻又時而不合於江然終不聞淮水之爲土墊而泗至於曲折艱阻乃數倍於九河濟漯故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之者由折而遠之辭也今之浙江古名曰之江亦此意或曰禹之導水既使淮自入海其言注江也曷以故曰淮之入江與自入海無所利害於其閒也淮本有通江之故道故孟子存其法以待後聖人立法在乂安中國而已後之學者明先聖之道亦求興利除害不必泥古人之陳迹也且江漢淮汝之通流非徒孟子言之也即墨子亦言之墨子之書曰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皇孫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見兼愛中篇）案言東方漏之陸者即河至大伾以東厮渠北載之高地也防孟諸之澤者濟水之所經也灑爲九澮疏九河也使兗境之水北趨至冀以入海即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也言江漢淮汝東流注五湖五湖爲江水之下流墨子所言亦以禹治水之先淮汝本有通江之路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案孫氏音義放勳曰

丁音剿或作曰誤蓋總舜禹稷契之事者放勳也故曰日勞之來之云云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案趙注孟子卽據此文又案禮記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敢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案祭於家者謂其家有廟者也孔子之沒伯魚先卒子思尚幼且庶士但祭禰故弟子用向墓爲壇之禮故冢上爲壇場而有祭祀也

秋陽以暴之注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　案趙氏不知四時不隨正朔變（說見白虎通）故以秋爲夏孟子言七八月之間雨集又言七八月之間旱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彼無秋字爲夏五六月其時多雨故不可以暴秋則多晴故秋陽烈於夏日也陽亦謂天之清晏也

蠅蚋姑嘬之　孫氏音義曰蚋張音汭云諸本或作蜹誤也丁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蝣同謂浮蝣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卽螻姑也

滕文公章句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　翟曰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案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是此等書

吾爲之範我馳驅注範法也　案孫奭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又案文選東都賦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李善注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是以後稱前也）孟子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趙注同）說文曰睼視也案善注先引孟子後釋睼字則以孟子釋范氏遂牽連劉注幷釋後詭遇如畢解詭遇不得在解睼之前也是選注引孟子範我當作范氏蓋劉熙本也章懷後漢班固傳注曰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案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則亦以孟子範我爲范氏而仍引趙注者蓋當時爲後漢作注往往雜用舊

注故有此參差又今孟子本作吾爲之範我馳驅文選及後漢書注引並無之字蓋今本涉下文而衍又案宋書樂志何承天君馬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鑾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用劉熙本也又宋書王微傳與江湛書曰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此用趙岐本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閻曰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衛異於魯意者孟子所言其鄒俗乎

以供粢盛　注　粢稷盛稻也　禮記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音義齊盛本亦作齍與粢同又公羊桓十五年傳御廩

者何粢盛委積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案粢盛之粢或作齊或作齍齍是正字粢齊叚借趙氏以粢爲稷盛爲稻乃望文生義不足據周禮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謂黍稷稻粱麥苽則趙曰粢者亦舉例耳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齍黍稷在器以祀者齍盛同義散文則通也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　注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孫曰依趙訓是畫墁爲鏝脂畫冰費日損功之意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　萬章當是宋人孟子在宋而從游故以宋事爲問猶公孫丑齊人以加齊卿相爲問也

湯居亳　詩元鳥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不祀湯使亳眾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

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所言三亳其地皆非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

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　案漢之梁國於春秋爲宋地蒙穀熟甯陵薄縣皆在其境宋爲殷後故臣瓚皇甫謐傅會爲湯所都孟康則更傅會甯陵爲葛伯之國其實漢書但有偃師尸鄉殷湯所都一語故康成獨所據信正義雖申鄭說而未駁去眾家爲未暢也

書曰葛伯仇餉（注）書尚書逸篇也　案此逸書湯征文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十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　案梁惠王篇湯一征自葛始此以載爲始是孟子引書而兼說其義也注中又一說爲再十一征眞俗說也自書曰徯我后至下文以迎其小人孟子又引夏書以證商書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　毛詩鴟鴞箋引詩篚厥元黃（篚匪字通）正義曰鄭氏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書也　又案書堯典正義曰鄭注書序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案馬鄭逸十六篇書有允征非張霸之百兩篇也詩正義以東晉尚書爲眞遂以鄭所引爲張霸書則孟子書曰徯我后至以迎其小人六十一字皆夏書允征文其周王大邑周周字皆古文君字之訛君古文作𠁅也趙以兩周字遂望文生義以有攸以下爲道武王伐紂事而以徯我后二字屬上（後作僞書者即本此）其實臣與后正相對又說文解字引逸周書曰實元黃于匪當是逸書周字後人所加耳又案孟子惟臣附于大邑周及實元黃于匪皆作于是書辭救民於水火之中作於此引書既畢而說其義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　案孔子序書有百篇二十字衍文趙豈誤記張霸之百二篇爲百二十篇而仍爲古尚書乎

（注）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　案所謂今之尚書大誓者西漢所得之大誓馬鄭古文所載今惟見周本紀所謂傳記引大誓者春秋內外傳禮記孟子荀子墨子等書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　僞疏云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荀子解蔽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辟居州傅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　注莊嶽齊街里名也　炳燭齋隨筆曰左傳襄廿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廿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段干木　閻曰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爲子夏弟子可知　臧庸拜經日記曰廣韻二十九換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史記老子韓非傳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軍封於段干集解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索隱段干姓朋名戰國策作段干倫）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

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庸按風俗通十反云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亦以干木爲名左太沖魏都賦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注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見期賢篇與今本異）此先秦古書非漢魏後文入割裂可擬而首連其姓後稱其名與應氏合水經注河水四云有段干木冢干木晉之賢人也亦以干木爲名顏氏家訓音辭篇載梁元帝云段非干木以段姓惟干木爲最著也（劉子文武篇干木在魏袁孝政注云姓段名干木）　蓋段干出老子後段出干木後其段干子段干朋皆老子後與干木譜系無涉且鄭共叔段之後爲段氏則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並有段氏段干氏乎

陽貨欲見孔子　案滕文公上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又下篇陽貨欲見孔子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似以虎與貨爲二人一是季氏臣一魯大夫與論語孔注異案昭廿六年左傳成大夫公孫朝爲孟孫氏邑朝是孟氏家臣而稱大夫則陽虎亦以大夫自命聖人居魯遠害不能不以大夫禮報也

病於夏畦　劉熙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

江淮河漢是也　閻曰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例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語景范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得毋豫知今日之水之地如淮泗注江之說耶

沛澤　劉注沛水草相半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案經傳

皆不言武王伐奄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洪範以後武王更無討伐之事書序又云武王有疾周公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案立武庚者使為殷後又命管叔蔡叔與武庚為三監言三監及淮夷叛者管蔡商奄也尚書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武庚管蔡皆藉奄以叛奄蓋淮夷之長帥故東征以伐奄為急言黜殷命殺武庚時奄尚存討伐未畢也故書大傳言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踐之言遂滅之蓋殘奄則東征事已此東山之詩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矣即三年討其君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理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兗徐之間大抵近制楚疆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奔楚亦居東之一事傳記說之各異不若詩書之可案也漢儒以洛誥已在于明辟遂謂洛誥以後若多士諸篇皆成王即政後所作不知自大誥以至洛誥皆言黜殷之事自多士以至多方皆言踐奄之事故書序於多方篇後總之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凡言成王者皆周公攝為之非成王即政淮夷又叛也案史記燕召公世家言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序君奭任多士無逸

之後成王政諸篇之前則皆攝政時事此太史公所傳古文說也況攝政但代成王施令行政其位仍列於師保不必如漢人言周公稱王也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管蔡商奄也民命謂君也奄在淮夷之北淮夷非一君同時還滅之故云滅國者五十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正義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而惡者皆黜退之不得復為諸侯據此知滅國五十亦周公攝政時事是成武王之意也此相成王而孟子繫之於相武王者大誥曰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則周公相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亦皆文王之事故下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則曰相武王而文王武王成王胥統之矣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舞以嘉其德案商人商奄也東夷淮夷也蓋淮夷能服猛獸以助商奄之虐而周公驅之江南又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與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案此則飛廉不與殷亂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當亦如鄭語戮之於路之戮不必殺也或者飛廉於紂亡之後仍集

庚爲之合淮夷與武庚相應故周公驅而戮之凡與海近者皆可謂之海隅其後仍得還葬霍太山則驅飛廉亦與伐奄同時矣中潏在西戎生蜚廉驅飛廉即戎狄是膺伐奄即荆舒是懲也魯世家言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音費）作肸誓徐與舒音相近淮夷徐戎即荆舒也則伯禽之伐淮夷徐戎亦周公命之費誓之作與成王踐奄一時一事也伯禽封魯早矣其先則爲方百里三年踐奄滅國五十之後乃益魯以殷民六族有奄淮夷之地而有地方五百里因又命之故洛誥有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之事非至是乃封伯禽也定四年左傳言伯禽封魯在封康叔唐叔之前則在管蔡未流言之始也其書傳所謂一年救亂事乎古今文家說者各異在讀書者折其衷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劉熙注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絀者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七國之君有地數千里而稱王此諸侯放恣也布衣之士揣摩其意旨馳騁其辭說飾詐議起以干之如蘇張從横申韓刑名孫吳兵法及談天雕龍炙轂之徒惟在動時君以口舌希遇合於立談此處士之横議所害者一國一君猶未中於天下之人心也其術不及於千世而足以號召徒衆流衍當時其名則欲以救時而因之中於人心害於後世者其楊墨之言乎楊朱不

見於古今人表其人蓋與老聃同時莊子應帝王篇言陽子居見老聃張湛列子注云楊朱字子居陽與楊通用楊朱即陽子居（列子有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當在後是寓言也）則楊朱之學即託於老子其後明其說者皆莊周列禦寇諸人之弟子故周秦間人不甚言楊朱而其言實倡狂恣肆而不息凡同於爲我者皆是也墨翟於古今人表在周貞定王時後於孔子而當時以儒墨並稱爲顯學淮南王書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刃死不還踵此墨者之徒其不名於墨者如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之流其說實皆同乎兼愛楊墨之說之盛則其視諸侯之放恣若匹夫視處士之橫議若蜉蝣與蟣蠓當人心蕩蕩無所適從之時皆歸之如親戚尊之如國君故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禍極於人心之不正有烈於當時之諸侯處士者矣若有謂孟子所以距楊墨甚至而闊略於餘子爲疑故論及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翟曰論衡刺孟篇作匡章子曰有于字荀子不苟篇韓子外儲說陳仲並作田仲案陳仲在荀子所非十二子中則當時應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亾久矣（淮南氾論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

居於陵　史記索隱引孟子曰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於陵案此所引蓋劉熙諸家之注然以爲適楚者非也旣云避兄離母處於於陵而其母殺鶂與食則去其母不遠也又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於陵子

仲尙存乎使其適楚則成后亦不得問齊使矣　閻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卽其家於陵非也唐泉驛詩自注於陵子仲宅漢於陵故城章懷注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説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迹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卽孟子所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居二百里矣

匍匐往將食之　管同曰將取也書微子將食無災文選注甘七引孟子作將而食之（宋選注所引蓋劉熙本）

兄戴蓋祿萬鍾（注）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　翟曰音義戴蓋丁張並音盍路史國名紀陳仲子戴盍案合音義路史觀之似皆以蓋連上讀　孔（廣森）曰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案蓋旣爲王驩邑不常又爲仲子兄邑太元務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

孟子趙注補正卷三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四

長洲宋翔鳳撰

離婁章句上（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　翟曰案莊子駢拇駢於明者離朱是已又案黃帝遺其元珠事亦見莊子漢書古今人表以公輸般離朱並列春秋時失之廣韻離姓孟子門人有離婁更誤　案廣韻自有所本如高誘以陳仲子爲孟子弟子者則此說亦出漢人矣

不能成方員　案說文圜天體也从口睘聲圓圜全也从口員聲員物數也从貝口聲則方員之員或作圜或作圓作員者段借字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李兆洛曰呂覽云昔者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倣升降之氣鍾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律以通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同鄭注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國語作六閒韋注六呂在陽律之閒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

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書所謂七始是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穎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

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鍾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以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也杜佑曰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爲十二子聲一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鍾以次相生終於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

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鍾不爲他律役者言黃鍾惟於本宮爲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案律呂之說紛總錯出訟無證之廷今取六律七音旋宮之大旨見於經籍者條其源流著其義藴以合孟氏之意其上生下生隔七隔八左旋右旋圜徑黍尺之說則槩置之以於實理實事均無當也蔡邕曰度量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斯言當矣

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翟曰說文呭字下引詩作呭呭楊倞荀子注作詍詍玉篇引孟子呭呭猶沓沓也案詩蕩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噂沓無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注云諸諸多言也依此則沓字亦可从言而泄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本主言不主貌說

滄浪之水淸兮　閻曰滄浪地名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漾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蓋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水云　又曰趙順孫纂疏曰滄浪地名蓋漢水至其地因以名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　閻曰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今在昌

黎縣西北即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誤

聞文王作興（注）聞文王興起王道　翟曰詩酌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王逸楚辭章句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俱門趙注以作興連讀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閻曰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淸河國廣

川跡棘津城辯其當在瑯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與稱在莒縣東則太公避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　詹（同）曰國語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陳由太姬家齊之國不由邑姜而由太姜則望因太姜之內族而周之舊姻也故晏子言齊地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而伶州鳩曰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逢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天黿及元枵齊之分野然則姜氏久國於齊而太公卽有逢之子姓耳蒲姑氏或云與商同姓其代有逢之故今不可知要之逢公猶爲太姜之姪度其國滅當近在王季文王時

商之季世矣然則避紂而居東海蓋依其故國而周封於齊亦卽以其故國予之云

離婁章句下　卒於畢郢　劉（台拱）曰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司馬相如傳注）逸周書王季宅程徐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相如傳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以郅爲郢字之誤）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同故也今案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於畢克之大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一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是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故紀年言西伯初禴于畢而杜佑亦云王季都畢皆通國內言之昭九年左傳周景王言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畢皆古之建國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曰岐周（高誘呂覽注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國爲天下號也鄭氏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爲岐別此足徵矣）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曰畢程呂覽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刻本程誤程高誘注畢程畢豐非也）周書史記篇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所起遠矣又案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

一文王墓地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

西北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明唯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括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非一世矣（辨已見日知錄）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紀年云西伯初禴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郢之證王季廟在郢亦若文王廟在豐僖廿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畢酆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於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若僞孫疏謂郢楚故都在南郡固

不辯而知其妄矣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內之地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爲非畢陌屬漢安陵縣地晉省安陵爲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故通典以爲在咸陽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識沿革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即與君卿無二正咸陽縣地（注漢書故以長安言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爲在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爲畢公高因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爲程伯休父國斯兩失之後漢郡國志河南雒陽有上程聚劉昭注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程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徧檢史記諸刻本悉易以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注之中程郢互見分明可據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翟曰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御覽引孟子曰子產爲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　閻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illegible]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

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段（玉裁）尚書撰異曰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正歲二字耶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臧先生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已詳之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謂周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月徒杠成（作十一月誤）十一月輿梁成（作十二月誤）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係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

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illegible]之吏實[illegible]精嚴如是爾雅石杠謂之徛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illegible]杠成邢疏云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而云此注作十月[illegible]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illegible]本注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推求文義當是[illegible]子正文作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譌亂耳近曲阜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而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

又先於其所往　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案安於

聲之轉義亦通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尚書大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又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案三王迭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謂通三統也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地號絀虞而號曰帝舜案此知唐虞在

當時稱王三王不必為夏殷周而周公時則夏殷周為三王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據此知兼三王通天地人之正以正一歲之首施於春秋冬夏為施四事以為一歲之成而王道備所謂施四事者其事備於明堂月令而實本於堯典之命羲和尚書大傳曰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據諸書之言則兼三王施四事即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也旋機謂北極玉衡謂北斗（本甘石星經）凡四時鳥火星昴之中皆仰觀而得王者當法天周公之所以仰而思之也自唐虞三代以來無不以此為兢兢故月令言春行夏令

及四時災異之應皆所謂有不合者也合於天謂之合不合於天謂之不合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皆仰而思之之學也三代之王皆受命於天四時之事皆天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受命而王必仰法於天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所施皆王者之事仰而思之求其端於天也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乾九三明人事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之謂也孔子作春秋亦通三統而具四時即周公之法亦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案說文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孟子王者之迹熄迹當作辺言王國無遒人之官而詩遂亡矣後人多[illegible]迹

[illegible]同迒故改迒爲迹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何休注公羊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漢書食貨志云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又藝文志云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歷案諸文知王者有設官采詩之事息止也（孫奭云熄與息同）言此官止而不行則下情不上通天下所苦天子不知政教流失風俗淩夷皆由於此謂之詩亡可百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謂王者不采詩將使夫子周流四方以行其教春秋之志其見於此與若風雅頌成周已具體各不同安得有黍離降風之事至以雅亡爲詩亡則雅之一義亦不足以該詩進文中子辟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案此亦謂詩亡爲無采詩之官也

逄蒙學射於羿　隸釋跋童子逢盛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逄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亦卽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逄蒙學射於羿殺之言姓者始皆作逄據漢儒尙借逄爲逄（呂氏春秋逢門始習於甘蠅）逄未必誤恐當讀爲鼉鼓逢逢之逢爾（以上

隸釋文）案說文無从夅之逄但當作从夆之逢廣韻四江逄音薄江切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逄丑父亦从夆與三鍾之逢同字古音鍾江同類字可通用又古無輕脣音洪氏謂當讀鼉鼓逢逢之逢者是故類篇作蓬蒙音同而叚借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李（兆洛）曰天體無形其高本不可以道里計古言天家以爲天去地五億萬里者淮南天文也以爲自地至天半於八極而應爲一億一萬六千七百五十里者張衡靈憲也以天之積度共爲七十三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六里者王充論衡也以爲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半之應得一十七萬八千四百八十五里半者帝王世紀也以爲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者廣野天圜也以天之積度爲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一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者洛書甄曜度春秋攷異郵而陸績乃計其全徑爲三十五萬七千里者也以爲天去地九萬里三五律紀也以周天爲八十一萬里以周三徑一計之應得半徑十三萬五千里者春秋元命苞也以四正四隅相去九千萬里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關令內傳也以爲從上臨下八萬里者考靈曜也以爲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半之約應得一億一萬六千里者河圖括地象也以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地去天之數者月令正義考靈曜也以上凡十三家其

淮南紀律元命包考靈曜等約略空言者無論已即論衡甄耀度考異郵世紀知以周天積度計之殊近理矣不知天愈高則度愈闊所言里數殊難作據且不知天之去地而與地心有地半徑之差與周三之不足徑一也至靈憲天圓括地象則四方又有闊狹闊令內傳則天地相去之數與四方之相去又不合周三徑一之大略月令正義且及恆星四表之外則鑿之尤甚者也今法分天爲九重宗動天居最上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各居一天層層相裏而地處其中地之上爲月天月天之上爲水星天又上爲金星天又上爲日天又上爲火星天又上爲木星天又上爲土星天又上爲恆星天又上爲宗動天則總率諸天以西行者也其於七政之行各以法測其高度較地之半徑若干倍爲其天去地心之數月天中距爲五十九倍又百分之七十八以乘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已有八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一里一百四十四步之高減地半徑則月去地面之數也日天中距二萬零六百廿六倍乘地半徑得日去地心二萬萬九千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三百八十餘里之高焉水星金星皆一年一周天者也故中距與日月同火星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一倍半木星十二年弱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五倍土星二十九年半一周較日天之高約十倍恆星二萬五千餘年一周較日天之高約九千倍此皆得之實測恆星之高亦以火木土三星行天之遲速比擬得之若恆星以上之天太虛無

迹則仍非智識之可推矣此星辰之遠即天之高也若日至之說則步律者必以冬至爲一歲之終始至者極也日極南景極長晝極短日短星昴始於虞書遂爲千古定冬至之準兩至相距爲一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舉大概言之後世所謂歲實也夏商以來律法無考周髀之法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即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爲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期年即再至其處歲周即天周也夫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是未知日有高卑盈縮也歲周即天周是未知恆星之天非太虛之天而尚有東行之度也小餘四分之一是歲實失之太强且未知節會之有平有定也執是以求夫安得不冬至後於天而日躔西改乎乃春秋時推步失當兩紀冬至皆先天二三日禆竈梓慎之徒但言占驗無及知此者延及於漢猶執前法太初律之大餘五小餘八即四分法也三統小餘爲萬分之二千五百零一六二四四奇則反强於四一矣後漢立儀表校日景仍復四分之一所謂四分律也靈帝時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之故作乾象律始減小餘爲二四六一七九九六奇焉夫自魯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至靈帝時八百餘年以平率較之冬至當後天六日奇矣蓋以春秋冬至先天過甚小餘雖强然以數百年積漸減除人自不覺違久已後天而洪乃始能覺之也魏已後律凡數改其小餘又皆强於乾象而景初律二四六八八〇〇八奇者爲尤甚宜元

密閒用之而所推冬至常在日景最長之後三日有餘也惟神龜初正光律二四三七二九三七奇其小餘爲弱於乾象近之矣然何承天知景初之誤而其所造元嘉律斗分二四六七一零五奇又不過較景初稍弱而已又安能得冬至之確數哉溯自堯時至劉宋二千八百餘年日躔之不及天者幾四十度蓋自虛八退至南斗十一度奇矣乃太初以後律凡十改而皆承襲三統舊法稍變歲餘以爲補救一時之計卽何承天知以景長爲冬至而尙不知天周之非歲周也其後南徐州從事祖沖之以大明六年壬寅造甲子元律始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而歲差之法出焉又詳測前後日景折算取中以定冬至其小餘二四二八一四八一奇則較正光又弱而庶近於眞矣惟其虛分太弱四十五六年卽差一度爲數過促且其分天者以爲日之不及於天而不知恆星之自有行度也又日景長短之變時刻相距亦有不同其時最卑在冬至前約十二度至前日近最卑而行應稍疾至後日遠最卑而行應稍遲折算取中者仍不免後天數刻而沖之亦未之明也乃其時北齊張子信由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損益之率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隋劉焯更立躔度與四象升降所造皇極律始用定氣蓋高卑之理雖未明而盈縮則已見矣隋以後造律者其法多倣祖氏分周天立歲差雖未有精測巧算密合於天而究無有後天三日如景初者故隋之律三

改唐之律八改五代迄元凡十四改雖其歲差遠以八九十年近以五六十年不能相準而其小餘二四三奇者最多二四四奇者蓋已少矣惟元郭守敬之授時律乃仍宋楊忠輔之統天律二四二五以爲小餘爲迥與衆異而不知又失之過弱也古之律法所以甚粗者其故有三一由膠守成法一由測算不精一由泥古太過漢四百年律雖三改而仍復四分則以四分爲不易之法也自堯至劉宋日躔自虛退斗而歲與天猶不敢分也此膠守成法之過也不得高卑行度及兩心差之大小而僅求之於晷景則不知平冬至定冬至之別而執一隨時不同之泛率以爲定率增改不一互以爲非此元以前造律者之通病卽郭守敬創造簡儀高表憑所測實數考正冬至歲餘宜其得實矣以今法推之其時最高已在平冬至後二十餘分而猶謂盈縮常起於二至是測之不精也祖沖之所定大明壬寅冬至在乙酉日辰初三刻郭守敬所定至元辛巳冬至在己未日丑初一刻前後相距八百一十九年共積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三十三日九十二刻以守敬所定歲實積之則不及三十二刻乃云自大明壬寅距辛巳合得此數何耶苟卽以所設百年長一之法推之則又先於沖之所定三十餘刻矣進退無據莫適所從是算之不精也泥古太過者律家更造一律必以近日所測逆推往古史傳所載以爲符驗如元史有六律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

[illegible]朔之異同是也然古者天學未明冬至多非實測以今日之法而必求合古每反至變改近日之實測以遷就往古之虛文故列代之歲實雖減於四分而實皆過於強者多也若郭守敬雖統天距差躔差之說而設百年消長一分之法亦正坐此而不知其無是情理也自西法入中國而律法乃密一曰天度回回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整度不用奇零度以下分杪微纖皆遞析以六十設度於此而以日月五星之盈縮進退其閒是爲以整御零之善法一曰恆星行度以爲恆星之天在土木二星天之上無盈縮升降之迹然能出入赤道而循黃道以東行西人第谷定爲每年五十一杪閏七年有奇而始行一度焉此二者卽古之天周而昔之人無是

躔亦無是識者也若其所論歲周者一曰平歲實回回法以春分爲歲首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乃由累測春分得之蓋數百年來盈縮之差尚近二至而二分之朒朓甚微所定小餘之八七五應亦無甚參差故歐羅巴法遂用爲平率以均度加減之爲諸定氣猶月之有平朔平望而求定朔定望也一曰高卑行度蓋日之行其本天本無盈縮特其高卑升降成橢圓形而橢圓之心又與地心不合於是日在本天爲當某度者由人目視之又不當某度蓋高則離地遠而視行遲卑則離地近而視行疾最高爲盈末縮初之端最卑爲縮末盈初之始亦如月五星之有盈有縮也凡節氣在最高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少於平率在最卑之半周則兩節氣相距之歲實必多於平率故最卑在平冬至前則加均度而減時定冬至在平冬至之前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長最卑在平冬至後則減均度而加時定冬至在平冬至後而兩冬至相距之歲實消今法定最卑行每年一分三杪稍朒雍正癸卯最卑離冬至八度零七分奇元世祖中統年閒大抵適當冬至者也求冬至者以平歲實爲之根再以最卑之遠近求其均數變時以加減之則千歲之日至固可坐而致矣一曰兩心差卽日天均輪之半徑也西法始定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均數最大者二度三分有奇後戴進賢等又減爲三十三萬八千〇〇〇則均數最大者止一度五十六分十三杪矣上考祖沖之

當年實測計其兩心之差大抵有四十餘萬則彼時均數更大古大今小莫測端倪正如黃赤距度之古闊今狹同爲司天者所不能預定者也求冬至者又宜以此消息之朱子謂造律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律元蓋從來造律諸家必推至上古時歲月日時皆得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同起冬至之度然後以爲起算之根也此自漢太初以至金重修大明數十家之常套皆不過卽其近時之實測遐推往古以折算求合而未可信以爲實故史傳所載律元無一同者況推測未精所立之法有未數十年卽不驗者又可憑其荒遠無稽之律元以爲推算之根哉故元授時遂不用此法直以至元辛巳截算爲元今則以雍正癸卯

[illegible]實測不尚虛譚矣儀象考成曰測候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真蓋冬至時黃道與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妙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實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實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青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實難得確準此其故也案周禮致日兼冬夏虞典命羲和於二分特詳與今法正合李光地尙書解義二至者律之元也而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故於夏言敬致冬不言宵永而云日短蓋亦以主於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　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略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案以歲分當參二至是已謂古專主夏至自漢以後專論冬至則非也逸周書周月篇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基踐長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蓋造律之法是以冬至陽生爲定測之始無緣轉重夏至土圭之法則專以測景又與造律異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翟曰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未知所據

章子有一於是乎　閻曰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蔡虛

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蓋章子其字今去子字猶之曰顏淵耳皆非也案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稱嬰子田文稱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閻曰案曾子所居乃南武城魯邊邑在費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與吳鄰吳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哉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入淮以要之由吳之壞隔絕也越既幷吳商魯之閒可以惟其橫行寇之興也何常之有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案漢書有沈猶侯（楚元王傳）沈猶地名沈猶行疑是邑大夫以地爲氏者蓋有人名負芻作亂於沈猶之地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王柏孟子通旨曰妾謂因儲子有瞯夫子之語遂發瞯良人一段言求富貴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非闕文也

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注）墦閒郭外冢閒也　案閻氏以此爲古墓祭之切證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禮無墓祭墓祭變禮也戰國無世祿宗子多在他國故祭墓遂盛於此時後乃浸成風俗豈可據此而謂古有

蒸祭乎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四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長洲宋翔鳳撰

萬章章句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案此二語是逸書文

王引之曰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論語孝于惟孝釋文孝于一本作孝乎乎本字于假借也孟子號泣于閔天于父母列女傳作號泣日呼閔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注）恝無愁之貌　說文忿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呼界切）案說文無恝字作忿爲正廣韻十六怪忿下引說文同音義恝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作忿是丁公著即據說文改俗本孟子故并易其音忿是忽忘之意與趙注無愁之貌義亦通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又求人篇亦云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

則慕少艾　翟曰案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訓艾爲白而白義有二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皙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高誘注艾美也九歌登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嬖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考古編謂傳載絕無以艾爲好者大非　案論語云宋朝之美而定十四年左傳盍歸我艾豭亦如晉語以艾爲男色之美者杜注艾老也可商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案趙引書與鄭讀異然以在位時爲五十則三十在位亦當作二十矣又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父母使舜完廩　翟曰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不得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即深入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出去瞽叟象喜以爲舜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案史遷亦據孟子以意飾之列女傳之鳥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　案太史公書多古文說未必盡據孟子劉向見中古文列女傳自別有所本亦非意飾七略之書亡者多矣當時豈獨有孟子也

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　榛琛先生曰蓋害也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音義蓋舍人本作害是蓋與害通又案帝王世紀謂舜字都君即本孟子此文然未可據

鬱陶思君爾　閻曰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注引孟子曰鬱

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思陶陶思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又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誠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乃喜而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明云象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案此蓋舜封象有庳之命

舜流共工于幽州　案史記五帝紀作流共工于幽陵莊子在宥篇作流共工于幽都而東晉書舜典作流共工于幽洲从水說文無水旁之洲卽叚州字爲之則亦取水中可居曰洲之義與十二州之幽州不同　閻曰幽州卽今密雲縣話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　閻曰書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領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庵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案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在越裳陰西從山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爲象郡兩漢爲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日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眞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眞郡治胥浦縣莽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改州名實本此合之唐武德曾於咸驩縣置驩州則驩同歡喜之歡於驩州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肇其端矣　案御覽四十九引盛宏之荊州記曰書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殺三苗于三危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案殺無竄義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音義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䊛音同字從殺下米云䊝䊛散之也案說文䊛䊝散之也从米殺聲又𡨄塞也从宀𢿂聲讀若虞書𡨄三苗之𡨄案𡨄訓塞亦無竄義凡讀若者必異文是則虞書之竄左傳之蔡孟子之殺皆當作䊛說文𡨄下之讀亦當是䊛三苗寫者涉正文而誤史記作遷三苗于三危莊子作投三苗于三峗　孫星衍曰高誘注淮南脩務云三苗蓋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名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此與馬鄭說獨以縉雲氏之後爲三苗者異未知其審後漢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案章懷注與後漢書本文不相應河關之西卽鄭注所云三危在岷山之西南非沙州之三危也　閻曰三苗國名張守節據吳

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illegible]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illegible]國地　翔鳳案鄭志堯與竄三苗于三危檀弓注舜征有苗死於蒼梧張逸荅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在南野

殛鯀于羽山　孫曰史記集解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云殛誅者責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郎放也祭法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案禹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

封之有庳　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師古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又史記五帝紀正義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案有庳在零陵此唐以前相傳之說宜不誤正以去帝都極遠故或以爲放爾

故源源而來　注如流水之與源通　管同曰說文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謜謜而來案謜謜而來特言舜召象之來耳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然後爲象常來之實今本改謜爲源（案是趙氏所改）而釋爲如水流相繼不絕其辭重複非是

堯老而舜攝也　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　孟子言堯老而舜攝又言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詩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攝爲佐助之義相亦助也則舜攝天子即是舜之相堯之辭也舜讓于德弗嗣舜不敢稱天子之意也虞書終堯之世舜未嘗

稱帝以未爲天子也尚書大傳維元祀鄭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是謂堯崩喪畢後舜乃改正（堯建丑舜建子）故曰月正乃稱元年故曰元日與正月上日之文不同大傳又言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唐虞於當時稱王）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鄭注舜承堯猶子臣父雖已改正易樂（皆指維元祀之事）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據此則舜之稱王且遲之又久與孟子言舜避堯之子事正相合周秦閒人輒謂堯存而舜爲天子故有咸丘蒙所聞之語及韓非呂不韋之繆說惟孟子稱說詩書折中至當故其後齊魯諸儒（伏生之流）能傳斯義也大戴禮五帝

德言帝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莊子在宥篇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于幽都皆以舜相堯事繫之於堯以堯爲天子也大戴爲禮家莊出於老老耼爲周史孔子所問禮者故並得其傳也

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孫曰書作帝乃殂落或作僞傳者既不以放勳爲堯名則幷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春秋繁露煖燠篇御覽引五經通義皆作放勳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勛乃殂（案孟子作徂是假借）漢書王

莽傳注引古曰虞書放勳乃徂云云是唐已前馬鄭本尚存故也三年書作三載孟子春秋繁露等皆引作年僞孔因唐虞曰載之文改之也　閻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言舜帥諸侯以爲堯三年喪二喪字並平聲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方喪三年言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呂氏孝行覽舜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案戰國時以此詩爲舜所自爲故呂覽所記如此而咸丘蒙亦引以問孟子言非是之謂則不以爲舜作也

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注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　案小爾雅賢多也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獨賢猶言獨多事有多少乃是不均如以賢才而獨使從事則非不均之謂矣老子不尙賢使民不爭亦謂不尙多也數有多寡而爭心生也孟子說詩爲賢勞正是多勞之義

夔夔齊栗　閻曰炳燭齋隨筆夔夔齊栗夔一足之物凡人之立常兩足舒步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故曰夔夔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余案酷吏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明白

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注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注當讀瞽瞍亦允爲句若是屬下文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　史記五帝紀注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案禹貢正義云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相蘇鬲津見在今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案漢鬲縣在平原郡爲兗州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冀州境九河八流入兗域在冀州南鬲津又爲九河之南故曰南河又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偃朱城所居卽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案漢志鄄城

屬沛陰郡在高縣南故曰南河之南趙注云遠地南夷有似荒僻無可主名烏知所避越竟而已此劉勝趙處

故曰天也　翟曰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同孟子惟故曰天也作舜曰天也晉書段灼傳文選注引孟子並作舜曰

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劉熙注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案此中國但指帝都不必如趙氏所言

而居堯之宮　顧大韶曰而當讀爲如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劉注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閻曰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今在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互相證明斷非一山也此誤由趙氏只觀水經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與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案夏本紀益讓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即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案張守節改箕作嵩者水經潁水注云潁水徑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又曰縣南對箕山是在箕山之陰史云箕山之陽箕字是誤孟子云箕山之陰字自不誤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引云嵩高山一名太室山亦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北二十三里而劉注顧訓箕山之陰爲嵩高之北豈於方名還失若是其文定有脫誤當爲嵩高之南箕山之北也崇高古字通用

丹朱之不肖　閻曰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范注荊州記括地志各言丹淵所在恐未足信蓋世遠也因思放齊曰允子朱止曰朱未有國後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堯喪在平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史公傳古文說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

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案孟子言太丁未立則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皆已立而歷有二年四年也繼之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凡繼世爲君惟守先王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俱在逸書其文必明成湯之德紀成湯之政故序言成湯既沒謂身歿而道存也言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序作書之年也意在陳成湯之道以告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說書者補序之闕又存殷人得立太子母弟之法文有詳略非書序與孟子史記異也至太史公以二年作三年是積畫之訛

伊尹放之於桐　閻百詩據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放處應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

七十里方可伊尹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豈能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案閻氏不信湯都在偃師遂強斷放太甲之桐在虞城而以桐地桐亭傅會之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集解鄭元曰桐地名有王離宮焉正義晉太康地道記曰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此尸鄉正在偃師知桐宮去亳甚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殷本紀有莘氏媵臣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案呂覽言伊尹毋居伊水之上伊水行今河南盧氏嵩伊陽三縣竟伊陽爲下流去陳留五百餘里則伊尹所耕未必遠涉至彼若盧氏在伊水上流與呂覽伊水之上既合其去陝西之郃陽二百餘里湯妃有莘與太姒之莘安知其非一國且其地去湯都偃師亦不遠無難往聘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翟曰意林錄孟子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案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作芥字

於衛主癰疽注癰疽癰疽之醫也　錢（大昕）曰孔子世家衞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

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恐是肊說

於齊主侍人瘠環注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

武（億）曰案侍人卽寺人詩釋文寺人之令寺音侍本又作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穀梁傳閽殺吳子祭傳閽門者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據是則侍人爲奄官之屬

於衛主顏讎由　翟曰孔子世家孔子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卽顏涿聚也　武（億）曰案讎由濁鄒音近假借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顏庚杜注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濁又作涿鄒又作聚並聲之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爲齊衛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也　僞孫疏曰案史記世家陳懷公子名越乃爲湣公又年表湣公六年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由是推之則孔子爲湣公之臣矣是陳侯卽湣也　曾曰郝京山曰忠信爲周言貞子爲陳侯忠信之臣同案孔子在陳所值者湣公名越

不名周趙注本誤此司城貞子卽左傳公孫貞子以尸將事於吳者故當時謂之忠信（史記索隱案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檢左傳無此文所言卽孟子趙注耳）　孔曰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則貞子仍似陳卿葢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制以字爲謚通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謚者今據稱貞子則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不誤也（有謂孔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此尊聖而過耳羇旅之臣亦臣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較其時靈公沒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魯定十四）是初至陳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

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史公誤著於此耳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

史記秦本紀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亾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

君無知蹇叔止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案太史公撰史記凡孟子所辨數大端如舜臣堯舜放象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周秦人書累累言之者皆削去而依孟子則百里奚之事亦必依孟子然孟子所辨其大旨在未嘗食牛以要繆公而秦本紀言爲媵於秦亡秦走宛則未嘗要秦之驗證若事虞而虞亡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釋其囚而語國事則管仲之於齊亦類此也孟子言管夷吾舉於士百里奚舉於市舉於士者脫堂阜之囚也舉於市者以五羊皮贖於楚也

日中爲市交易而退贖之必於楚市則孟子亦有是言也至百里奚自言知虞不用私利爵祿而留則孟子亦言有公養之仕又言周之亦可受聖賢處困時而爲之不足爲百里奚病也且遭亂失職戮辱困窮自外至者何所不有伊尹負鼎百里飯牛適丁其時事或有之而橫議之士謂欲以是干時而邀富貴固君子之所羞也自秦不復東征罕與諸侯會盟朝聘故齊魯間傳聞秦載不甚確信至漢入秦得其遺籍故太史公於百里奚有不與孟子合者則孟子言知虞將亡而先去尙是傳聞之異也史記言繆公聞百里奚賢則公孫枝薦之呂覽愼人篇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放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案呂氏槩括前事故略其媵秦走宛非違異也）公孫枝得而說之（案說同脫脫於奴虜之中也）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案此卽孟子所言時舉於秦之事也當以補史記卽可注孟子（左傳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案井伯卽百里奚古今人表以爲兩人者誤）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凌（廷堪）禮經釋例曰案呂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享禮庭實四馬）言其貢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

以釋之誤矣左傳哀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乘韋者四皮亦庭實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故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覿用馬介覿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閒之義也　閻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至垂棘又見成五年傳杜但注云晉地

假道於虞以伐虢　閻曰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即今河南陝州其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而形勢瞭然時晉獻公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爲故晉城遺址尚存

萬章章句下

頑夫廉　翟曰韓詩外傳三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亦作貪後漢丁鴻傳論王暢傳又列女傳注孟子亦作貪袁氏後漢紀引華嶠論丁鴻語亦作貪夫廉論衡率性篇頑亦作貪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文選脩楚元王墓攷三國名臣贊郭有道碑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案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後盡心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爲貪

接淅而行　說文滰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其兩切）案改滰爲接趙氏本也邠卿不甚通古字古言如餓殳之殳迒息之迒滰淅之滰皆其所改姚寬西溪叢語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作滰者以唐時孟子不獨存趙本也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莊侍郎（存與）曰孔子少居魯長居宋學殷禮焉故觀夏道之杞而不居適周以觀周道問於萇叔老聃老聃索隱萇叔行恠故曰吾弗爲之矣泗上諸國無不往而學焉有所見有所聞所傳聞上自包犧下逮周公之制其文其器備矣逮昭公孫國夫子於是適齊必在委吏乘田之後而不曰去傳者士也未爲大夫可以去他國可以復本邦故不曰去長居宋不可謂去魯也當定公之初自齊返魯不更適齊故曰去齊矣陽虎專季氏孔子不仕自定八年至十四年之冬仕於魯列於大夫爲司寇季桓子不違夫子者三月及受齊之歸言而弗聽乃以不任職爲己微罪於是以大夫去國之禮行皇皇如也三月而復服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三年而後可以之一邦誠有罪也若乃大夫以諫不聽爲己罪則謂之以道去其君去不待放道之出疆先於所往焉雖然檜之羔裘曰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言君禮於其臣有加而臣無補於其君自悼之莫可解也魯君不召之則不可以返故曰仲尼旅人矣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誠以喪禮處之矣且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道路之事由此始也向也去齊還魯展其墳墓守其祭祀親其戚友何可以不速接淅而行人情之實也乃茲去魯適衛則必哭於墓而後行矣踰竟又向國而哭矣故曰去父母國之道也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皆在將去未去時故曰遲遲也及之楚而後不復他有所適夫子先知之矣楚狂曰何德之衰誠不謂聖人之至斯也子在陳曰盍歸來子貢送冉有則丁甯之矣自此至衞而疾病曰子死於道路乎言不終於衞之土地也嗟乎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苟不沒於父母之邦則天之將喪斯文矣自衞反魯誰之力也冉有之力也有功於萬世雖有田賦之責功大罪小無可疑者雖斥而名之後終稱冉

子善乎冉子之親師中心說而誠服無日不見焉退朝而至門詞而問之曰何晏則知他日之不相見有常數矣古論語解大曰政小曰事小可速大則不可以遲是用晏朝而後退子曰其小者也如有大政吾言雖不用其使我與聞之欲其謀而毖過丁寗使慎重之聖人憂民如此儻曰家事非國政則所以告季康子何說哉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儀禮大射儀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

南陳注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案此知樂縣以鍾磬爲主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故周語伶州鳩言金石以動之大射則先金奏古者將祭必先射射於大學事之始祭於太廟事之終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謂廟中之樂先鳴球球玉磬大雅云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辟廱大學也大學大射先以金聲其始條理之事乎商頌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祭祀用樂先以玉振（趙注振揚也則亦謂在衆音之前）其終條理之事乎夫金聲有輕重疾徐玉音則終始如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孔子之時其體聖人之道皆終始如一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以用其大智變化隨時不拘一道是能合三德以成孔子之聖故言音則智始而聖終言射則聖至而智中聖智者一人之所兼惟大智而後爲至聖也

天子一位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郎君字）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案孟子言班爵而言天子一位則孟京說同孟子

公侯皆方百里　案王制正義引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者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此趙所本又案書武成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此言卽本何休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託諸周公故與禮記孟子絕異也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衞湜禮記集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　孔曰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名通也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肯齊人滅紀紀季以酅爲

齊附庸鄙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矦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仲舒說正與傳合

百畝之糞　案糞說文作𡊬棄除也从廾推𠦒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案此與采同矢蓋古矢字）凡治田當先治其蕪穢楊惲傳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不糞也說苑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亦治義中庸脩其祖廟鄭注脩謂埽糞也孟子百畝之糞與王制百畝之分同鄭王制注分或作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論語五穀不分音義引鄭注分猶理扶問反是分與糞同有治義音讀相近故字亦通叚

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陳（壽祺）曰劉向新序刺奢篇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矣案孟子言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此顏回茲無靈疑在五人之數新序雜采諸子言若可信然獻子卒於魯襄十九年顏子時不相及將毋有兩人與

費惠公曰　閻曰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郳鄒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注孟子不謀而合金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余更考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矦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同則季氏彊僭以私邑爲國號無疑　案藝文類聚引尸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此費子當卽惠公又與子思問荅校引諸書尤確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惠（棟）左傳補注曰襄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子惠子曰（述其父半農先生說）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亥爲

絳縣人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之於唐亥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耳

帝館甥於貳室　案御覽引孟子作貳宮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錢曰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薄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翔鳳案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則今本孟子从竹者皆依孫所改）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翟曰史記諸家衛國無孝公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案是爲出公之四年世家又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矦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

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皆在出公時案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于戚公羊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則當時臣下以孝許之自有之矣若出公又謚孝公更無足怪蒯聵謚莊公漢書人表作簡公已有兩謚

立乎人之本朝　王曰朝廷者一國之本故曰本朝漢書李尋傳宜固志健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是其義秦策本國殘社稷壞在國謂之本國猶朝謂之本朝也大戴保傅篇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管子重令篇謹於鄉里之

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晏子諫篇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立乎人之本朝云云荀子仲尼篇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儒效篇儒者在本朝則善政呂氏春秋音律篇本朝不靜草木早槁皆謂朝廷爲本朝

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閻諸庭訓曰說文摽擊也从手票聲一曰挈鬭壯也孟子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蓋閉門拒之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閻曰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拜與稽首先後不同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翔鳳案周禮注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凶拜謂三年服者稽顙謂頭觸地惟喪禮用之則吉拜亦不得爲拜之常也稽首但頭至地此臣見君之常以吉拜凶拜之例推之則先拜者其禮文後拜者其禮質故以分受不受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　閻曰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在國都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云市井）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閻曰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一則當依孟子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

壑二語而別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所駁不合孟子者三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即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即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旂致民又曰質明獘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哉孟子緣言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　案文選西征賦辨亾論兩注

並引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宣德皇后令注引孟子夫招士以旃又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旌選注引孟子多用劉熙本據此則劉熙以皮冠句下有夫招二字可證是泛言平日之招也

周道如厎　翟曰詩厎作砥墨子兼愛篇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語幷謂之詩案說文广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厎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厎柱析城漢書厎礪其節厎礪名號皆以厎爲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紐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幷詩砥字亦或誤邸音

孟子趙注補正卷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

長洲宋翔鳳撰

告子章句上　猶湍水也（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　閻曰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許氏淮南注亦云湍水行疾也質以廋形篇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則趙氏湍湍瀠水之訓未安（後漢列女傳乘船墮湍水物故湍爲水行疾者亦一證）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翟曰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案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敎於墨子之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凡度之言

異於白馬之白也　翟曰異於二字絕句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書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爲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翟曰疏云季子卽下卷所謂季任案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著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以任人會色之問同在一時覩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配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或曰有性善有不性善　孔（廣森）曰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於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義則誅子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見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注）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　孔曰爾雅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也所由不願人之文繡也

今夫麰麥（注）詩貽我來牟音義牟字或作麰孟子云麰大麥也案此蓋引劉熙本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孔曰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牛山之木嘗美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　閻曰趙注小錯無論今日目驗牛山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水經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劉昭後漢志注引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翔鳳案此劉熙注）左思齊都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在南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莊存與曰我欲仁斯仁至操則存也自無所用心極於爲不善無所不至其亡一也其心亡必有所往是以謂之出亡者有復是以謂之入暫入而遽出故無時出則可以無不至故莫知其鄉操者

克念也仁存作聖舍者罔念也不仁作狂克自克也罔自不克也皆曰心之謂實惟操之者謂之得其心舍之者必謂之失其心彼誠辭邪說之作皆曰生於其心而實非其心也必盡其心存其心者乃可謂之其心矣其存亡之幾皆自爲之指之使自知之由己也不由人也況可援天以自解免哉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大體謂心思小體謂耳目四支大人謂勞心者治人小人謂勞力者治於人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心之官則思　漢書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鄭注洪範五行傳云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比天之所與我者　王念孫讀書雜志曰秦策犯白刃冒煨炭頓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吳曰韓子作皆是比蓋皆之誤念孫案二[illegible]皆非比是猶皆是說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同儔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比天之所與我者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爲此改注比方爲此乃尤非）齊策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

不如荑稗　翟曰齊民要術長短經引孟子荑並作稊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注）案廣韻十一模廬字下云複姓孟子有屋廬子箸書作廬者蓋劉熙本

可使高於岑樓（注）岑樓山之銳嶺者　案僞疏云釋山山小而高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爲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重高之意案趙以岑樓爲銳嶺疏意未明樓似不可訓爲山嶺使依後儒訓岑樓爲樓之高銳似山者則岑樓亦不辭蓋岑與樓爲二事皆是高者故並舉爲喻

豈謂一鉤金（注）一帶鉤之金　孔曰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舃履倍重案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

曹交問曰（注）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　羣經補義曰春秋之末

曹已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鄒本曹姓案江氏以曹交爲鄒曹姓之後當是然魯莊公時已有曹沫（左傳作曹劌）蓋亦是邾君之族而仕於魯者曹交或曹沫之後居魯而不居鄒故云留而受業又云歸而求之或難以古人不以姓繫名字然姓氏之嚴惟中夏諸國爲然鄒與楚同祖如鬻熊芈姓說文鬻米聲古音靡與芈音同則鬻即姓也公羊春秋宣八年經葬我小君頃熊何注云熊氏楚女案春秋文姜成風皆姓而楚芈姓鬻熊後乃以熊爲氏則知楚國男子或繫姓婦人或稱氏可無疑於曹交矣又案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則男子稱姓已有祁奚在曹交之前　又案御覽三百

七十七引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云云則孟子別本有曹文公弟四字然孟子無此例當是一家之注而譌入正文者也

力不能勝一匹雛（注）曲禮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案云以匹爲鶩者是解匹爲鶩故正義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是鶩又名匹廣雅作鴄古字省作匹則此言一匹雛謂鶩之小者耳曲禮音義云匹依注作鶩竟以鄭爲改字之非也凡鄭改字則曰讀爲某當爲某不得云說者矣

然則舉烏獲之任　昭二十三年左傳云烏存以力聞烏存莒大夫獲疑是存之字又齊大夫有烏枝鳴齊莒相鄰烏存烏枝鳴當是一族或仕莒或仕齊也又史記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案秦武王元年在赧王三年孟子已七十餘歲烏獲之名未必習聞鄰國則孟子之烏獲非秦烏獲明矣

小弁（注）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案此與毛詩所傳異或本齊魯詩然下文言親之過大仍當依毛爲是

則已談笑而道之　經義述聞曰詩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啁調衆經音義十二古文謿今作嘲又作啁注）孟子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

季任爲任處守（注）季任任君季弟也　錢曰案國君之弟以國

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之蔡季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紀侯弟也依春秋當作任季傳寫倒耳

儲子得之平陸（注）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閻曰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未易出何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之外邑方爲禮稱其幣不可解既思范雎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周行其境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注）王豹衞之善謳者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

所謂鄭衛之聲也　管曰古之河自龍門以下折而南流故龍門以西渭洛爲河西（今同華等州）龍門以東據汾爲河東（今汾蒲吉解諸府州）太行之南殷虛爲河內（今彰德衛輝懷慶等府）太華之東號略爲河外（今陝州）蓋自左氏及戰國人所言者不出此矣惟孟子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此河西名爲別異蓋禹河至黎陽釃爲二渠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爲漳水行河之故道水經注曰淇水右會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遮害亭東黎山西北王豹處淇謂淇水也河者宿胥之河卽水經所謂大河故瀆也然則此河西止謂淇水之左右耳趙注引詩說此最當

葵丘之會諸侯　閻曰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丘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閻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盟書也案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注束縛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無曲防　閻曰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案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之會申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案管子霸形篇曰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曰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又曰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案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內外傳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陽穀之會首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葵丘之會首曰無壅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遏糴曰障曰壅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曲防則桓公卽壅遏北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也

無有封而不告　閻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遐驗切葬下棺也禮記

縣桓而封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左邦可知無不告者告則會集注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待之末尚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命與卹災同其爲死葬其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國語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

遂有南陽　全（祖望）經史問荅曰問遂有南陽案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則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

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考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有南陽之境其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之後而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者也又西南過牟縣故牟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illegible]又南逕[illegible]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者也又西南逕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者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郈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案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邪故愼子欲爭南陽亦謂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愼子名　翟曰古今人表禽屈釐

師古注即滑釐也呂氏仲春紀許犯學於禽滑斄孟夏紀索盧參學於禽滑黎斄均與釐通辟應旂曰愼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道其名案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則滑釐誠非愼子名也愼子名到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荅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讓而援其師翟愼到辭讓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即其所傳家法然邪

白圭曰　管曰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自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誤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之言曰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爲大賈遊亦六十三年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蓋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嘗仕宦其爲時不可知也太史公誤謂與李悝並世然言圭善治生而不言仕魏則雖誤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爲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自林氏以來說此多誤是以詳辨之韓非子曰千丈之隄潰於螻蟻之穴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其孟子之白圭與　案貨殖傳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當是一人

傅說舉於版築之閒　案墨子尙賢篇昔者傅說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書正義引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淮南覽冥云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誘注云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所云北海之洲代遠不可指名水經注之言疑傅會

孫叔敖舉於海　閻曰趙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南境東境去

海尙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卽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史記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之說蓋孟子所據書籍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莊十六）令尹蔿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叔敖從子）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子孫之古籍上繫其先人與

盡心章句上

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　閻曰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也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天下奇才也云爾

易其田疇（注）疇一井也　齊語井田疇均韋昭注曰穀地曰田麻地曰疇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閻曰曲阜縣故魯城東二十里惟有防山孔子父葬處在魯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指此疑近是　翟曰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疏云蒙山在

東故曰東蒙魯頌龜蒙毛傳以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語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當爲蒙山宗少文非無據也

子莫執中　翟曰莊子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猶棄敝蹝也　文選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履廣韻引孟子同

孟子自范之齊（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閻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

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蔣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亦未可定

呼於垤澤之門　閻曰垤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邱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錢曰趙注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實不然禮家無二斬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

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有達財者　翟曰音義陸云周卹一本作才以有美才就開其性理也案財惟漢書晁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裁通今卽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敎五似更等級分明

放飯流歠　錢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盡心章句下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翟曰書武成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焦氏易林同人之鼎曰兩虎爭鬭血流浮杵

虎賁三千人　翟曰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風俗通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周書克殷篇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旣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案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皆與孟子合

若崩厥角稽首（注）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案以百姓歸周若崩爲句猶言從惡如崩言歸之易也又案段氏（玉裁）以厥角爲頓首以首頓地故注言厥地稽首但以首至地而稽留之蓋有厥角者有稽首者不同也

被袗衣（注）袗畫也　孔曰袗非畫也義如袗絺綌之袗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是　錢曰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袗襲妻二女若固有之此用孟子之文袗衣當作珍衣

二女果　說文婐妮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聲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案婐是正字隸叚果爲之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注）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儔是也戚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黿羹之類是也　錢曰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不好名卽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稽大不理於口　翟曰案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介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介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蔡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交際篇有士貴有辭之說也潛夫論士貴有辭亦憎多口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讒言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　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人迹罕到注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氏傳曰介猶間也（襄九年介居二大國之間注）間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間隔絕無有蹊徑也案間介然若間介雙聲形容山徑隔絕之象間當讀去聲莊子田子方篇經乎大山而無介介亦間介之意

以追蠡（注）追鐘鈕也蠡蠡欲絕之貌也　案此說非是追當訓

爲彫毛詩追琢其章傳云追彫也金曰彫[illegible]必使玉人彫琢之趙注引詩云彫琢其章知二字通用鍾之旋蟲亦金所造故以爲彫蠡讀如羸蠡者鍾之旋蟲也考工記鳧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案蠡爲旋蟲故字从䖵說文斡蠡柄也从斗倝聲（讀若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考漢書斡字多作幹蓋斡幹字可通用然以作斡爲正字也鍾柄爲甬甬上鑿爲旋旋著於旋中者爲旋蟲爲斡轉旋於鑿中如羸旋之形（文選東征賦注不登槿而椓蠡兮注蠡與羸古字通案亦作㼖）鍾久縣則蠡柄先彫做故云追蠡也

兩馬之力與（注）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案古制一車兩服服轅者必以兩馬此謂行路者非

一車則轍迹非兩馬之力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史記傳君以一車兩馬與孔子皆是不得以國馬公馬釋之也

將復爲發棠　閻曰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五年矢魚于棠（公羊稱爲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棠公之妻杜注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今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發棠即此是今即墨縣甘棠鄉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蘆浦筆記曰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

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注）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鉄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　李（兆洛）曰布縷之征宅征也粟米之征田征也力役之征丁征也皆定賦所當出粟米之征於秋力役之征於冬惟布縷之征經傳不著其時朱子以爲夏者據月令收繭稅耳用其二用其三所謂急政暴虐賦斂不時也如趙所云則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豈用一緩二遂足爲君子乎

琴張（注）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

不能純善而稱狂也　案昭二十年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正義曰賈逵鄭衆皆以琴張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孔子四十知未有顓孫也案賈鄭之說與趙注同當自有確據弟子傳或有衍文至王肅僞撰家語始有衛人琴牢字張之說不足憑也

散宜生　錢曰大戴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未足信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臧曰孫氏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因況絕筆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

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illegible]蓋善經本

孟子趙注補正卷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陽湖吳翊寅覆校

孟子淺

孟子識

徂徠物茂卿著

史記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孔叢子載其見子思後人故或以人衍文。然其旨同。由孔子而來。於今百有餘歲、則豈信哉。又曰。予私淑諸人也。而不言所師。其不受於子思者審也。然其距孔子最近。而君子之澤未斬。微言大義。存於其書者。猶尚不尠矣。故君子取焉。漢立之學官。後或廢之。及於唐韓愈以排佛老自任。始推尊孟子。而宋儒道統之說興也。可謂效尤佛氏者已。程子遂騈其書論語。並其人孔子。乃論孟孔孟之稱至於今。儒者習以爲常。夫自千歲之下。而以己所見。操其鑒藻之權。可不謂僭乎。亦彼如來菩薩是放已。然猶未經之矣。迨晚季。儼然陞其書於經。何其肆也。大氐孟子時。百家坌涌。極口譏聖人。孟子奮然與之爭也。於是乎先王之道降。而爲儒家者流。故其言務張儒家。以見孔子之道。踰勝於百家。是雖其時哉。亦孟子之過也。夫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待爭而後尊乎。且彼不信之。而吾聒之。古謂之取辱之道焉。故性善。四端。存心。收放心。

原書闕

其辨十翼非孔子作。援歐陽脩說。據子曰爲斷。而此乃爾。何其言之相戾也。

叟者。長老之稱。猶謂先生也。觀下篇高叟可見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趙注。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彊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是得曰字義。且不失當時語意。蓋孟子務張儒家。此時首見惠王。便以此言。見其道與富國彊兵之流殊也。所爭在所以爲名耳。孟子游齊在先。而以此言。置七篇之首。乃主張儒家。爲七篇大指故也。下篇告宋牼。亦曰何必曰利。又曰先生之號不可也。豈非爭所以爲名邪。征者。上取下也。上下交征利。謂君臣皆務取於民也。下文更言好利之弊。遂至於弑君。本與交征殊義。不爾此曰征。下曰取。何殊其文乎。朱注。上取乎下。下取乎上。可謂不知字義已。萬乘之國。當時如七國。皆地方千里。故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如鄒魯小國。皆地方百里。故曰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趙朱皆以萬乘爲天子畿內之地。非矣。仁齋得之。

義利之辨。先儒以爲孟子開卷第一義。夫舜之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文言曰。能以義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聖人之道。利民爲先。道而無所利。豈足以爲道乎。故雖孟子亦以安富尊榮爲言。而此章首辨義利者。說之道也。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謂在上之人也。小人謂民也。喻在上之人以義。喻民以利。古之道爲爾。故孔子言之。如盤庚專以生生而言。左傳諸書所載。凡所說於君。皆援先王之禮與義。豈不然乎。至於戰國之世。先王之澤斬焉。而士不識禮義。出言鄙俚。遂以小人道。進於其君。而富國強兵之說興。故孟子所以言之者。爲合於先王孔子之道也。然若使七十子之徒。對於惠王之問。必將曰王欲利其國。盍行堯舜之道也。而孟子義利之辨太嚴。是其不免於爲戰國士也。何則戰國時。百家皆說客。說客之情。務排它人。以伸己說而求售。皆有所標異以聳人之聽。孟子之言。所爭專在所以爲名者。坐是故也。蓋著書立言。或與其門人私相論說。楊墨之辨。豈不可乎。至於行道當世。則有不然者矣。蓋行道當世。以得人才爲先。其時百家之徒。豈無所長。兼容並收。人用其能。而後大業可成也。觀於孔子師

老聃猶管晏。豈不皆孟子所排乎。而俾孔子用於時。豈必若是斷斷乎。故孟子乃以其與門人私相辨論者。進之君。則其操心。可謂隘也已。故孟子者。主言之者也。不主行之者也。是其所以僅爲後世儒家者流之祖。而不能爲古聖賢之徒也。諸侯以兵爭。而先王之天下裂矣。百家以言爭。而先王之道裂矣。豈不悲哉。後世道學先生。又據孟子之言。每謂唯在義理如何而已矣。而利害非所問也。徒潔其身。而不知其爲道遠於人者。亦不善讀孟子之失已。如仁齋先生。信孟子之深。而謂大學以

義爲利者。戰國人以利啖人之故智者。亦不知孟子之言止不欲以利爲名耳。乃坐不識曰字。而謂孟子絕口於利故也。

仁義並稱。先王孔子所不言。六經論語所無也。亦以吾道標異於百家之言也。書曰。禮以制心。義以制事。古之教詩書禮樂。略而言之。君子之道。唯禮義足以舉之。而孔門之教依於仁。故仁與禮義三者。雖孟子亦屢並言之。孔氏之舊爲爾。至於仁義並言。則多見戴記。亦七十子之徒。贊禮之言也。贊禮而言之。則爲不遺乎禮。亦仁

義禮並言之舊也。如易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易主象。故以陰陽爲天道。剛柔爲地道。亦設比而使學者思其象者已。其實陰陽不盡乎天道。剛柔不盡乎地道。則仁義不足以捲先王之道審矣。故易傳或以知禮言之。或以仁智言之。不恆其言者。可以見已。要之皆論說道藝之言。借彼以明此。其非先王孔子之法言者。亦審矣。其後論說弗已。其言終爲儒者常言。而老氏主自然。管商之流。主刑名功利。唯墨氏之近於道。乃言仁而無義。故仁義之名。足以標吾道。以見異於百家。則孟子亦

且以其平生師友所常言者言之。豈可深拘乎。後世儒者據孟子之文。遂謂仁義足以盡乎道矣。如仁齋先生曰。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猶陰陽之不可相無。而不可相勝。是其意蓋謂孟子之時。世衰而道不明。故孟子揭其全以示之也。是無它。理學者流。貴精賤粗之見。淪其骨髓。雖仁齋之敏。亦爲舊見所錮。不自覺其盩乎先王孔子之道已。其所謂相須相濟者。禮義爲爾。今遺乎禮。取乎

義。善入道之全哉。且古曰博學於文。詩書禮樂亦繁矣哉。然必博學之者。道之不可以一言盡也。苟徑直必欲以一言盡之。故以仁義爲道之綱。豈先王孔子之意哉。果使仁義二字。足以盡乎道邪。先王孔子豈不迂乎。且孔子所謂道者。先王之道也。當其時。猶未有楊墨老莊之道。則亦何必有所識別也。及於孟子時。楊墨老莊各有其所爲道。則儒者以仁義標異之者。勢之所必至也。故孟子以仁義標異於百氏者可也。而後儒欲以此盡乎道者。不可也。蓋自宋儒以當行之理解道。而後雖仁齋亦以爲道自然有之。而皆無所規矩。故以仁義爲規矩準繩耳。殊不知仁義亦名而已矣。徒以其名。烏能得其物哉。且如其所謂爲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者。吾未知何者其所當爲。而何者其所不當爲也。苟不求諸先王之義。則亦歸於宋儒所謂常行之理耳。是仁義之名。未足以盡乎道。而徒可以標異於百氏者。豈不彰彰乎明也哉。學者思諸。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毛傳。經度之也。鄭箋。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之。蓋經始經營一也。凡作臺榭宮室。必引繩

以量度之。植木以表識之。是其始也。故鄭箋營連表解之。朱注。經。量度也。營。謀爲也。舍其事而解以虛字。非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攻。作也。不日有成也。鄭箋不設期日而成之。朱注。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蓋攻之訓治。如周禮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皆帶作意。攻工同音。故毛訓作爲是。庶民治之。可謂不成語矣。不日不幾日之義。他書可考。朱注。不終日謬矣。鄭玄與下經始勿亟連讀。重泥之字。故曰。不設期日而成之。亦經生不解詩已。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二句反覆解上四句。而明不日成之之由。勿亟。不亟也。文王作靈臺。經始而已矣。庶民子來攻之。莫有督役之事。故不言督役而曰經始。鄭箋。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得之。朱注。言文王戒以勿亟也。重泥勿字。非矣。上四句。營成一協。下六句。伏翯躍一協。中間來字不協。自是一體。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傳。麀牝也。不釋獸文。鄭箋。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是泥攸字。亦經生不解詩之言也。且添一遊字成義。殊屬牽強。趙注。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得之。若非懷妊。何曰麀

鹿伏。如鷄伏卵之伏。古蓋有此言。朱子刪懐妊者悞矣。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詩作翯翯。毛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鄭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趙注。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朱注。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槩於斗山。濯濯則朱注似勝。然鶴鶴本翯翯。因音同而作鶴鶴。朱子乃似緣鶴字作解。然鶴何皆白鶴已乎。毛傳。娛遊肥澤義互相足耶。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鄭箋。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牣字屬魚得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趙注。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是深泥靈字。蓋靈善也。靈令音同。古字通用。民雅其臺。而曰靈臺。囿沼曰靈囿靈沼。不過命以美名爾。後人動輒爲神靈之解非矣。毛傳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是或然。然至於孔疏。以文王有靈德爲解。皆泥矣。湯誓之文。趙注。日乙卯日也。害大也。亡爲亡之。或是大小夏侯輩說。朱注。乃孔安國傳及尚書大傳之說。却爲古義。孟子以偕樂獨樂爲說。與下篇答莊暴好樂章。問文王之囿章。答好貨好色章。皆深得人君止於仁之義。與它以惻隱論仁者殊矣。學者其

味諸。

塡鼓音也。此象其音。貫逺解塞也。滿也。鑿矣。不違農時以下。至王道之始也。朱注。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非矣。此段專主上之節用。不奪民利。故結曰。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至于下文。始言定民之制。乃王制之詳者已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絶。而百姓有餘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正與孟子之文。大同小異。其三言百姓可見已。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其以虞人爲言。可見供公用者制也。又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亦謂虞以時入。而供公用也。其與公田市關連言。主意可知。其下文。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者。乃兼言民制。則以夫字更端矣。至於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一段。則爲制度之詳者。或引以說

孟子此段非矣。孟子此段。全與好樂。好貨。好色。文王之囿。并一意。乃王道之始。僅以收民心。而未及詳定民間之制度。諸家之解。混淆不斷。可謂鹵莽已。當今之世。無虞官。而雖王侯。皆買辦于市。則學者狃其所見。茫然不識古人之意。故特詳之爾。又按。朱注。洿下之地。水所聚也。非矣。洿池連言。只是池沼。亦非小小渟水之處。何必用此解。大氐洿池淵沼。魚鼈所藏。生育存焉。故不用數罟。至於江河。則其所瀰游。故不必禁。是所以止言洿池淵沼也。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班志亦云爾。田遠者或有廬舍。田近者無之。仁齋據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而謂必無廬舍爲泥矣。蓋諸儒以孟子曰皆什一也。而助法井田。實九一。故雖其解。遂以公田中二十畝爲廬舍。則一夫各得二畝半。因析五畝之宅二之。是二畝半之說。所以出也。可不謂鑿乎。漢儒之泥往往而然。不泥可矣。以今觀之。有百畝之田。而宅僅二畝半。爲宅不稱其田。古今雖遞乎。民産豈殊。故觀古今。爲胥壞之適者。皆經世浮談耳。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仁齋曰。猶使菽粟如水火之意。非謂未

五十七十者。不得衣帛食肉也。異哉。果其說之是。則當曰民皆可以衣帛食肉矣。何必有五十七十之文。王制曰。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與孟子相符。豈容生異說于其間乎。但人飲食之養。切于衣服。故六十當言肉。七十當言帛。王制之文爲優。孟子或爲傳寫之誤耳。大氐天地之生物有限。苟不立之制。則物不足。不足則爭亂之所由起也。故先王定貴賤老少之制。以爲禮。禮以成俗。俗定而物莫不足焉。然此非法也。法者禁令也。令以行之。禁以止之。禮則異於此焉。以觀效爲用。而使民有所恥。法者。以禁令爲用。而使民有所避。故法不貴細苛。禮不厭繁縟。故禮者。務美焉者也。民之性。美則效之。是以不待禁令而行。及其久也。習以成俗。民以爲固然。是先王之道。所以易易也。至秦以法律治天下。而禮廢。其後儒臣有以先王之制進者。則朝廷嘉之。立以爲法。於是禮與法混爲一焉。觀於唐明律。可以見已。夫法者。以威爲治者也。故以禮爲法。則民憚之。莫有觀效之意。豈行乎哉。禮之所以遂廢也。禮

廢而民不知分。以富爲尚。富凌貧。少凌老。民任其意所欲。以爲媮快。當其之時。或以文王之制。立以爲法。使少壯不得衣帛食肉。則民必不便。騷然以怨其上。不止此耳。今之稅什四。而君子尚苦不足。而遽復什一之制。何可行乎。是無它。不斷夫禮與法之分故也。孟子之時。禮雖廢乎。惠王爲武侯之子。武侯之世。子夏在魏。人尚知五十七十之制。秖爲其衣食不足。故不可得而行之。故孟子曰。可以衣帛。可以食肉。言衣食足則可得而行之。亦管子衣食足。而禮義與之意。何不可之有。且孟子此章說王政之本。故止以制民之産爲主。而下有謹庠序之文。則禮樂之教。自在其中。此孟子何必廢禮。亦豈施失其序乎。今仁齋輩生於禮法混之世。而貴簡直之見。爲主於中。故毎不取戴記諸書。而獨喜孟子。雖孟子稍有不可於其意。輒生異說不已。亦宋儒謂道爲當行之理者。其冒淪於骨髓。洗之不去。是以自信深而信聖人之教淺。取捨任意。勢之所必至也。豈不悲乎。大抵孟子一書。主勸時君。故其言專務張孔子。以與百家爭。而未至於行道。故禮樂率在所略。假使孟子得君行道。則豈

廢禮樂哉。宋儒以來。喜孟子者。皆唯執孟子辨論之言。以爲孟子本旨。止于如此。故皆不知禮樂謂之道。此非孟子之過也。諸家不善讀書之過也。學者察諸。又按。謹庠序之敎。卽養老鄕飲酒之禮也。申孝弟之義。卽乞言合語之類也。行其禮。民尚未喩。故申之以此。非謂反覆孝悌之義也。大抵後儒狃漢以後之制。專以講說爲學校之敎者。非矣。又按。此章曰。狗彘食人食。下章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及觳觫之牛。四十里之囿。皆爲後世人君多心溺於近。而愛不及民。故孟子特言之也。

孟子勸齊梁君王。其旣引湯武。則因其所也。何容疑乎。而後儒疑之者。不知道之過也。夫道者。聖人所建也。聖人所以建道之心則在仁。湯武聖人也。湯武放伐。應天順民。仁也。五倫者。道之通於上下者也。以爲謹乎道者非也。夫道者聖人所建也。則聖人重於道。豈得執道道以非湯武乎。是孟子之意也。孔子之時。文武之道未墜地。孟子之時。旣墜地。墜地則必竢聖者。故曰。五百年而必有王者興者。此之謂也。或以五百年爲氣數。或就冥冥之中。而求天命之改與未改。可謂皆不知道者已。且

湯武興而天命改。故謂天命改者。必有當於是者焉。孟子之時。孰其當於是者。故荀子亦不知措辭者也。若仁齋以湯武放伐爲道旣非矣。然其旣以放伐爲道。則孟子勸齊梁君王。亦何所諱也。乃其言曰。孟子所謂王者。本以德稱之。而不必以居天子位爲王也。齊梁之君。苟能行仁政而得天下之心焉。則雖爲諸侯。皆可以稱爲王者也。因引文王爲證妄哉。是回護之言也。孟子何嘗引文王。亦引湯武。而仁齋何乃舉一而隱二。非回護而何。且孟子之言曰。然而不王者。未有之也。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保民而王。又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明謂有天下爲王也。又如止齊王欲毀明堂。豈非有天下之謂乎。且仁齋曰。不必以居天子位爲王也。其不曰有天下。而曰居天子位。亦措辭之未善也。夫齊梁之君旣稱王。則居天子位。彰彰乎明矣。秦漢之前。皇帝之號未立。豈有諸侯而稱王者邪。楚子稱王。公其縣尹。以與諸夏抗。而不奉周禮。豈非居天子位邪。然仁齋之不善措辭也。吾知之矣。吾不欲言之。然

解古書。而枉其義。不若不解。且立言以辨程朱之非。而有所牽乎世。以枉其辭。吾不知其可矣。至於引孟子告宋牼曰。皆可以爲王。爲害於人無二王之義。則繫之甚也。夫辭猶不識。況意乎。

寡人願安受教。安者謂坐也。欲使終其言。故各坐以受教也。然非訓安爲坐。猶如曰居吾語女也。亦謂坐也。亦非訓居爲坐也。禮有安車立車。可以見也。

願比死者一洒之。孫奭䟽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朱注曰。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皆非矣。比死者。復出公孫丑篇。朱子亦以爲死者解之。不知古文辭之過也。諺曰。之乎者也矣焉哉。曉得來的好秀才。要之。坐不識者字故耳。又按。省刑罰。古言也。省者少也。言刑罰稀少也。後世儒者。乃有輕刑罰之言。不知道者之言也。蓋先王之刑。條數極少。而其刑有斬殺。斬者腰斬也。殺者刎頸也。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治國用平典。是刑罰世重世輕。初非後世律文一定不易者比。孔子誅少正卯。稱叔向古之遺直。可見刑不必貴輕。而專貴稀少已。自秦以法律治天下。而刑始繁矣。繁而重。故

民苦之。漢約三章。而刑始省矣。其後蕭何造九章。文帝除肉刑。歷世相沿。以律爲治。無復禮樂之化。而刑不繁。不可以過惡。繁而不輕。民無所措手足。故唐輕於六朝。宋輕於唐。明又輕於宋。皆刑益繁之所致也。儒者又不知禮。乃以禮入刑。所以繁也。禮先王所建。遂謂建此刑合先王之心。而不知其無知妄作。大戾先王之道矣。故讀孟子至於此。漫不之察。悲哉。又按。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是甚焉者。辭駁其實。雖堯舜湯武之用師。豈有不以甲兵而以梃之事乎。自古辨論之言。或有甚焉者。以聳人聽。豈無之乎。然孟子之書。此類極多。是其所以爲戰國游說之流也。學者察諸。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是其爲人不足以語道者審矣。孟子猶爾與之言。是爲失言。夫其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言必無益。是棄言也。棄言者。猶棄諸道路。安有先王之道。而棄諸道路乎。蓋孟子以能言自負。以有問而不能對爲恥。是其病根。觀其訑訑來語人。豈不然乎。門人不知。懲其師之過。筆諸書以傳于後世。是其時洙泗之風既變者。可見已。孔子惡夫佞者。

又曰。仁者其言也訒。豈然乎。後世諸儒皆貴佞。是以喜孟子之弗已。遂至於以不嗜殺人爲格言。引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實之。以予觀之。孟子之意善。而言則非矣。夫不嗜殺人者。婦人女子之心爲爾。信浮屠法者爲爾。但如徐偃梁武。可以當之耶。如漢高自將討黥布以被創。其技癢可見。唐太宗伐朝鮮。明太祖喜用酷刑。豈可謂之不嗜殺人乎。宋太祖沒世不能統一天下。是或可謂之不嗜殺人也。然其風習所被。終宋不能復燕代。遂以和議失天下。則不嗜殺人。不亦失天下乎。何謂孟子之意善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何謂孟子之言非矣。先王之道。未有以心爲言者矣。而謂不嗜殺人者。以心言者也。孟子亦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則孟子亦不知之乎。且孟子之時。天下人牧。未有實嗜殺人者。祇其好戰而忘其民。故有似嗜殺人耳。孟子乃以嗜殺人激動之。是其雄辯爲爾。雄辯之言。可以快人心。而未有不失諸一偏者矣。如子瞻所引四君能一天下者。其故乃在能知人安人。頗合於先王之道耳。豈容以不嗜殺人言之乎。不

論道而論心。其害有不勝言者焉。學者思之。又按。七八月周正。辯在春秋。故茲不贅。茁浡然興之矣。此之字古文辭法。後世不識。

無以則王乎。朱注以已通。爲得。釁鐘古禮也。不當鐘已。於廟。於龜。於軍器。於邦器。皆然。所以神之也。蓋天下之物。唯含血爲靈。而鬼神貴血。祭必以血。牲亦此意。術路也。由此可以至仁。故曰仁術也。朱注曰。法之巧者。仁齋曰。良法。皆非也。折枝。趙岐曰。按摩折手節。解罷肢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以按摩爲折枝。蓋齊方言。峽北海

人必有所受罷疲也。技肢通。長者使少者按摩其骨節。而少者之情。多不肯爲。乃曰我不能。是人家常常所有之事。故孟子引之爲喩。太爲穩當。朱子止知以字解。而不知以言解。故毙然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甚無謂不可從矣。便嬖即便僻。非嬖幸之義。蓋亦反其本矣。蓋即盍字。仁齋得之。本初也。謂文武之初也。欲藏於王之市。藏藏貨財也。按此章因宣王愛牛。宛轉以言其可以王。亦孟子善說辭喩人。可謂巧矣。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及物皆然。心爲甚。皆其雄辯入妙處。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及恒產恒心一節。皆洙泗遺言。最爲可味。君子遠庖廚。亦古語。而孟子引之。但以爲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孟子推以濟其說已。其實不爾。蓋亦本德末財之意。不爾田獵。其謂之何。又按。仁齋曰。齊桓晉文。皆用戰伐會盟。纔能濟其事。固不免勞擾焉。若王天下之道。不過能保護其民而已。亦言其甚易也。此經生之談也。會盟戰伐。豈必非保民之事乎。文王伐崇伐昆夷。湯十一征。出于孟子。言相夾谷者。非孔子邪。論語俎豆之事。曾子動容貌。皆言朝聘會同之事。孔子

亦曰。戰必克。若固信制挺之言。而謂君制民之產足矣。會盟勿用。戰伐勿用。則徐偃王不啻也。讀孟子而不得孟子之心。皆由徒執辨論之言。而不知孟子所以爲道故也。嗚呼。保民豈易事哉。其事何止一端。孟子但舉制產者。亦解喩之初。未暇及其詳耳。且孟子本意。唯言保民而王。豈有以桓文爲勞擾之意。可謂橫生波瀾。

同樂章。朱注。爲邦之正道。救時之急務。及姑正其本。其說何不可也。仁齋以爲陋矣。而曰。君民相安。上下一體。而後樂作。周禮所謂六樂者。皆先王所以與民同樂之

迹也可謂嫺不及舌矣論語曰。成於樂。又曰。樂則韶舞。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何翅先王與民同樂之迹乎。先王之治。必須禮樂以成其終。故執一而廢百者。孟子之所惡也。解孟子而不知孟子之所以爲道。反犯孟子之所惡可乎。仁齋又曰。後世以鐘律器數論樂。而不知樂之本。實不在於是。此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也。故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夫道者。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徒守其本。而舍其末可乎。仁齋輩率皆喜簡而惡繁。喜易而惡文。以仁義五倫爲道。而以禮樂爲粗迹。唯

固執孟子與時人辨論之言。而至於孟子書所不言。則雖六經論語。皆在所不取者。何其戾也。蓋周道衰。而天下淪胥爲夷。秦漢而後。華而夷者也。加以五胡。又加以金元。而至于滿洲。先王之道。掃地矣。士之生其世。夷習所染。一代染一代。故其說皆趨徑直。而不知文王之所爲文也。悲哉。釋其病根。亦由淺智小量之人。僅有一得之見。則輙翛然自今以爲得聖人之心已。嗚乎聖人之心。何可窺測哉。亦由講說以爲敎。務取其可言者以言之。至於其不可得而言者。則舍而弗顧已。嗚乎聖人之

道。豈可以言盡哉。聖人之道。本諸天。合鬼與神爲黔首則。故傳曰。禮樂者。德之則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敎。是其所以不可窺測故也。是以鐘律器數之微。雖亘千歲之久。未有能通其微者也。唯其不易窺測。故雖有俊民。亦不敢輕視禮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禮樂之爲敎。王道之所以易易也。豈在講說以爲敎哉。今仁齋之輩。徒執與民同樂。今樂猶古樂。三線箜篌。亦非樂乎。其作民好。益投於今俗。益順民之樂。其上益甚。則其得民心。民由是歸之如流者。亦未可知矣。然民既集矣。而不知

所以齊之。舍禮樂之敎。則講說仁義以敎之。則億兆之衆。不可戶說人喩。則其究亦不過法律以齊之耳。夫講說盛則民佞。法律詳則民姦。何以能治。嗚乎秦漢以後。不學無術之治。皆不能出法律之外者。亦由不知先王禮樂之敎。私智妄作。自以爲足耳。夫倡王道而秦漢以後之治是歸。非妄之甚邪。學者思諸。

於傳有之。傳者古所傳也。凡稱傳者。皆言其可信也。仁齋曰。蓋後世稱說之類。又曰。孟子欲因宣王之問以明王道。故於文王之囿。不論其有無。此其所以謂傳爲稱

說之類之由也。深究其意。蓋駁七十里之大耳。按文王本百里之君也。然其心在安天下之民。故能以百里而興。何以知其然。伊尹闕。

夫文王五百里之君。而心在天下。伊尹匹夫、而心在天下。豈凡情所能測哉。亦猶漢高祖覩始皇而曰大丈夫當如此耳。後世法律之士。必謂之罪人矣。大氐大有爲之人。其心本大。故其所爲。亦有不可得而言者。況聖人乎。後世儒者。法律之習所囿。亦佛老之習所囿。乃謂富貴儻來之物。聖人之得天下。無心而得之。故不知其心之大。本與天地同甚。輒以其甕牖之見窺測之。以爲雖聖人當如此。及見七十里之文。則駭然驚異宜哉。然以傳有之爲。押說之類。是不知古言者也。枉其解以從己之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焉。孟子曰。傳有之。豈可不論其有無乎。祇聖人者。不可得而窺測之。乃以己之心窺測之。而謂文王必無之者。謬亦大矣。又按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朱注引禮。可謂得古意。

以大事小。仁齋曰。事者。恭而有禮之謂。蓋當時諸侯小大相凌。以暴易暴。未有善隣講睦。卑身謙讓者。故孟子於大小。皆以事而言之。可謂能說事字已。祇孟子謂仁者能以大事小。智者能以小事大。及配以樂天畏天者。蓋本諸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曰仁者靜。智者樂。由此而後學者玩其義。非已議論日盛。遂有是等之言。然亦非孔氏旨矣。何者審其實。智者未必不樂天。仁者未必不畏天。智者未必不以大事小。仁者未必不以小事大。何容分別。是特形容仁智之優劣。而僅發其一端者而已。後世種種分劑。配隸差別。家家說所由生。故知其非孔氏之旨也。學者察諸。且孟子引詩證之。故知古無是言矣。又按。仁者以大事小。朱注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訂大小强弱之私。仁齋曰。仁者忘己而知與物同。朱子以無私解。仁齋以忘己解。皆其家言。大非古義。蓋仁爲安民之謂。仁者以安民爲心。故其心不在大小强弱之爭。觀於大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是古義也。孟子既引之。亦當以此解孟子可矣。苟以安民爲心。則忘己無私。亦小矣哉。至於朱子以理釋天。自其家法。今措而不論。

又按。莒毛傳作旅。上文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

共。毛萇以阮共爲國名。旅爲地名。徂訓往。鄭玄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故此文徂字亦爲國名。二旅字皆爲師旅之義。朱子徂取毛解。旅取鄭解。今觀孟子作莒。書有旅獒。則毛爲勝。蓋旅莒音相近。故通用耳。然按孫奭疏引春秋莒子誓于密者非矣。皇矣之文。上有串夷。鄭玄曰。西戎國名。密須杜預曰。安定密縣。下文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又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鄭玄曰。京周地名。則皆近周地。而春秋莒密俱東方齊魯近地。故知莒是旅音轉耳。非春秋莒國也。中國人不知地理。日本人正之。

異哉。又按引書此今尚書辭義太勝。皆以孟子爲是。曷敢有越厥志。趙注。如謂天下之人自過越其心志非矣。蓋武王以安天下爲志。厥志謂武王之志也。不曰我而曰厥。古文辭多此。然天下何敢有違我志者乎。辭氣勇甚。故諸家疑武王不應爾。因以爲天下之人。殊不知有罪無罪。惟我在。自任之甚。豈怪此也。又按。一怒者如三年不鳴。鳴必驚人。三年不飛。飛必冲天。意欲王蓄怒而不驟發之詞。或泥此文。乃謂文王武王出兵不過一次者。大非矣。

對曰有。絕句。從朱子爲是。趙注連下。非矣。孫奭注曰。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大非詞意。蓋止言賢者有此樂耳。何必纏繞爲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格言也。朝儛。顧野王以爲南陽儛水。地理隔遠。大非矣。無非事者。朱注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果其解之是。則當曰非無事者。今曰無非事者。字分明。古言自有所指。趙注以王事解。仁齋以民事解。皆非。不通。要爲不穩。論語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舊說以國政家事解。亦隨文爲解。

未足爲的據。周禮大司馬所掌。謂之政典。大司空所掌。謂之事典。而大司馬多是軍旅田獵會同賞罰之類。大司空乃城隍築作。及百工之事也。又大夫曰從政。士之爲言事也。是等之類。合而觀之。政者。普施於衆而有所發號禁令。謂事者。人別有所勤勵作爲。而不普施於衆者也。是周禮之義。爲爾大夫統之。士各有所職。是論語之義爲爾。至於此文巡狩述職。以其大者言之。王者之政也。然就其節目言之。一皆有所勤勵作爲者也。故曰無非事者。巡狩述職之所爲事。不止省耕斂。晏子乃爲

景公困民而發。故言之耳。夏諺。遊休豫助度五韻一叶。古韻也。豫趙注引左傳爲確。師行者。朱注。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得之。趙岐作軍旅解。非也。糧朱注謂糗糒之屬。得之。蓋人各自齎行也。讒。朱注。謗也。非矣。人不得休息。必有過失。已有過失。輒讒其儕輩。以文已之過。勢之所恒有也。民乃作慝。趙注。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得之。其以師行至胥讒。爲在位在職者之事。朱注併上文以爲民之事。非矣。方命虐民。亦在位在職之事。蓋雖晏子之時。君之所命。未必在使臣

下虐民是人君之常。祗爲好游。不恤臣民之困苦。而臣下不勝逆違其君命。虐民以自便耳。是雖臣所爲。亦因上之所使。故晏子言此。誠景公。舊注。以命爲王命。殊失詞意。連。趙注。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得之。朱注。刪之。其意蓋謂連日之義歟。連日則上下何擇。觀於易往蹇來連。及顛連無告。皆有引意。亡。趙注。以亡其身解之。非矣。流連與荒。皆是亡身。朱注。亡。猶失也。謂廢時失事也。亦四者何擇。蓋亡忘古字通用。謂沈醉之狀。惘然萬事皆忘。比諸流連與荒殊爲甚。故謂之

亡也。爲諸侯憂。趙注。言王道廢。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仁齋曰。諸侯互相效尤。故謂之憂也。二說皆迂曲不通。朱注。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得之。蓋春秋之時。諸侯大國拓地益大。旣自有戰國稱王之漸。故晏子所云如此。後儒因執春秋之義以律之者。泥矣。觀於孔子稱顓臾爲社稷之臣。附庸豈臣哉。亦從時人之言耳。按此章。食息慝叶韻。流憂亦叶韻。且行文不與孟子同。乃孟子引書傳所載。蓋春秋時文章自別。

崇孟

崇孟

後學　肥後藪愨著

崇孟者何。崇孟子也。何崇孟子。孔孟同道。崇孟者。所以崇孔也。孟崇崇矣。又崇之者何。有不崇者也。孰不崇之。有荀于周。有充于漢。有司馬李鄭于宋。數子之言中乎。何其中。何其中。何以知其不中。朱子余氏闢之廓如也。既廓如也。又崇之者何。尚有不崇者也。孰不崇之。太宰純也。太宰氏之言中乎。何其中。何其中。然而未有能闢之者也。吾懼其惑後學。害正道。故不自揆。竊辨其非。孟子有言。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雖未得爲能言之士。抑亦得不爲孟之徒乎。是辨太宰氏也。其曰崇孟者何。辨太宰氏者所以崇孟也。作崇孟。

太宰孟子論曰。昔荀卿立言。非十二子。孟子與焉。漢王充仲任氏著論衡。中有刺孟篇。刺孟軻也。二子所譏。譏軻之言行違道悖理也。其言悉中軻病。向使軻也聞之。其未必不受以爲過矣。

辨曰。二子所譏。我未見其能病孟也。卿所非無所指言。充所刺前人既辨。何待余言。（余允文作尊孟辨辨刺孟。）余獨學二子所

病。以明其不足病孟也。夫自質其言。輕譏古人。二子之病也。何以知其然。卿目游夏子張爲賤儒。充疑孔子。而孔子不可疑。故命其篇曰問孔。雖曰問實疑也。夫游夏子張孔門高弟。未可輕非也。而卿非之。孔子大聖。不可疑。而充疑之。其既如此。何聖不可疑。而何賢不可非乎。蘇軾曰。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余於充亦云。故曰。自質其言。輕譏古人。二子之病也。人能知二子之病。則其不足病孟。蓋不待辨焉。或曰。卿非非游夏。非游夏之徒耳。故不曰游夏。而曰游夏氏。曰不然。凡罪人。斥師而氏之者。師徒俱罪也。單斥徒名者。罪不及師也。宰予晝寢。人皆曰宰予晝寢。未嘗曰孔氏之徒嘗晝寢。冉求爲季氏聚斂。人皆曰冉求聚斂。未嘗曰孔氏之徒嘗聚斂。何則罪獨在宰予冉求。而不在孔子也。今卿不斥游夏之徒名。直曰游夏氏之賤儒。非非及游夏而何。

論曰。軻之所以出言多過者。其故有二焉。其與國君言。則冀見聽。其與學士諸子辨。則欲服人。冀見聽則務爲可悅之言。欲服人則牽強持論。務爲可悅之言。如爲齊王言好貨好色是已。牽強持論。如與告子論性是已。夫斯二者軻之病也。軻有斯二者之患。宜其

出言多過也。

辨曰。謂孟子與國君言。則冀見聽。與學士諸子辨。則欲服人固矣。謂務爲可悅之言。牽强持論。則不然。夫君子之見諸侯也。欲以行其道也。其言不聽。其道不行。言之見聽。道行之始也。故孟子冀見聽者。非求榮。而爲道之故也。其與諸子辨也。欲以明其道也。其人不服。邪說不止。邪說不止。正道不明。故孟子欲服人者。非好勝而爲道之故也。當時諸侯所悅者。非縱橫攻伐之事乎。所迂而笑之者。非唐虞三代之德乎。孟子棄其所悅而述其所迂。謂之務爲可悅之言可乎。其與諸子辨也。其道正。其辭直。其唯正。是以不移。其唯直。是以不撓。謂之牽强持論可乎。太宰以好色好貨。爲可悅之言。以論性爲牽强持論。辨在于後。

論曰。夫好貨好色之非美德也。不待知者而後知之。宣王既自以爲疾。而孟子不敢因之以陳其戒。謂之陳善閉邪可乎。且以公劉爲好貨。大王爲好色。是誣古人也。

辨曰。太宰知好貨好色之非美德。而不知好貨好色之與民同之之爲美德也。夫好貨好色。人之情也。聖人豈無情哉。唯聖賢之情。莫不中節。故非其貨不取。非其逑不配。又知民之情不異于己。故發其政。施其教。使之各得其貨。各有其室。皞皞自足。不願其他焉。後世人君唯欲是縱。不知節之。唯己是奉。不知有民。故陳粟溢倉。野有飢餓之色。靡曼充宮。氓有怨曠之嗟。豈非好貨好色之形同。而好貨好色之情異哉。且孟子稱公劉大王與民同之之貨色。而抑後世人主不與民同之之貨色也。稱與民同之之貨色。非陳善乎。抑不與民同之之貨色。非閉邪乎。又曰。以公劉爲好貨。大王爲好色。是誣古人也。固乎。太宰之解書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豈唯說詩。解書亦然。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縱使富而可求。夫子何敢執鞭求之。蓋富貴在天。求之無益。故假言之耳。今不逆夫子之意。直據其辭曰。有可求之富。夫子欲執鞭求之可乎。孟子亦謂。公劉大王好貨好色。然二君之所好。大異於時君之所好。今不逆孟子之意。直據其辭曰。誣二君以好貨好色。可乎。

論曰。孔子對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君子不仕則已。仕則必敬其君。語

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言盡其道也。故臣人者。不以夷險渝其心。乃若爲其君之無禮而懟焉。是不臣也。仲尼之言可以語君。亦可以語臣。故謂之通論。如軻之言。唯可以聞于君。決不可使人臣聞。亦不通之論也。

辨曰。孔子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夫言有主教誨而言者。有主理勢而言者。君臣之際。當各盡其道。假使君不盡其道。臣不可以不盡其道。是君臣當務之教誨也。如孔子對定公。及語所稱是已。君親臣則臣必親君。君疏臣則臣必疏君。是人情必然之理勢也。如孟

子告宣王是已。太宰不知言各有所當。而求之一端。其疑孟子不亦宜乎。又謂可以語君。亦可以語臣。謂之通論。可以聞子君。不可使人臣聞。謂之不通之論。姑借其所言。以難其所援語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是言唯可以聞于臣。決不可使人君聞。何則無道之君。聞是言也。必責其臣曰。我雖不君。汝不可以不臣。是豈不啓人君罪人之端哉。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諸。然則語之所稱。亦不通之論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問其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仲尼告子路者。不可使退者聞之。告冉求者。不可使兼人者聞之。然則夫子之言。亦不通之論也。然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知其所當。以達其意。可以知聖賢立言果非不通已。昔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牧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嗚呼。彥明之對。亦可以解大宰之惑矣。前條之對。不關于此。併錄者亦以證孟子出言不苟云。

論曰。仲尼嘗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尼之稱管仲也可謂盛矣。孟子乃以管仲不足爲。不亦異乎。

辨曰。孔子論管仲。褒貶相半。其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曰如其仁。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褒也。曰管仲之器小哉。曰焉得儉。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貶也。然則夫子之意何居乎。曰是微言也。能知此說也。其於春秋思過半矣。蓋夫子於管仲也。尊其功而賤其才。稱其力而薄其德。夫平王東遷。周道陵夷。諸侯內攻。夷狄外侵。向微管仲相桓公。內拯諸侯。外攘荊

楚。則中國之不爲夷狄者無幾矣。故孔子尊其功曰。如其仁。稱其力曰。管仲之力也。然其爲相也。不能行王道。其檢身也。不能從禮儉。故賤其才。曰管仲之器小哉。薄其德曰。焉得儉。不知禮。由是觀之。其褒之者。以時無王者能拯諸侯攘夷狄也。是言也。唯孟子知之。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貶之者。以其非王佐也。是言也。唯孟子知之。故曰。管仲不足爲也。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由是觀之。孟子論仲。吾未見其異於夫子也。或曰。聖人之道。莫大乎仁。故夫子未嘗輕許人以仁。獨於管仲。則曰如其仁。孔子既許仲以其大者。則其小者。未足以病仲焉。且許仲之仁。而未嘗曰所許者仁之功也。非仁之德也。則先儒將何據斷之曰仁之功也。曰。孔子嘗曰。克己復禮爲仁。焉有仁者而不知禮者哉。仲既不知禮。其不爲仁者亦已昭昭矣。此先儒所以斷之曰仁之功也。或曰。唯仁者然後。宜有仁之功。則仲既有仁之功。謂之仁者。不亦可乎。曰。禮云。與仁同功而異情。謂有非仁者而與仁同功者也。如管仲者。可謂與仁同功矣。噫。日月既沒。爝火之光足賴也。文武不興。管仲之功何廢也。雖然。由是遂謂爝火與日月同明。管仲與周邵比德可乎。

論曰。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夫子之言性。唯是一言既已明矣。亦又何言。孟子乃道性善。及與告子爭論也。告子三易其說。以明相近。彼其意在譸孟子。而輒終不能愧惑之深也。

辨曰。自孔孟沒。千百餘年。天下道性。紛紛不定。蓋主孔子相近之言。則違孟子性善之說。據孟子性善之說。則乖孔子相近之言。故學者倀倀莫知適從。自宋程張二子。本原氣質之說出。而其說始定矣。於是孔孟之言竝行而不相悖也。其說謂。自其出於天而言。謂之本原之性。本原之性無不善。如孟子所謂性善是已。自其形於人而言。謂之氣質之性。氣質之性不能皆善。如孔子所謂相近是已。然論者猶有疑之者。曰孔子未嘗曰我所言者氣質之性也。孟子未嘗曰我所說者本原之性也。程張將何徵以知孔孟所道有氣質本原之別乎。余間嘗竊辨之曰。本原氣質之說。固經傳所未發。而本原氣質之意。則經傳昭昭矣。請盡其說。蓋聖賢道性。有首天而言之者。有單言之者。其首天而言之者無不善。其單言之者。不能皆善。如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乃引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是皆首天而言之者。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書曰。習與性成。禮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是皆單言之者。不能皆善也。夫唯無不善。此程張所以有本原之說也。不能皆善。此程張所以有氣質之說也。由是觀之。孟子道性善。乃與詩書易禮首天之性合矣。太宰譏以違孔子單言之性。何不深思乎。

論曰。人心能動之物也。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與。孟子乃曰。我四十不動心。心豈能終不動乎。是以樂正子之將見用於魯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是則輒之動心也。若心果不動邪。與莊周之欲死灰其心。何以異哉。

辨曰。莊周之死灰其心者。滅絕思慮之謂也。孟子之不動心者。不爲物擾動之謂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全章問答知之。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謂霸王之業。任大責重。孟子雖大賢。亦恐其恐懼疑惑。以動其心也。此丑所問。不在於滅絕思慮。而在於不爲物擾動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動心有道。我知言養氣。謂知言則不疑惑。養氣則不恐懼。既不疑惑恐懼。雖霸王任大責重。不足以擾動我心矣。此孟子所答。不在於滅絕思慮。而在於不爲物擾動也。太宰不詳全章問答之意。固執不動心三言。以同諸莊周之死灰。不亦謬乎。夫不逆其意。唯泥其文。則孔子之毋意。亦何異於莊周之死灰哉。太宰又引孔子語。以證人心能動。不知夫子之意。所重在於人心能動乎。在於操則存乎。是不待辨矣。夫人心能動。動而無節則亡。故君子操而存之。亦不動之謂也。太宰所援以破孟子。吾觀適足以自破其說耳。且太宰非孟子。何不併非孔子。曰人心能動。豈能操之哉。又曰。樂正子之將見用於魯也。孟子喜而不寐。是則輒之動心也。夫喜怒哀樂情也。聖賢豈無情哉。唯聖賢之情發而中節。所以和也。夫舜者大聖人也。韶者大聖人之樂也。聽大聖人之樂。而知大聖人之德。樂孰大焉。故夫子聽韶。不知肉味。不知肉味者。樂之至也。樂正子魯之善人也。善人見用。道將行焉。道之將行。喜孰大焉。故樂正子將見用。孟子喜而不寐。不寐者喜之至也。是皆聖賢之情發而中節者。而謂之動心可乎。

論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養氣者衞生之術也。君子之養氣也。禮樂而已矣。禮以養其陰。樂以養其陽。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先聖王之教也。古之道也。古者君子習禮樂。而養氣在其中矣。故仲尼不言養氣也。

辨曰。衞生之養氣也。欲長生也。君子之養氣也。欲立德也。衞生之養氣也。道引而已矣。君子之養氣也。集義而已矣。太宰同之。不亦疏乎。又曰。君子之養氣也。禮樂而已矣。是固然。然不知太宰所謂禮樂者。謂其本乎。將末乎。記曰。黃鐘大呂絃歌干戚。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

筵席俎豆籩豆升降。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是觀之。禮樂末節。非君子所專也。果謂本乎。記曰。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又曰。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由是觀之。義非禮樂之本乎。太宰曰。君子習禮樂。而養氣在其中矣。余亦曰。孟子言集義。而禮樂在其中矣。

論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孟子謂。伯夷古之聖人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夫軻既違仲尼。而謂伯夷聖人。又於夷惠。或謂之不恭。或謂之聖。是何見之不定也。

辨曰。王充曰。伊尹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余謂古言不啻賢聖共稱。其言聖亦自有輕重。有以全體言者。如孔子之聖是也。有以一節言者。如三子之聖是也。是始於孟子乎。先於孟子矣。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苟謂聖指其全體。則肅乂哲謀。莫所不該。而雨暘燠寒。亦莫所不若矣。然以聖聯四德。以風並四徵。則聖之非全體可知矣。周官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苟謂聖指其全體。則知仁義忠和。莫所不該矣。然以聖聯

五德。則聖之非全體。可知矣。夫夷惠之聖。一德也。孔子之聖。大成也。故孟子謂夷得聖之清。惠得聖之和。然偏清之弊。遂至於隘。偏和之弊。遂至於不恭。亦聖不思作狂之意也。唯孔子清而不偏於清。和而不偏於和。所謂聖之時。而所以爲大成也。太宰不知言聖有輕重。以非孟子。可謂昧乎古言矣。

論曰。記曰。作者之謂聖。夷齊非作者。孟子乃謂之聖人。不亦妄乎。

辨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謂聖人知禮樂之情。故能作禮樂。能

作禮樂。故謂之聖人也。未始謂非作者不可謂之聖也。記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夫舜之在側陋也。豈不知禮樂之情哉。假使上無堯之讓。則終匹夫耳。終匹夫則不敢作禮樂焉。卽不作損聖哉。湯武之爲諸侯也。豈不知禮樂哉。假使上無桀紂之暴。則終諸侯耳。終諸侯則亦不敢作禮樂焉。卽不作損聖哉。且文王孔子未嘗作。而謂之聖人。萬世無異論矣。叔孫通作禮。後世無稱聖者。豈非知禮樂之情者。雖不作。可謂之聖。不知禮樂之情者。雖作不可謂之聖哉。且言非一端。各有所當。故知禮

樂之情。謂之聖可。能作禮樂。謂之聖可。博施濟衆。謂之聖可。修己以安百姓。謂之聖可。大而化之。謂之聖可。人倫之至。謂之聖可。言聖多矣。而太宰求之一端。局矣乎。

論曰。王天下之謂王。長諸侯之謂伯。所事大小之異耳。非有二道。伯王之未就也。王伯之大成也。不能伯未有能王者也。是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西伯之伯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之伯也。西伯能由伯以馴致王業。故孔子謂之至德。桓公終子伯而已。故孔子惜之。嘗嗛其相曰。管仲之器小哉。仲尼固不言伯。亦不言王。至於孟子。黜伯而專言王。然後王伯之分遂成涇渭。豈不痛哉。

辨曰。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轉聲爲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轉聲爲伯。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由是觀之。伯有二義。有以位言者。有以道言者。猶君子小人。有德位之別也。故西伯之伯位也。其道王道也。桓公之伯位也。其道霸道也。故五伯多作五霸。而西伯未有爲西霸者也。且西伯之與桓公。其德其道。相去何止霄壤。太宰觀其同有伯稱。遂至並稱之

以爲非有二道。夫孔孟並稱。太宰尙謂擬不以倫。太宰之擬。何不倫之甚也。太宰又曰。至孟子。王伯之分遂成涇渭。夫王伯之分。非獨孟子。荀卿亦言之。曰粹而王。駁而伯。非獨荀卿。左氏亦言之。曰西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非獨左氏。管子亦言之。曰强國衆。合强以攻弱以圖王。强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霸。由是觀之。孟子以前。既有王伯之說。王伯果無二道邪。荀卿何說粹駁。左氏何說樹德勤撫。而管子何說圖王伯之別邪。

論曰。自漢趙邠卿注孟子。而後推尊孟子者。莫若唐

韓退之氏。然退之特推軻衛道之功而已。未始以軻道爲至也。蓋有所見也。

辨曰。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者。謂傳道之統也。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者。謂醇乎道也。又曰。孟子賢聖者。賢而有餘。故加以聖。蓋程子所謂。大賢亞聖之意也。由是觀之。退之尊孟子至矣。太宰唯讀功不在禹下之一句。未暇檢他文。遽謂退之特推軻衛道之功而已。未始以軻道爲至也者。不獨不知孟子。亦不知退之矣。

論曰。至宋程氏兄弟。尊孟子。尤甚。品之以大賢。因以配孔子。於是乎有孔孟之稱。以其書配論語。於是乎有論孟之目。又曰。人必有倫。故並稱人者。美惡必以倫。孔孟之稱。于嘗於馬季長賦中一見。蓋非公論也。

是稱之行。自程氏以來也已。

辨曰。夫唯知孔子之統傳於孟子。而後知孔孟之稱不妄也。夫唯知孔子之宗。出於孔子。而後知論孟之目不虛也。太宰不知孟子。宜有是言也。且太宰知孔孟之稱出于季長賦中。而不知張協之先此也。知論孟之目起于程子。而不知柳宗元既有是言也。然張協宗元豈足軒輊孟子哉。姑錄所記。以備一考。

論曰。淳于髡謂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髡欲詰孟軻。故先以禮爲問。軻知其守禮不援之近於豺狼。故欲行權以援之。是誠知處變之道矣。髡則以爲方今天下擾亂。國行虐政。先王赤子溺于淵水。不可不拯也。苟欲拯之耶。其術非一端。要當先其急而後其緩。今孟軻說人主以三代之治。其言雖可聽。非當時急務。無益於天下之治。是猶坐視人溺而不援也。故詰之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之言。乃有爲之言也。溺者譬喻也。軻不覺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夫嫂溺。固援之以手。非道乎。道有經有權。軻既言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豈非道乎。溺人之急難也。赴人之急難。何守常道。於是乎有權。軻既知之矣。獨於天下溺。無權以援之乎。軻所謂道者何道哉。蓋謂唐虞三代治平之道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亂極矣。軻乃欲以唐虞三代之德治之。譬如不脫桎梏教之揖讓。

可謂不知急務也。卒曰。予欲手援天下乎。夫天下不可以手援。愚夫亦知之。軻乃以是反難晁。非謂晁。卽自謂也。且所謂溺者本譬喩也。時無懷山襄陵之水。焉有天下溺哉。軻與其難手援天下。寧如難天下溺乎。於卒晁不復辨者。以軻爲不可曉也。

辨曰。嫂之與天下。所以溺者同。而所以援者則異矣。夫嫂溺不援。豺狼也。其爲叔者。必不可不援。援之必不可不以手。天下溺不援。忍人也。其爲君子者。必不可不援。援之必不可不以道。以手者權也。以道者有經焉。有權焉。不一定之謂也。嫂溺。唯權可以援之。而常禮決不可

守也。天下溺。君子有守經之時。有行權之時。所謂以道也。非若救嫂之一定于權也。故夫子曰。用則行。舍則藏。夫子之時。天下亦溺矣。夫子豈不急於援之哉。然天下舍我則藏焉耳矣。夫不用而求行。必枉其道。舍之而不藏。必辱其身。枉道辱身。何以濟天下乎。故天下溺。君子有守經之時。有行權之時。所謂以道也。非若救嫂之一定於權也。孟子之時。天下之溺。固如晁言。然諸侯終無用孟子。則亦夫子舍則藏之時也。晁唯知嫂之與天下所以溺者同。而不知所以援者異矣。欲使孟子强起行權。故孟子答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以手者。一定於權也。以道者。經權時用也。其一定於權者。用之救嫂則可。用之拯天下則不可。其經權時用者。用之拯天下則可。用之救嫂則不可。所以有手道之異也。今晁同之以强孟子。故孟子反詰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謂援天下之不可一定於權也。晁言天下溺者譬喩也。孟子謂手援天下者亦譬喩也。彼以譬喩來。我以譬喩應。所以因其明也。太宰謂孟子不覺悟者。卽自不覺悟也。且晁以辯自雄者也。縱使孟子迂濶。時人或以爲好辯。則晁之不欲雌伏。亦已昭昭矣。其敢觀其言之可折。釁之可乘。而恡一言之辯。以受調謔之侮乎。故晁不再

問者。自知屈也。太宰謂晁不復辯者。以軻爲不可曉也。亦不知晁也。太宰又曰。當此之時。天下之亂極矣。軻乃欲以唐虞三代之德治之。譬如不脫桎梏教之揖讓。可謂不知急務也。不知太宰所謂唐虞三代之德者。果謂何物乎。夫唐虞三代之德。可用之治世。可用之亂世。無適不可。聖人之德之所以爲貴也。如謂唯可用之治世。不可用之亂世。則聖人之德。有時乎廢矣。又何用夫聖人爲。且湯武非三代之君乎。湯武之時非亂世乎。湯武能平暴亂濟天下。則唐虞三代之德。何止可用之治世而已哉。故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者。不啻教之揖讓。亦

能脫桎梏之道也。當世之務。豈有急乎此者哉。今太宰亦迂而笑之。不欲師唐虞三代之德。吾懼桎梏登固。況揖讓乎。

論曰。周官大司寇。建邦之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先王之制也。夫以先王之世。刑人尚有三典。而況衰亂之世。何概用禮樂治之乎。

辨曰。禮樂教化之具。而非撥亂之器也。故孟子不言禮樂。專說仁義。而禮樂在其中矣。太宰何以概用禮樂。而誣孟子乎。

論曰。周季之亂也。賢者誠欲治之。雖合從連衡攻伐戰爭可矣。雖爲商鞅申韓亦可矣。

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此文王之合從連衡也。前徒倒戈。攻後以北。此武王之攻代戰爭也。以義爲利。商鞅不足爲矣。有恥且格。申韓不足爲矣。

論曰。戰國之士。辯如蘇張范蔡。知如樗里甘茂。學如惠施鄒衍虞卿。用兵如吳起孫臏廉頗李牧趙奢。興利如李悝白圭。皆奇才也。若遇文武之君。亦皆爲國器矣。

辨曰。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謂先王之能化民也。如其終不可化也。聖人必誅戮之。雖有奇才異能。不能顧也。如堯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是也。如夫數子。果能豹變乎。則非復舊日數子矣。果止革面乎。則僅免於刑戮耳。尚何望爲國器也。

論曰。以德服人者上也。其次莫若立功。然德之服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也以漸。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仁。此之謂也。先王之世尚然。況於亂世乎。

辨曰。服人之大。莫大乎德焉。服人之速。莫速乎德焉。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

行。速乎置郵而傳命。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故先王爲政。未嘗不由德焉。又何擇治亂之世乎。如夫世仁之言。言教化之難浹子民耳。非言民之難服也。何則武王之時。天下皆既悅服。然刑措之化。不在武王而在成康之世也。豈非世而仁哉。如言德之服人。非世不能。則王者亦迂矣哉。夫德之服人。疾乎草偃。速乎郵傳。而教化之浹。尚待於世。況不由德乎。如謂不由德別有捷徑。則孔子必先太宰言之。

論曰。立功於亂世者。莫若將帥。故爲輌計者。莫若爲樂毅於齊梁之間。若能一將兵。與秦楚燕趙戰。勝而

得志。如樂毅爲燕伐齊則齊梁王必擧國聽之。是賢者濟事之勢也。孔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其意在茲。

辨曰。太宰嘗譏其師物茂卿曰。先生好著兵書言刑名。以干諸侯。今譏孟子曰。莫若爲樂毅於齊梁之間。樂毅之事。豈唯好著兵書而已哉。始非孟子曰其與國君言。則冀見聽終非孟于曰莫若爲樂毅於齊梁之間。樂毅之事。豈唯冀見聽而已哉。太宰之言。何其相悖也。又曰。孔于於公山佛肸。其意在茲。又何不忌憚之甚也。夫孔于豈欲爲樂毅於公山佛肸之間乎。公山佛肸之强。孰

與衛國。孔子果欲爲樂毅於公山佛肸之間。則何不爲樂毅於衛國。而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則不欲爲樂毅於衛國。亦昭昭矣。而況爲樂毅於公山佛肸之間乎。

論曰。輙稱古之君子。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爲口實。謬哉。不義固不可行也。不辜固不可殺也。然行大事者。時有所不恤。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此之謂也。

辨曰。異乎太宰之解書也。所援以破孟子者。吾觀適足以自破其說耳。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謂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佚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甚於猛火不辨玉石。繼之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謂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汚俗之人。皆赦而新之。由是觀之。書所言。卽亦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之意耳。後世繳文往往有用斯語。以威敵國者。太宰豈因其文誤解經義。而終謂先王之師。亦猶若是乎。可怪。

崇孟終

重刻崇孟跋

肥後藪孤山。嘗讀太宰春臺孟子論。細爲辨駁。書成。曰崇孟。刻行于世。閱今一百五十年。流傳絕少。安井子寧曾見德富蘇峰藏本。深珍之。與余同校。重刻于崇文院。顧我先賢譏孟子者。備前芳烈公藤澤東畡藤田東湖爲尤著。不獨春臺而已也。孟子之言。豈有可議者。然繼往聖啓來學。實爲孔子以後一人。議者不以瑕掩瑜而可也。孤山極力駁春臺。頗有持平之見。猶余允文朱熹之於疑孟常語。豈非子輿氏功臣哉。及刻成跋一言云。

昭和四年三月　館森鴻識

孟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目錄

卷一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昏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卷二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卷三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卷四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卷五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卷七
觀鄉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卷八
冠頌解第三十三　廟制解第三十四
辯樂解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
卷九
正論解第三十八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卷十
本姓解第四十二　終記解第四十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孔子家語卷一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趨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

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者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

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為急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舞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以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然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汙罇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為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毛血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浣布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為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

桀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妖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轉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

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孔子家語卷一終

孔子家語卷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煑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歡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我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之爲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過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伯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能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旣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焉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對曰智者自知仁

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旣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仕狡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水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吉卦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楚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

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而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伯西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咸退以所爭之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門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自后稷積功累行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

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鄘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家語卷二終

孔子家語卷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眾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滿而不盈實而不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有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道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

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孔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之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居喟然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戴乎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二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

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之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三終

孔子家語卷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

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已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荊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曰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索琴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䲡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辨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為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

是以傷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貴用命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魂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眾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四終

孔子家語卷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孔子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

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奸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小人也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莫之為也何居為聞道者盍日思也夫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植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矣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洩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

覩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己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能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適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乎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己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

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

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槃操以哀之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名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泪遲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慨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儽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聞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說孔子乃逝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我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廼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王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

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知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孔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子家語卷五終

孔子家語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皡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

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茍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降之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疾急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人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

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

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七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耦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而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始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制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以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視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

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也煥若發矇焉

孔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眾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眾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子家語卷六終

孔子家語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其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飾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飾喪祭之禮有犯弒上之獄者則飾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飾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飾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加以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聽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夫世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月以為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為畜而鳥不獝麟以為畜而獸不狘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

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飾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龍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子家語卷七終、

孔子家語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

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有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三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殷加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廢

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淫聲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眾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郟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釁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

而包之以虎皮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曰韔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脩郊射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作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彌王不疑焉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乎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而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

誠發上卒佐之以徵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十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辭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休兵脩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鯖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子家語卷八終

孔子家語卷九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而命之辭曰先人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謂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殺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其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文宮臣問其詩焉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誦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子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默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默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日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

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吾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玆在玆由己率常可矣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恆弒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成事烝而獻功男女紡績愆則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冉有訪孔子孔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甲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脩於軍旅則眾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有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冉有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說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馬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𨅊音）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曰爾毋從從（嵷音）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頹乎其順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惡於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

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有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為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周公優為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毁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為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

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

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知是駮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請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何居吾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己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等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趨音促）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漆音切）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於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則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

禮之大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

孔子家語卷九終

孔子家語卷十

本姓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故封之賢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猶以微子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丁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幵（音堅）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

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不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綨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仕魯為大夫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云子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或云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奚蒧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蒧字子晳衛人蒧多余反）

公祖茲魯人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史記作子庸衛人）

公西輿字子上（史記作輿如）

宰父黑（宰作罕）字子黑（史記作子索）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尚）

積䮑赤字子從（史記積作壤從作徒秦人）

冉季魯人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字乃徒字之誤今記鄭國）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石里之作子里齊人）

縣亶（亶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史記作左人郢）

狄黑字晳之（一作子晳衛人）

商澤字子秀（秀史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籍（史記引家語桃作亢正義亢又作亢）

公肩（肩一作有史記作公肩定）字子仲（史作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伋）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守史作首）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一作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爲石作蜀成紀人）

邽選字子歛（史記歛作斂魯人）

施之常（史記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爲棠字之誤而以棠爲根魯人）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弗史作忠）字子蔑（孔子兄孟之子）

漆雕侈（侈史作哆魯人）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橫史記作祺魯人）

顏相（史記作祖魯人）字子襄

孔子家語卷十終

孔子集語

孔子集語序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益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嬴秦滅學之後遠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為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為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為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累月積寖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噫務哉予也成之時禮部侍郎遽徑東明二書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見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

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秘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强等狀申乞為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令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

集語卷上

宋　永嘉薛據纂

易者第一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苞籥（見先秦古書）

子曰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

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

子曰文王以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

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夫易卦六十四分而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

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以上並見易乾鑿度）

子曰昔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子曰商汝知君之為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

子曰慼人者人慼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之己者也（以上並見尸子）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百舍重趼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

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並見申子）

子貢第二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季子治單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所得小魚釋之巫馬期以報孔子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季子何以至此丘嘗聞之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惠民

子曰吾為吏者立德不善為吏者立怨（以上並見韓非子）

孔子為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毋太甚乎子曰居吾語汝人而惡者五而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不可不誅也（尹文子）

荊有佽非者得寶劍於干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枻舡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反鄉兔走歸窟我其禾首乎穗垂而向根不忘

本也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並見淮南子）

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

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慎子）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

孔子御第三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左右揜口而笑公曰黍非飯也以雪桃也子曰丘知之然黍者五穀之長先王以為上盛果蓏有六桃為下宗廟不以祭丘聞之也以賤雪貴不聞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韓非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客問之仲尼曰骨何大焉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

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周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者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故名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吾簪也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韓詩外傳）

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先祖不足稱也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並韓詩外傳）

持盈第四

子曰持盈之道挹而損之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能此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所執贄而師見者七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弼）臣六人載干戈以至封侯異族九十七人而同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黨則以同族為眾異族為寡也（韓詩外傳）

子曰不謹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亦無及矣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由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本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也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思而執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孔子行聞有哭聲甚哀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殁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簡於事君失之二也與交友厚中而絕之失之三也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宋大水魯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人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失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其庶幾乎昔有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知過而改之是不過矣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並韓詩外傳）

子觀第五

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子曰此為何器曰此為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物盈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則虧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韓詩外傳）

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乎

顏淵問曰回願貧而如富賤而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於終身無患其可乎子曰善哉問也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能遜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無失也終身無患擇言而後出也（並韓詩外傳）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樂動聲儀

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孔子三朝記）

魯大夫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國語）

公父文伯第六

公父文伯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音鄙具也）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則動晦則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丁敢反冠垂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音平入聲）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音止平也）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也）秉芻（百六十斛）缶米（缶庾也十六斛）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並國語）

子曰泰可為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許氏說文）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又見田敬仲傳）

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

子曰自吾得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史記）

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而有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六藝第七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傳）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以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之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皆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作色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史記）

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國貧矣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

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觀於周之太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謹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爭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臰（臭同）亦與之化矣故君子謹所與（並見說苑）

依賢第八

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貧馬蚿斬而復行者輔足眾也（說苑）

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

可得也

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傲凌物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鬬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蒞朝蒞官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喪其美質者也（韓詩外傳）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以其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以父事者三人所兄事五人者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與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以治之之術孔子曰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二子丘之道幾於廢也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曰鞭樸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愛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沒矣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若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則對門不通矣（並說苑）

漆雕氏第九

孔子曰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喜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也得無數卜乎

孔子卦得賁喟然而歎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以土鉶（音刑）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懽然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親吾非以饋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至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子路治蒲見孔子曰願受教子曰蒲多壯士難治也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君子固有盜乎孔子曰夫以不賢代賢之謂奪以賢代不肖是謂伐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之善為己之善是謂盜君子之盜豈必財幣乎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害民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是蔽賢也揚人之惡是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無所傷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故君子慎言語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齊景公問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小而志大處僻而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故予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而見汝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並見說苑）

楚昭王第十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翼而跳齊侯怪之使聘問孔子子曰此名商羊也急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諸國皆被水齊國獨以安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者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見之亦其應也夫謠未嘗不相應也在人非獨守道而已（說苑）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

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女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所進也

介子推年十五為荊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徧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卑下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並說苑）

集語卷上終

子出衛第十一

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是爲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韓詩外傳）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於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見尚書大傳）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見尚書大傳）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口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子曰文王得四臣丘得四友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邪故文王有四臣免於虎口丘得四友以禦侮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見尚書大傳）

顏叔子第十二

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室鄰之嫠婦亦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吾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呂氏春秋）

孔子侯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而至子貢朝至（呂氏春秋）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見大戴禮）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見春秋繁露）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繁露）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傳）

郈費之宰二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郈費（公羊傳何休註）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公羊傳序）

孔子見羅者所得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說苑）

子路問曰治國何如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何爲其亡也子曰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用己也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也讐之怨讐並興欲無亡得乎（說苑）

齊侯問第十三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善哉

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

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

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

大死為之網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而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慎其初雖欲悔難哉

孔子曰惡惡道不能甚者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

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美也尊其人敬其位古聖之道幾哉（幾音基）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民不惑吾欲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曰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者不教而誅之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訟獄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凌遲久矣能謂民不踰乎（並見說苑）

文王第十四

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太任為母太姒為妃武王周公為子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生君致其道萬人皆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其誠矣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巨國家必祉帝辛喜不治國家亢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求朝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孼者天之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孼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曰夫子何歎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不可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而受之故曰苟得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彌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拑者太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無驗也夫弓矢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而後求其良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智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不可近也是故先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人之有智能者然後任之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移風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並見說苑）

齊桓公第十五

齊桓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問之曰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名之公曰視爾之狀非庸人何以爾名對曰臣故畜牸牛而大賣之以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谷以臣得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曰周使來言周廟災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釐王廟也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其德禍亦如之釐王變文王之制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以是知之景公曰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左右入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長也

子讀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己獨行之故曰非其時恐不得終焉

孔子曰不觀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並見說苑）

公索氏第十六

公索氏將祭亡其牲孔子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後一年而亡弟子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自盡也乃孝子所以盡其親也將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也忘之甚者忘其身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左師觸龍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身死四支異處此忘其身者也哀公變色曰善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而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子路盛服入見孔子孔子曰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

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孔子曰由汝記之吾語汝貢於言者華也奮於事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何有加矣哉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臣高赫無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厄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孔子閒居喟然嘆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其為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壯也勇而不屈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路曰何謂也孔子曰由汝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故也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也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並見說苑）

子夏問第十七

子夏問仲尼曰顏回為人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為人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為人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而事先生子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有丈夫將涉之孔子使人止之丈夫不錯（錯音措）意遂渡而出孔子曰子有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復能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之以忠信吾之出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吾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古者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劍乎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可為君子體有義矣而孝為本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說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曰好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以好學豈不可哉子路曰學有益乎孔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乎犀革又何學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並見說苑）

楚伐陳第十八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軾也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貢問死人有知乎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者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而不葬也賜爾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人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也

孔子之楚有獻魚者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命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人將棄之而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受聖人之饋可無祭乎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而後足兔是獸也甚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故也二獸者亦非性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以相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並見說苑）

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漢許慎說文）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鞔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者三世今徙是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無以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吾不徙西家高吾室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吾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伐也其君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乃為天下笑荊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而折

衛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劉向說苑）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說苑）

虞人芮人質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見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入其國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歸而讓其所爭為閒田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謹恭己而虞芮自平

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以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重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丘哉乃還（並見說苑）

孔子先第十九

孔子先世宋緍公之長子曰弗父何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嘉父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陬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禱於尼丘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於五父之衢有過而疑焉因問之得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闕里世家）

齊景公致廩丘於孔子以為養孔子不受曰吾聞君子當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廩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辭而行（說苑）

孔子遭難於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齊桓公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者思不遠身不約者智不廣庸知不遇於是興明日免於阨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忘可也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姬夫困之道從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其難而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說苑）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孔子讀詩書治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凡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為必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邪伯夷叔齊何為餓死首陽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邪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焚死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而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其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於深林非為無人而不芳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說苑）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使人伐其樹去適鄭（家語）

仲尼曰吾聞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亦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雒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論語緯）

孔子阨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鯷大鮎魚）孔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哉

曾子第二十

曾子從仲尼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搜神記）

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義名曰王（帝王世紀）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為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沮之沮之不可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遊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去魯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蓋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相事

時也齊歸女樂孔子行（孔子世家）

魯沈猶氏旦飮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踰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隳）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劉向新序）

楚昭王召孔子欲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里子西謂楚王曰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世家）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新序）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新序）

子曰聽其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之間而指乎隱桓隱桓之日遠矣（穀梁子）

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相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命司馬止之孔子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夷狄之人何為來為齊侯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為乃罷會齊君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司馬行法首足異門出齊人懼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以見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夾谷之會見之（公羊傳）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圍孔子之舍子路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夫子和之三終而甲罷（說苑）

孔子母顏氏徵在遊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孔演圖）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為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伏侯古今註）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息志（宓義氏先文）

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璣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脊又孔子海口

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孝經鉤命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賁足躡狡兔不以力聞（呂氏春秋）

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循而無窮也（古禮記）

西狩獲麟有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

孔子將死遺祕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亡（王充論衡）

鮑永為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降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講堂掃除至孔子廟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行大饗誅無狀也乃修學行鄉禮請豐會手格殺之（東觀漢紀）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illegible]）

孔子卒党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卻流（白虎通）

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璧七枚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下牀頭懸一甕召訢問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視之中有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鍾離意傳）

集語卷下終

法言李注

湖北先正遺書　子部

沔陽盧氏慎始
基齋借漢陽周
氏觀喜廬藏石
研齋本景印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閒矣司馬温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

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温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删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眞通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温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

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八行）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二葉前三四行）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八行）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六行）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四五行）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九行）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一葉前三行）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芚兮（一葉後八行）注春木芒然而生温公集注云李本芚作芒按音義不出芚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芚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畫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鞶帨（二葉前八九行）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三行）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八行）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五行）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五行）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巽以揚之（一葉前四行）當衍巽字温公集注可證

又

擊遼水（二葉前四行）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蛛蝥之劘也（二葉後四五行）劘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行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十字）尚容（下行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十六字）依隱玩世（下行詭時不逢四字）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六七行）按李本如此温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温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攙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十行四葉前一行）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四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六行）然當作終

晉義

（卷第四）則渾（一條）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曰事雖曲

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卷第八）渾渾（一條）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十）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上）抵巇（上都禮切 下許羈切）當分為二條云抵（都禮切）巇（許羈切）

子曰不以人廢言韓昌黎曰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讀楊雄之書取其言而已温公是也為莽大夫而廢其書者刻注其書而必曲為解若以臣莽為詘形者謬 咸豐六年十一月晦讀畢

辛題 [illegible]

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平帝元始二年也莽稱安漢公官宰衡稱功德者何獨子雲陳於四星箴頌王功至言忠敬信矣早知天祿閣何不早辭塞哉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好學（呼報切下同）復駕（扶又切）諸儒金口而木舌（柳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説如木鐸也）礲諸（盧紅切）焉攸（於虔切下焉知同）螟蠕（上音冥下音靈）殪（於計切）蜾蠃（上音果下郎果切）祝之（之又切）羿（五計切）逄蒙（薄江切）般（音班）不能踰也（俗本脱不字諸本皆有）鑄與（音余下同）五石（俗本作五石誤）踧爾（子六切）桐子（音通與侗同亦云同未成人也漢書曰毋桐好逸）一閧（下降切）不勝（音升）之平（皮命切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價也）於戲（上音烏下音呼又虛宜切）爲其（于僞切下爲道爲利同）楶（音節）之乘（繩證切）易乎（以豉切）啞爾（於革切）相比（毗志切）徒與（音余下皆同疑者別出）鸒斯（羊茹切鸒雅烏）如其富（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猗頓（於離切）其粗（千胡切）紆朱（邕俱切）其樂（音洛下同）瞿然（音句）祇其（音支適也）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天復本並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詩照切）好賦（呼報切）組麗（音祖）狴犴（狴邊兮切犴音岸獄也太玄曰蹄于狴獄家語曰獄犴不治）景差（初佳切舊本作景瑳）枚乘（繩證切）多哇（烏瓜切）確乎（苦角反俗本作榷非）惡（烏路切）淈（古忽切）屈原（九勿切）如瑩（烏定切又音榮石次玉者一曰玉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伉（口浪切健也何休曰有辯護伉正者爲里正陸德明一音苦杏切）稱則（尺證切）足言（將住切又如字下同）詭辭（九委切）斷木（都管切）梡革（音緩又音款斷木也）爲鞠（居六切）峛崺（上力紙切下移爾切）惡沱（上哀都切下徒何切）舍（書也切下同）惡覩（音烏下同）好乎（呼報切下好書好說同）山陘（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之蹊）蒼頡（胡結切）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音悅天復本作見羊而悅）虎別（彼列切下同）不要（一遙切）則辟（芳辟反）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天復本作稍正道）其較（音角）且易（以豉切下並同）帡幪（李善曰帡莫經切幪莫公切覆也帡又音并又音萍）

脩身卷第三

矯思（斯恣切）必中（丁仲切）樂天（音洛）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天復本作不可爲也使人敬之）可以有爲（俗本作可以爲友非是）好大（呼報切）卑也（如字又音婢）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圃音甫）莠（羊久切）喬喬（音驕詩作驕）必矇（音蒙瞢也）熒魂（戶昆切）糟莩（李軌讀糟如字莩音浮熟也柳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見之用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面日月則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舊本亦作精莩）擿埴（他歷切下常職切）索塗（山責切）重行（下孟切下行重行輕同）重好（呼報切下好重好輕好闕並同）有觀（古玩切）賈（音古俗本作史後人改之爾舊本皆作賈謂賈人衒鬻過實下篇云衒玉賈石是也）臞如（其俱切瘠也）捽茹（上音在忽切下音人恕切菜也）之樂（音洛）鞹（苦郭切）騂（息營切）刲羊（苦圭切）罷窶（音疲勞也）犒（考告切）惡在（音烏）鮮德（息淺切）引諸門乎（門本或作問）夷貉（莫白切）肄乎（羊至切）三好（呼報切下並同）人門（俗本人作仁誤）禔身（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元懟（徒對切）

問道卷第四

則渾（戸昆切）請問禮莫知（天復本作請問莫知）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求之）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天復本無或曰二字）天與（音余）搥提（搥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提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則吝（音聆）閈然（匹凌切閈門也俗本作閛然誤諸本皆作閈）疣贅（羽求切下之瑞切）而治（直吏切下爲治同）哨哨（音消又七笑切）則貉（莫白切）則禮由己（一本作由也）耾耾（戸萌切俗本作肱誤宋玉風賦曰耾耾雷聲裨蒼曰耾聲兒）狙詐（千預切又七余切）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天復本無堯舜也三字）漸襟（子廉切）衒（音縣）賈石（音古）子將（子亮切）螻蠙（上落侯切下餘忍切）膢臘（上音力朱切又落侯切）銛（息廉切本或作鉆誤）砥（音紙）反目眩形（一本作反自眩刑眩音縣）漸諸（子廉切）如台（音貽）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天復本作請聞之）舍則（書也切）索至（山責切）無閒（閒廁之閒）蚖（音元）惡覩（音烏）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忘字之誤也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餧而妄食）羑里（羊九切）不手（不制於人之手）惷（書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餓空（苦貢切缺也）渾渾（戸昆切又胡本切）灝灝（胡老切）噩（五各切）譙乎（俗本作譙舊本皆作譙詩傳云譙殺也殺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易知（以豉切下難易同）覆物（敷又切）訔訔（語巾切爭訟也）喊（呼覽切又呼嫌下斬切）之解（胡買切曉也）面相（息亮切）捈（他胡切又同盧切引也）嚍嚍（音即刃切俗本作嚍嚍誤）㖧㖧（呼昆切）忞忞（武巾切）見矣（賢遍切）與我（音預）者鮮（悉淺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埶諸名卿可幾也（漢書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爲病孟康曰盍

何不也云何不因名卿之孰以求名幾音機下同）君子德名爲幾（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若其德則有名也）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漢書曰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烏）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漢書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與今文不同）螘垤（上魚綺切下徒結切）能別似者（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誖（布內切）眩（胡消切幽遠兒）大知（如字）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不食實者揚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爲句絕）摭我（音隻）樂

天（音洛下同）庸行（下孟切下庸行同）去諸（丘莒切）抏也（五官切漢書云海內抏獘下抏秦同舊本皆作抏）皐陶（音遙）⿰言寧（女耕切嚶嚀天復本作訏音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邁切下同又如字）⿰言寧好（呼報切下好好文同）亟於（紀力切）聵（五怪切）在治（直吏切下同）則見（賢遍切）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注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增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喩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鷦明（上音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鵬狀如鳳皇）遴集（鄰振切）蹌（七羊切）翳路（烏計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擧茲以旃不亦珍乎（漢書孟康注曰湛深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旃亦之也言擧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三輔決錄曰子眞名樸君平名尊）髡

欲（士銜切貪也俗本作利欲）儃舜（蟬戰切）累克（俗本誤作剋）灑耳（先合）翾
翾（許緣切飛貌）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逸）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拙切下如字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如干切言游說之道爲難故說難書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確（苦角切）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作遐下同）偭焉（彌兗切）好盡（呼報切）援我（音袁）鶉兮（音純）
譊譊（女交切）皆說（一本說作訟）曼是（莫半切曼衍無極也）呱（音孤）璵璠（上以諸切下附袁切）
磐帨（上音盤下音稅）惡在（音烏）拂乎（符勿切）而樂（音洛）焉
事（於虔切）窒（珍栗切）六翮（下革切）其累（力偽切）負枕（章衽切）樓
航（或作杭亦作抗）榷利（音角）貂（音彫）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有詘（與屈同）焉詘（於虔切）問陳（直刃切）信道（音伸下同）
強其（其兩切）捐（與專切）非天下之至（天復本作天下之至德）賈如（音古）
小則敗聖如何（天復本無如何二字）厭觀（一鹽切）不厭（於豔切）渾
渾（戶昆切又胡本切）簡易（以豉切下同）焉得（於虔切下焉支焉離同）瓏靈（上音龍下音靈）
多行（如字）曼之（莫半切無也又毋伴切）遡（音素）聆聽（俗本作聆德非）彊世（其兩切）
罵角（男角女罵）哺（薄故切）啗（徒濫切）檠之（居影切檠所以正弓）

先知卷第九

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作昞（音炳）日易（以豉切）思斁（音亦）召伯（寔照切）蔽
芾（上必袂切下非貴切）果內（音納）汙人（哀都切）杼軸（直呂切）樂其（音洛下樂）

闈同 衣人（於既切）不抎（于粉切天復本作眃音雲耳中聲也）屬其（音燭）肉辟（婢亦切）實
予（音與）惡在（音烏下惡得同）於乎（上音烏）攻核（下革切）不離（力智切下同）腶
腶（徒玩切卸壞）不剡（以冉切）甄陶（居延切）甈（五計切不芳丕切未燒瓦也破瓦也坏俗本作怌字之誤）
（也注甎爆也俗本誤作隊坏濕也誤作怪懼也）泉田（音佃）田侯田（上田同上音下如字）

重黎卷第十

南正重（直龍切）姒（音似）扁鵲（薄弦切）渾天（胡昆切又胡本切）度之（徒洛切）
幾乎（音機下同俗本作幾幾乎尚書舜典正義引揚子云幾乎幾乎）藉館（慈夜切）策種（絕句種章勇切）
高山（本或作商山）西采（注云食稅倉代切或如字）雍梁（於用切）鹵（音魯）赧
赧（奴板切）西時（音止）鄜（芳無切）天王不臣（俗本作天下誤）爲嬴（于偽切下無爲同）
置守（手又切）屏營（上音并）守失其微（本或作徼）垓下（古哀切）
楚憞（徒對切）彊鬩（許激切）震撲（上如字又音真下音普卜切）駘藉（駘當作跆）
（徒來切跆蹈也藉慈夜切）德行（下孟切）龕（音堪與戡同）焉攸（於虔切下焉用同）虎捌
捌（音列）梟磔（陟格切）越輿（音預俗本作輿字誤）橈辭（女教切下同）井幹（胡安切）
之乘（繩證切）蔡生（史記作蔡生漢書作韓生）亨之（普庚切下同）其者未
辯者（衍字）木侯（沐猴）逆訐（居竭切）劇（音擘）辟彊（必益切）
酈（音歷食其異基二音）說陳（失贅切下說齊同）幾矣（音機）蒯通（苦怪切）
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拊鍵（上音撫下其輦切）作相（息亮切）從浮（才用切）
始六世之詔（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康頫（涉禾切）信亞（音伸）鑿穆（顏師
古漢書注曰鑿謂所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焉可（於虔切下同）黔婁（其廉切又音琴）章女（天復
本作四皓韋女敕）驫布之不塗（天復本作不倍）通使（色吏切）扼（音厄敢）倮

葬（郎果切）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烏）曰寖（俗本作曰在寖在衍字）扛鼎（音江）魯仲連傷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傷與蕩同）伉辭（苦兩切）免罣（音衡）幾矣（音機）之知（音智下知國如字）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爲順赧奴板切）東并（音併）塹山（七豔切）臨洮（音叨）相也（息亮切）窬（音踰）擔石（都濫切又都甘切）秦將（子亮切下同）牙欽（烏開切又許介切）要離（一遥切）求反（俗本脫求字）蛛蝥（俗本作蛛蝥誤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蝥音矛）焉可（於虔切下皆同）爲巖（于偽切下爲姊爲丹同）刺相（息亮切下董相同）曼面（謨官切塗面）督亢（音剛）惡諸（烏路切）秦行（下孟切美行同）鷙翰（胡安切又侯肝切）說而（失贅切）任人（音任）難之（乃旦切）園公（史記留侯世家作東園公）角里（上音鹿漢書作甪里）執正（俗本作政誤）折節（之設切）菑異（菑與災同）樊酈（音歷）槧人（七豔切）盎（烏浪切）晁錯曰愚（天復本作由忠）捋踈（上音郎活切俗本作將誤）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雋京（徂兖切）將（子亮切下同）冠軍（古亂切）奉使（色吏切虜使同）行不（下孟切下其行聖行賢行談行並同）詼達（上音恢舊本皆作談達漢書曰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談達又作名字達皆誤）惡比（音烏）滑稽（音骨）朝隱（直遥切）妄譽（音餘）不累（良偽切）絀臣（與黜同）愀如（親小切舊本皆作俶如昌六切動色皃）鄲聞（鄲音丹猶但也或古鄲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育賁（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弸中（蒲萌切又普耕切）般（音班）有中（丁仲切）其知（音智）侻也（他括切可也）

牛玄騂白（俗本作玄牛騂白誤騂息營切）睟而（睟與粹同）隊乎（直類切）鮮取（悉踐切下鮮儷同）人以巫鼓（天復本作又以巫鼓）其行（下孟切下以行言行同）好人（呼報切下同）勸（與倦同）儷（音麗）謷謷（五刀切）虙（音伏）偉（音宇）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側皆切下同）屬荒（音燭）舍赦（本亦作啥音同）爲名（于偽切）庳（音婢下也）螘（與蟻同）之綸（古頑切又音倫）扛（音江）揭（渠列切）若禔（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諸傳（直戀切）與有終而無始（與如字）孰寧（天復本作孰愈）知哲（上音智）之長（丁丈切）群行（下孟切德行同）東鞮（都奚切）北鮮（息淺切）芒芒（謨郎切下同）璜璜（音黃）螭（丑知切）殘殘（財干切又側板切）訩訩（許容切又訓拱切）捐之（與專切）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柳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倥侗顓蒙（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侗又音通說文大貌詩神罔時侗一曰侗未成器之人）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迄孔（許訖切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漢書揚雄傳作諸子圖徽師古曰言其後淺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事有本眞陳施于意（漢書揚雄傳作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芒芒天道昔在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明哲煌煌旁燭

無疆（漢書揚雄傳作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遐言周于天地（漢書揚雄傳作假言周于天地師古曰假至也）幽引横廣絶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經諸範（漢書揚雄傳作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漢書揚雄傳尚作上鄧展曰鼓亦動也）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初林切）一槩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平槩工代切）譔淵騫（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君子純終領聞（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其終而不失令名）蠢迪檢柙（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柙猶隱栝也言動由檢押也音押）寧親莫大於寧神（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揚子法言音義

將仕郎前眞州六合縣主簿權國子監主簿臣文　効

將仕郎前濟州禹城縣主簿充國子監直講臣商　倚

將仕郎前汾州靈石縣令充國子監說書臣牛　景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陳州宛丘縣主簿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秘閣書籍臣孫　思恭

無爲軍判官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秘閣書籍臣錢　藻

宣德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管勾國子監丞公事臣趙　越

朝奉郎行太常寺太祝監國子監書庫武騎尉臣程　高

宣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張　無競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兼騎都尉[illegible]臣吳　申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揚　褒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國子監書學兼篆石經同判登聞鼓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揚　南仲

編修實録院檢討官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同
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兼判官告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呂　夏卿　校定

看詳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邵　必

看詳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尚書護軍賜紫金魚袋臣祖　無擇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權判尚書禮部工部兼管勾修纂類篇兼判秘閣秘書省同提舉集禧觀公事兼
提舉校正醫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范　鎮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權
判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提舉集禧觀公事上輕車

都尉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珪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主簿臣畢 薪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兼管勾國子
監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傅 卞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宗正寺脩玉牒官兼權同判吏部
流內銓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 抗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捌伯戶臣趙 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臣歐陽 脩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上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貳仟貳伯戶臣曾 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脩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万七百戶食實封肆仟捌伯戶臣韓 琦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曰人羡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羡（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羡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治之名）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唯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

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黄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顔淵矣（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蹵爲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習乎習（歎所玩也）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

上者其末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擇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粢櫨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御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揔仁義也徒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鷃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也）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駁歎之辭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大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illegible]言今此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所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

豺而戰（戰悸）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偁名考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貓貉）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諭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有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緘亂聽有淫侈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習實生常）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

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郛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憇違）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求己以反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李軌注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迕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仰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闚園此二子才德高矣）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

爾（儔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諭不學爲闇人）熒魂曠枯糟莩曠沈（莩熱也）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之義面墻之諭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具不食肉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

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刲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眾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論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麤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眾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夫道者引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以諭經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若）請問禮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冒之人）

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他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之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允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般之以中國（般正）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

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奏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

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歎無禮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盡其美善）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開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沮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則狐貍螻蝈不膢臘也與（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秃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編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跱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鄰不覿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唯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拔揚精義）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

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外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外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夷曠）周書噩噩爾（不阿借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莫有不存其內而非出乎其外者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乎人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僞息雜則姦邪興）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簒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訓順）問武曰克（克能）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克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績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既夫逐物以喪眞而不能求己以絕僞）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烏呼能別似者

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欲問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言負薪之語）或問小毋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筭）毋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彊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正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抏也抏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或問人何

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

（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大理然者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貽伊戚）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歎時逝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諄言敗俗諄好敗則姑息敗德（則法）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亟急）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

（制禦之）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聚羣游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越於）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也當成哀之世並爲諫大夫俱著令聞號曰兩龔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沈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久幽謂賣卜於成都）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喆知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也嗜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濵河主惡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細白日倫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本自挾說情以說秦）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揚子法言卷第六

揚子法言寡見卷第七（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李軌注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數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而不視聽）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爲己也爲己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

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心愈僞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

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耳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不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窒塞）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沖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濕乎山雲徂乎

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詩禮樂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并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并之篡不言可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彊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識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悚懼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擢不能濟難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熙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然後欲救之）曰否（否不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存乎預防）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惠以厚下民忘其死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誠信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盍何不也）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榷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桑弘羊榷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臣正矣）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爲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可致簫韶）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燠）或曰炎之

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焚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大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已酷吏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揚子法言卷第七

揚子法言五百卷第八（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字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問之迷也）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支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祿食爲先）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捐棄）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詣）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見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倫匹）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

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明然事得簡易）巳簡巳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人人得行其道）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道故尊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秦之士也拘（拘制由從不肆王道）既望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以漸東盡）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彤弓盧矢不爲有矣（以諭有君而無臣）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所鑑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之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或問禮難以強世（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強世使行）曰難故強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強或性或

強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舍）或曰何謂也曰櫟之而已矣（弓良在櫟栝人良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揚子法言卷第八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

（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昞（眇緜遠視）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斁（斁猒）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正）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欲令徑於）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汚人老（汚慢）屈人孤（屈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民猒苦也）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

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殺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抎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啓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五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網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網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德

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亂（苦患）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龍杳羣疑之表莫得窺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

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雉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繢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歎非眞龍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曰眞僞（用眞人遠佞僞）眞僞則政核（善善明則眞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眞僞審則政事核也）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不核（北而之禍南面之賊也）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

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雞之不才其卵毈矣（毈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或問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坏（甈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不及則未（不及中未盛明）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

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貉小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僭亂）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筭乎（夫筭者不遵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揚子法言卷第九

揚子法言重黎卷第十

（眞偽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皡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考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夫欲讎僞者必假眞（讎類）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眞偽之分也）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近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神）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掘平王墓而鞭其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種蠡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邵美）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是人事也）保（問保何等）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激（問激者何）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卒呑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矣）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

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有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屛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尚摧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諒乎（信如羽之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主）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主郊祀）若秦楚強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

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士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无妄之國（易有无妄卦此亦依義取譬）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橈時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輙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語在漢書）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劘近虎牙言其殆也）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彼戊良教之乎）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佯狂奔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巇隙也）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皆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詔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旣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怨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霍（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闇之矣於德又何如）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

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陽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旣問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旣立購之千金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旣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欒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

之愼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日磾爲人謹愼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衞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愼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到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爲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扼（扼敧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悖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官曰

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揚子法言卷第十

揚子法言淵騫卷第十一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絶德邪（是皆德之殊絶）力（絶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絶力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

盜諸請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罝幾矣哉（鳥罟謂之罝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樗里子之知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蓍龜（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預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蓍龜者有爲有行動而問焉）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與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俱不與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何如）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

此矣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奚何）翦（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欽（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欽者絶語歎聲）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劇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難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垂小巧耳）政（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軻（問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尒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儀不迹秦）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佞）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晁錯犯憲奏誅錯）折節周昌汲黯（折節謂直諫）守儒轅固申公（轅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戊爲所辱此二人終不屈其道）菑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矧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四人前後俠輔高帝）叔孫通曰槼人也（見事敏疾）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挾私斬錯）晁錯曰愚（削諸侯以危身）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疎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誅諸呂立文帝）霍將軍之勇（處廢興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救此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利在安身）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意）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收而治之乃明巫成方遂也）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鉏豪強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

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躬朔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因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誅達惡比（欲知誰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飡也）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尚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鄲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慙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一

揚子法言君子卷第十二（夫君子之所以爲美布護蔓延在乎衆篇豈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絶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李軌注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允信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之合大同仁義）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曰睟）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采擇）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爾）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訣誕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稱情之以又發巫鼓之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

諸曰吁是何言與（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

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孶孶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僞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論故問）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駮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辯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非質生所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云名銘所由也）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乎吁吾聞宓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具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揚子法言孝至卷第十三（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李軌注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之天地與（天縣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絶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絶復屬者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禮記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

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謀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謀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將大）而以延其光（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也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爲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感此之甚者必亡而）

（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箕斂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渺故曰小也）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動則擬

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

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若四方皆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鷹隼䎃䎃（攫攫急疾）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繢（純緍繢畫）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劍飾）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太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忽之外不爲郡縣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

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敎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

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導）譔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譔吾子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譔修身

芒芒天道（洪荒混芒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宓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姦罔譔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遍）贊于神明幽弘横廣絶于邇言譔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譔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哲智）譔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止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譔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譔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撿押（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開通也則法也）譔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譔孝至

揚子法言卷第十三

譔問道

禮譔

右李軌注揚子法言十三卷爲漢陽周君退舟藏石研齋刻本卷首有貴筑黃子壽先生（彭年）題跋持論平允書法尤極蒼秀回憶四十餘年前先生陳臬吾鄂（靖）以布衣請謁先生優禮有加延見先諸貴賓下問輒逾晷刻厥後（靖）從政畿輔適先生入覲尤荷破格賞拔手書時讀我書多會悟通知民事乃經綸聯語相勖光緒丙戌（靖）困滯京師李文忠忽遣員相招延主武備學堂算學講席後始知爲先生所薦入事萬變歲月遷流先生早歿（靖）亦衰朽生平知遇之感愧無以報讀先生遺墨謹書崖略於此癸亥夏日沔陽盧靖識於海濱東山別墅

宋本文中子中說

續古逸叢書之十六

癸亥春日上海涵
芬樓用江安傅氏
雙鑑樓藏本影印
遠近飜刻必究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之子）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憑史撰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論殂帝闕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日延月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意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獲譏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竭究其極中存疑闕屬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注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當有銅異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頤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經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撰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說適中權衡變復）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帝耶曰）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文辭）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變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褒貶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書載言春秋載事詩明得失皆史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撲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褒貶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處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書通律隋禁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頒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

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依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政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化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亦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周室大壞之時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門人皆霑襟焉（哀情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彊爲太子後是謂明帝天命授陽而使彊讓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劭有北齊志師玄擇其要爲錄）子曰無苟作也（苟苟且也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奢故因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激勵勸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審）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九成舜樂也）裴晞曰何謂也（裴子之男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功成而形容其德故可見王化之盛）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斥古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有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管仲言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發此議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中嶽又上太山封土有五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還此皆奢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官爲）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多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太宗時爲相與房玄齡共掌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無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斗米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功歟）吾察

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真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之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嶽或數歲）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商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上篇黍離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沴害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龍麟鳳龜在沼藪故樂形作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復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而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

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儀平吳以祜督荊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已）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閻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辟殺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視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矢其勤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仁似寬）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仁似慎）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

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定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譽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廣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又峻有辯命論言管都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勝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獨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夫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言）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注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爲乎（我忘於物物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威也和而博（賈威字文蔚實賈瓊之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愨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有志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重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illegible]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爲僕射威爲內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爲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典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忘所爲）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蒲山公與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重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瑒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言婉爲柔聲遒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銳上平底六孔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賦詩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illegible]害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曜遊于河東人間著書老易二字爲[illegible]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孝則知父之意）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悌則知兄之友）推而達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三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下學[illegible]天）小人之學進於利（營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兵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爲禍始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illegible]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狎）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鮮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辭在畎畝志存天下隱賢躬耕蓋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闕）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識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勞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帝王陵墓漢文及唐太宗無勞費蓋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黷無之遠謂不欺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天曰祀地曰祭人曰享）（祭宗廟曰享其名異其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亂天而天人殺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爲苻堅相謀而密斷而遠近恬然[illegible]矣）或問苻堅子曰僭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堅學字永固申韓之學後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禮官勤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大哉吾與常

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毀不根道義苟媚其主徒無所取治焉遂歸）子在絳（郛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歷齊梁之際浮靡天下逆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將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二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備則舉漢終以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雜駁）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蕪荒）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彼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杜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則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神妙乎萬物則安能識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渾然圓神若大行之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也）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未離於有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未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殺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事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承祚著三國志書敘事有王沈撰魏書韋曜撰吳書精成之壽乃具吳蜀二國變史辭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寧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稱黃老之道壯麗雄之詞漢書又擬賦家之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習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褒貶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家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五經集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士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授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旨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詩見上篇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刺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邪思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欲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楊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思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楊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

何如子曰靖矣（雖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驕）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崇儒學修文物制度太和習舉帝自為之斯可與興文化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藥術非專觀不可當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見之也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冒災福故特去擢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注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餘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皆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雜兼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亦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扺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然異詞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而殺我詐謂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數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賈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肯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賈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狐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乃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行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命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餘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遠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諸（隋河間郡連涿水諸今保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許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辭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為故業未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譏隋行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數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恃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躋之而已）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撰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辯亡論蓋有述作之志頗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嘗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為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豔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爭務為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猶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峭拔又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自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貴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融字元長文詞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為之新裁綺麗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為學士文體相尚時號徐庾體自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冉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以才名其舅王融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名蓋世詞頗豔此淫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吝貪富貴此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室[illegible]可見矣）江摠詭人也其文虛（摠字摠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詭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館穀俸以俸米散業民當世士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以遠辭遠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遊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勤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儉主豪壽衆不若愚密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濤字巨源）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沖晉司徒）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闇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

（立爲太子植不自雕勵飲酒無度況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要）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藻）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化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商周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善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之）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襲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救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末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傷薄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其民功故民亦接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卒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然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苟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譏漢論之）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辯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謂偷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游仲尼之門未有不違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勇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遷）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濫）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惡寒而廢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吝畢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刊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次革而已不敢辯衆家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議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有與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曰可否也）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類數）其行也方（矩步也）若有所畏（禮欲）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數受得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之色）婦人則有青碧（陰之陽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宜）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依禮）（推誠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也）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獨制之）反必後（未忘哀）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吾草莽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銅川府君之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塗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日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敬）蒲城府君起家（除服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甚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爲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

禮（古正今）子之族昏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

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

詐焉不爲諂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

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

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

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

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內實達天下之

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謂黜僭復子明辟也公）深乎

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秦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

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

相宅義不恃儉而在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

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注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告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潛寖皆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不覺亹亹猶勉勉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與之絕交其介高如此阮籍字嗣宗籍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嗜酒自縱常乘鹿車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即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祖徵封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勝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脩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興之者有守之者舞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末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陽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聖人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救之非異儒而通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病）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謂星曆冥者長生之術蓋道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為邠州周興之地也豳風自稷至王業艱）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疑於流言之詩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金縢未開則羣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正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衰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君子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霸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秉晉正朔而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陵下替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公）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魏孝文論其功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定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似謹而實陰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于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虯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遂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三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衆者為驕兵驕兵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弃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靜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郡）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光伯開皇中表

（[illegible]行於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注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性無邪則執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賢其學王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有太古之教非適時之用晉賢過爲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苟非其人過爲之害非三人之罪也故虛行者廢）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然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滯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人徒步不車騎胡人辮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太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靡靡非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游矣子謂姚義盍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背仕人背捨道）子曰誠哉（此信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彧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彧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廷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彧飲藥而死攸從子攸字公達初建魏國攸謀議帷幄內事密與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然彧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飾）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謀）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劍佩鏘如（襜如盛貌鏘如合節）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爲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邶柏舟（言仁人不遇衛頃公之時也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仕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璋錢貝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經之道）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注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性意所之遂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從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眞高眞窮淵）其次地隱（避地山林安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爲能也（簡故）或曰廣（廣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錯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錯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令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策語者也）曰策（良言而策處之）大臣之義載乎業者有七曰命（所命）曰訓（師訓）曰對（對奏）曰讚（讚美）曰議（議評）曰誡（誡戒）曰諫（諫正）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也者）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振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鄘詩勉之使學易此載馳篇云也言視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非存此聘禮只可得聘賢之實也）歌干旄而遣之（干旄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素）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賤物謂自小智自私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濟之學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弟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和見上）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

夫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爲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說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注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在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兩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同乎天下，其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伐之時，則堯舜湯武之事也。是以文中子不忍其心迹兩存，心迹之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已，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權義所在，不必於迹乎心乎，止於當而已。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未詔天下而其辭）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言已宣敬曰志，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譏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如此，有經略）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言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書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常）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於一，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讚）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堯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以勸誡爲之，以禮示之）子曰：改過不吝，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跌，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諫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多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或由賈后爲亂，懷帝蒙塵于平陽，爲劉聰所害）舍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數政權於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舍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圜丘，置職制，定律令事）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魏薦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不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亡，王肅及嚴朗未嘗出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釋、老）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特更興之，是皆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義，（安康獻公撰皇極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貫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欲盡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illegible]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illegible]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日[illegible]位。竊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聖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道兼天下，節守一身）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

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變可得矦）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懾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庶況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時隱）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衛詩氓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羅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銅川夫人有疾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反累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也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相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邦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勲德於備物乎（漢末備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五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帥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政）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復有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偏若木性多少則仁勝智推此皆然）子謂董常樂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近德及身後爲德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兔爰之卒章（王風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言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世興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乎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變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世推衰成務存時故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爻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鄉則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戚）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則智無所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義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唐書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讀易至序卦曰大矣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論析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累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顧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霸）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在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逢惡遇邪當譎諫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郢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珽憚而出謀世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子曰輔矣（愔以輔幼主國令爲務不幸小人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出云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毋枉其身不苟言媚）汎乎利而諷之無鬬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衒捷自取禍）

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尊人也處世立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自皇始後魏道武年號也始有中原遷天子位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也以其主出中國則江南以為正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傳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陳也若其志也）齊梁陳之德（言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漢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下以己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之言云內省而外物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此說帝已凡聖人之道自守）

（無所[illegible]）薛生曰和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七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已[illegible]孝殤此不續元經以此[illegible]）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illegible]之）故假之以歲時（自和殤歸至桓靈假以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專兵孝獻[illegible]篡魏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天下制）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一天下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之後[illegible]桓靈蓋帝制寄太康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

（十一年武帝崩楊駿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采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歌詩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没詩存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第五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　注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訛舛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薦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此二姓同譜王姓出晉之後封於劉王陵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通昏也）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王朝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責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謂道也名空號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縱優游東山其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每相率進戰必拜元帝山陵此忠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官有功勳鎮武昌聞國難流涕率兵東赴天子留之輔政篡讓王導等此畏敦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僻不及矣（溫字元子為晉將軍破李勢平符健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克為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歸公）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隱或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所適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注見上）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振業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姦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塗炭）薛收曰續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

也（咨贊于禹又皋陶曰贊贊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察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公則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誡其至矣乎（續書有誡）古之明王訥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誡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誡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誡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未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從）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武帝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舉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諧謔未嘗不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皐相如嚴安之輩是也其直言若大臣奏事則皆有辯論之是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雅義之齊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有一長更能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為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殺衍刀貴坐誅二子並非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成人三十而娶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親也又曰祭祀自其祖）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四禮廢）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為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鬭人以名（德林文學標名然多自貴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鬭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顯曲中蓋權行乎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謂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河東家）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皆戴武宣公至孔父嘉正考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為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六經殞而彝倫敘）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邈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為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為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

所容也（聖道大非常學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象詞）子曰明內而齊外（辨明其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孟子曰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嚮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際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偏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御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樂）獻公曰（安康獻公）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盡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為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遞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脩中國也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之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處居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艱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頹如不動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者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雅聲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遂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

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擊磬之官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適）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謂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隱）（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義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寬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遜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嗇）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微）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聞通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矣）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嬰言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郎詼諧人嘲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說避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德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荊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故曰避地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遠名或混俗或棄國官教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為名數為俗所為國所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則是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微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為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

困讒而歸以告子（楚公注見上）子曰瓊俟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脩也（古人杜門卻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閉其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瓊運奇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爲知言（言稱皆數）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爾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極數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謂不能行徧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續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所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續雖無功子自作傳棄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諱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諱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注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並起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易恒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常棣詩文云設深謀之誠如是矣）彥博退告董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歌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矣歌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言故曰先王德猶使矣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豈古文誤也當爲豳豳雖樂而不淫亦當無荒文中子非季札不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諡大皇帝蜀主劉備諡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豐鎬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爲諡）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孔子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末亡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如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爲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帝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五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

所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臨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虯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帝時也虯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虯累爲尚書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耶王睿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也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浮靡非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弃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弃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皆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弘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眞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篡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郵（杕杜詩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喪哉不安恤之往不可知其喪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嘆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闕里下之分是也）制誥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誥自下誥君之善也詔告于下也册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易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殆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盡幽隱則進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

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亂國君子可辭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暇暖）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猶謂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清則是竊祿如穿窬者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攝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又弱於所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何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子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

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繇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窮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文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正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語）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共憂矣（堯舜禪揖爲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權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闔闢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

（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汚池（河南有汚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閒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音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偏）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輔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歲以此亂）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盡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得無爲）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彿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歸虛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闢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太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太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繫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者慈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常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正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彊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彊母郭后有罪廢而彊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盡彊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廢太子遹未加師制而立果覆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脩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第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注

子謂魏相眞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瞢楊愔字遵彥事跡注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如備然有王肅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辭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言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密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寄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皎乎中道）常曰淵而不藏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從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蓋云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執言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求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遂顛之也）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險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指長言之盡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爲矣（言隋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書道在乎事詩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作庵修孔父之律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賾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古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載）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欽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欲高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謀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若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五始不可移易是也）若元經有變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權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束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各繫一定也不明謂僭竊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懼此意以竊權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斷義小權大則違乎權經）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失執大弃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發郡合丁男煬帝龍舟永濟穿召衛河通渠征遼）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蓋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替之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其禮與天命齊其久長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尊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尊中國者爲正朔盡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己有也假之以飾而行之尚得成名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爲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善董常能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爲讒佞所動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勉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災兵人禍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也（修己以及天下衛也）玄齡

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書物產張良亦私自投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觀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王道典禮壞）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業）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知矣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也（偷薄）妻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聚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貴賤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之編）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實則言辭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習謂誦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通教隋文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惟諂取容而已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遣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罹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繩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董仲舒問之則對不問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故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蠹螣皆害物之蟲）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作則元經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趨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文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文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語俗（輕古禮何時俗是謂也）姑存之可也（存之以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與）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肖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亂世賢人君子無罪遭亂之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子問之）吾師也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顏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瞬謂目動也）口敦如也闕而不張（敦厚闕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腎參參如也（參參然衆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然旋而不躍（言其貌肖聖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謹敬守默不言）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樵漁）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皆時矯其靜儉）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隋朝大臣不敬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無所屈曰強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利必先人）無苟說（所說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人皆有善亦無所棄）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以利合即交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言君子見利有爭惟爭為善而已）有不善爭改（有過則爭改之）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聖人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立人道之本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易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止言明天理也君子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時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灘）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而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寧不下）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附于地人圖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注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

子以進物不亦可乎（默然有之進物於我）子之居常澹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者）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荅云吾亦然實究之難）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㷀也獨安之乎子愀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佳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叔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德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然洪範之詞敘之也言叔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剛者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聖莫造然嘉其克念欲樂故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注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審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也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性命自爾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也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時乘應影響詩桑扈篇註戢斂難懼那多也言不戢斂不難懼則福多矣彼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皆云命合貴然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貴然是元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莫知所如之何也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則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無也）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難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尚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嘗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顏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謂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虞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問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鈞擇賢是則賢德為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褒貶）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所以後之也蓋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凡師教人盡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濫）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成）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輕侮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敘言六經也）列之以次（大雅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矣）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致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成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陽氏易傳曰時也者緊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焉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舉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偶人偶賞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雖來數有奇偶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故盡）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嘗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非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識以請對（賢者當識之以對）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illegible]五交是生三釁）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善歸君而過歸己是讓也非忠也蓋讓美於君也）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讓人容其訐（難太訐必容）佞人杜其漸（謝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眾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晉書君臣志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即位）叔恬曰何謂也子汾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歉則仁者惻隱）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

教之斯易也（以書思教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澆漓不能復古何爲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皆當爲彼逆疑朴疑之疑）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遑迴者（臨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蔽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illegible]）賈瓊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殆幾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默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閑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号閑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

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予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義於天理也言君子盡心盡義者神也）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天神）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絜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瘞則祭于此下也）

收曰三才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

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識皆有之）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文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此識當世尚力不知義者）

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書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與乎（書之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illegible]）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illegible]）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子路辟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嗣續也音謂聲譽）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注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事並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晉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給不繼富言非冉子弃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日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適言必有可宗求本則遠（雖適言若不察其本則說於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物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書畫衣冠爲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兩周已後爲中代）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禍）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禮樂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晉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將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東晉室不振則曆數歸北朝以復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土）知治而受職（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止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隳（言制）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政）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爲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阡陌自在豪強兼并國家無禮義兼并者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後之）法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識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辯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亡）裴晞問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知命）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說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識）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質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藨是蓘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藨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南北朝僞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勤其事大其始謂位則進公其心私其逸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勤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業言篤名）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戒之於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子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三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

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哉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讜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王疑爲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棣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餘畜）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勸諸自耕桑者）鄉飲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蓋隱其書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焉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撰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以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封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朋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

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玆四代矣玆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玆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于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

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内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讜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

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慚懔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皐子答陳尚書書　福時　錄

東皐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皐自號東皐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勤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王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没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王　福時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沉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干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永泰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閒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洛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筭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兌上乾下）䷰（兌上離下）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

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王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子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說卷第十

文中子中說北爲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出安陽崔氏
者經其刊定駮亂失次不復可觀今人好以己意
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可嘆也

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
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得出六百餘
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司空表聖其人
者表章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吾老矣不能
任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玄黓攝格之歲陬月
四日蒙叟錢謙益書時年八十有一

崇禎十年丁丑四月十五日震澤葉
林宗甫奕購是編于吳人謝行甫
恒業氏子孫世世保藏

飯石翁記

譚儀所敘董子

譚儀所叙董子篇目

無錫徐彥寬校錄

春夏秋說十六篇

夏說二字墨乙

蕃露第一

玉杯第二

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

精華（當爲淸明）第五

王道第六

此篇本無朱增入

觀德第七

滅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盟會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二端第十三

觀德元定第六至此均朱遞減二端下元有符瑞第十三一目朱乙

三代改制質文第十四

元定十五朱改

爵國第十五

元定十六朱改

俞序第十六

元定十四朱改

儒家董仲舒八篇

仁義篇第一

仁義法　必仁且知　身之養重於義　對膠西王　越大夫不得

爲仁

名篇第二

深察名號　實性

政篇第三

重政　順命　奉本　天地之行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通國身

制篇第四

官制象天　考功名　度制　服制　服制象　執贄　山川頌（附）

天人義第五

爲人者天　天容　四時之副　人副天數　威德所生　天道施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擅殺

陰陽義第六

陰陽義　王道通三　天地陰陽　陽尊陰卑　陰陽位　陰陽終
始　陰陽出入上下　天道無二　天辨在人　煖燠孰多　基義
如天之爲　循天之道　同類相動　求雨　止雨

五行義第七

五行之義　五行相生　五行相勝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治
亂五行　五行變救　五行五事　五行對

郊義第八

郊義　郊祭　郊語　郊祀　四祭　祭義　郊事對

儒家書眉墨注高駿烈曰但分八篇不必立仁義諸目

民國二年。歲在昭陽赤奮若。太陽歷六月。太陰歷五月。重旅滬瀆。從喆嗣紫塈姊丈借手寫定本。用抱經堂刻本校寫副冊。一月蕆事。彥寬題。

春秋說十六篇

無錫徐彥寬校錄

董仲舒春秋一

蕃露第一

春秋分十二世之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抱經堂校董子楚莊王第二節●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之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同楚莊王第三節●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之言自近者始也●

同王道第四節●

復堂定本●本篇共三節●正文悉依盧本正文●唯第三節親近以來遠句●譌改親迎以來遠●

玉杯第二　董仲舒春秋二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之春秋之大義也●

同玉杯第二節●本節緣民臣之心句●譌民臣兩字互易作臣民●又屈君而伸天●譌改屈民而伸天●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之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同玉杯第三節●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之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

同玉杯第四節●本節盧本提行●復堂初寫不提行●尋以硃圍（ ）作界又於眉上注明盧本提行●字上加硃、符志●本節眉上又手注高駿烈曰●當入正文●篇次大義所本節●

故人主大節則知闇之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

同●此五語●盧不提行●復堂初寫亦然●尋亦特加硃圍（ ）符識●當是表示須提行意思●並連上節均提行寫●仍注記於此●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之故若此也●

同玉杯首節●本節難者曰喪之法●譌删之字●出其法也久矣●譌删久字●今全無悼遠之志●譌志改心●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之知此而義畢矣●

同玉杯末節●本節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譌作其臣子之大若此●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譌作夫謂之弒君而有不誅●

竹林第三　董仲舒春秋三

春秋之常辭也之然後可與適道矣●

同竹林首節●本節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譌有惡無善也●

司馬子反之則義幾可諭矣●

同竹林首節●本節盧本連上段●譌提行●盧本臣有惡擅名美●譌依大典作臣有惡君名美●安著其體●譌體作禮●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之可不省邪●

同竹林二節●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之謂如頃公者也●

同竹林三節●　本節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譚删亦字●斯三軍爲大罪於晉●譚罪作辱●而復重罪●復譚作獲●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譚仍作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删錢增有廉恥三字●

春秋曰鄭伐許之其何如此爾●

同竹林四節●　本節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譚删之字●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譚删辭字●故不復得稱子●譚復得作得復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譚删下重諸侯字●徑作怒之未解●今又重之●譚之作以●諸侯果怒而憎之●譚删之字●

春秋曰●晉伐鮮虞之謂之晉而已●婉辭也●

同楚莊王首節●　本節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譚乎作虞●

玉英第四

董仲舒春秋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之小人之所輕●是故春秋之道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非其位而即之之言其易也●

同玉英首節●　本節是故春秋之道至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十句錯在二端篇●譚從錢氏校移●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身即之●譚作非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身即之●從他本●多重不受二字●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之此之謂也●

同玉英四節●

器從名之不可不察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旨（一作）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夫權雖反經之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之見其中仁義也●

同玉英五節六節●　本節是故治國之端至非子路之所能見●本玉英首節中句即在校移二端篇十語之處●復當初從盧本●不可不察也下直接夫權雖反經●旋乃以硃筆增入此六句●故諸侯父兄弟●譚作故諸侯父子兄弟●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譚從大典在不作不在●荀息曼姑之所以爲義也●盧五節至此止●難紀季曰另提行●譚先亦從之●旋以硃筆上句下作｜難紀季曰上加硃：●似是聯屬符號●姑合作一節●然｜：●或非幷節符記●蓋｜乃査核本節脫漏之符號●亦未可知●

難晉事者曰之詳見之也●

同精華第四節●　本節故去其正辭●譚去作棄●君子之而已●譚君之子●

難者曰●春秋之法之其義然也●

同精華第三節●　本節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譚無婦于兩字●

桓之志無王之不可不兩省也●

同玉英四節●

春秋有經禮之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聖人所獨立也●

同玉英三節●　本節盧本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譚初從之●尋硃增物字作有物故●上墨注書眉原本有物故●高駿烈曰●物●事也●物故猶事故

也•不必依盧本删物•聖人所獨立也•亦係硃筆紆增•幷硃注書眉•六字

孱在二端篇首•校移•其初本節亦僅至或遂於變也止•

精華第五（疑當作清明）　董仲舒春秋五

春秋愼辭之義之正也•

同精華首節•

大雩者何之慈義矣夫•

同精華二節•

桀紂皆聖王之後之絕諸本而已矣•

同王道次節•　本節極飭材之工•飭譚作飾•蒲社災•蒲•譚初從本字•存注亳字於旁•墨注書眉•高曰公羊方言•董子本字仍可作亳•不避小大•譚作大小•

天王使宰咺之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同王道三節•　本節刺家父求車•譚注書眉•刺經作使•天王不養•出居於鄭•殺母弟•譚删不養二字•殺作弑•威武絕而不復行•譚作不得復•

本節下元次有春秋立義節•存•乙肩注•高駿烈•曰當次番露何貴乎元節•今已照移首篇蕃露•

楚莊王殺夏徵舒之比於此其云爾也•

同楚莊王首篇•　本節比於此其云爾也•此譚作死•本節上元有諸侯來朝者•春秋之聽獄也•兩節存皆朱乙•分改入王道•

罔者曰•晉惡而不可親之是其所以窮也•

同楚莊王首節•

公觀魚於棠之皆諱大惡之辭也•

同玉英次節•

古之人有言曰之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同精華末節•　本節而國衰益危者•譚作而國益衰微者•

王道第六　董仲舒春秋六

春秋何貴乎元之本元之應也•

同王道首節•　此節譚初訂入蕃露篇第三節•存以硃筆注改•仍移王道篇首•

諸侯來朝者之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同王道五節•　許世子止不嘗藥•譚删止字•此節譚初列精華第六節•後用硃筆更定出本篇•以此爲節•

春秋之聽獄也之故君子重之也•

同精華三節•　本節復堂元列入精華第七節•旋同用硃筆改•

觀德第七　董仲舒春秋七

天地者之先娶我者見尊•夫至明者之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

同觀德全篇•奉本末段•　盧本觀德乃爵而不辭•譚辭作殊•夷狄反背中國•譚背作違•外出者衆•譚作出外•母以子貴先原下脫文•譚增母字•作母以子貴先•母陳鄭去我•譚删鄭字•　奉本言其成宋亂•譚删其字•以通外也•譚通從違•本節尾•譚硃筆眉注原有春秋襄公廿一年云云

七十八字低一格寫入。蓋舊注也。

魯隱之代桓之故君子愼之。

同王道六節。　本節齊頃公弔死視疾。譚視作問。卒爲趙盾所弑。盾譚先從本文旋朱注穿字於旁。蓋酌未定。

滅國第八　董仲舒春秋八

本篇原定第七。旋增出王道篇。朱筆乙。自此下之二端篇。均朱乙遞下。

王者民之所往之不亦宜乎。

同滅國上。　本節獨居不同羣。譚同從成。及見殺得臣。譚得臣下多而字。諸侯見加以兵。譚作諸侯見以加兵。

紀侯之所以滅者之天下與之。

同滅國下。　本節齊桓卒。譚作桓公卒。齊桓爲幽之會。幽字下。譚無之字。

齊桓挾賢相之能之九國叛矣。

同精華三節。

隨本消息第九　董仲舒春秋九

顏淵死之猶陽之有泮也。

同隨本消息。　本節晉侯周卒一年下。復堂小字注有脫文三字。

盟會要第十　董仲舒春秋十

至意（雖）難喻之此之謂也。

同盟會要。　本節首句雖字。譚加（　）。書較小。

正貫第十一　董仲舒春秋十一

春秋大義之倘安知通哉

同正貫。　處本而後能遂其形也。形譚從舊本作刑。盈于四海而諷詠。

譚訟下多聲字。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之不可不察也。

同玉杯第四節。　本節春秋正是非。譚無非字。而不能徧舉其詳也。譚徧作偏。

十指第十二　董仲舒春秋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之此其法也。

同十指。

二端第十三　董仲舒春秋十三

春秋至意之吉凶未形。其大略之類之而受天譴也。故書日蝕星隕之愼終推效者哉。所聞曰之疾於法令。故王者受命之而致之著也。

同二端首段。必仁且知末節。二端末段。郊祭末段。二端中段。　所聞曰。譚元接而受天譴也下。銜接故王者受命一段。尋加墨（所聞曰至之著也）。止篇尾朱注書眉。郊祭篇末所聞曰以下。校移於此。而故王者受命句。故字上又加一小朱點。故王者受命云云。處本在二端篇。故書日蝕星隕段之上。互相銜接。今譚源言校移。又加、爲符。殊不甚斷。姑照墨（　）符號。統并移後。　二端末段外見於事情。於復堂作其。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之則天容遂矣。

同符瑞、此節復堂元定符瑞第十三專篇尋朱筆删乙注記舊符瑞篇似非元題并入二端篇

三代改制質文第十四

董仲舒春秋十四

春秋曰之封壇於左位

同三代改制質文首節　本節所以明易性譚性作姓堂十二色歷譚歷作厤五帝迭首譚重一帝字名相官曰尹譚注眉上云高駿烈曰尹下當作制爵三等作護樂制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共四十字又名相官曰尹下譚小注下闕二字旁寫爵爲之帝舜爵字下又旁注譌闕二字共一格橫列王魯尙黑下譚小注二字疑衍四字樂器黑質上盧有薦尙肝一句譚删有懷任新產譚產下多者字以方百里爵號爲公號譚作稱先血毛而後用血毛譚作毛血親戚多譚戚譚從慼法地周象載句書眉祥符周紹寅珠校紹寅謹按上文法天列象垂此言法地周象載則下垂字疑衍其下正文垂二叠句垂字旁加：：朱點蓋周氏所加符記親戚多故戚譚從古文如蔺夫妻同坐而食譚妻作婦備地周象載垂周氏復眉注此垂字亦疑衍周氏校注二則復堂均未置可否天法封壇於左位天法譚作文公

四法修於所故之非聖人孰能明之

同本篇次節　本節法文而王祖譚文作天書始以男譚從舊校作以男書子

本篇譚初定十五旋朱乙改十四

爵國第十五

董仲舒春秋十五

春秋曰之世子臣

同爵國　本篇春秋曰會宰周公譚會上加公（又曰初獻六羽）句譚上下加朱（　）蓋疑衍擬删之符號尙未定也人氏者方五十里譚作人民者方十五里二十四等祿入差譚作二十四等祿等入有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譚無有字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譚皆無者字而二百四十人天庭之象也四譚作二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譚司分二字互易作分司凡□軍三者何譚三下又多一□字方里八家一家百畝譚無一家兩字官府園囿譚官作宮六與方里六十六譚作六十與方里六十六爲大□軍三□下譚多一□字作爲大□□軍三上下卿上下士之史譚卿下多一士字三分除其一譚無其字與方里六十六譚里下多十字上下傳士譚作下士傳士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譚下士下多十字下士史各五人譚删各字定得田方十里者六譚六下多十字下良五三字下譚小注一誤字三分除其一譚三作四定得田方十里者三譚者字删與方里者五譚五下多十字世子臣下譚小注有闕二字

本篇譚元定十六尋朱筆乙正如今定

兪序第十六

董仲舒春秋十六

仲尼之作春秋也之亦譏二名之意也

同兪序　本篇見王公見譚作序而爲國家資也資譚作賢捽殺於位

譚捽作撟渫人之德莫美於恕德譚作道仁天心故次以天心譚作仁

人心｜｜｜｜終皆禍及身譚身下多家字旁有朱丶似是乙刪錯

寫誤之符記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譚緣人情三字作因行事

本篇譚元定十四尋朱乙如今定

加校

蕃露篇首復堂手注書眉此至兪序篇每篇銜接寫必另紙起蓋飭不必另紙起裝釘時切去數字也疑切去自均不三字　每篇標題下行原爲董仲舒春秋說疑後將說字刪乙如今式

儒家董仲舒八篇

無錫徐彥寬校錄

仁義篇第一　儒家董仲舒一

春秋之所治之弗論不知其義也能說鳥獸之類者之爲人師者可無愼邪是故善爲師者之吾取之

抱經堂校仁義法重政中段玉杯四節末段　仁義僞法傳無大之之辭僞譚從斷春秋之時春秋之志也譚刪春秋之時四字如春秋美之如譚從而（趨而利也）四字譚初從舊本尋鑿加（　）當是乙刪符號義在我謂之義譚作義在我謂之我謂治身也譚謂下多之字不攻人之惡廬本重一句譚刪此謂之仁造人譚謂之作之謂則僞行而民

弗尊弗譚作不弗尊則弗敬弗譚從勿二端之政詭於上政詭譚作正詭　重政傳於衆辭譚傳從傅

右仁義法

莫近於仁之如是謂之知

同必仁且知　不仁而有勇力材能材譚作財仁者憯怛愛人譚憯作惻平易和理而無爭也譚爭作事其所爲不得其所事譚先從本文尋鑿乙亥所字又本節智字譚均從知何謂仁何謂之智兩段廬皆提行譚聯接而下

右必仁且知

天之生人也之與不示爾

同身之養重於義　使人生義與利人譚從之大於利奚以知之利下譚多矣字奚譚作何今人大有義譚大有作有大其於大者難見也譚删於字而義之於人大者譚無者字以炤燿其所闇譚闇作聞其見義大譚作其見大義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譚無行字

右身之養重於義

命令相曰之　伏地再拜以聞

同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今以越王之賢以譚作有我欲攻齊何如譚作如何擲下惠對曰譚删對字爲賢者比於仁賢譚仁作聖

右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名篇第二

儒家董仲舒二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之此之謂也

同深察名號首節　鳴而施命譚仍從命施宜視天如父譚視作事名也者名其別離譚名作瞑偏辨其事也偏譚作偏獨舉其大也大下譚多事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之　王術之謂也

同深察名號次節

深察君號之大意之不可以相謵已

同深察名號三四節　名生於眞盧本提行另作一節復堂聯下不另行　本節末句下譚加墨圍三朱圍二眉上墨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曰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之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深察名號篇已畢下爲實性上篇之文

今世闇於性之不可不察也　春秋辨物之理之五石六鷁之類是也祉衆惡於內之　謂未善已善也

同深察名號四節　不失秋毫之末譚删之末二字有丨朱符或是滿寫弗扶將則顚陷猖狂譚無則字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譚可謂有質云云無善字萬民之性苟已善譚苟下多性字尚何任也譚也從矣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譚名作民大作天自成功而無賢聖譚作聖賢得見有常者常譚作恒末易當也譚末上多亦字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譚萬上多於字不教之民譚仍從舊本民上有名字

右深察名號

本篇末節譚今世今字旁加一朱圍不可不察也也旁加兩朱點春秋辨物之理春旁墨圍三朱圍二之辭是也也旁朱」祉衆祉旁二朱點

孔子曰名不正之故不受也

同實性　名不正則言不順句下譚本以（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奚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無非子諸之所能見）六句增入尋又於上加墨（　）符記當是删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次質字譚作也而禾未可謂米也譚删也字中民之性盧本重一句譚删教訓之所然也譚訓作誨也字删

右實性

政篇第三

儒家董仲舒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之承意之理矣。

同重政前段。

夫義出於經之切而深矣。

同重政末段。

右重政。

父者子之天也之莫不昭然。公子慶父之其罪如此。

同順命前段。天子受命於天之其罪如此。復堂元列入郊義篇郊語

二節。尋墨注仍歸順命。手自改寫。

孔子曰畏天命之俱言其可畏也。

同順命後段。此節復堂元列郊語其罪如此下。初連屬。尋墨注提行。

而本篇上節書眉。旋復朱題孔子曰畏天命節。仍歸本篇。因遵照歸入。

右順命。

禮者繼天地之畺內之民統於諸侯。生育養長之猶諸侯也。

同奉本首段。諸侯。奉本遠近新故之級。故。譚作舊。星莫大於大辰北

斗常星。譚重北斗常星四字。諸侯。朝者召而問之也。者。譚作夕。諸侯

之爲言。譚無之字。

右奉本。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之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

其猶一體之心也之君之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同天地之行首句。後段。中段。其法取象於天。譚天下多也字。考實事

功。譚實事兩字上下互易。伏節死難。譚死下多(義)字。小書加(　)。不

惜其命。譚命作死。血氣和平。血上譚仍衍(流)字。同加(　)符記。

右天地之行。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之宜可得而財也。

同離合根。高其位。所以爲尊也。譚尊作事。而羣臣效當。譚當作常。

右離合根。

君人者國之元之故能爲之上也。

同立元神首節。而不行倡之勢。譚不下多得字。

體國之道之是爲尊神也。

同立元神次節。譚本元連上節。尋加墨〇〇。眉上墨注處本提行。高

駿烈。曰當仍之。今從另行。

天積衆精以自剛之陽道無端而貴神。

同立元神末節。

右立元神。

民無所好之名歸於君也。

同保位權。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可。譚先從本文。旋依大典改得。

右保位權。

氣之清者爲精之德澤洽而國太平。

同通國身。謙尊自卑者。譚無者字。

右通國身。

制篇第四　儒家董仲舒四

王者制官之　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同官制象天。　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直道。譚作正直。一選之情

也。情。譚作精。是故其以三爲選。其以。譚作以其。二十七大夫爲九愼以

持九卿。以。譚作而。選一愼三臣皆天數也。一。譚作十。四時亦天之四選

已。已。譚作也。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變。譚作節。

右官制象天。

考績之法之　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同考功名首節。

考試之法。大者綴之　計綴陟之。

初次再計之　絀者亦然。

同考功名二節。三節。四節。　考試之法。合其爵祿。慮本提行。譚否。初次

再計。慮亦提行。譚先同。旋朱注眉低一格三字。絀者亦然句下。墨小注

此節疑傳注入六字。

右考功名。

孔子曰。不患貧之　世之所以難治也。

同度制首節。　大人病不足於上。譚刪於上兩字。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之　敢不敬。慮此之謂也。

同度制二節。三節。　凡百亂之源。慮提行。譚聯下。

右度制。　一名調均。

凡衣裳之生也之　此其大略也。

同度制末節。　譚初仍舊。旋以朱筆注眉。此節改入服制之首。　若去

其度制。譚無制字。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譚無也字。大夫衣祿。譚祿

作綠。

（上闕）則各度爵而制服之　謂之服制。

同服制。　慮服制首有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句。譚刪。側注上闕兩字。

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譚下句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增夫人字。饗字。

公以朝。將軍大夫不得以燕。譚朝作廟。燕下增饗以廟三字。官吏命士。

譚吏下增以字。

右服制。

天地之生萬物也之　豈可不察乎。

同服制象。　而勇武者。譚勇武作武勇。　戟之在前行。譚墨注下方慮

據後漢郡國志引錫作戟十一字。

右服制象。

凡執贄天子用暢之　可以見其事。

同執贄。　暢有似於聖人者。譚刪於字。芬香以通之芬。譚作芳。暢天子。

譚從錢校作暢于天。

右執贄。

天人義第五　儒家董仲舒五

爲生不能爲人之　此之謂也。

同爲人者天首節●　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譚刪乃字●

傳曰唯天子之此之謂也●

同爲人者天二節●

傳曰政有三端之功不大乎●

同爲人者三節●　敎以仁也●敎下譚多之字●

傳曰天生之之此之謂也●

同爲人者天末節●

傳曰衣服容貌者之此之謂也●

同五行對末節●　首句傳曰二字●譚墨筆增●

右爲人者天●

天之道之乃寒暑之別氣也●

同天容●　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類●譚作內●

右天容●

天之道春煖以生之春秋譏也●

同四時之副●　以罰副清而當秋●清●譚作涼●若煖暑清寒●譚作者煖清寒暑●

右四時之副●

天德施之以數相中也●

同人副天數●　而行人獨題●獨●譚作猶●首妥而員●譚無而字●頸而下者豊厚●而●譚作以●足布而方●布●譚作步●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以字譚刪●

右人副天數●

天有和有德之故曰聖人配天●

同威德所生●　又可以見德生於和●以●譚刪●

右威德所生●

天道施之聖人之心也●

同天道施●

名者所以別物也之復而不猒者道也●

同天地陰陽中段●不提行●　古今通貫而不亂●今●譚作經●

右天道施●

堯舜何緣之何謂湯武弒●

同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有道伐無道●此夫理也●夫●譚作天●

右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陰陽義第六

儒家董仲舒六

天地之常之皆喪死亡之心也●

同陰陽義●　謂百物枯落也●百●譚作萬●

右陰陽義●

古之造文者之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樂之發之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

天固有此之可謂天矣●

同王道通三首段●陽尊陰卑中段●王道通三後段●　陽尊陰卑●而人資

諸天諸譚作於王道通三天固有此有譚作如喜則爲暑氣而有發長

也長譚作成喜樂時而當則歲美譚於本行下墨誌樂疑作怒

右王道通三

天地陰陽之澤流四海功過神明亂世之所起之名自過也

同天地陰陽前段如天之爲二節　天地陰陽而人主以衆之無已時

譚初作而人主以舉動之無已時尋朱乙舉動仍作衆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之以此長天地之閒蕩四海之內之無可疑者矣

同如天之爲三節末節天地陰陽末節　如天之爲此易之物也譚初

同尋從趙校易下朱加見字春秋舉世事之道處提行譚否夫有書天

下譚小注下闕四字天志入譚從錢校作天志仁

右天地陰陽

天之大數之善者不受土若地義之至也之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

而小刑也之非王道也

同陽尊陰卑首段王道通三中段陽尊陰卑後段

陽尊陰卑生育長養於上長養譚上下互易王道通三然而弗名者皆

幷功於火譚刪者字加以不在譚從錢校在下增一在字亦權之類也

譚刪也字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譚皆初作以尋朱筆旁注見字

右陽尊陰卑

陽氣始出之終歲各一出

同陰陽位

右陰陽位

天之道之有倫有經有權

同陰陽終始

右陰陽終始

天道大數之天地之功終矣

同陰陽出入上下　小雪而物咸成譚物作功

右陰陽出入上下

天之常道之知天道者之言也

同天道無二　無二爾心譚初從爾尋從一本改汝

右天道無二

難者曰陰陽之會之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同天辨在人

右天辨在人

天之道出陽爲煖之則正道益明

同煖燠孰多　故聖主在上位主譚作人

右煖燠孰多

凡物必有合之變易習俗

同基義　天之大數之十而畢成六句譚上下角加「　」慬能感譚作

悌而感

右基義

陰陽之氣在上天之況積人乎

同如天之爲 臨其時下譌小寫致上二字小注盧云二字衍五字是

故天行殺朽賓是故下譌小注一脫字朽作朽見善亦立行譌立作力

天順以春生人順譌作非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譌作非殺物之任擬

代四時也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譌删有字而人主終日不知譌知字

删

右如天之爲

循天之道之 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是故天下之君春襲葛之以求天意大

可見矣是故男女體之 豈獨立哉

同循天之道前段天地之行前段循天之道後段 循天之道而物始

動於下譌下作中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故下譌多和字北方之所起

譌起下多前字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所字譌删實之至也也字譌增

譌删常以陽得生其意也譌仍舊本多公孫之養氣曰裡藏八字故人

弗爲適中而已矣人上譌多一小書（聖）字加（　）與陰俱近俱譌作

相天地之行是故春襲葛譌初從本文尋朱加天下之君四字而芥以

夏成芥譌皆作荼是天之所以告人也譌删之以兩字天所獨代之成

者所獨譌仍舊本作獨所循天之道無過平欲過譌作失度理動靜順

性命理譌作禮命譌删其壽亦讎於不久久上譌增可字其自行端而

壽短者譌删自字

右循天之道

今小地注水之 恐侍之

同同類相動 百物其去所與異譌其去作去其是陰相索也陰譌作

陽而疑於神者者譌作也故琴瑟報彈其宮句上行譌壘記報疑鼓之

俁周云獻云非也十一字

右同類相動

春旱之卝蘄

同求雨一節

夏求雨之開陰閉陽如春也

同求雨二節

季夏之 皆如前

神農求雨第十九曰之北方日人辨之

同求雨三節・神農求雨第十九曰四十八字原在小注譌以古注提

出朱注眉低一格寫

秋暴巫尪之皆如春

同求雨四節五節

四時之欲和而樂

神農書又曰之爲其旱也

同求雨六節 神農書又曰廿三字亦原在小注譌改正書朱注眉另

行低一格

右求雨

雨太多之赤幘言罷●

同止雨一節●　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十一字●譚刪●末句（衣朱衣赤幘言罷）●譚作小書●上下（　）●小注末七字有譌失●

二十一年之天大旱亦止●

同止雨二節●　在官者咸遣婦歸●譚刪歸字●餔而能●餔●譚作哺●天大旱●

暒●譚作星●

右止雨●

五行義第七　　儒家董仲舒七

天有五行之所生土是矣●

同五行之義●　而喪以陰土之事●土●譚作上●土德之謂也●下譚小書增符瑞篇末✕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主●率之者相✕●三句上下加墨〇●

又加朱✕●

右五行之義●

天地之氣之順之則治●

同五行相生一節●

東方者之木生火●

同五行相生二節●

南方者之火生土●

同五行相生三節●

中央者之土生金●

同五行相生四節●

西方者之金生水●

同五行相生五節●

北方者之水生木●

同五行相生末節●

右五行相生●

木者司農也之金勝木●

同五行相勝一節●　木者君之官也六字●譚初仍之●後加朱點於旁●畧

記書眉｜｜｜｜｜｜六字當衍●（商）●

火者司馬也之水勝火●

同五行相勝二節●　夫火者大●朝●大譚作本●

土者君之官也之木勝土●

同五行相勝三節●

金者司徒也之火勝金●

同五行相勝四節●

水者司寇也之土勝水●

同五行相勝末節●

右五行相勝●

木者春生之性之鯨出見●

同五行順逆一節●

火者夏成長之鳳凰高翔●

同五行順逆二節●

土者夏中成熟之賢聖放亡●

同五行順逆三節●

金者秋殺氣之始之麒麟遠去●

同五行順逆四節●

水者冬藏之黿鼉呴●

同五行順逆五節●

右五行順逆●

日冬至之無決池湮●

同治水五行●

右治水五行　題篇下譚小注水字衍三字●

火干木之春下霜●

同治亂五行一節●

土干火之則地動●

同治亂五行二節●

金干土之則大旱●

同治亂五行三節●

水干金之五穀不成●

同治亂五行四節●

木干水之則冬大寒●

同治亂五行末節●

右治亂五行●　題篇●下譚小注治字衍三字●

五行變至之蕙五日●

同五行變救●

右五行變救●

王者與臣無禮之故應之以雷●

同五行五事一節●　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譚刪則字●

五事一曰貌之事各得其宜也●

同五行五事二節●

王者能敬則肅之春失政則闕●

同五行五事二節●　故肅者主春●譚重肅字●

王者能治則義立之雷不發聲●

同五行五事三節●

王者能知之大寒不解●

同五行五事四節●

王者無失謀之五穀疾枯●

同五行五事末節●

右五行五事●　題篇下譚小注疑闕一節四字●

河間獻王之王曰善哉●

同五行對• 蓋爲人之道也•譚無也字•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

氣字•譚初從元•文旋朱注命字於旁•也字刪•

右五行對•

郊義第八　　儒家董仲舒八

郊義•春秋之法之 尊天之道也•

同郊義• 盧本首句春秋之法•上多郊義兩字•譚刪•先貴之義•賢譚作貴•

右郊義•

春秋之義之 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之 何處央乎•

同郊祭首段•郊祀首節• 郊祭民未徧飽•未•譚作不•先貴而後賤句上•

譚小書（禮）字•加（　）•

右郊祭•

人之言醞去烟之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故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主校•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之與主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逮人死無以異•孔子開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郊禮者•（聖）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弗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弗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之 天何必善之

同郊語•郊祭中段• 郊祭•雖百神猶無益也•譚刪猶字•祭而地神者地•譚作他•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灼灼•譚作灼然• 畏大人之 今郊事天之義一段•須重檢盧本注•暫照原本過錄•倉卒覵不得也•

周宣王時之 喪尙不辟•況他已受命而王之 不可以郊乎•

同郊祀次節•四祭後段• 郊祀天使是家者五字•譚從盧刪•

孔子曰畏天命之 其可畏也•

同順命末段• 諸其賤者則損•譚小注六字疑衍四字•

右郊語•

郊祀曰皇皇上天之 陽數也•

同郊祀末段•

右郊祀• 譚從錢說改題•

古者歲四祭之 因地之利•地之菜茹之 亦殆免於罪矣•

同四祭首段•順命中段• 以奉祭先祖也•譚刪也字•

右四祭•

五穀食物之性也之 此之謂也•

同祭義• 夏約故曰約•下約字•譚作礿• 本篇讀初至何謂不法哉止•

尋將其辭直之此之謂也•一段仍收入•

右祭義•

廷尉臣湯之味死以聞•

同郊事對•

右郊事對•

山則巃嵷之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之此之謂也•

同山川頌•

右山川頌（附）• 山川頌•復堂原列制篇•次執贄後•譚朱題書眉•改附郊義之末• 題下譚小注附字•

附錄

復堂日記十一則

夜讀董相賢良策對少時誦之頗扞格不似賈生陳政事疏之當於余心則於氣爲之今日讀數十過乃如晤語如吾所欲言未嘗言者足爲董子書提要世有學董子之學者必自此三篇始

讀董子大賢亞聖吐辭爲經豈徒師儒之望

讀董子自第六卷通論事理陰陽五行之學德清周禮傳言當爲董子百三十篇之遺其說可信也

讀董子實性諸篇深明聖道孟子書遜其粹矣五行等篇論陰陽之理深明天人之故德刑之原觀其對策宏綱皆在於是大儒之不負所學也

審定董子十卷卒業按漢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又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則曰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竹林之屬數十篇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本書散失後人掇拾以有此本不獨百二十三篇十無二三春秋說亦不具至公羊獄十六篇者疑別爲一書而漢志又不著春秋說之目簡互不可究錢唐學源言說春秋者即治獄之文今姑用其說校次今本衡決參錯完篇不多改定前後出此入彼校讎之功錢唐亦矜慎矣余欲盡用此義排比之不必云江都之舊本如此也後人論次古書向歆以來多所更定余欲編第訖乃爲之注此書有凌曙箋注本得失詳略可以疏通證明也董子爲春秋第一師故雜論政道皆推本聖緒醇備可見施行至於陰陽五行大義微言洞達天人之故固當鼎足孟荀覺賈子何多讓焉

寫定董子匝月始得凌曉樓注本知張臯文先生有繁露讀本其更次諸篇當改寫從之

活字本春秋繁露板口署蘭雪堂卷中注某一作某與凌氏所引王道焜本合而凌引之不盡疑王本出於此本

蘭雪堂活字本董子舊藏陳蘭鄰大令帶經堂今歸陳誠庵案此本與永樂大典多合第十三卷四時之副人副天數篇闕脫則他本致誤之由胎於此本大典本故不闕觀附錄題跋無胡榘樓鑰二文而末載中興館閣書目是此本出於南宋在萍鄉本之前蘭雪堂者明人華允剛也尚有玉臺新詠亦活字印行在正統間

久欲就重定董子剪黏近時刻本重付寫人今日銳爲之也

覆審董子終發手定數條不逮錢溉亭張臯文之確

讀董子目錄敍排餘年始卒業

後序

右仁和譚獻復堂錄輯董子定本吾友徐君徵生用盧文弨抱經堂刻校寫副冊而著其簡目署於端曰此本未有傳刻可以入叢書也余珍重故人選錄不欲遐以厚手民遂爲迻寫一過而蒐錄復堂日記之論董子書者十一事以附於篇稱按漢書藝文志六藝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諸子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而稽之本傳則曰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篇數與諸子儒家董仲舒合而云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則疑與六藝春秋家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別爲一書故篇數不同大抵治獄之在董仲舒已有成書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者則草稿未成書之作故一

則定著其篇爲十六一則約略其屬云數十餘意明白而論者以爲說春秋事得失即治獄之文其然殆不然也其後治獄十六篇亡而百二十三篇及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竹林之屬亦既簡編散脫世所傳春秋蕃露八十二篇後人掇拾叢殘其中有百二十三篇遺文有說春秋事得失遺文衡決參錯皆牟紬誦循苦不貫茲得譚氏更定輯其說春秋事得失者曰蕃露玉林竹林玉英精華（當爲清明）王道觀德滅國隨本消息盟會要正貫十指二端三代改制質文爵國俞序凡十六篇爲春秋說而其不涉於春秋者別爲儒家董仲舒八篇改定前後部次別白綱舉目張附麗相銜然後董子之書神明煥然所可識者獨其混春秋說於公羊治獄以爲一書而增損篇目以足漢志十六篇之數斯仍不免經生拘虛之見爾顧或者謂竄亂古書稽肇

無忘甚迹尼父闕疑之旨而宋儒之所爲見譏於後世者也譚氏之爲得無同譏然刪書定詩尼父不譏春秋筆削亦匪其舊所謂闕疑闕其可疑者爾而於不疑者何有校理古籍始漢劉向而就可考見言所校中外晏子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楯皆已定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曰定著則非舊傳之篇籍如此而出向所定著也然後知漢書藝文志著錄六略所云某書若干篇皆出向所定著者爲多而不必舊第之篇籍本然偁然則朱熹之於大學中庸更易章句秩如彬如傳可觀覽乃深得劉向校理之法今人不敢議劉向而偏致訾於朱熹殆同好異多見其

不知類也知此者可以無議於譚氏已然譚氏定著儒家董仲舒八篇而不收賢良策對以補書闕之有間猶局於世所見蕃露書而未能爲大方家何者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與賈誼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倂著諸子儒家賈誼陳政事諫放民私鑄諸疏具著五十八篇之內而仲舒本傳亦言仲舒所著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今觀賢良策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所謂明經術之意者非歟而其露驗古今出於應詔陳政則上疏之屬也與對膠西王五行對之見世所傳蕃露書者同類故知必在百二十三篇之內而按譚氏所著儒家董仲舒目曰仁義篇第一名篇第二政篇第三制篇第四天人義第五陰陽義第六五行義第七郊義第八凡八篇然則賢良策對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董子

固顯白言之以自闡宗明義矣當以隸天人義第五大抵董子之學原本春秋而旁行於陰陽名家括囊大義兩言蔽之一曰徵人以言天一曰考實以正名徵人以言天斯深觀陰陽消息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考實以正名故謹於詁訓而不隨名家務者苟鉤鈲析之習徒以生當撥亂民瞑無知君主當陽而欲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舊蕃露二端第十五文今譚氏定春秋說二端第十三）其義既具於賢良策對矣至曰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審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義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中有脫文）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舊蕃露深察名號第三十五今譚氏定儒家董仲舒名篇第二）斯尤謹於正名以課稱王稱君之實匪待虛竊大號以苟相貴而已奈之何世之為治者擅稱王稱君之貴而偏袪稱王稱君之名袪稱王稱君之名而幷隳稱王稱君之實擅王之貴而道不能正德不能匡尸君之位而德不以溫衆不以羣爭民施奪民散久矣斯誠不深察名號之過也夫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深察名號文）故曰仁之

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自不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舊蕃露仁義法第二十九今譚氏定儒家董仲舒仁義篇第一）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深察名號文）以此坊民民猶有厚自幸愛而苛責人纏繞無已者斯皆民彝之極則經國之至道譚氏董理其篇章而未紬繹於宏粹余故特表而出之以匡譚氏所未逮而諗治董子書者董子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語見二端篇而唐徐彥公羊隱元年疏引作春秋說疑春秋說徐彥嘗所逮見而益以徵世所傳蕃露書掇拾厪存之有說春秋事得失遺文或者足佐譚氏以張目而明定著之有本歟獨念微生私淑譚書深研其學而異物早化素絲尚新虛務鄙論孰與讎對瞻寫遺墨悵悵如何民國十九年十月十四日無錫錢基博

道德真經

指歸七卷

敍目一卷

歲在壬戌大閏

唐鴻學據明鈔

本刊木於成都

杭沈中羼題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七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上德不德（其德玄也）是以有德（德不還也）下德不失德（德可聞也）是以無德（德反身也）上德無爲（物自然也）而無不爲（功歸天也）下德爲之（枉精神也）而有以爲（功歸人也）上仁爲之（加恩愛也）而無以爲（禪聖賢也）上義爲之（制有民也）而有以爲（傳子孫也）上禮爲之（節事原也）而莫之應（失人心也）則攘臂而仍之（彊和親也）故失道而後德（名始動也）失德而後仁（愛和形也）失仁而後義（分職明也）失義而後禮（玉帛行也）禮者忠信之薄（實衰亡也）而亂之首（巧僞門也）前識者（預設然也）道之華（化未聞也）而愚之始（惑亂根也）是以大丈夫（體君道也）處其厚（含忠信也）不處其薄（去禮云也）處其實（動有因也）不處其華（不前識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爲之元德爲之始神明爲宗太和爲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陽者爲男陰者爲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爲小人或爲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爲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謬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愼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務舛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涬玄寥而無名或濛澒芒芒而稱皇或汪然滂汎而稱帝或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千變萬化不可爲計重累億萬不可爲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其有形兆圻堮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德之也）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達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涬濛澒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爲使鬼神爲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常與化俱故恬惔無爲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味味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爲之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惚恍因應無形希夷芒昧幾無號謚方地隨天與化爲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下童蒙四海爲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爵德未剖六

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而不作所爲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信世和愼而寂泊水草爲稿積褱褐爲盛服巨木爲廓巖穴爲室宅主如天地民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賓伏嘉禾朱草勺藥而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霽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祀四海之內親爲兄弟親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包裹覩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如子昭物遭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起福以益萬民錄內略外導之以親積思重厚以招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得時天下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卒起草木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跂行喙息皆樂其生蜎飛蠕動盡得其所老弱羣遊壯者耕桑人有玄孫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德流四海有而不取（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之君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如繩好舉大功以建鴻號樂爲福始惡爲禍先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履民如臨深兼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而不疏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獨斷於君廷正以愼道顯善以發姦作五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節而折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內去己因彼便民不苛纖芥之惡貶秋豪之美舉內施王室外及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絕扶微起幼仁德復發有土傳嗣子孫不絕（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變網羅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循交友歸奉條貫事有差品拘制者褒錄不羈者削貶優遊强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迫情禁性防蹺未萌牽世繫俗使不得淫縱人所不能以强人所不能行勞神傷性事重費煩亂得以治危得以寧知故通達醇殼消亡大道滅絕仁德不興天心不洽四位失常雷霆毀折萬物夭傷父子有喪而天不爲之和晝夜悽悽而世不爲之化鐘磬喤喤而俗不爲之變沈吟雅韻而風不爲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攘臂執圭君子不來（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夫何故哉辭豐貌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爲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爲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爲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毁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爲治之末爲亂之元詐僞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

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所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夫禮制一時時移則禮別今以一時之禮制無窮之俗猶膠柱刻舟調琴執尺故不可經遠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視陰之綱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裏俯則見地之裏教民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平非所聞也（言有爲之知非致太平之術也）比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清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與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爲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慤不知爲首玄默暗昧樸素爲先（居實處厚）損心棄意不見威儀無務無爲若龍若蛇違禮廢義歸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求之於己百祥萬福無情於人（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資以生也）天得一以清（健利正也）地得一以寧（順直方也）神得一以靈（變化通也）谷得一以盈（含洋洋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沖和平也）其致之（所以停也）天無以清（無陰陽也）將恐裂（不得清也）地無以寧（無剛柔也）將恐發（不得寧也）神無以靈（無魂張也）將恐歇（不得靈也）谷無以盈（無滿空也）將恐竭（不得盈也）侯王無以爲正（情慾恣也）而貴高（無爲民也）將恐蹷（宗廟傾也）故貴以賤爲本（辱生榮也）高以下爲基（由卑成也）侯王自謂（戒其情也）孤寡不轂（卑微名也）唯斯以賤爲本與（體以賤也）非耶（事非一也）故造與於無與（與物亡也）不欲碌碌如玉（寡以藏也）落落如石（眾且章也）

經反者道之動（變化方也）弱者道之用（相爲常也）天地之物（謂有形也）生於有（因和萌也）有生於無（始空冥也）

（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於神爲無於道爲有於神爲大於道爲小故其爲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爲於不爲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內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爲常清靜爲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兆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揆度潢爾舒與皓然鋝生鋝生而不與之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生不爲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爲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天之所爲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眞茂不與物糅確然大易乾

左指柴冊96號

乾光耀萬物資始雲蒸雨施品物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不盡覆（天得一以清）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之所爲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地得一以寧）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爲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爲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禰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困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一以靈）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爲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爲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爲通德涓涓不息緜緜不絕皓皓洋洋脩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爲非正也去心去志無爲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爲一（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爲動不順一爲高得卑爲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安作萬物皆失（天無以清將恐裂）使地有爲動不順一爲直得枉爲寧得發山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地無以寧將恐發）使神有爲動不順一爲達得困爲靈得歇變化失序締滯消竭

盛衰者亡弛張者沒（神無以靈將恐歇）使谷有爲動不順一爲有得亡爲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有爲動不順一爲貴得賤爲正得蹷亂擾迷惑事由己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王侯無以貴將恐蹷）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夫矜法式而行事尚不免於咎患況廢法而任心故不日而亡）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爲寡者衆爲賤者貴爲高者卑爲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爲所求者失所欲（所謂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之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厲身起節自謂孤寡（是謂侯王是謂孤寡不穀）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設民下不爲貴故擅民之命不爲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爲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紜身無所與故能爲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輿也爲圓爲方爲短爲長爲曲爲直爲縱爲橫終身揳揳卒不爲輿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所謂造輿無輿而成其輿）夫玉之爲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爲物也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玉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爲否（故不欲碌碌如玉亦不欲落落如石）是以聖人爲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爲石不爲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爲綱紀道爲楨榦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於反覆歸於玄默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以身爲故神明不

釋無以天下爲故天下與之俱（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何故哉因道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爲常起然於否爲存於亡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虛冥至無也太和始之而生太和有之萌也天地資之而始所謂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謂玄善也）勤而行之（性與近也）中士聞道（孤疑淺也）若存若亡（性與遠也）下士聞道（謂不善也）大笑之（性與反也）不笑不足以爲道（道符表也）故建言有之（陳自然也）明道若昧（動緜緜也）進道若退（反其先也）夷道若纇（治其根也）上德若谷（施與玄也）大白若辱（似不賢也）盛德若不足（無形容也）建德若偷（損民福也）質眞若渝（如淺薄也）大方無隅（無曲直也）大器晚成（不明白也）大音希聲（微言發也）大象無形（無所設也）道隱無名（號謚絕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應萬物也）

（指歸）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殊謬異喜殊方故鵾鵬高飛終日馳騖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高舉遥歷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鸞鳳翺翔萬仞之上優遊太清之中而常以爲卑延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逝曠時不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便皆以爲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鷄狗之所惡悲夫三代之遺風禍儒墨之流文誦詩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崇仁義祖潔白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非已經得失身寧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思强識萬物設僞飾非虛言名實趨翔進退升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

貴下衆耳目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性孰相安賢聖不爲匹愚智不爲羣大人樂恬淡小人欣於戚戚堂堂之業而不愉於衆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與各有所趣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損聰明棄智慮反眞歸樸遊於太素輕物傲世卓爾不汚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爲覽於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餔然反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爚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喜凶而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黃泉聽視九天遼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夫下士非樂笑於大道但道高難睹若對牛鼓簧所以笑也）故聖人建言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推柄自然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既明非常之道故非常人所及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魁忽忽冥冥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要而約之則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明道若昧）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爲虛戶虛爲道門泊爲神本寂爲和根嗇爲氣容微爲事工居無之後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心爲身主身爲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然（進道若退）是故夷道若纇使正玄起除

其法物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關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爲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夷道若纇）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爲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羣生爲天下母（盛德若谷）大白青青常如驚恐無制而勢隆無寄而權重德交造化與天下爲友出白入黑不爲美好逐功逃名乃長昭昭（大白若辱）盛德之人敦敦悾悾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爲童蒙無爲無事若癡若聾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民耳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民心意使得安寧（建德若偷）質眞若渝爲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

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喁喁靡不賓服宇內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質眞若渝渝淺薄也）大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折無埒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爲之陰居否之陽和爲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爲一與地爲常（大方無隅）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於無朕動而無聲爲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覩禍生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大器晚成）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劾之象之若影隨形（大象無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爲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無名）夫何故哉道之爲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善貸且成）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七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道生一（混窅冥也）一生二（謂神明也）二生三（和濁清也）三生萬物（天人形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剛柔生也）沖氣以爲和（合弱成也）人之所惡（謂不祥也）唯孤寡不穀（卑微名也）而王公以名稱（禮以生也）損之而益（損生盈也）益之而損（益生亡也）人之所教（卑微弱也）亦我教之（聖知我也）强梁者（有勢力也）不得其死（爲命賊也）吾將以爲教父（凶禍極也）

〔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之虛者道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治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爲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夫形故能造存存而非存所能造也）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自然者無物所使之名也卽道自然一變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散而成氣氣結而成形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使天爲天者非天也使人爲人者非人也（元始生有有不能生有故云爲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孰者爲之（明始於無）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不可聽視稟無授有

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爲一之元）道虛之虛故能生一（元本寂寥是虛中之虛始生一者也）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爲道綱紀懷壞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澒澒混混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諭潢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廬爲太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卽窅冥中能生之德名也是以無終無始無左無右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故云陽無表陰無裏）一以虛故能生二（一是有中之虛變成二）二物並與妙妙纖微生生存存因無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天地莫覩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卽神明也）二以無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無中之無故能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潢洋堂堂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堮根繫於一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卽太和也）三以無故能生萬物（太和是有中之無一變而成有故云三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光運羣類生有形𤔔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虛是無之本元是始之本）背陰向陽（萬物背陰而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沖氣以爲和）是故虛無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

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夫虛無孤寡乃萬物之本根也故王公以自名而眾俗之所惡）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强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逐所求逃所欲去大爲小安卑樂損出無迹入無朕動於福先靜於禍始無爲無事天下自已不視不聽抱和以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行德化凌風理於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歸（損者而益）眾人則不然見聞知病見聞知病合於成事不覩未然之變故貴堅剛大權造勢眾務不制深度柔弱遠絕微寡動與道舛靜與天迕神明潰濁眾事並興思慮迷惑妄喜妄怒福禧出門妖孽入戶天網以發不可解之也（益者而損）滂然禍生愴爾覺悟屈約而言卑將死而辭善雖欲改過爲新反於微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家禍及子孫故眾人之教變愚爲智化弱爲强去微歸顯背隱爲彰暴寵爭逐死於榮名（人之所教也）聖人之教則反之愚以之智辱以之榮微以之顯隱以之彰寡以之眾弱以之强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聖人之教教以寡弱眾人之教教以眾强所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教不同也）是以强秦大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强者離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强梁者不得其死）不求於己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爲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其患（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無形物也）馳騁天下之至堅（勝有質也）無有入於無間（無爲室也）吾是以知（睹得失也）無爲之有益（亂原絕也）不言之教（禍門閉也）無爲之益（萬物存也）天下希及之（窮能及也）

（指歸）道德至靈而神明賓（神明是道德之外用故稱賓）神明至無而太和臣

（太和是神明用之將成故稱臣）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萬物無不維綱或在宇外或處天內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從道三變始成萬物人借而生莫有能知）毳不足以爲號弱不足以爲名聖人以意存之物也（夫聖人所以得稱聖者皆學道存神修身保眞得眞成道包裹天地是深要之物故不得以意存也）故字曰至柔名曰無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能弊天地銷銅鐵風馳電騁經極日月周流上下過飄歷忽安固翺翔淪于無物（物類有形則有礙虛空無妙則無能道既非有亦非無故能持有而無礙也）何以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爲之自然之物也（理數必爾不得不然斯事）（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覩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爲雌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强者不能凌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强弱變化天地爲助神明爲輔時至不制爲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地廣民眾國富兵强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戰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爲海內雄輕敵樂戰易動師眾合變生奇凌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懸命威震境外常爲梟俊人憂物恐威動天地道德不載神明是離眾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堅剛而積僑吝也夫■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爲之室澄清無爲之府出入無外而無坼經歷珠玉而

無朕（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何以効其然也夫有形鍊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無有入無間也）由此言之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是以知無爲有益）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聰以聽無音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覩有爲亂之首也（既達無爲之功自見有爲之亂）無爲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戶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騖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

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是不言之教也）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爲天地無爲而道德無爲三者並興總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門以閉天下童蒙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窒塞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無爲之益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憫憫咮咮噣噣不知若戴無爲若雛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貌貌性命有餘莫有求之萬福自來（天下希及之也）夫何故哉人主不言而道無爲也無爲之關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蔕出入無門常於爲否之間時和之元（道既無體不可

見聞能適時和則自知耳）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闚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而歸之易爲智者陳難爲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而衆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而衆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聞也窅窅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與身孰親（我身親也）身與貨孰多（我身多也）得與亡孰病（得我患也）是故甚愛必大費（損我神也）多藏必厚亡（退我身也）故知足不辱（榮己存也）知止不殆（身安寧也）可以長久（大命延也）

（指歸）我性之所稟而爲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儀莫廣

乎太和著明莫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難終（天地陰陽但見於壽終非無終始也）由此觀之禍極於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爲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明貨與名可畏可驚多親之益於身遠矣）故得之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得名得貨失道亡身亡名亡貨利配天地也）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

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橐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甚愛其身至建榮名爲之行之力之勢之强迫情性以損其神多積貨財日以橋盈憍亡之道貨名俱終（甚愛必大費也）故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爲四時離爲五行綸爲羅網設爲無閒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槩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劑長續短損盈益虛不足者養有餘者喪貪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愚强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憂得之而喜一喜一憂魂魄浮游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終體極身存世呂者天下無之（虛者道之所歸實者物之所喪今積物喪之實欲同道歸虛若水火相違不可得也）是故擾心猾意用情事神夙夜趨務飾容治辭憂懷衆庶創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飢渴犯寒暑踐危狹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被恥蒙辱精奔神馳汲汲不止逆道干榮多入爲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禍患自來憍亡俱至則是爲福以亡福求利以去利（多藏必厚亡也）故成敗之事在爲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絕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汙欲不欲故能長榮（所謂不辱也）知止之人貴爲天子不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爲顯退而不以爲窮無禍無福無得無喪不爲有罪不爲有功不求不辭若海若江遊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脫魁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知止不殆也）此謂遯名而名我隨逃利而利我追者也（是欲蓋而彰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無政形也）其用不弊（化流行也）大盈若沖（無主名也）其用不窮（理萬方也）大直若屈（無所名也）大巧若拙（無所成也）大辯若訥（滿若空也）躁勝寒（動形容也）靜勝熱（安形神也）能靜能清（測天地也）爲天下正（萬物經也）

（指歸）道德無爲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爲而太和自起太和無爲而萬物自埋或無根而生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類異倫皆與之市母愛其子子愛其母男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啄胎生而乳烏鷲而散獸驚而聚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靑靑春生夏長秋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陰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爲不生爲否不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爲不否不明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爲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淸遺魂亡魄休精息神無爲而然玄默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輗逮其事素眞其用不弊莫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密淸靜以眞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如陰堤

墑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沖實而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爲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於傈寒則躁於壽無有忌諱與麋鹿居被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襲萬物無所不爲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大直若屈也）世主爲聲天下爲響世主爲形人物爲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卑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大辯若訥者也）是以贏而若絀得之若喪無鍾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前五大雖若不肖而皆有所成明人至能此道化入使人自同於道也）天地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凝清風飂冽霜雪嚴嚴魚鱉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温室臨鑪火重狐貉襲毳緜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躁勝寒者也）陽之至也煎砂爛石飛鳥絕水蟲疾萬物枯槁江湖消竭當此之時入沈清泉出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

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靜勝熱者也）夫知故之爲術也治人事育羣形德延天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政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涇逮人若陰猶響應言影不離形爲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領嚴刑不能禁是無爲者有爲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化之母也其除禍亂猶躁之勝寒而靜之勝暑也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爲萬物師之無所不事（所謂能清能靜天下自正者也）

天下有道（主無欲也）卻走馬以糞（爲穀食也）天下無道（主起事也）戎馬生於郊（怯主戎也）罪莫大於可欲（常取求也）禍莫大於不知足（求無已也）咎莫大於欲得（利心起也）知足之足（無所取也）常足矣（無所不有）

〔指歸〕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立也懸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雍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徼捍之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辯智隨澤而耕騏驥騄駬輿而作（所謂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天下冥閉各樂其業世惇俗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谿異谷別法制舛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舉兵爭權弱者爲虜強者爲君是以天下選將

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而相望深姦大詐謀於廟堂作變生奇結縱連橫輕車梟騎與敵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高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遑親戚奔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爲宰庸僕之徒畜而爲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倦長傜兵役久而不息（以戎馬所以生於郊也）時念歸家悽愴慷慨想親罷老涕泣於外慈父惠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雙頭結踵骸骨暴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計道路憧憧皆爲孤子思慕號令踊泣而起何罪蒼天遭離此咎牝者無夫幼稚無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爲率中者爲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非有血脈親如兄弟總苗爲旌穿地爲鼓操兵便械趨行案伍常習戰鬬意議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鈐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日月鬬蝕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無道之主非本無道皆先以道得天之命莫能以道守之而憍奢淫佚不知止足故還失所好而與奴虜同伴）也夫遭天之鴻命繼先聖之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莫與比列布衣麤裳而天下以爲好蔬食藜羹而天下謂之美變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祭祀光顯祖考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反以驕奢取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陵侮是以不肖之士相矯而起輕舉深入先到爲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黨離朋絕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所謂罪莫重於可欲）是故威勢尊寵窮極民上名號顯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纖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也）

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爲人保合精神而有大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游於昭曠之域聽眂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異姓同得故足也）何況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或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追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咎莫甚於欲得者也）自今及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爲虜居虎者爲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犬羊之列者無犬羊之咎是以得道之主建心於足游志於止辭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是秉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不制（是知足之足常足者也）不出戶（不遊庭也）知天下（家知人也）不窺牖（無所瞻也）見天道（身知天也）其出彌遠（去家身也）其知彌少（無見聞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不行而知（謂萬民也）不見而名（謂天地也）不爲而成（使自然也）

（指歸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授性命乎太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文清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根魚沈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羣分尊卑定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爲二判而爲五（二儀也五五色五行五味五聲）或爲白黑或爲水火或爲酸鹹或爲徵羽人物同類或爲牝牡凡此數者親爲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

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具職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覩頭足爲天地肘膝爲四海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體動不相因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胸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生動於邇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人但知一聲之相通不知一國常同體人知一國是同體不知萬物是一心萬物既是一心一心之中何所有隔哉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也）是以聖人不出於戶上原父母下撰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己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靜爲師太和爲友天下爲家萬物爲體覩彼如己覩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如故毀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羣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天地萬物雖似異形始終本末同是一體一體之中自然怨惡受之道德豈敢毀傷故天地人物各保其有也）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爲無事之有大功也覩我之爲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覩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爲益首益爲損元進爲退本退爲進根福爲禍始禍爲福先也上陵仰阪歷阻過險形疲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平明夷者得道之和）以知清靜虛無無爲變化之大功也四支九竅趨務舛馳異能殊形皆元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變皆生於主（主是萬人之元如一身之心也）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我不異天地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天下觀天下）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愈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覩不聽求之於己天人之際大道畢矣（得己而得天得天而得道得道而得人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故聖人不見一家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之意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窅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爲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心在一身之中）不立規矩於外但密勿資始而百節調和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爲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意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空虛寂泊使物自然（聖人寂泊無爲令物自然合道猶珠在水而川媚是神化之所傳故云聖人不言而信不爲而成者也或謂聖人得道理固常存神化所傳亦應無歇我不修習自合道成何天下蠢動日遠於道耶斯不能聖人之化若雲行雨施草樹蒙潤悉獲芬芳而燋枯之屬自不芳茂豈以燋枯之性疑雲雨之恩是無目之徒不信日月之照也）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八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爲學日益（益民知也）爲道日損（損民知也）損之又損之（使不知也）至於無爲（使無事也）而無所爲（無不爲事也）將欲取天下者（和平之也）常以無事（道無職也）及其有事（窮知能也）不足以取天下（終不得也）

指歸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無形潢漭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爲之爲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爲之爲爲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不教之教無爲之爲皆至道至極神妙之動無形心成不可言名故謂之元始祖宗之大也）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眞不覩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愛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逆心非道崇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地經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僞萬方轉移風俗傾正敗常改正易服萬事盡彰鐘鼓琴瑟閒以竽笙升降進退飾象趨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舛並爭與事偕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舉毛起益以無窮（爲學日益）是以天下背本去根嚮末歸文博學深問家知戶賢甚者擬聖以立君臣同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儒者兼愛而成黨故同於己者不善而善之不同於己者雖善不善也）是以天下騷騷不違其親追習纖纖務順其君故和五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養其耳極鍾律之巧

不憂世淫高臺榭廣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殺人命以養己身損人財以爲己利不憂時俗之窮寠唯取己之有餘皆非仁愛之心是違天地之意也）凡此數者非以爲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放養僞飾姦消滅和睦長暴之原浸以爲俗巧利爲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主尊名貴勢强大爲右忿爭相踰力正任武强者拘弱衆者制寡以亂代治以非亂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守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盡言羣旅詾詾謷謷至相烹煮夫何故哉飾文益事務以相序也（爲學日益之過）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己所言日微所爲日寡（爲道日損者也）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已損之損之使知不起（損之又損也）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爲事主不爲智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爲（以至於無爲也）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象自變自和萬物豈疑不知所之隨明出入託於四時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如壤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志不知爲行步蹎蹎瞻視顚顚（蹎蹎直實也顚顚高遠也）語言默默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焉寂而不爲若無君臣不爲而治敦厚忠慤至於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襲與道德鄰（無爲而無不爲者也）夫何故哉主無教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不言爲術無爲爲教無欲爲寶不知爲要能行以道無不開導（取天下常以無事也）釋虛反實以極爲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分知萬物之數盡見

星於天夜見魚於淵耳比八風之調目領羣獸之毛此思慮之極也無益於存力什烏獲勢百孟賁勇千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雷霆不動若陰此强之極無益於勝使日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詔令家一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强武求盜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爲爲與天相奇以事事失天之意爲國日益百殘盡備爲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所謂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亂也）

聖人無常心（心無形也）以百姓心爲心（與人同也）善者吾善之（長其明也）不善者吾亦善之（變其性也）得善矣（自和正也）信者吾信之（長其誠也）不信者吾亦信之（變其情也）得信矣（自和平也）聖人在天下（謂帝王也）慄慄乎（心虛空也）爲天下渾心（包萬

方也）百姓皆注其耳目（以爲容也）聖人皆駭之（唯道從也）

（指歸）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无心之心存也天地无爲而萬類順之者无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无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我猶似於我而我非身也）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以我有分別稱之爲身不自稱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生神神生身身神共合稱於我也我不自我由身故我身不自身由神故身身神同道不有而有卽无心之心存）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爲本虛无爲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居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窮適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爲之損血氣爲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天（本爲其身而生思慮不知生思慮以損其身）及其寐也心意不用聰明閉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凶害大瘡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欲（但以寢寐之頃尚得安寧況體道忘懷放常適）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況乎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心養羣生者哉（養羣生獨須無心以寧也）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者也）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爲讐不與吉人爲親不與誠人爲媾不與詐人爲怨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夫人之迷也其日固久乍令不善者豈遽次而易哉必先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浸之潤之使自得之然後始可長其明而成其信悅其意而變其心故云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小大覩

之如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然絕禍之首起福之元（杜漸防萌遏惡揚善也）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自然令物得安使百姓日用不知也）動之以和導之以沖上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天地德連萬民民無賦役主無職員俱得其性皆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主爲心（主能體道以道覆人人得主恩若自其心心從主後若子歸母俯仰臥起皆與爲市者也）與之俯仰與之浮沈隨之臥起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爲而萬物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所以得善也）信者大信爭於無私僞者情變日以至誠（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殘賊反善邪僞反眞善惡信否皆歸自然（夫指歸所以屢指歸於自然者明至道之體湛然獨立自古固存其能然於衆物而衆物不能然之故謂之自然非言蟲鳥之分以爲至極大有體此自然之道者則能同光塵不立圭角使物自化悉

（歸於若遊其獨志若性自然所謂聖人不言而欲人於和）當此之時溷沈太虛霑溺至和民忘心意芒洋浮游失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教而後移也無爲爲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槖籥志如江海施如谿谷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不嫌白黑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務自隱匿（所謂聖人慄慄爲天下皆渾其心也）與物無治浮游無極廢我之所欲爲襄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注其耳目（所謂百姓皆注耳目）世主無爲渙如儼客天地爲爐太和爲槖神明爲風萬物爲鐵德爲大匠道爲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聖人含如此之功用）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羣生振駭八極天下芒芒不識美惡玄劾

昧象自成法式（聖人皆駭動萬物以歸於道隨其所宜而成法式也）

出生入死（去無爲也）生之徒十有三（虛無和也）死之徒十有三（實有過也）而民生（有其生也）動之死地（爲利名也）十有三（趨堅强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亡其生也）蓋聞善攝生者（畜神明也）陸行不避兕虎（虎不傷也）入軍不被甲兵（兵不喪也）兕無所投其角（柔弱象也）虎無所措其爪（體和平也）兵無所容其刃（害無中也）夫何故哉（類相應也）以無死地（無亡形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同淪而爲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覩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爲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爲稱玄妙不足以爲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者存失之者亡（道氣所傳陰陽相和凝結成識名之爲生而又非形非象非陰非陽故云不陰不陽處無有之鄉也）夫生之於形也神爲之蒂精爲之根營爽爲宮室九竅爲戶門聰明爲候使情意爲乘輿魂魄爲左右血氣爲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不離道德而非道德）翺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反欲生與之仇無以爲利則不可去有以爲用則不可留（無爲則生自生故不去有爲欲生之則死矣故不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無形不覩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沈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襲順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爲也尊

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審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治國之無爲也冠無有被無形抱空虛履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陽騁五行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爲也（凡無爲者皆生之徒）貪生利壽唯恐不得强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翱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身之有爲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强求貴貧强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有爲也富國兼壤輕戰樂兵底威起節名顯勢隆刑嚴罰峻峭直刻深法察網周操毒少恩諸侯畏忌常爲俊雄公强求伯伯强求王此治國之有爲也祖孝悌宗仁

義修禮節教民知飾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鐘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號令聲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己百方仰朝此治天下之有爲也（凡有爲者皆死之徒）是故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凡此十三生之徒（此十三者是集道之端養神之宅故云生之徒）實有濁擾顯眾剛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此十三者與道相違與神相反故云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以內有十三生徒外成四支九竅故以言內外也）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眾柔生剛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爲身者久爲國者長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夫虛無清靜既將道合能生諸有與造化同故雖欲不然而造化不許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眾則生寡剛生柔聾強生弱殃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動而之窮（此十三者是形有之累生禍之元故動而之窮）爲身不久爲國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有爲必敗理數自然故天地不從也）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爲智慮常起（人之生動之死地也）故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治擾變微爲顯化寡爲眾離柔反剛廢弱與強損卑歸高棄損取盈縱時造過釋和作泰將以有爲除嗇施費夫何故哉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所謂死之徒也）是故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逝不拘於俗不繫於世損形於無境浮神於無內不以生爲利不以死爲害

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爲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兕虎不能傷人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投之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爲廢（夫善攝生者之爲行既無愛憎於萬物視物常若於己身故物亦感而相應還自親而無惡理數必爾若影隨形非以法術加形而揣據）夫何故哉聲響相應物從其類兕虎不加無形而五兵不繫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於中而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以其無死地信不虛焉）

道生之（稟物性也）德畜之（授物命也）物形之（品萬方也）勢成之（遂物形也）是以萬物（得以生也）尊道而貴德（祖宗正也）道尊德貴（高大盛也）夫莫之爵（無以名也）而常自然（以爲性也）道生之（無不存也）德畜之（無不全也）長之（無不益也）育之（無不寧也）成之（無不終也）熟之（無不然也）養之（無不利也）覆之（無不藏也）生而不有（不以貲也）爲而不恃（無所爲也）長而不宰（無以爲也）是爲玄德（德不知也）

指歸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効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授物命也）道以無爲之爲品於萬方而無首（爲而不有）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功成不居）故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問六者之差也）化萬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所稟於道而成形體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愚勇怯小大脩短仁廉貪酷強弱輕重

聲色狀貌精粗高下謂之性（此皆稟於道由中而出終焉不變也）所授於德富貴貧賤天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於德自外而來進退由我）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非常定也）萬物陳列吾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爲而得）因性而動接物感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恚進退取與謂之情（自性而來不覺而至）因命而動生思慮定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緣命而動由我所爲）因於情意動而之■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性命之動情意已出因而自強謂之志也）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欲雖出乎情意而侈於性命不可縱）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雖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其本得本者進退自由不爲情欲之所使也）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麤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愛之而無報其德（得至一之所存而無所謝所謂理至則迹滅者也）夫何故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爲爲物無以物爲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無爲自爲於物不爲物而故爲理數必自如然非有物使之然）故道之爲物窺之無戶察之無門揗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盡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爲之損物皆歸之不爲之盈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贏詘不可度皆遊於秋毫不以爲少包裹萬天不以爲多青紫光耀不爲易志幽冥枯槁不爲變化（所謂常也）運行並施無所愛好稟受性命無所不爲德流萬物而不可復恩結澤締而不可歸（道德者貸自生若橐籥之出聲氣氣出無窮不可歸

復也）贍足天下而不費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停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若水之於魚生成終始不可斯須離）既而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皆以之亡萬天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詭謬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開口張目屈伸傾側俯仰之頃喘息之閒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爲生之而不以爲貲爲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爲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窅冥寂寞無有形質又能生成不等太虛人迷既久故不知也）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或謂道德是天地之用天地是道德之體此囊中蠛蠓之見衣中蟣虱之知不可以語於道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含猶瓜瓠之瓣不覩區蔓之有鄰也蟣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姣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爲之蓋功玄事冥不聞於世天下莫見爲而不廢（隨迎莫見見即非真言常

（不及非常所識所謂玄德德濟無窮）天下有始（無爲身也）以爲天下母（萬物根也）既得其母（秉自然也）以知其子（生事無也）既知其子（無不聞也）復守其母（反其先也）沒身不殆（終安寧也）塞其兌（耳目冥也）閉其門（口不言也）終身不勤（不勞難也）開其兌（事聰明也）濟其事（驕功名也）終身不救（不可生也）見小曰明（觀未萌也）守柔曰强（和爲恆也）用其光（神外動也）復歸其明（反其內也）無遺身殃（不爲大也）是謂襲常（服道制也）

指歸天道之爲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爲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爲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爲爲之萬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爲微妙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漑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爲天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既得其母）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爲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眾口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萬方之知百家之伎皆從道生故稱子也夫得道圓通不唯獨善隨機應感妙用無方無方之用運物歸道故云既知其子復歸其母）王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離琢復反其母（復守其母）既覆又反爲天下本遊於玄冥終身不殆（沒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之以心非時不動非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塞其兌閉其門也）夫何故哉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爲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

蔽而天地之慮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不窮爲福元始爲化祖宗周流蔓延淪於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得道之用用末常用若影響之於形聲故終身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沮德巧僞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故並起萬物孳蕃奮心揚慮顯遂功名名成功遂禍至福終動羅天網靜陷地殃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庶人沒命國家以喪（開其兌濟其事不體道而有爲故終身不救）是以聖人退爲之爲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窮之機秉自然之要翔於未元集於玄妙聰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圻未判昭然獨覩無形之變通於無表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不得至（見小曰明故惡止善行也）爲之行之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識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爲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謀（守柔曰强也）治人理物與陰陽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違衣食耕穫桑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賤不望貴貧不幸富纖微尊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畫備（用其外光復歸內明）復歸其內神明不耗槃積固畜不敢以爲智如江海與天同慮絕滅三五害之以事塡而塞之使不可識爲瘖爲聾與天地同爲玄爲默與道窮極去凶離咎違患廢賊洊德載和無所不尅（無道身殃故也）故人能入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淪而爲一守靜致虛我爲道室與物俱然渾沌周密反初歸始道爲我襲（襲重累也與常道合德若累衣於身故云道爲我襲是爲襲常者也）使我介然有知（操有明也）行於大道（修正常也）唯施是畏（恐蹉跌也）大道甚夷（廣易平也）而民好逕（樂安行也）朝甚除（宅美大也）田甚蕪（生眾穢也）倉甚虛（農業廢也）服文采

（五色會也）帶利劍（任伐殺也）厭飲食（常飽醉也）貨財有餘（貨殖實也）是謂盜誇（暴溢外也）非道哉（與天戾也）

指歸道德不爲知巧故能陶治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爲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殺生羣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爲知巧則心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能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爲知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變化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此所謂自然者如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性分之內亦非有爲）故虛無無爲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効象無爲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道德因應天地動化若像中之象空中之響不足爲難也）何以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不始不生不存不亡道德之元也）凡此數者自然之驗變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道者道不祐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不順於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地者地不載也夫道德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患禍之所不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人稟氣乎道德成形乎天地舉措不順道自然無與安故福德日遠禍患日近）是以玄聖處世負達抱通提聰挈明順道奉德棄知亡身厲志憂畏唯恐蹉跌故勉於巧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信順柔弱躬耕而食常於止足歸乎無名戰戰慄慄恐失自然患至天地禍及人民（挈然有知行於大道者唯施是畏也）是以吉祥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與形響之應聲非有期會動若俱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磯要約而易行無爲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大道甚夷平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僞

廢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淫歸僞去眞創作改制起事遂功（人好遷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爲準以巧爲繩（朝甚除也）詐僞之斧僞爲之斤秉術操數簡纖賤耕田穢不脩蔚莠並生田苗不起囷倉虛空（田甚蕪倉甚虛）衣重五采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輝光（服文采也）利劍堅甲強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俠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鄉里臣役細民妬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與善爲怨尙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帶利劍也）食重五味殘賊羣生刳胎殺鷇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厭飲食也）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貨財有餘）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爲大人（是爲盜夸）過衆惡大罪重禍深賢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祐神所不在天所不覆萬物所怨有人若此喪之受禍生之受患身苟不獲事及子孫（以非道故）

善建者不拔（以道立也）善抱者不脫（以抱德也）子孫祭祀不輟（世無極也）修之於身（治生息也）其德乃眞（[illegible]也）修之於家（治慈畜也）其德有餘（流相成也）修之於鄉（治分職也）其德乃長（無不克也）修之於國（治法則也）其德乃豐（無讒賊也）修之於天下（治表式也）其德乃普（宇內服也）故以身觀身（知彼身也）以家觀家（知彼家也）以鄉觀鄉（知彼鄉也）以國觀國（知彼國也）以天下觀天下（近知遠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求之身也）

指歸天地之間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衆巨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爲不能爲也我爲天下而天下亦爲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己知立

則知奪之以己巧立則巧伐之以己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爲
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
不我從畏響而扣金響愈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
之無爲不能遁禍有爲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
賢建道抱德攝精畜神體和襲弱履地戴天（善建不拔者也）空虛寂泊
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爲無事反樸歸眞無法無度
與變俱然（善抱不脫）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
神寧傳嗣子孫（子孫祭祀不絕）德積化流洋溢無窮衰而復盛與天俱
終故治之於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
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骨便利耳目聰明肌
膚潤澤面理有光精神專固生生青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修之）

（身其德乃眞也）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
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治之於鄉則睹綱知紀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
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
下公若父子敬愛信嚮上下歡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修名
榮稱爲君子常有餘德沒身不殆（修之於鄉其德乃長）治之於國則主明
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讒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
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
而彊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不生萬物豐熟境內
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爲常（修之於國其德乃隆）治之
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員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

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爲寂泊無聲德馳相告神騁相傳
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爲而成功與道倫宇內反眞
無事無憂太平自興（修之天下其德乃著也）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
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
準繩也（所謂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
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主
民俱全天下俱然家國相保人主相連苟能得己天下自然故
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不治便於我者無所
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所謂）
（一言可以終身行者其殆恕乎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也）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九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含德之厚（體道元）比於赤子（柔弱虛）毒蟲不螫（毒不施）攫鳥不摶（害不摩）猛獸不據（威不加）骨弱筋柔（脆以危）而握固（捩難開）未知牝牡之合（不相化）而朘作（無爲爲）精之至（神明多）終日號而嗌不嚘（音聲和）和之至（體道行）知和曰常（與道同）知常曰明（日以聰）益生曰祥（日廣長）心使氣曰強（日堅強）物壯則老（衰堅強）謂之非道（體禍殃）不道早已（夭命喪）

指歸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滑淖聽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裹地不能囊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壅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之能作沈浮翱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區宅陶冶稟授萬天以作羣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爲不能獲思之逾遠爲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爲之宅藏之於心故曰含德（同於德德亦得之體德容深含德之厚）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鉛也（父母生我不可易珠玉潤我不可擲）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鉛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爲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爲也夫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繇也故不爲虛而虛自起不爲靜而靜自生不休神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論天地德道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而不害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不施與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歡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樸比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故建身爲國誠以赤子爲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爲垢萬物爲塵貪夫逃爵殘賊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惠不能得唯赤子爲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爲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爲於不爲與道周密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爲無事無意無心不求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載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毒蟲不螫攫鳥不搏者以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嚘可謂志和爲之行之與道爲常（知和曰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曰明）旬月生息動合百祥（益生曰祥）心意玄作氣順堅強（心使氣曰強也）無所爲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然通達眾美萌生天地愛祐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而之明身日飾而德日消智逾多而迷益

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求生開於危殆塞於萬全（物壯則老）故福如天地覩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人有日造禍殃（謂之非道）勤而之窮爲而之亡修身愛國爲國不祥祭燎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身既違道禍則自來非天命有所與奪故曰非道早已）

知者不言（不能專）言者不知（道亡身）塞其兌（耳目冥）閉其門（口不言）挫其銳（志所之）解其忿（心所思）和其光（容不奇）同其塵（服不詭）是謂玄同（與俗化）不可得而親（愛不來）不可得而疏（退不離）不可得而利（益不喪）不可得而害（危不敗）不可得而貴（爵不高）不可得而賤（損不卑）爲天下貴（尊寵奇）

（指歸）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旣不可望又不可捫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爲獨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而口不能言也（所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効而不可宣也無爲之爲可則而不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是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履之如地戴之若天被之服之體之如身爲之行之與之浮沈與之臥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聾盲思慮玄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爲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反中心獨然

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失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睹其內議其流不獲其源秉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不然（凡事之末是然之所然至理之本非然之所能然也）故道在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狐志疑情與物連聰明眩燿以僞爲眞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聲內竭外實有餘道德離散日日遠之言之益疾而己愈不見造之益眾而己愈不知是故言者道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具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似無身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挫其銳解其忿）滅禍無首反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詭因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徘徊無言以言言無爲以爲爲清靜以治己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與俗玄同（和其光同其塵）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眾異天下莫聞遊於親疏之戶翱翔利害之門浮於貴賤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遁隱無形之境放佚荒蕩之鄉貧賤不以爲辱富貴不以爲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主不能蔽明（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也）魁然獨立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無得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滅緒神明爲制道爲中主動與化鄰靜與然交和順時得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能近惡之不能遠賞與不能加賦稅不能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奈萬物何

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爲故天下不能有也（以爲使天下貴）以正治國（體忠信）以奇用兵（設詐權）以無事取天下（任自然）吾何以知其然哉（謂我身）天下多忌諱（羞薄醜）而民彌貧（費益少）民多利器（智惠巧）國家滋昏（動愈晦）人多伎巧（飾雕琢）奇物滋起（無窮極）法令滋彰（網深密）盜賊多有（益暴逆）聖人之言云（傳國式）我無爲（主不得）而民自化（世和集）我無事（主不作）而民自富（無所欲）我好靜（主虛寂）而民自正（分理得）我無欲（主止足）而民自樸（不作飾）其政悶悶（無福德）其民偆偆（順忠慤）其政察察（福德明）其民缺缺（知孳萌）禍兮福之所倚（以福倚）福兮禍之所伏（以成禍）孰知其極（無緒端）其無正（忠信亡）正覆爲奇（智詐行）善復爲妖（受妖祥）人之迷（失正常）其日固久矣（所出長）

指歸道德之情正信爲常變化動靜一有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羣生遂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而又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中正爲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以正治國也）正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牽左連右參伍前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覆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實平和周密方圓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不贏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密無有

所常屈伸取與與時俱行纖亂任法遺逆任兵守平以道體德爲常大小相遇以正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明大國之協小國不敢輕用於兵故先以化禁不從然後始制伐行者也）若夫小國迫於大國之閒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衆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爲起而兵之所爲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姓糜獘國家虛空是戰之所爲作也而正之所爲興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衆我弱而彼强如卵投石爲敵受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爲動也而奇之所爲運也故建反往之計招覆來之事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祕闡我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計之所爲用而奇之所爲行也（奇卽權也言小國迫於大國之閒事與避遁既俱不可兵戰權奇所以爲作明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也故乃動設計謀以順人望天地鳥獸助我爲城故云以奇用兵者也）上順道德之意下合天地之心危寧利害覘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爲之爲揚無聲之聲巽彼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正或傾縱橫反覆合於冥冥（明此道德之功顯彼勃逆之過或以名實相反而縱橫合道者也）天災自起妖孽自生離其父子絕其弟兄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下怨恨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先用以道不得）

（然後其災自起所以爲上）惛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飛耳游目延聽益明游士四達結交合親生息變怪因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實其民飛言僞事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作於陰權動於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爲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詘不戰而敵自危剋其君不及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初設計策後得其死所以爲次）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體重賞以順其外陰謀雲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興敷城而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如鬼謀計如神方略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所連起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其强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時而發和爲之極動攻其害靜絕其糧磃而奪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而苦之凍而暍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窘而薄之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校邪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救其上三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隱伏參處營前經後陵左敗右燿以旌旗惑以金鼓進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用奇之下也（以先用兵方制其死所以爲下也）禍亂既夷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藏奇損智忠信爲務淸靜簡易退事止言（能用奇勝不明道德恐事流變生澆淳散樸所以止言者也）夫何故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指嚮不同趨舍殊謬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吉人以善足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僞容

各效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贍智者詐生勢而不息忠者起姦拘迫慘怛信者馳謾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知則民僞主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於主行之在臣賞出於主財出於民法出於主受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嚮風（事皆由主主爲化元主不藏用以歸於道雖巧智用不若忘智者也）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爲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也明於俞附之術岐鵲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豐也挾黃帝大公之慮秉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不營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爲不能致也（善爲愛利之小終歸天道之大）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爲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爲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樸海內自寧（以無事取天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僞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天下忌諱人而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者也）作方遂使雕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襃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僞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鑿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人多奇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之言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氣感而體應心動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相隨不足以爲喻是故人主誠爲無爲之爲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含德無思

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我無爲人自化者也）人主誠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無識不賞不與萬民自富（我無事人自富者也）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淸之淸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我好靜人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止靜而歸足不拘不制萬民自樸（我無欲人自樸者也）故人主之正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閔閔緵緵萬民恩悗墨墨偆偆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其政悶悶其人偆偆者也）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偟偟僟僟知僞缺缺（其政察察其人缺缺者也）故失所安性命天絕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福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服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者也）故

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窮極（孰知其極者也）雖無爲者能順其則正在禍福之閒無所不尅（正在於此非無正也）失正則奇生奇生而民惑善人爲奴是非反覆（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者也）天下大迷而不復也（道甚易行人迷固久所以不可復也）方而不割（無傷害）廉而不劌（無毀敗）直而不肆（無枉廢）光而不耀（無覆蓋）治人事天（爲生活）莫如嗇（施不行）夫唯嗇是以蚤服（無禁令）重積德（昧妙微）則無不尅（無不勝）莫知其極（化虛居）可以爲國（爲侯王）有國之母（嗇爲常）可以長久（動難終）深根固蔕（精神藏）長生久視（身常存）

指歸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不爲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爲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矣（言道能存於不存然於不然者也或云道無形無聲又不施不與豈能然於不然存於不存哉明物各自然物各存其道者也此謂識形聲不識其影響夫日雖不爲形造影而影必因日光空雖不爲聲造響而響必因空谷若空日有心爲影響則有時而廢安能周贍而然有必有道能然存於物而道未始有心者也）故王者興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方方則割以割爲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蒙其毒萬民受其害（欲者以欲爲方則以方爲邪故方者被割而萬民受害也）貴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劌以劌爲廉則貪者顯而廉者獘忠臣蒙其咎而萬民受其敗（求者以求爲廉則以廉爲貪故廉者被劌劌利傷也）開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爲直則枉者翺翔直者深伏忠臣蒙其禍萬民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僞民僞而以光光則耀以耀爲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蒙其死而萬民受其殃（僞者以僞爲光則以光爲闇故光者被殃

名也）數者以施貨流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繆實易正失德亡（時既無道則以邪貪枉爲方廉直光故云直者不直方者不方是正失德亡也）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於己而不以也廉於萬物而不有也直秉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公割於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自通莫之爲吉莫之爲凶天下蕩蕩莫之其常（以道爲懷公然）（大方令物自得莫知其極雖不割於物而物皆得正斯不割之割非割之所能及也）非不割也割剝伐擊誅驕制暴而無瘢創也（隨時合度應天順人人天是同難割非創者也）去貨以廉使天下自平劌於不劌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爲濁莫

之爲淸名不虛謚實不倚傾非不劌也善廉美讓章含顯盜而辯無藏也（厶貨任眞謙讓當理善惡自別故無所藏）去爭以直使下自尅肆於不肆使民自伏匡邪振亂化淫矯俗莫之爲禍莫之爲福天下荒荒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舉正揚直表過章惡拔邪削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聲也（依理折衷與道合宜雖直無過因非肆也）去名以光使下自當耀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爲照莫之爲冥天下渾渾萬物滋生德與天比化與道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也（道以爲光無所不被物各自得莫識其名）上下相象中表相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閒若影之與形響之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嗇爲祖宗（治人事天莫若嗇也嗇檢藏之謂也）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宮室絕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

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畏不徼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羣祥並集無爲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尅（所謂重積德故無不尅也）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沈軋軼與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恨朕彷彿渾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爲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芒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莫知其極）自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可以有國者也）夫何故哉以其嗇也爲嗇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蔕固與神明處眞人所體聖人所保也（所謂有國之母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者也）

治大國者（謂其君）若烹小鮮（動繞繞）以道蒞天下（臨以眞）其鬼不神（不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存）其神不傷人（助自然）非其神不傷人（物齊均）聖人亦不傷人（萬物均）兩不相傷（道德全）德交歸焉（加萬民）

指歸曰炅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顚蚊蝱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糜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發屋折木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脈不爲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鬚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

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夫處尊之位秉天下之機威權之重早已大矣更大動之則所失者多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施教令如風隙穴猶恐過半額絲出如綸況乎縱情欲輕四海大有爲殘百姓則若虎豹之糜體飄風之折屋不亦宜乎）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胷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剟也蝨蝱著面不可射也蟣虱着身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爲如休爲在爲不爲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言希禁寡動於無形功流四海（大得其要者動少而益多失其機者爲多而益少故知機微萬夫之望如無如有不可示人也）夫何故哉以道爲父以德爲母神明爲師太和爲友淸靜爲

常平易爲主天地爲法陰陽爲象日月爲儀萬物爲表因應爲元誠信爲首殊分異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㲉主如赤子智僞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怕如無鬼萬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夭（所謂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也）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兼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浮於惚恍載於纖微經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順比大化流行智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爲滿莫之爲盈天下喁喁萬物齊均旣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徙食不殺生世皆可賞莫之可形草木黃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以聖人亦不傷人）是故天之所胞地之所函太一之所主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羣臣奇害變化運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兩不相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周之動於陽者聖人制之雖無所爲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流德洽和同眞（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也）

大國者（地廣民衆）天下之所流（人所歸）天下之所交（所親比）天下之牝（所貪利）牝以靜勝牡（勝有爲）牝以靜爲下（靜以卑）故大國以下小國（靜順之）則取小國（自爲來）小國以下大國（靜卑之）則取大國（得所依）故或下而取之（勢胞人）或下而取於人（形勢禁）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爲之君）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結和親）夫皆得其所欲（交以存）大者宜爲下（易以然）

〔指歸〕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爲寧者所以爲危者也而所以爲危者所以爲寧者也所以爲存者所以爲亡者也而所以爲亡者所以爲存者也（安而不忘亡者存存而忘亡者危）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强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曜芬香故悅於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太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成阻鴻川並流萬物浮下爲諸侯轂膏腴之府强大之戶權勢之主借不測之固要阨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怪無所不有民鮮傜役馬牛從處舟輿萬數兵食陵聚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順地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畏也（所謂大國者天下之流天下之交也）施道足以幷兼尊寵足以發號伐之

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義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爲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所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干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爲大務以爲小不以爲高常以爲卑也（牡以雌柔守牡以雄而求之故牝常以靜勝牡亢常以盈致悔以大國宜爲下）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裒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吏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耕力織以裒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幣養耆老食孤弱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爲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圖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爲子弟之國藩牆之臣（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者也）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樸貴耕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强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涌泉不好施予常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懸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爲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取得所依者也）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夫國無爲鎭有斯利但常兼下自取得人）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輕德鮮人之所易也（小國既輕常被人易爲其所取不得不兼）故不戰而壞人之邑不攻而降

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大國但能守雌自期有此之益）交於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救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强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小國下事人人自憂之所以獲全者也）故接地鄰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處大之勢小下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强致水動下流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弱爲一出於不意此强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大凌小必獲天災小謙退必蒙衆助故大者宜爲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一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道者萬物之奧（開導物也）善人之寶（體以弱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佚拘約也）美言可以市（得所欲也）尊行可以加人（比高爵也）人之不善（好爲逆也）何棄之有（爲寵餌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賢聖一也）雖有拱璧（謂輕貨也）以先駟馬（謂安居也）不如坐進此道（言行修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人心和也）何不曰求以得（謂勢財也）有罪以免（無以爲也）故爲天下貴（尊寵奇也）

指歸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无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无爲爲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所爲道者萬物之奧）善人得之以翕以張清淨柔弱默默沌沌仁宛和淖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爲雙（故善人之所寶者也）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以疎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大盛滿以強極廣修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彰彰疆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所傷心憂志惻乃反正常神氣煩促趨翕去張攣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賓伏慘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情安貧樂困卑賤爲常尊天敬鬼視人如王上比牛馬下列犬

羊天網以發自然不聽吁嗟痛哉爲戒甚明（不善之人不以保身乃以累眞及累之成方悔不及所謂臨渴掘井不若理於未亂）二者殊塗皆由道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善人先道而存凶人後道而亡）故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暗如聾若樸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若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速連接萬物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美言可以市也）其經世也氣志窅冥而形容隱匿居如驚恐貌似不足偆偆謬謬消如冰釋遇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无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尊行可以加人）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恥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所謂人所不善何棄之有）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其意妻妾不使何以效其然也夫爵尊天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畏也（立天子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祖考人之所利也（置三公也）以人之所畏求人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以天子有可畏之威三公豐利人之祿下修言利之美但恃己以臨人執玉帛之惠人不爲之降故云不如坐進此道也）言行修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驅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蜂止

聖人下之朝多君子（以坐進此道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已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爲取將以順道不以爲己萬物歸之爲天下宰（所謂不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也）

爲无爲（爲無形也）事无事（事無聲也）味无味（味無名也）大小多少（功德明也）報怨以德（報未生也）圖難於易（慮未成也）爲大於細（作窅冥也）難事作於易（蠢生堅也）大事作於細（巨始綿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終不爲大（事微纖也）故能成其大（功配天也）輕諾者必寡信（不可然也）多易者必多難（不可權也）聖人猶難之（常計患也）故終无難（始卒全也）

〔指歸〕神明之數自然之道无不生无有不生有不无不有乃生无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禍者得福居福者得禍禍福之主在於无首爲之无形聽之无聲无形聲則深遠故无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而无德之德厚（能體不无不有而生无有非禍非福能轉禍福鑒在機前爲於未有故深遠大厚也）是以聖人不爲有不爲亡不爲死不爲生游於无有之際處於死生之閒變化因應自然爲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眞（所謂爲无爲之爲應變化之宜而已未嘗有知故能无所不爲也）不爲生業不爲起事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无識絕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天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翺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茫茫莫知其故敦若昬晦天下无事（所謂事无事之事變已然之意而已未嘗生思故能至於无事）味之於无味察之於无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爲之未有定之未傾勇功不見知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无福之福與於无聲无禍之禍息於无名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所謂味无味之味察未萌之類而已未嘗有意故能無所不遂）故生患而憂之長福而救之戮君而死之辱父而讐之造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違知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小爲而民喜者爲而恩少（若不能爲无爲事无事則失前大多之利獲此小少之恩大小有殊咎患不免故云大小多少也）是以忠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知故翺翔竊功者顯偷權者彰暴亂者利邪僞者昌是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喪故善除患者不若无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此即不言之益无爲之貴）是以君子動未始之始靜无无之无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

於无端威於不武報怨未萌（德是理之根怨是事之末欲息末歸本唯修德反眞則事物未成而冥化矣故云動於未始言於不言卽報怨以德）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得然事如秋毫功如太山爲大於細治之緜緜敬而愼之若始若新不爲所欲不求所便常與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无疆雖欲不大事物自然（是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矣）是故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愼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所謂難事作於易也）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溼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爲溪谷汩汩湯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大事之作於細者也）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爲君王威振宇內

四海盡臣懸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故言多諾者事眾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所然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爲而成不言而信進則无敵退則不窮身无纖介之憂國无毛髮之患（聖人體道不事有爲與眞合德自然无患故終無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无形（不危之時常以爲危不亡之時常以爲亡戰戰慄慄爲之未有故免危亡也）其安易持（國與身也）其未兆易謀（禍與患也）其脆易破（患始生也）其微易散（患未寧也）爲之未有（然未然也）治之未亂（化本原也）合抱之木（人手連也）生於毫末（如未萌也）九重之臺（積如山也）起於累土（生無根也）百仞之高（千雲霄也）始於足下（起無分也）爲者敗之（敗所成也）執者失之（所欲離也）故聖人无爲則无敗（知白夾也）无執則无失

（禍自來也）民之從事（動有之也）常於幾成而敗之（敗所治也）慎終如始（反其初也）則无敗事（擧無尤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欲不欲（思無思也）不貴難得之貨（珠玉財也）學不學（事虛无也）復眾人之所過（去末華也）以輔萬物之自然（助天地也）而不敢爲（奉素眞也）

〔指歸〕未疾之人易爲醫也未危之國易爲謀也萌牙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繼體之君无怨无惡將相和

一百姓賓伏鄰國交市无有讒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无爲无事莫之能克（其安易持）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己不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止之於枕席而患禍以亡矣（其未兆易謀也）及至人君失道大臣怨懟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患已生小弱柔毳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其脆易破）及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據姦雄將興未得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下眾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己患心不怨謀士底兵未發而散（其微易散然已難於未兆）故禍福作於无名存亡生於微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號屈伸波運進退殺亂聽之不可聞

覩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存亡禍福之機微妙渾殺難見）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養而物自全動與福同室靜與禍異天窅窅冥冥莫覩其元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姦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牙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滅之未存教以无教導以无名知以无知狀以无形治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无爲性命自然（此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大太山之木本據於陰末託於陽雙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无大成於不爲（所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者也）九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昭冥冥千於青霄者以爲卑小不爲高大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生於足下是也）故爲大者不大爲小者不小爲高者不高爲卑者不卑不大不小乃生大小不

高不卑乃生高卑故爲之者不爲之跡也不爲者爲之塗也（不大小不高不卑卽不爲者是爲之塗也而大小高卑卽爲者是不爲之跡也）是以爲成者敗爲利者害爲生者死爲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歿執其神者其神退（所得无爲之塗而執有无之跡所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者也）故聖人无爲爲之以生萬物无執執之以制所欲猶工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无爲无敗无執无失）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无不通大无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同道而道得之同失而失得之）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知力去其反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者以有求欲而失根本故也）夫誠能愼終如始爲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爲若不爲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始背於道終不失之故无敗也）夫使神擾精濁聽明

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雖能鍊情易性變化心意安无欲之欲樂无事之事者道與德也（貨則擾神學則生僞能欲不欲則不貴於貨學不學則日損歸眞斯乃合於道德何衆過之不復也）是人想道如念親惡貨如失身思无思之思求无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无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爲有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臥如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无所識使物自然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无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如阜槁潛如巨表舉錯廢置常與物反萬物臞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者（自治然也）非以明民（无所信也）將以愚之（塞其心也）民之難治（不可均也）以其知之（去忠信也）以智治國（益事交也）國之賊（傷害民也）不以智治國（守素眞也）國之福（民命全也）知此兩者（禍福門也）亦楷式（正之元也）常知楷式（施主身也）是謂玄德（莫見聞也）玄德深矣（不可見也）遠矣（不可存也）與物反（與神殊也）至於大順（天下淳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末若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殺傷故命聖人爲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路要在无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爲故可爲然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不可存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論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

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脈无所不存上下表裏无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淸濁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民也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知歸之自然也（所謂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以无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王无榮知者无名无教之教洽流四海无爲之爲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名寶俱起各知其當和氣流通宇內童蒙无知无欲无事无功心如木土志如死灰不覩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離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

事始事始則功名作功名作則忿爭起忿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所謂人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也）故以智爲國則天下智巧詐僞滋生奇物並起嗜欲无窮奢淫不止邪枉纖纖豪特爭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弑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爲黑以亡爲有名變實異劫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易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内相攻死者无數血流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教萬民也（好智之過遂至於此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信不虛也）廢棄智巧玄德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穴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覩宗族沌沌偆偆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蠹蟲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麟鳳遊於庭翔風噏噏醴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物長生非天之福主知不知而名无名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同乎道矣豈不然也）是以覩智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太平自至明於利病萬物自正（用智治國爲禍爲賊不用智理國爲福爲德此兩者之行可爲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是故愚智之識无所不克清天寧地爲頫陰福眾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玄德之淪罔蕩輓遁恍忽无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含萬國總无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内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所謂至於

大順者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所因然也）以其下之（下百川也）故能爲百谷王（無不臣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其欲上民（處至尊也）以言下之（順民心也）其欲先民（无禍患也）以身後之（先安民也）故在上（爲人元也）而民不重（民以存也）居民之前（爲民倡也）而民不害（民以明也）天下樂推而上之（民以全也）而不知厭（民以安也）非以爭（去其身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不勝也）

指歸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不含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爲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眾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漻漻而地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王不爲物主而物自歸焉无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爲仁義而物自附焉不任知力而物自畏焉夫何故哉體道合和无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惠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知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處不虛以待之无爲无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无有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强不威而武默然无爲與萬物市夫溪谷爲卑不爲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

不爲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信矣夫）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尙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思容卑辭敬此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原深察博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聖人雖有如此之能不以上人以其言下之不以先人以其身後之故人樂推而人不厭也）故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欲先人處窮寵秉至尊長生久視樂以无患則去志无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爲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爲患（夫所以戴之而不爲重者以其於人有益故居人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非尙民也民尙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獘通變救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含冥冥馳天地騁陰陽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雖棄知者能順其則（夫如是者豈有人與爭也）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爲己先以爲人无以天下爲故天下爭爲之臣（誠哉是言爲國之寶千帝萬王不能行唯得少分卽爲物主有始無終還復困窮能同其妙不遺身殃是謂襲常永无疆也）天下謂我（與我名也）大似不肖（象无形也）夫唯大（德隆盛也）故似不肖（反類病也）若肖（衆所樂也）久其小矣（逆天行也）我有三寶（道之用也）持而保之（心所從也）一曰慈（悲物傷也）二曰儉（愼徽亡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託後行也）慈故能勇（弱生强也）儉故能廣

（儉生長也）不敢爲天下先（任自然也）故能成器長（後生先也）今釋慈且勇（爲堅剛也）釋儉且廣（爲大彰也）釋後且先（爲物[illegible]也）則死矣（大命喪也）夫慈以戰則勝（民用情也）以守則固（得民誠也）天將救之（與敵殃也）以慈衞之（苞以生也）善爲士者不武（去强柔也）善戰者不怒（忘威暴也）善勝敵者不與（反爲常也）善用人者（得其心也）爲之下（言行尊也）是謂不爭之德（福自萌也）用人之力（獲其功也）是謂配天（與天同也）古之極（聖道窮也）

〔指歸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无患而衆世之所以憂悲也（日月出入異而明同賢愚形容同而心異君子則能同塵而无患小人則欲出衆故有憂故所云有同而異有是而非）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燿結構紛繆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也）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爲以治己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无所以容疏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无性通无有寂泊无爲若无所止遁名逃勢與神臥起執道履和物无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僭僞以直爲醜殊塗異指謂之病矣（夫雖大故似不肖所以人謂之爲病）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釣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固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權生變竊秉盛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驕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卑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物傷開口而

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无所不終靜无所不得生爲患害死爲禍喜衆俗迷妄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日甚久（若肖久其細也）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己一曰（慈）檢形促容歸於微纖（儉）二曰玄默託後不爲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慈故能勇）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儉故能廣）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鄰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憍樂勢廢道而上力也（所謂釋慈且勇釋儉且廣釋後且先則死者也）

夫慈之爲行也甚和以眞動得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爲萬物君臣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者也）夫何故哉天地並生變化无窮方戰之日地爲之動天爲之震天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爲敵起殃祐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絕其糾馬絕其糧飛禽拊翼獸下而行虎兕可戰攫鳥可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天將救之以慈衞也）故賢佐勝將之立身也不强不大不堅不柔剛弱畏武敵卽消亡（善爲士者不武）戰則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天不以慍起怒不以武興兵（善戰者不怒也）其欲勝敵常以反行計運无形以收敵神動因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爲反之覆之以處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善勝敵不爭也）用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善用人者爲下）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是不爭之德也）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是用人之力也）當此之時道爲之无德爲之始神明爲經太和爲紀清濁爲家萬物爲子三光爲佐四時爲輔靜爲物根動爲化首物類託之无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一

叁拾柒册96頁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二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用兵有言（陳紀綱也）吾不敢爲主（不爲唱也）而爲客（後民行也）不敢進寸（不忍喪也）而退尺（幸後還也）是謂行無行（志反行也）攘無臂（亦不傷也）執無兵（敵無應也）仍無敵（前無人也）禍莫大於輕敵（自恃專也）輕敵幾喪吾寶（失自然也）

指歸道無不有有無不爲體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爲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効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威宗廟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殃遭運時變身死國亡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地之間萬國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爲君智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樂爲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放道効天淸靜爲首和順爲常因應爲始誠信爲元名實爲紀賞罰爲綱左德右威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强大憍奢紀滅綱弛離豕宮室盈飾狗馬高臺大囿聲色在後刳屠忠諫尊寵姣好簡傲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陰陽黥劓道德破碎神明和氣潰濁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天傷縱橫擊搏謀圖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亡老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相率而起我爲後行夫何故哉唯彼先祖皆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爲君王光顯祖考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修道行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爲丘墟族類離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所棲息乎嗟夫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士卒（用兵有言）卷甲釋兵且令休息激役心移幸於反覆改過自新變容易則（不敢爲主而爲客也）遂往不反爲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內之憂日以長息蒼天降應禍集其國雖欲未誅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尅（不敢進寸而退尺也）故事爲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反我志事逆我身（行無行也）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天遇此何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利大下者昌壞邑者爵降城者封城邑不下未尅勿喪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養死者得葬（攘無臂示不傷）德澤洽潤恩愛流行慈惠和結衆情發揚默然爲之神氣相通（執無兵也）彼三軍與我同心姦爲我使盜爲我工教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有奇變乃通法律不苟險阻虛空天人相得勝出若神前無留敵計謀不喪敵雖衆多與我搆因兩軍相距前若無人（仍無敵也）戰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姦亡時失利福去禍來爲天所疾（禍莫大於侮敵）是故雖獲天祐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虛宿舍有備休息處便必依水草塡隙塞惡與敵相距（若侮敵則亡故不得不耐）變運無形奇出無朕錯勝無窮攻戰無有深微窅窅變化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爲彼之知力何得於己故在家者

晏然而樂在師者欣然而喜人懷至誠若爲其子去家越境若衆趨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奇入模列不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不攻而諸侯下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覩皇皇莫莫各安其土夫何故哉慈哀發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我也（兵相望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明無明也）甚易行（行無行也）而天下莫能知（寡能通也）莫能行（鮮能從也）言有宗（祖不言也）事有君（歸自然也）唯無我知（與我殊也）是以不吾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謂人民也）則我貴矣（我獨貴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被褐（薄其身也）而懷玉（厚其神也）

〔指歸〕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化默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論虛無甚微以妙歸

於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爲爲之爲者喪眞之數也無爲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爲不爲之爲言以絕言爲以止爲絕言之道去心與意止爲之術去人與智爲愚爲愨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羣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行者也而天地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覩大道不識自然以爲爲爲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安寢以爲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惑遠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强默生咨强靜生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嫉以爲不然（不聞忠告非嫉己身謂無此理故不行也）大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堂處其反在默言之閒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爲否之閒清靜柔弱動作纖微閒易退損歸於無爲（此言有宗事有君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固國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贍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若无主主若无民忘於知力依道倚天萬國和順并爲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也而天下謂之不然（道使之然理無所惑智有昧者故不信之也）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弱於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是以不我知也）故其明不我能

見聽不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聽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知我者希）夫至論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閒歸於滓昧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騖而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教之士累年學問終日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守衆世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亦宜乎是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遵也（則我貴也）是以聖人知而弗爲能而不任仁義而不以爲號通達而不以爲名堅强而不以爲顯高大而不以爲榮言不可聞動不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廢爲以立道損

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莫覩其情頽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厚內賤己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爲常（被褐懷玉）知不知上（反無意也）不知知病（識無識也）夫唯病病（無巧利也）是以不病（害不衆也）聖人不病（無憂思也）以其病病（道不知也）是以不病（患不此也）

〔指〕歸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而知者以多事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無爲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綱也（愚以無爲若形與聲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爲若影與響末也故敗亂）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言有爲智用逐跡波生利適之理與時遷識故爲則不可不爲則可也）故安世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自能亡也故不困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爲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而於爲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絕知則爲己用知則爲人故異也）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宇內治無爲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效敦慤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之益（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旣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榦一如麋鹿一如鴻雁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聞見主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爲似病之行故云不知知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爲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若濁流渙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響靜無圻堮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聖人常似於病所以不病）（故能與道通同非所計度若異於此則知故生而邪僞作）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樸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晝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爲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彊大重壘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太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繫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於死亡之咎（不知之知而强知於不知不知卽有此之眞知）由此觀之絕知爲福好知爲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令有德之君暫背道與欲則福不成福禮之所以然者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爲止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也（令亡國之君暫回心向道則亡不成亡故形不從）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旣能保身又能全國翺翔乎有爲之外優遊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四海之外（聖人體不知之知還似於病而能無所不爲幾微莫失是以杜喪有爲之小而成無爲之大故云取福於纖妙而舒之於四海）喪明者之

目杜知者之口窒聽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爲而自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智廢爲而任道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不病病是以不爲是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己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國自備雖欲不亡自然不置也（苟背道而從欲雖希全而必敗是強梁者不得其死理故使然）（故云自然不置置止也）

民不畏威（易爲非也）則大威至（身分離也）無狹其所居（安卑弱也）無厭其所生（安困危也）夫唯不厭（甘之樂也）是以不厭（不久爲也）是以聖人（謂人君也）自知不自見（不名賢也）自愛不自貴（下萬民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

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己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不慮於小罪必成於大禍）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愼未兆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於無方（戒愼所未兆恐懼所未聞）（故云憂畏於元始致福祿深者也）正言若反明而若昏遼遠潢洋莫之能聞伺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以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窅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絫於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行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安與驕奢恣睢自專損己忠信所愛欺殆父母侵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違天道故起巧

立名以代其身施惠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以不畏威則大威至）大威以至乃始爲善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於大誡於近者不悔於遠（能自誡自勵日愼一日故不禍遠而至福近也）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革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不嫌若其位處卑小而更修理以革其大如此甘之不厭是以處之不久）何以明之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能成海飛禽遜於卵鷇故能高翔羣獸預

於胎㲉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德重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禍輗畏於無形竄端匿迹遁貌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也）託微處寡後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淫（自愛不自貴也）秉道操德與物浮沈養民如子遇眾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不能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逃而德不能遁非道有和而天地偏也戒始愼微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去彼驕盈取此卑損）

勇於敢則殺（安敗傷也）勇於不敢則活（樂長生也）常知此兩者（謂殺活也）或利或害（有利病也）天之所惡（易正名也）孰知其故（莫能明也）天之道（陰且陽也）不爭而善勝

（因物形也）不言而善應（因物聲也）不召而自來（物自彰也）坦然而善謀（物自靖也）天網恢恢（密若亡也）疏而不失（留無喪也）

（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爲爲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捨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其所生爲殺元殺爲生首二者相形吉凶著矣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子爲豺狼弟爲兕虎當鬭不鬭妻爲敵國妾爲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爲物所制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開生殺得理天地佑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毅質直操擊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彊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勇於敢之故）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寬和博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勇於不敢）凡此二功勇敵敢均計策桀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千乘變爲亡虜或以匹夫化爲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爲福或生之而爲禍或殺之而爲福或殺之而爲賊二者深微莫能窮測（二者或利或害不能窮測者是未達窅冥之情不知禍福之分唯得道者洞曉未然方能制始非常所及故云二者深微莫能窮測者也）故生之而爲福者天下之所祐生之而爲禍者天下

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祐養天下之所祐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一覆或爲玄德一覆一反或爲玄賊父事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祐不敢殺也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夫當與不當唯天乃定殺與不殺非人所知故勇於敢者多有傷敗勇於不敢者與天同符者也）是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辯（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爲四時離爲五行流爲萬物精爲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羣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不以生爲巧不以殺爲工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爲善者自賞爲惡者自刑故無爲而物自生無爲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聞而無自情（此天之道者也）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圖（所謂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謀者也）惚恍之羅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泛濩漠遼遠留遲密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靜作而不可闇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不畏死（輕其身也）柰何以死懼之（不能禁也）若使民常長死（得其安也）而爲奇者（作禍人也）吾得執而殺之（誅巧淫也）夫孰敢矣（嚴刑信也）常有司殺者殺（謂大臣也）而代司殺者殺（謂人君也）是代大匠斲（事非宜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

（賊萬民也）

〔指歸〕人之性情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溪之獸不避兕虎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禱祝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辯里有仁賢違天之像專任人心以所見爲明以所論爲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非譽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

弱者苦而思死衆強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以至於此則人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言不可也）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罰施行而大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爲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獘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廢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形可制而勢可禁也（人畏死而重生所安者然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通之人不敢作禍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夫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刑嚴知不敢淫也（衆人其畏而獨不畏者有司執德而殺之孰敢犯也）是故帝王之道無事無爲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各有司存不可越代付物以能是君之道）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立邪僞並起陪臣壅進君者得咎君之威勢減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冤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安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斲也（若不付物以能而主代臣任是代大匠斲而使屍起哭眞可怪者也）夫死人無爲而子弟悲者以爲死而不爲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匠而身無作也（夫大匠運斤爲主人也子弟悲泣爲死尸也若死尸自哭則無人哭之矣人自斲則工人拱手矣工人拱手則大匠不成哭孝自無則喪禮廢矣）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必然之理尙被傷手安得成功）是以明王聖主正

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物自明（上下之分必不可監故君臣位定而萬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必傷其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二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三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人之飢也（不充飽也）上食稅之多（爲美好也）是以飢（衣食少也）百姓難治（盜賊起也）以上有爲（動爲己也）是以不治（國亂擾也）民之輕死（不自有也）求生之厚（欲不止也）是以輕死（易患咎也）無以生爲（同生死也）是賢於貴生（安寧久也）

〔指歸〕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地之足人也有分王侯之守國也有分臣下之奉職也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稟受性命陶冶羣形開導心意己得以生藏府相承血氣流行表裏相應上下相任屈申便利視聽聰明道德之所以分人也含吐覆載雲行雨施雷風動作日月代更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和洽萬物豐盛民人動作皆足以生天地之所以分人也因道修德順天之則竭精盡神趣時不息抱信効素歸於無極纖微損儉爲天下式各守其名皆修其德樂生安俗四海賓伏侯王之所以守任也大通和正直方不曲忠信順從奉其分職善善惡惡不變名實不小其位不賤其服臣下之所以守貞也小心敦樸節儉強力順天之時盡地之力適形而衣和腹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止不薄所處不厭所食萬民之所以守其身也動靜失和失道之分耕織不時失天之分去彼任己失君之分創作私僞失臣之分衣食不適失民之分失道之分性不可然失天之分家不可安失主之分國不可存失臣之分命不可全失民之分身不可生（道德天地君臣吏民動靜所爲各有分部得其分部上下俱全失其所爲大小俱困）守分如常與天地通損己餘分與道俱行祭祀不絕後世繁昌過分取大身受不祥重累相繼後世有殃此古人之所以棄損形骸飢寒困窮者以其動靜不和耕織不時適情順性嗜欲不厭食窮五味衣重文綵麗靡奢淫不知畏天功勞德厚不剋其分衣食之費倍取兼人也（夫人之所以飢者由上食稅之多更不安其分而相學奢侈故也）是以身獲其患事及子孫故布衣獘而不同疏食乏而不厭百姓之所以偷利化惡公廢私行營家者富圖國者貧直者先死廉者困窮風流俗敗是僞非眞豪亂豐擾君子深藏衆賓相暴強弱相陵貧者臣役富家如王以其淫主亂君不覩自然反情縱欲違道去天飾知創作以順其心也（百姓之難化以上之有爲）以是浩消樸滅巧故孳生奇物日進不可勝形佞諂親幸邪僞者封臣術大勝君道浸湮奬欺之路飾滅危之患生忠正之士疏而日遠詐世之人羣而並翔殺人不死姦禁不論權立勢行威動三軍目之所覩意之所指應聲而至在所欲存俱過於世或如彼或如此恍惚怛怛存不如亡生不如死志勇膽橫瞋目相視君臣相謀父子相揆湯鑊不能畏鈇鉞不能止民之所以細其命而大財寶乘危狹觸重禁赴白刃冒流矢不顧其身得利爲右者以其欲名之榮而求生之厚也（所謂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失財亡爵或傷腸折肝狂易絞頸損精棄神心常樂死擢刃自刑或赴深水（是以輕死）是以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趨利者逢患求福者得禍不召自來不迎而遇我雖欲勿然世不得解故生生趨利爲死之元也無生去利爲生之根也雖下無名可以無患卑賤汙辱可以無咎蔬食藜羹可以長厭布衣鹿裘可以長好無以民

爲可以康寧無以生爲可以長久（是無以生爲也）是故能除分損己至於無取臥則如尸立則如表不異變化不殊生死不貴侯王不賤奴虜唯在所遇聽造化者煞之不憂生之不喜然後與道爲人與天地友長生久視終而復始富貴無期爲天下市（是賢於貴生也）人之生柔弱（神在身也）其死堅强（神去身也）草木之生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遷也）故堅强者死之徒（亡之形也）柔弱者生之徒（存之容也）故兵强不勝（敵四應也）木强則共（生者衆也）强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和得中也）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淸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爲天地始陰陽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

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轉地馳而不能及陰騁陽騖而不能逮響窮竭而不能應影糜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以息予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爲道先倡物以疏瞿受多者聖智得少者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即神明在身也）夫神明之在人也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惠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而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强也）草木之始生也枝條潤澤華葉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蘂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强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凡人之性憎西鄰之父者以其强大也愛東鄰之兒者以其弱小也燔燒枯槁者以其剛强也簪珥榮華者以

其和淖也（人愛幼而憎老者由生氣所在多少）是故上無天子諸侯相侵敵國爭權舉兵相臨柔弱者勝堅强者窮夫何故哉强大之兵非以順天地本和弱主慈愛誅驕暴救不足破貪叨也將恃國家之勢民人之衆好起功名效其能故利人壤土欲人財貨樂煞安傷夷人宗廟夷人社稷以顯其威重屈約而畏下乘人之利而申其志親之者死事之者禍咎責絕逆人心煞戮不合天意生而天下病死而天下利衆弱爲一同憂共謀雖有强名實不得勝（所謂兵强則不勝也）夫何故哉毒流死結天道不祐也何以明之昔强秦大楚滅諸侯幷郡邑富有國家貴爲天子權傾天下威鎭四海尊寵窮極可謂强矣垂拱而諸侯憂蹻足而天下恐發號而天心悲舉事而神明擾亡國破家身分爲數夫何故哉去和弱而

爲剛強也及至神漢將興遯逃龍隱萬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母地愛民如子賞功養善師於天士當敵應變計如江海戰勝攻取降秦滅楚天下欣欣立爲天子夫何故哉順天之心而爲慈小也非獨人事萬物然矣夫巨木高百尋大連抱頭剖中門尾判中戶不蒙華實常在於下千枝萬木舒條布葉青青葱葱共生其上者以其形大而勢強也（所謂木強則共）是故神明之道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強大處下）何則強人爲王萬國愁憂強木處上則根本枯槁眾人爲大故居下聖人爲小故居上強大居下小弱居上者物自然也（小弱處上理數必然）

天之道（陰且陽也）其猶張弓（有煞生也）高者案之（制大長也）下者舉之（輔始生也）有餘者損之（破滿盈也）不足者補之（予虛空也）天之道損有餘（均爲常也）補不足（資寡亡也）人之道則不然（所不行也）損不足（奪弱衆也）奉有餘（與大衆也）孰能損有餘（明達通也）而奉天下（福並生也）唯有道者（爲無名也）是以聖人（爲明王也）爲而不恃（無所望也）成功不居（去顯榮也）不欲見賢（畏大殃也）

〔指歸〕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爲繩在地爲準在陽爲規在陰爲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羣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萬福之戶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覩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爲是守大通和正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物自然矣故盛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觡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興利不兩來）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已中其綱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爍金湯石存于凝冰裂地之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百工所爲靡不由然夫弓人之爲弓也既煞既生既翕既張制

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抨而失可行也（天道亦然故云其猶張弓）夫拔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反天以順民逆民以順道賢者爲佐聖人爲主務愛有餘以爲左右智者居上癡者居下能大爵高伎小官卑功尟賞微勞大祿重侯王之道（人道之所然也）欺敦慤侮忠信侵暴寡弱臣役愚民奪弛以與張損小以益強逆微順顯以容其身此眾人之道也（所謂損不足以奉有餘）以大居小以明居晦以強居弱以眾居寡以達居窮以高居下故高而不可劑盈而不可毀大而不可破滿而不可損剛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卷孤而不可制弱而不可取愚而不可賤無而不可有天地爲之若子

人民助之若母與和常翔與道終始天人交順神明是守至人之道也（至人常自不有而恒有餘同道洞物以奉天下所以爲有道者也）是以聖人之動無名爲務和弱爲主隱而不窮榮而不顯辭貴讓富餘力不取盈國不入盈人不友恆若有失惕若遺咎履道合和常與物友通天之經達地之理成功不居德流不有（所謂爲而不恃成功不居）逃名遁勢玄冥是處滅端匿迹無形是守寂寞虛空莫能奪與魁然獨立與天同道夫何故哉憚道之殃不敢見賢也（雖有蓋天之功而不欲見所謂不欲見賢）

（聖哲之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體和淖也）而攻堅彊者（有磨礱也）莫之能先（待水成也）其無以易之矣（無可若也）夫弱之勝強（況萬物也）柔之勝剛（既不獘也）天下莫不知（事明白也）莫之能行（寡能弱也）聖人言云（傳國式也）受國之垢（蒙詬辱也）是謂社稷之主（爲侯

伯也）受國不祥（蒙禍殃也）是謂天下之王（爲帝王也）正言若反（與事舛也）和大怨（咎怨人也）必有餘怨（及善民也）安可以爲善（失天心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執左契（德符信也）不以責於人（道自然也）有德司契（求諸身也）無德司徹（求之人也）天道無親（正和釣也）常與善人（德相通也）

（指歸）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貲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羣形布施而不費贍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爲優游毫釐之內翺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桀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沈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豁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漚爛金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羣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夫何故哉眾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利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卑損制驕暴雖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故言爲禍匠獸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勢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爲小存化爲亡是故明王聖主將傳國家必有誓言受國之垢爲社稷之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所謂聖人有言）何謂受國之垢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居

民所使樂民所苦務在順民不遑適己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願爲臣妾與之俱死是以處寒磬之地砂石之壤僻遏之國阨狹之野因辱爲榮存其宗祖變禍爲福長爲民主（是謂受國之垢故爲社稷之主）何謂受國不祥曰忍民所醜受民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爲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天地與之俯仰人物與之反側隨之東西附之南北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爲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故能矯邪振亂無所不克變化淫敗以爲敦樸功德至大名勢窮極（是謂受國不祥故爲天下王）夫何故哉柔心弱志輕己重民安於醜辱也是故正言若反莫之能覆近而若遠莫之能測求之大遠莫之能得（皆在於己）何則奢侈在己素儉於人邪枉在躬求正於民患禍生我請福於天天地示之

不能見神明告之不能聞釋是廢然好用和心身動於此事應於天去己怨彼天下大昏罔以明法誅以信刑名實有孚賞罰得中公平無私逾失天意正直不邪益失民心刑戮並用而姦益起賞深賜重而亂益生當此之時善人中罔賢者陷刑雖得名實何可善焉（所謂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言合之於我不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有爲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己不怨於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者也）故是非自定白黑自分未動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司契）無德之人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無德司轍）是故天地之道與人俱行無適無莫

無疎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爲與之合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虛也）

小國寡民（狹以少也）使人有什伯之器（殖財寶也）而不用（使遵儉也）使民重死（得其所也）而不遠徙（安鄉里也）雖有舟輿（家富厚也）無所乘之（民樸鄙也）雖有甲兵（充庫府也）無所陳之（大治起也）使人結繩而用之（反太古也）甘其食（無味美也）美其服（無色好也）樂其俗（使生道也）安其居（自保有也）鄰國相望（各自守也）雞犬之聲相聞（道理人也）民至老死（天年盡也）不相往來（友者鮮也）

（指歸）國有大小地有險易民有衆寡貨有多少形有高卑塗有遠近勢有强弱權有輕重大勝小易勝險富勝貧衆勝寡高勝卑近勝遠强勝弱輕勝重物之理也强弱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常與民無常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自然之道也故地廣民衆將勇主嚴不足以爲强甲堅士練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安辯利聽察甘言浮說假借阿順不足以爲親割地獻寶結縱連橫黨衆輿盛不足爲爲全唯有道者無所不制德厚澤深無所不勝小變爲大弱轉爲强輕化爲重寡易爲衆故君子所處雖小必存小人所居雖大必亡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少德薄權輕諸侯不市刑制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間地寒磽而不足割寶幣輕而不足獻將相不附百姓輕往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不足以爲暴德之不足以爲多故小國者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小國寡人易爲危敗則謙尤以道日益其高故云危亡之樞安寧之機也）是以聖人之治小國也轉禍爲福因危爲

寧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器械便利衣食有餘牛馬蕃息畜積充滿什伯鄰國以固民心能而不爲知而不作滋味不治庖廚不飾絕聲滅色身爲之式飢而後食勞而後息暑服一單寒衣一複期於和適不厚其服務以便生不爲口腹賦斂徭寡民有餘力并兼之原絕而增加之流息風俗敦厚遵儉忠愨有而若亡能而若劣（此有道之君能使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夫何故哉建之以道抱之以德勞佚危寧與民若一平心適和聽以督實敬順遜辭以褒其神聰明盛德以匡流失鄰國不動百姓和集樂生安壽惡爲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物足百姓和洽臣主相得安土樂生故死於巖穴遷徙去鄉利雖百倍不離其國（是使人重死而不遠徙者）家

有舟輿無所運乘戶有甲兵無所施力（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何則將相明知人君有道民務耕織多積爲好鄙樸在上柔弱爲右貴忠敬信下力賤巧法明俗定上下相保未令而民從不戰而敵恐求利者不議難勝趨名者不圖無罪塊然獨安百姓不擾損知棄僞復歸太古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約物修文亡言寡志皆合自然各得其所（所謂復結繩而用之者也）蔬食藜羹無味爲甘布衣鹿裘無文爲好（甘其食美其服）危狹險阻憟憟爲寧寒磐僻迴厲以爲厚安樂謠俗便習水土（樂其俗安其居）道隆德盛和睦鰥寡接地鄰境各自保守（鄰國相望）精神不耗魂魄不毀性命全完意欲窮盡雞狗之音相聞民人薪菜登山相視淵溪共浴相去甚近君臣不相結男女不相聚（各自止足）自生至老老而至死非傳主命莫有來往（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以至無爲而人無欲故）

信言不美（苦以直也）美言不信（甘以設也）知者不博（歸本根也）博者不知（務多端也）善者不辯（質默醇也）辯者不善（上飾言也）是故聖人無積（其道明也）既以爲人（道施行也）己愈有（我益深也）既以與人（盡道傳也）己愈多（我益盈也）天之道（陰且陽也）利而不害（務以生也）聖人之道（逃顯榮也）爲而不爭（辭功名也）

指歸虛實相歸有無相生寒暑相反明晦相隨陰消而陽息陽息而陰消本盛則末毀末毀則本衰天地之道變化之機也凡此數者聰明之門情僞之根嫌疑之尺寸眩燿之權衡也因其本修其無開以天心督以自然要而推之約而歸之察近知遠觀覆覘反聞名識實見始知卒聽聲見形以喻得失則是千歲之情同符而萬世之爲共術天地之心可見而鬼神之意可畢況乎人事哉（此天下之常然故眾人之所共體也）人懷自然之道達人情之理秉造化之元明異同之紀故苦言中適淡淡和德謂之信者下之所仰於上彼之所取於此強大之元威令之始民人所助成功之首權勢所因名號所起也（夫道淡淡無味故信言不美然事由之成理而顯）故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動而萬人隨破強敵陷大眾赴水火之危亡死不旋踵而民不恨者信也（信雖不美有此之益）甘言流說眾諾美大謂之不信何謂不信言而不然謂之不信人而不信德澤不立威勢不行權重不顯名號不明賞之不使罰之不禁故上下不附舉事無功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孤特獨處社稷不寧天下望幸盡遇罪刑者美言也（甘言無實美而不信）反本歸根離末去文元元始始寘以然眾一以應萬要以制詳約守眞一謂之少聞少聞故

能知（知者不博）何謂知達人之情以及神明之謂知知者保身之數全國之具也上之所依下之所附導天之經達道之路也故總安危之大範秉治亂之至要使海內之士盡忠竭能分職奉公以寧其上權勢流行威德隆盛者知也（知者雖不博而有此之功所謂子能知一則萬事畢也）心識萬端目覩人事無所窮極眾臣分散謂之博聞博聞故不知（博者不知）何謂不知嫌於天道疑於人事之謂不知不知之徒安樂萬事內多思慮外多喜欲既有所憎又多所惡易誘以生可脅以死故見奇而動臨危而畏眩燿物類詭証時變違通背達歸於窮困動與患鄰靜與禍比宗廟危殆萬民散離者博聞也（此博者不知之過也）四通博達容疏言訥謂之不辯輗輗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善（善者不辯故成善）何謂成善動合天心靜得地意言無

不通默無不利謂之善夫善者君子所本百行所長吉祥所合萬福所往流而不竭用而不絕萬王不變異俗不易大地所與神明所益故上以明天下以順人爲治元始事之恆常成理萬物覆載羣生天下懷慕繼之無窮者善也（善者雖不辯而有此之功）不識元首不諸根本誣天誣地誣人誣鬼屬辭變意故謂之辯抱嫌履疑順心妄動飾言美辭故生不善（辯者不善）何謂不善不善動與天逆靜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樸澆醇變化文辭依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主能羆世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遁名耀人寂消惑人無端廢直立僞務以諂君飾辭以愉其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掛忠正之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長育大姦天下上舌

世濁主昏壅蔽閉塞以之危亡者辯也（辯者之不善而有此之害）是故聖人愼戒其始絕其未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虛靜柔弱玄默素眞隱知藏善導以自然是非黑白昭如日月同異眞僞如地如大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積也）無爲爲之與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博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以爲人己愈佚盡以治人己益明既以生人己愈壽盡以教人己愈益（所謂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既陽且陰而又陽（天之道也）利而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爲而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爲而不爭天人雖異利益是同則天同道吾無間矣）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三

道德眞經指歸序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參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覩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敘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爲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瘢瘡自大陳小爲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上德不德化由於道而道不爲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昔之得一動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聞故授之以上士上士性高聰明深遠獨聞傲世輕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道生一至虛無名莫受混冥造化淸濁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天下至柔纖妙無形貫堅穿

遠無無不勝故授之以身有名貨身有名貨則強大強大則禍身故授之以大成大成若虛空無名貨萬物類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授樂安故授之以爲學日益爲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愼民性命歸之素眞故授之以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爲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

故授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以政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賓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爲大亂大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之靜下見歸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鑿鑿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爲無爲爲無爲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爲道古之爲道以愚萬民絕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虛靜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合天心與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

理因天應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絕天故授之以勇於敢勇於敢動其賊心殺身失埋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徵營營堅强躁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淖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强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剛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强安微樂小危以爲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虛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將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君平說二經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爲母効經列首天地爲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爲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沌道爲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敷矣（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閒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爲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漢遂隱遁揚和蓋上世之眞人也）

指歸佚文

太上之象莫高乎道德其次莫大乎神明其次莫大乎太和其次莫崇乎天地其次莫著乎陰陽其次莫明乎大聖夫道德所以可道而不可原也神明所以可存而不可伸也太和所以可體而不可化也天地所以可行而不可宣也陰陽所以可用而不可傳也大聖所以可觀而不可言也故度之所度者知而數之所數者少知之所知者淺而為之所為者薄至衆之衆不可數而至大之大不可度微妙窮理非知之所能測大成之至非為之所能得天地之間禍亂患咎非事之所能克也故不道之道不德之德政之元也不名之名亡功而功化之根也是故王者有為而天下有欲去醇而離厚清化而為濁開人耳目示以聲色養以五味說以功德

敎以仁義導以禮節民如寢覺出于冥室登丘陵而盼八方覽參辰而見日月故化可言而德可列功可陳而名可刖是以知放流而邪偽作道德壅蔽神明隔絕百殘萌生太和消竭天下偟偟迷惑馳騁是非之境失其自然之節精變至化秼子萬物悴憔黧黑憂患滿腹不安其生不樂其俗喪其天年皆傷暴虐是以君臣相顧而營營父子相念而戀戀兄弟相憂而悽悽民人恐懼而僂身僂身相結死不旋踵為患禍也父子戀戀兄弟悽悽昏定晨省出辭入面為天傷也臣見其君五色無主疾趨力拜翕肩促肘稽首膝行以嚴其上者為不相親也故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眞也（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一）

遊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於無欲歸指於無為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為久（雲笈七籤三十）

鴻未剖其卵視之非鴻也形聲首尾皆以具存此亦無鴻之鴻也況未有鴻卵而造作哉（唐寫殘本脩文殿御覽）

指歸略例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爲物也則混成爲象也則無形爲音也則希聲爲味也則無呈故能爲品物之宗主包通天地靡使不經也若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也然則四象不形則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則大音無以至四象形而物無所主焉則大象暢矣五音聲而心無所適焉則大音至矣故執大象則天下往用大音則風俗移無形暢天下雖往往而不能釋也希聲至風俗雖移移而不能辯也是故天生五物無

物爲用聖行五教不言爲化是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傷雖古今不同時移俗易此不變也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也天不以此則物不生治不以此則功不成故古今通終始同執古可以御今證今可以知古始此所謂常者也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知常曰明也物生功成莫不由乎此故以閱衆甫也夫奔電之疾猶不足以一時周御風之行猶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極未足以府萬物是故歎之者不能盡乎斯美詠之者不能暢乎斯弘名之不能當稱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稱必有所由有分則有不兼有由則有不盡不兼則大殊其眞不盡則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夫道也者取乎萬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賾而不可究也大也者取乎彌綸而不可極也遠也者取乎緜邈而不可及也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覩也然則道玄深大妙遠之言各有其義未盡其極者也然彌綸無極不可名細微妙無形不可名大是以經云字之曰道謂之曰玄而不名也然則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離其眞爲之則窒其性執之則失其原矣是以聖人不以言爲主則不違其常不以名爲常則不離其眞不以爲爲事則不敗其性不以執爲制則不失其原矣然則老子之文欲辯而詰者則失其旨也欲名而責者則違其義也故其大歸也論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極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爲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爲在未有無責

于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尙乎齊同而形以檢之名者尙乎定眞而言以正之儒者尙乎全愛而譽以進之墨者尙乎儉嗇而智以立之雜者尙乎衆美而總以行之夫形以檢物巧僞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譽以進物爭尙必起矯以立物乖違必作雜以行物穢亂必興斯皆用其子而棄其母物失所載未足守也然致同塗而異致合旨而趣乖而學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觀其齊同則謂之法覩其定眞則謂之名察其純愛則謂之儒鑒其儉嗇則謂之墨見其不係則謂之雜隨其所鑒而正名焉順其所好而執意焉故使有紛紜憒錯之論殊趣辯析之爭蓋由斯矣又其爲文也舉終以證始本始以盡終開而弗達導而弗牽尋而後既其義推而後盡其理善法事始以首其論明夫會歸以終其文故

使同趣而感發于事者莫不美其興言之始因而演焉異旨而獨構者莫不說其會歸之徵以爲證焉夫塗雖殊必同其歸慮雖百必均其致而舉夫歸致以明至理故使觸類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應以爲得其義焉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尅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爲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爲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道之與形反也安者實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實尊而曰非尊之所尊皆理之大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稱位出乎涉求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虛出故名號則大失其旨稱謂則未盡其極是以謂玄則玄之又玄稱道則域中有四大也（雲笈七籤一）

老子指歸附錄

指歸篇目考

陸德明經典釋文

老子嚴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郡人漢徵士又作老子指歸十四卷）

隋書經籍志

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唐書經籍志

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

老子指歸十三卷（馮廓注）

新唐書藝文志

嚴遵指歸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

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

陸游渭南文集跋老子道德古文

右漢嚴君平著道德經指歸古文此經自唐開元以來獨傳明皇帝所解故諸家盡廢今世惟此本及貞觀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傳而學者亦罕見也予求之踰二十年乃盡得之玉笈藏道書二千卷以此爲首漁隱陸某題乾道二年十月十日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老子指歸十三卷嚴遵君平撰神谷子注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同其題谷神子而不

題姓名疑卽廓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七卷至十三卷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六與序文大相逕庭其中闕落者尤多魚山從錢功甫得其乃翁叔寶鈔本自七卷訖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飢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總序相合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眞祕書也辛丑除夕公於亂帙中檢得題其後而歸之余來札云此夕將此殘書商確良可一胡盧嗟嗟公之傾倒於蘇至矣慙予湮阨無聞爲里中兒所賤蕳未能副公仲宣之托撫今念昔回首泫然抱此殘編徒深侯芭之痛而已壬申秋日繙閱晁氏讀書志有谷神子注老子指歸十三卷案舊序云陳隋之際已逸其半則谷神子爲唐人無疑且所注止論德篇而公武以宋人反得見全書何也

四庫全書總目

道德指歸論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舊本題漢嚴遵撰隋志著錄十一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註指歸十三卷今考新舊唐書均載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無嚴遵書四十卷之說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此書爲胡震亨祕冊彙函所刻後以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祕書止存六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曾得錢叔寶鈔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實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

興刻本列卷一之卷六與序文大相逕庭云云此本亦題卷一之卷六然則震亨所刻卽據嘉興本也曹學佺作元羽外編序稱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乃吳中所僞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條通考所引與今本讀書志不同）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次章首之類則是書原有經文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指歸古文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又谷神子註本晁氏尙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因獵其譌舛定爲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且旣云佚其上經何以說目一篇獨存至於所引莊子今本無者十六七不應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棄此必遵書散佚好事者摭吳澄道德經註跋中莊君平所傳章七十有二之語造爲上經四十下經三十二之說目又因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莊子之語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見晁公武說故谷神子僞序之中牴牾畢露也以是推求則學佺之說不爲無據錢曾所辨殊逐末而遺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猶能文之士所贋託故仍著於錄備道家之一說焉

右漢嚴君平道德眞經指歸七卷序目一卷明姚舜咨手鈔藍格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茶夢齋鈔四字弟七卷首有白文姚舜咨圖書五字長方印計存原卷弟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序目在後別爲一卷漢人著書之例如法言史記漢書說文等書序目均在卷末如易之序卦說卦然此書陸德明晁公武二家所記張君房所引皆係全書足宋以後始行殘闕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序語與汲古閣刻本序文皆明季妄人以原書序目之小注贋充又僞續谷神子數語謂注書時已不全四庫提要據竄亂之本遂引曹學佺之說疑爲僞書豈非謬邪指歸確爲君平所作余得三證焉華陽國志云君平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故其稱引悉遵師說如弟七卷夫易姓而王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他書或作家作君作代惟漢書揚雄傳羽獵賦云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儀義古通一也弟十卷經文終日嗥而嗌不嚘各本嚘多誤嗄指歸啼號不嚘可謂志和太玄本之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嚘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二也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其所引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當作義）其有形兆垠堮數語亦在弟七卷中三也困學紀聞因劉注稱莊子曰又誤以爲莊子佚文清代博學如何閻均習其說而不察殊爲可怪蓋自宋以來以指歸語爲莊子佚文者亦多矣惟惜殘闕將半不能悉行較閱而更正之宋編道藏亦據殘本七卷收入而明刻因之序目則徑迻於篇首矣此本雖不全而序目在末其爲卷則十四之原數與經典釋文序錄新舊唐書志卷數皆合則寔爲唐宋傳鈔舊卷無疑以校藏本不獨字句爲勝可知矣校刻既竟並采輯佚文略例及各書記載坿錄於後以竢海內宏博留心增補無僭無訛是尤學之所厚望也已壬戌孟秋之月大關唐鴻學記于成都

宋本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

續古逸叢書之十七

壬戌冬日上海涵
芬樓假江安傅氏
雙鑑樓藏本影印
遠近翻刻必究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前[illegible]學教　南岳壽寧觀長講果山范應元集註直解

道可道章第一

常久之道自然而然万物得之以生而不知老氏應運說經垂世立教始與標名故以道可道章爲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傅奕云大也通也韓康伯云无不通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

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必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夫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无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然後久而无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无形无而有精其大无外故大无不包其小无内故細无不入无不通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既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

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己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蘇子由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尒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

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万物生來未嘗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着名以分別之介万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爲万物之母而无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蘇**曰道不可道而况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旣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无名天地之始

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

有名万物之母

渾淪旣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万物之母而无形故强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因其无名强爲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探其无名以復其初也

故常无欲以觀其妙

常无絶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无形无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无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爲万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眞體雖至虛而物无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一理包乎万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古本并**河上公**[illegible]**孫李若愚張君相**常无上並有故字[illegible]

玄常无常有合作斷句

常有欲以觀其徼（叫音）

常有絶句觀平聲徼循也境也**河上公**曰歸也○大道自然化生万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

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爲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万物形雖不同而理无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万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兩者常无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无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无无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爲无則万化由之而出以道爲有則无形无聲常常不

變故曰常无常有也无有之上俱着一常字乃指其本則有无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无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无自其著見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徼是顯合而言之无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徼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无貫顯微合同異而爲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妙與徼相通物與我混融表裏洞然本无留凝亦无差別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久自然之道本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无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无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玄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无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万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寖失眞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内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己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万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爲万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无同異得意忘言昇玄極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道常无爲初无美惡纔涉有爲便有美惡貴在无爲而成不言而信故次之以天下皆知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古本）

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閒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爲美善也儻矜之以爲美伐之以爲

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

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善與不善爲對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无爲之事者體道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无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

万物作焉而不爲始枯

王弼揚孚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爲始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去

傅奕云古本皆是處字。万物之生育運爲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爲己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不尚賢章第三

有美則有惡有尚則有爭不若使民无知无欲故次之以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平声）

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河上公**曰賢爲世俗之賢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位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爲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欲貪也亂紊也**音辯**云古本皆有民字。不見有可貪之事物則民心自然不紊亂矣**蘇**曰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无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志乎上无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已化民之意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去聲）者不敢爲也

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爲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

爲无爲則无不爲矣

无不爲**傅奕孫登**同古本**河上公**作无不治亦通今存古本○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爲出於无爲也爲出於无爲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乃无不爲矣

道沖章第四

能用道則无偏尚故銳自挫紛自解光自和塵自同而无爭矣故次之道沖章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淵兮似万物之宗

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无形也然而淵深莫測似万物之尊祖也**蘇**曰夫道沖然至无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无所不徧以其无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万物宗

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万物之宗祖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蘇**曰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无也故曰此豈帝之先邪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能用道則能守中能守中則德合於天地矣故次之以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爲芻狗

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万物譬如結芻爲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万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音辯玄芻狗束草爲狗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万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俞出

囊底曰槖竹管曰籥冶煉之處用籥以接囊槖之風炁吹鑪中之火屈者曲也音辯玄俞羊朱切釋文引廣雅玄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炁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槖風之俞動則此籥炁之俞出鑪中之物旣各成器而槖籥未嘗言仁（愛也）

多言數（音朔）窮不如守中

万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无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无偏曲則万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地之間盅炁爲和而妙用莫測生育无窮故次之以谷神不死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无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无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釋文玄幽而通也司馬溫公

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无形也虛而无形尚无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闢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闢闔不忒生育无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

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无根之根也玄牝之門无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蘇曰玄牝之門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万物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无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无窮以為本无孰主此身以為本有竟居何所

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蘇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谷神不死故能生育天地无私故能長久故次之以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无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无爭不與物為敵而物莫能害之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邪余遮切疑辭○謂聖人謙下无爭非以其无私邪此言其實无私也而人自然尊

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无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蘇**曰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万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尒聖人亦衆人尒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无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尒

上善若水章第八

天地不自生而長生聖人无私而私自成蓋上善若水而利物又能不爭而无尤故次之以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惡（去声）故幾（平声）於道（古本）

幾近也水之爲物得天一之炁无定形而靡不通故潤万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无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蘇**曰一本道下有矣字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陰陽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治者德惟无私事善能者无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无過而全德盡善也**蘇**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

故兼七善而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水能善利万物而不爭人當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次之以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巳止也揣初委丁果二切度也○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蘇**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

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无盈則无所用持而无銳則无所用揣矣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室字**嚴遵楊孚王弼**同古本遺贈也○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捄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

叁拾柒册96[illegible]

及之老子之言万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蘇**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况於人爲乎

載營魄章第十

能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則爲而不恃也故次之以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營魄䰟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䰟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營魄䰟魄也○䰟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

䰟魄抱道之一頃刻无離人能之乎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无瑕疵鑑之无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

愛民治國能无以知乎

王弼孫登同古本○謂抱一專炁滌除等

事旣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卽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爲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卽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卽治之至也人能之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

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爲雌一本或作无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爲雌○謂吾之心卽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

明白四達能无以爲乎（古本）

明白虛也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應而常虛无以私意爲之人能之乎蓋此心无爲而无不爲也无爲是本无不爲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万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万歸一而无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尒

生之畜（許六）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養本也○謂万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

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爲之主故万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是道而无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蘇**曰其道旣足以生畜万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知之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能抱一則知无形之用也故次之以三十輻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輻車輞也說文輪轑也轂輻所輳也无字絶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无處乃有車之用也

挻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户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枯本）

挻户連切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挻和黏土以爲器也半門曰户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无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蹊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

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故凡有形之以爲利者皆无形之以爲用也不特車器室然介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无形者之以爲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万物皆然也

五色章第十二

能知无形之用者則爲腹不爲目矣故次之以五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青赤黃黑白也人多以見色爲明而鮮能反照於无色之色可謂盲矣五音角徵宮商羽也人多以聽聲爲聰而鮮能反聽於无聲之聲可謂聾矣五味酸苦甘辛鹹也人多以嗜味爲美而鮮能反味於无味之味可謂差失矣王弼云爽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本心虛靜則聖不可知馳騁田獵則心逐禽獸發而爲狂貴難得之貨則妨守道之行爲腹者守道也爲目者逐物也去撤也聖人爲內而不爲外矣焉肯玩好哉故去彼色聲香味田獵好貨之事而取此虛通之道也然去者非區區去物也但不貪愛也雖有五色畢陳五音畢奏五味畢獻難得之貨畢呈至於田獵之事有時乎因除害而爲之皆不足以撓其心蓋中有去外取內之道也

寵辱章第十三

爲腹不爲目則知貴身愛身之道而无辱矣故次之以寵辱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

謂寵爲辱根身爲患本人多不悟故發明之若驚若身之義具在下文何謂寵辱發問也答曰辱因寵至是寵爲辱根故寵（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得寵爲榮失寵爲辱有寵易有辱是以達者非特失寵若驚其得寵亦若驚至於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无辱也此所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

何謂貴大患若身者猶言不輕大患如不輕此身也儻輕患而不慮患輕身而不修身則自取危亡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終身无患也苟字**應吉父**

司馬公同古本不言人有大患而言吾有大患者假身以喻人也此復答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蓋此身一墮濁世事物交攻乃大患之本也苟吾无身吾有何患是知有身斯有患也然則既有此身則當貴之愛之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不縱情欲俾之无患可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古本）

一本作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按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大意與古本同○故貴以身爲天下者不輕身以徇物也愛以身爲天下者不危身以掇患也託付也寄寓也先不輕身以徇物則可以付天下於自然而各安其安能不危身以掇患然後可以寓天下而无患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知貴身愛身則可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故次之以視之不見章

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幾字**孫登** **王弼**同古本**傅奕**云幾者幽而无象也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摶手擊也混合也○道无色視之不可見故名之曰幾道无聲聽之不可聞故名之曰希道无形摶之不可得故名之曰微此幾希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故合而爲一**河上公**曰夫无色无聲无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在上者多明在下者多昧唯此道則在上而不明在下而不昧**蘇**曰物之有形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此道繩繩而不絕然而終不可名也故復歸於无物**蘇**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无也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芴芒（古本）

音辯云芴音忽芒虛往切於无非无曰芴於有非有曰芒**淮南子** **楊雄** **傅奕**同古本莊子至樂篇曰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故兩无爲相合万物皆化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万物職職皆從无爲殖芒字在莊子註中音荒又呼晃反○謂道不可以狀言而万狀由之而著故曰无狀之狀道不可以象言而万象由之而見故曰无物之象道不可以有无言是謂芴芒芴則於无非无芒則於有非有也**蘇**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皆非无也有无不可名故謂之芴芒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於无非无於有非有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蘇**曰道无所不在故前後不見一作故无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釋文理也○虛通之道自古固存當持

此以理今之事物也能知自古生物之始此乃常道之綱紀執古道以御今如網有綱紀而不紊也此章有專就修養上解者謂幾爲神希爲精微爲炁然必識此道（方可）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執古御今之道在乎不盈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夫惟不可測故強爲之容（古本）

善爲士者謂善能體道之人也惟其善能

體道故其心微妙而與物冥通淵深而不可測也今有若人豈讓於古夫惟不可測故強爲善爲士之形容謂下文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去声）兮若畏四鄰

古本下七句皆有兮字○豫象屬先事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循理應物審於始而不躁進也猶玃屬後事而疑此形容善爲士者應物既已而尚若畏四鄰蓋謹於終而常不放肆也

儼兮其若容（古本）

容一作客非也○謂皃重而若正顏容也**蘇**曰无所不欽未嘗惰也

渙兮若氷之将釋敦兮其若朴

融而化也厚而純也

曠兮其若谷渾（上声）兮其若濁

虛而通也不殊俗也已上皆言若者謂善爲士者形諸外有如此而其中則不可得而測也

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

靖一作靜然靖訓安接下文義相貫而字

王弼同古本○謂心雖應物而誰能濁之以其能安定之而徐自清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久字絕句○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保守此道者常虛其心不欲使人欲充塞其中也夫惟虛故能循自然之理以應万變而依然如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不盈之道雖殁身而不殆故次之以致

虛極章

致虛極守靜篤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復音服反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靜出乎自然初不待致之守之逮乎感物而動則致守之功不容一息間斷矣是以老子教人致虛守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則不離於初不離於初則万物並動而吾能以是觀其復歸於虛靜也夫惟虛靜然後能動而有常在易陰極而一陽反生於下謂之復復則生生之道常久而不已也蓋動自靜來動極復靜矣非虛極而靜篤者不能觀之雖然致虛守靜非謂絕物離人也万物无足以撓吾本心者此真所謂虛極靜篤也**蘇**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守靜不篤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淨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在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凡物䫇䫇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凡物䫇䫇**傅奕**古本如此䫇字玉篇音云又音運物數亂也一本作夫物芸芸莊子在宥篇曰万物芸芸各復其根芸字成玄英疏云衆多也玉篇與韻略訓芸字皆云香草也今從古本○此假物以喻人也凡物數雖紛亂然而无有不歸其根者蓋一陽生於子冬至也物各生其本而動至巳而其葉茂盛是陽動之極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陰生於午夏至也物各歸其根而靜至亥而其葉凋零是陰靜之極也靜極復動一陽復生於子於是乎生生之道有常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命猶令也天所賦爲命万物受之而生也常者久也復命則常久也在人言之根者本心也歸根者反本心之虛靜也吾心之初本來虛靜於此可以見道之令也即天之所賦者故靜篤則可以復道虛通之令而有常也然則不歸根則不能靜不能靜則是牽於物欲不能復道虛通之令而常

久也故致虚之極在乎守靜之篤也周茂叔得之於此心之初是以有靜虚動直明通公溥之說又有誠通誠復之論及主靜之語夫虚靜者如明鏡止水物來則通通而一點无私則常應而常虚靜矣豈不可以復命而常久也**蘇**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歸根然後爲靜○愚伏讀老氏此經惟言心未嘗言性而子由註此經屢言性何也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自是而下言性者紛紛故諸儒因孟軻性善之說有復性之論然原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老氏亦有不如守中之語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不言性所謂道心即本心也常虚常靜能應万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其虚靜故微妙而難明當於其通處明之則得之矣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久通生之妙實根於虚靜者謂之明也不知此者妄動而凶遂與誠通誠復者異也吁草木之不夭於斤斧者猶能抱盡无以歸根復命而常生惟人爲物靈不能極虚篤靜以歸根復命遂使私欲得以害之自失其常是反不如草木也已**河上公**曰不知道之常妄作姧凶巧詐則失神明故凶**蘇**曰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知常容容乃公

知常久自然之道則虚通而无不包容也无不包容乃无私也**河上公**曰能知道之所常則能去情欲无所不包容也无不包容則公而无私衆邪莫當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王者天下歸往之稱惟其无私故天下之人往而歸之王乃如天之不言而行无爲而生不言而行无爲而生乃虚通而大也虚通而大則常久自然常久自然則終身不危殆矣自知常容之後皆人欲盡淨而

天理流行何危殆之有也**河上公**曰公正則可以爲天下王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與道合同乃能長久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无殃无咎乃與天地俱歿不危殆也

太上章第十七

得致虛守靜之道則功成名遂而民皆曰自然故次之以太上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音豫）之

太上者太古君上也譽稱美也○太古在

上之君无爲无欲道化流行不見其迹下民各得其所但知有君而已其次之君漸不及古仁義既彰民雖親愛而稱美之然朴自此散不如相志於道德也**蘇**曰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大朴既散人僞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雖畏之而亦侮之也**蘇**曰以政齊民民淅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信誠也焉字**河上公**同古本○故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矣**蘇**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兮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兮哉曰三字**嚴遵**同古本○聖人誠信既

足其於言也尚且貴之而不輕發則民自誠信矣故功成事遂百姓不知帝力皆曰我自然此乃相志於道德也**河上公**曰太古之君舉事猶重於言恐離道殊自然也功成事遂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而以爲當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太古之時上下相安去古既遠寖失自然故次之以大道廢章

大道廢有仁義焉

廢毀也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大道未嘗廢廢之者人也自大道毀而有仁義之名也**蘇**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音辯**云四句下俱有焉字

知（去）惠出有大僞焉

知訓知也惠訓儇也○知惠者出去質尚文使天下不任其眞是以有大僞也**蘇**曰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万物也而以知惠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焉國家昏亂有貞臣焉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貞字**嚴遵王弼**同古本世本多作忠蓋避諱也○六親和則誰非孝慈國家治則誰非貞臣大道不廢則安取仁義故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然後有貞臣之號亦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也大道固有常矣孰若循其自然而不知以爲孝慈處其當然而不知以爲貞相愛而不知以爲仁適宜而不知以爲義平平蕩蕩由於中而不知所以然豈不正直哉雖有智謀惠黠者出而无隙可窺无迹可徇无所容其情僞則相化而反其眞矣太古之風可以復見孰謂大道可廢邪**蘇**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无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弃知（去）章第十九

大道廢而有聖知仁義巧利之弊故次

之以絕聖弃知章

絕聖弃知民利百倍（古本）

聖知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害民蓋聖知之迹彰則寖失无爲之化也上失无爲則下多妄作民遭其害故絕弃世俗之所謂聖知之事則民百倍其利矣**河上公**曰絕聖弃知反无爲也**蘇**曰非聖知不足以知道使聖知爲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末流

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知民利（百倍）

絕仁弃義民復（服音）孝慈

復反也○仁義本欲以治民而其末必至亂民蓋仁義之名顯則寖失自然之本也上失自然則下生人僞民鮮身良故絕弃世俗之所謂仁義之事則民復孝慈而不知以爲孝慈矣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然則孩提之童自然如此初不知爲仁義也**蘇**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遺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慈）

絕巧弃利盜賊无有

巧利本欲以便民而其末必至撓民蓋巧利之習勝則寖失淳朴之風也上攻巧利則下多姦貪以至爲盜故絕弃世俗之所謂巧利之事則盜賊无有矣蓋聖知仁義巧利非亂天下而天下後世必有斯亂故當絕弃之也**蘇**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弃利則盜賊无有

三者以爲文不足也（古本）

王弼同古本○謂聖知仁義巧利三事所當弃絕者以爲文不足以化民當反其本矣不可使文勝質也

故令（去声）有所屬（獨音）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音辯去令善也**王弼司馬公**註作平聲令從古本屬釋文連也素釋文質之始也說

文木素也以譬人之質朴也莊子曰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善者有所連屬不離素朴則民見素抱朴自然私少欲寡矣屬者接續之義謂接續上古之素朴絕弃後世聖知仁義巧利之事也**河上公**曰見素者當見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下故可法則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聖弃知循乎自然則无憂患故次之

以絶學无憂章

絶學无憂

絶外學之偽循自然之真則无憂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文公註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然則老氏絶學之意其使人反求諸己本然之善不至逐外失真流於偽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後世徒學於外不求諸内以致文滅質博溺心聖人有憂之故絶外學之偽孔子未嘗不學然所學者道也故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唯（上声）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恭譍也阿慢譍也幾（上声）何多少何如也

體道之士自然謹善无慢與惡蓋明本心元善也但循天理而發則全乎善縱人欲而發則流乎惡故老氏舉唯阿善惡相去何若教人省察之方此與舜之惟精惟一之意同未明乎道者當觀唯阿善惡未發之時方寸湛然純乎天理无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相去多少相去何似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則知唯與善循乎天理也阿與惡牽於人欲也於此治之常守本心之正去人欲以循天理易慢為恭改惡為善則天下无餘學矣若不求之於内而徒學之於外皆偽也儻不絶偽學有甚憂者在周茂叔曰誠无為幾善惡又曰誠則无事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慢與惡逆乎天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偽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為恭善之虛文内為慢惡之實事也

荒兮其未央哉

央音辯云中正也○謂衆人之荒於外學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與嘆也人不知自然之道則處事接物牽於人欲或偏或倚或過或不及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咳

熈熈**音辯**云喜聚皃大牢牛羊豕也欲以之祭爲牢以養之故皆曰牢我者老子自稱怕音薄靜也說文无爲也咳何來切**張玄靜**與古本同集韻通作孩說文小兒笑皃一云子生周歲而能別人○聖人之心淡然无欲謂衆人熈熈然悅樂僞學恣縱情欲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臺而觀逐外失眞而不自覺我獨靜居情欲未兆之始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蘇**曰人皆溺於所

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怕然不動如嬰兒之未孩也

儽儽兮其若不足似无所歸

此句**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乘乘兮若无所歸**嚴遵**作若无所之今從古本儽力追切說文垂皃傳雅云瘦皃○聖人之心常虛常靜无去无來故儽儽兮外无文飾其若不足內不離道似无所歸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聖人之心无得无失衆人皆以僞學爲有餘而我與道合同實无所得故獨若失也

我獨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音辯云沌音囤不分皃世本作純純又省獨字今從古本○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終日如愚謂我獨愚蒙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混然不分也

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

王弼同古本世本无皆字○謂俗人皆逐境爲明我獨守道如昧

俗人皆察察我獨若閔閔

古本與**傅奕**本作閔閔莫昆切有訓作昏昧不分別者**河上公**及諸家並作悶悶音同又省皆字若字韓文公古賦有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詳此閔閔字註云一作悶悶正與此合今從古本○謂俗人皆察察用智我獨閔閔存眞

澹兮若海飄兮似无所止

澹**音辯**云音談水深皃**河上公**作忽飄字**梁帝**簡文同古本**王弼**作飂今從古本○

謂澹兮深不可測故若海也飄兮一无所
係故似无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謂衆人皆有用我獨頑然不變似鄙陋也
河上公曰以有爲也頑无爲也鄙若不逮
也**蘇**曰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
才全德備若无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音辯**去音嗣○食者養人之物人之所
不可无者也母者指道而言也謂我所以

獨異於人者而貴求養於道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既能絶學則唯道是從也故次之以孔
德之容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容包含也○甚有德之人无不包
容其所以无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芒惟芴

芒芴字註解已具第十四章○道本不可
以物言此言爲物者蓋万物皆出於道也

道不可以有无言故曰惟芒惟芴

芴兮芒兮中有象兮芒兮芴兮中有物兮

王雱司馬公同古本別本作其中有象其
中有物今從古本○謂以道爲无則非无
以道爲有則非有故曰芴兮芒兮芒兮芴
兮然而万象由斯而見万物由斯而出故
曰中有象兮中有物兮**蘇**曰道非有无故
以芒芴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
未有不出於芒芴者也

幽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楊子同古本一本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今從古本信說文云誠也○謂道既不可
以有无言之則幽微冥昧矣然而中有至
精也至精无妄故曰甚眞則是其中有誠
信矣万物莫不由是而生人爲物靈其本
心眞實无妄凜不可欺能於日用之間循
乎自然之理而眞實无妄則事事物物莫
不各有當行之路合乎天之道也中庸曰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周茂叔
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然則

何須外學之僞故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自今及古**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
今閱如閱人之閱甫始也奚字古本此者
謂眞道也○道本无名然天地人物泝此
則不能生故其生天地人物之名自今及
古自然不去以閱衆始也衆始則有終道
則无始无終所以能閱衆始也老子自謂
吾奚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以此眞道也

蘇曰聖人之所以知万物之所以然者能
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唯道是從則可以抱一而爲天下式矣
故次之以曲則全章
曲則全枉則正
正字**王弼**同古本一作直○曲已以從道
則全枉已以從道則正**蘇**曰聖人動必循
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
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泝理則泝直

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敝則新
窪音蛙當作窊凹也汙下也敝敗衣也一
作弊困也當作敝○地之窊下者則水趨
之必盈此譬人之德行皆當持謙也物之
凋敝者則春生之又新此譬人之窮達皆
當循理也地與物不過无妄而已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眞道一則无失外學雜則擾亂是以聖人
抱道之一爲天下法**河上公**曰自從少則

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多財者惑
於守身多學者惑於所聞也抱守也式法
也聖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爲天下法式
蘇曰道一而已得一則无不得矣多學而
无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
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音現彰明也○有道而不自顯露故明

有德而不自以爲是故彰自稱曰伐有功而不自稱故有功自恃曰矜有所長而不自恃故長夫惟道未嘗與人爭而其尊无上其功无等其先无踰是以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見天下有好高爭先伐功矜長之人則曲己以讓之枉己以遜之不起慢辭不興惡意此非從其人也實以全吾道也惟其不競故其久也天下莫能與之競**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

其美故有功於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生不危也**蘇**曰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誠信也○謂古之所謂曲己以從道則全者豈是虛言信全而歸之也蓋道全而生之吾當全而歸之矣**蘇**曰世以直爲是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其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能抱一爲天下式則无飄暴之行矣故次之以希言自然章

希言自然

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希疏之言出乎自然可以傳之无窮用之无盡也**蘇**曰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有其自然而強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

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故飄風不崇朝暴雨不崇日

飄說文云回風也**音辯**云疾也崇一作終假此以譬人之暴戾不能久也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謂誰爲此飄風暴雨乃是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爲飄暴而況人而暴戾可以久乎**河上公**曰孰誰也天地所以忽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爲暴

卒事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謂人之所以從事於道者有感則有應也有道者同於有道之人有德者同於有德之人蓋道同而德合也然失道者則同於失道之人故同於道者有道者亦與之相得同於德者有德者亦與之相得而同於失者則失道者亦與之相得此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是知人之言行當疏通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蓋疏通安靜則有疏通安靜者應之暴戾則有暴戾者應之也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應之矣河上公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既无飄暴之行則安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事哉故次之以跂者不立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舉踵也跨枯化切越也○立而跂欲高於人也然豈可久立邪行而跨欲越於人也然豈可久行邪跂也跨也以譬人之好高爭先所立所行不正不可以常久也

自見（音現）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世俗之人皆欲自顯自是故不明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音綴）贅行（去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功而自稱者喪其功有所長而自恃者失其長此跂跨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弃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之士不爲此等餘贅之事也蘇曰譬如飲食適飽而已有餘則腐譬如四體適完而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能反身而求是道於吾心之初也故次之以有物混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本不可以物言然不曰有物則无以明道而言混成則混然而成乃自然也但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有天地然後万物生道先天地生則非物也道本无生亦以其生物而言 **蘇**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來非去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尒

宗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地母

宗古寂字寞字 **王弼**與古本同 **河上公**作寥韻略云寂寞无聲也寂寥空也按莊子天下篇亦有寂漠无形天地字古本如此一作天下母宜從古本○宗寞言其无聲形也獨立而不改者言其无與之並而常久也周行而不殆者言其虛通而无所礙也可以者道不可以指陳也爲天地母者言其生天地也

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王弼同古本 **河上公**本上句无強字今從古本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无聲形安得有名因以其万物由是而出故強字之曰道又以其曠蕩无不制圍強名之曰大 **蘇**曰道本无名聖人見万物之无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万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然其實則无得而稱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去也大則去而不可禦故曰逝逝則極乎无極而不可窮故曰遠雖極乎无

極而不可窮然復在吾身之中而於日用之閒不可離也故曰反人能究此則知本心乃渾淪也 **河上公**曰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地常在下乃復逝去无常處所言遠者窮於无窮布悉天地无所不通又言其遠不越絕乃復返在人身 **蘇**曰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道包羅天地生成万物天无不覆地无不載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人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本作王觀河上公之意以爲王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義然按後文人法地則古本文義相貫況人爲万物之最靈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身任斯道則人實亦大矣而人之尊君乃自然之理當然之事也道本不可以域言此就宇內而言之也謂區域之中有大者四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之靜埊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爲道法自然而然也人雖止言法地而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浙而上之皆循自然豈可妄爲哉清靜无爲循乎自然此天地人之正也**蘇**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能反身而求此道於吾心之初則自然不離乎重與靜也故次之以重爲輕（根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可載輕靜可制動故重爲輕之根靜爲躁之主**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零落根重故長存也人君不靜則不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能變化虎躁故乃夭虧靜則无爲躁則有欲有欲者死无欲者長生**蘇**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声）輜重（去声）雖有榮觀（去声一作館）宴處超然

君子成德之名輜庫車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重者車所載之物也觀從遊之所也宴安安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燕○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華之觀亦安居而超然不顧此譬君子不離重與靜也**蘇**曰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如之何万乘（去声）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古本）

叁拾柒册 96 號

乘車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万乘故曰万乘之主○謂君子猶不敢離重與靜如之何爲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蓋不重不靜則不能鎮輕浮而制躁動故有道之君至重至靜是以天下皆本之以爲根賴之以爲主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本字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輕則失臣與前文不相貫宜從古本○人主輕忽慢易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爲君

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而離於重靜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能重能靜則善矣故次之以善行章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讁（古本）

瑕玉病也又過也讁音摘罰也責也者字司馬公註同古本○善行已者乘理故无轍迹善言事者中節故无過責

善數者无籌策

數上聲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計籌策筭數也○善數物者以一故无籌策

善閉者无關楗（其偃堈）善結者无繩約

楗拒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關竪曰楗傅奕云古字作闥○善閉情欲者以道故无關楗善結人心者以德故无繩約

昰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物故物无弃物昰謂襲明（古本）

嚴遵同古本○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有過數而有失情實閉而不能閉人心離而不能合非惟自弃而所行所言不善人物皆被其无窮之害矣昰以聖人常善救

之俾歸眞道各得其所故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襲明猶緝熙之意聖人救人物之道至公无私此惟无隱彼將自明譬燈之傳燈及其明也混而爲一不知孰爲前燈之明孰爲後燈之明傳之无窮其明无盡昰謂密傳之明也人能傳此至明非特成已成人又能輔万物之自然而无弃人弃物也蘇曰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

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繼道之人先覺者也非強行善乃循本然之善也不善人未覺者也非本不善未明乎善也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是未覺者之模範也資貿也未覺者亦有先覺者之資貿也人皆可以爲善人特其未覺而藉先覺者覺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去声）大迷是謂要妙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師固當貴

資固當愛然而大道之妙歸於自得儻徒貴其師而不反求於吾身之中徒愛其資而不使反求其中皆外學也苟於中而自得眞道則師自然无愛資之心資自然无貴師之心若師尚有愛資之心資尚有貴師之心則是未與道合通也故善人之道如陽和陶物公而無私薰然融怡使人自得之也一旦洞悟則默契玄同之眞了无貴愛之迹此自古至今不傳之傳也是道也及其至也雖智者亦有所不曉此乃所謂道之要妙也是則悟者自得豈容私貴私愛於其間哉故莊子天運篇載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聖人不隱

蘇曰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喻也

知其雄章弟二十八

善則復歸於朴而无割故次之以知其雄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去声）復歸於嬰兒

雄釋玄武稱一曰鳥父以譬剛動也雌釋玄牝也又鳥母以譬柔靜也尔雅水注川曰谿夫剛動則躁進柔靜則謙下故知其剛動則守其柔靜爲天下谿者以謙自處如谿之善下也謙下則常久之德不離於身是以反歸於嬰兒之時神全而氣和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

白昭明也黑玄冥也式法也○守柔持謙其德昭明又當韜晦故知其昭明守其玄冥也爲天下式者不自炫耀人皆法之人皆法之則常德不差是以反歸於无窮矣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尔雅水注谿曰谷朴純朴也○韜光晦迹人皆法之其德尊榮不敢矜伐故知其尊

榮而守其卑辱也爲天下谷者虛而能容深不可測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虛而能容則常乆之德無有不備是以反歸於純朴也純朴不散則非器矣朴說文木素也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无割）

長上聲主也大也无割**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與世本作不割○凡有官守而爲天下用者皆器也器者朴之散才器固皆有用而不可闕然譬猶手執而不能行足行而不能執皆非道之全體也惟聖人自柔靜謙和而至於昭明自昭明不耀而至於尊榮自尊榮不矜而復歸於朴是以能用天下之才而爲官守之主故大制天下者其道純而不離猶朴全而无割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復歸於朴則无甚奢泰矣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嫱）

已語助○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君天下者當輔萬物之自然不可妄爲**河上公**曰

欲以有爲治民**蘇**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尔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字**阮籍**同古本○夫天下之大語其分則一物各具一神語其混則物物統歸一神故曰神器是則隱然有主宰在其間固不可亂其常矣豈容加一毫私意以爲之儻背道叛德有爲以撓自然者犯其神也

神必禍之匿下縱欲執持以爲已有者侵其神也神不與之**河上公**曰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朴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也**蘇**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而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剉或培或隳是以聖人去（上聲）甚去奢去泰

音辯云故一作凡噤字**嚴遵**同古本注引楚辭口噤閉而不言或彊或剉或培或墮**嚴遵王弼傅奕阮籍**同古本剉寸臥切折傷也培蒲枚切**傅奕**引字林云益也墮徒果切傅奕引字林云落也**河上公**改噤作呴改剉作羸改培作載改墮作隳今仍從古本去撤也○夫陰陽運行寒暑來往一消一息神用无窮故天下之物或有行於前而或有隨於後者或有噤閉而或有吹噓者或有彊梁而或有剉折者或有培益而或有墮落者此皆有神司之故不可爲不可執也是以聖人无爲无執惟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能去甚去奢去泰則用道矣故次之以以道佐人主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還旬緣切經史旋還通○謂爲人臣者當以常道輔佐人主使國泰民安不可无事

生事而專以兵強天下蓋其傷殺之事好還報也但有遲速耳觀諸往驗老氏豈虛言之雖然此謂爲國不以道專務以兵強天下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若夫周公之誅三監以禁暴除亂皆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事定則止不驕不伐何還返之有哉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去聲）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万二千五百人也大國三軍謂軍師所處之地農事廢弛草木遂長用兵之後殺氣傷和凶年必至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一本強字下有焉字善者吉且无咎也易之師卦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伊川**曰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又曰比卦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卦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然則陽本主生兵本以禁暴除亂不得已而用之也禁其暴除其亂以活生靈乃生生之道也帥師者必好生然後能制殺尔若非貞丈人則求其吉而无咎難矣哉吉且无咎者出以律動以義決之而已不專以兵取強也**蘇**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司馬遷**亦云果決也**王弼**云果猶濟也**溫公**云果猶成也大抵禁暴除亂不過事濟功成則止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憍矜也舊本亦與驕通伐自稱美也一本下句无謂字○決之而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勢決之於不得已此所謂決之而非以兵取強也凡物之壯者必老惟道則无壯无老苟不體道而必恃兵爲壯得无老乎知壯極則老能早止兵則庶幾於道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以道佐人主則不用佳兵故次之以夫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謂佳好之兵凶器也聖王用兵惟以禁暴除亂非欲害无辜之民也然兵行之地非惟民被其害昆蟲草木亦受其災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焉肯處此以害人物也雖然文事必有武備若夫高城深池厲兵秣馬後世固不可闕但有道者惟以之禦暴亂不以之取強迫不得已而用之不處以爲常也**蘇**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上聲）用兵則貴右（上聲）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河上公本无是以字○左陽也主生右陰

原書闕

也主殺是以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蓋殺伐之事非以爲常也兵者凶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凡兵至於不容不用則君子惟以禁暴除亂也

恬淡爲上故不羡也若羡之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

恬安也樂上二字音洛下並魚教切欲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兵以禁暴除亂非以取強惟能守道則万物自賓故次之以道常无名章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樸指道而言甘露者和氣所致乃王者有德之應令命也亦發號也○道常无名固不可以小大言之聖人因見其大无不包故強爲之名曰大復以其細无不入故曰

小也然雖以小而言之天下亦莫能臣使之也王侯若能守道則万物將自賓服何以兵爲无殺氣則天地之氣亦交通成和以降甘露豈有凶年至於人亦不待發號施令而自均平此王者道化流行之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夫亦將知止馮誠王弼同古本○道本无名老子初不得已而強爲之名以發明後世此（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則可因有名而反身以求无名之樸自然純備无間雜大闕此所謂止於至善也无名之樸道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豈可不知止而更欲外起妄情自取危殆邪故知止所以不殆王侯守道而在天下則万物歸之譬如川谷之與江海也蓋道者万物之所宗江海則川谷之所歸也蘇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宗皆道也故万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三

能守道則不失其所死而不亡故次之

以知人者知章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古本每句下有也字文意雍容世本並无也字至不失其所者久若无也字則文意不足今依古本○人能虛靜則可以知人可以自知知人以智言非私智也猶止水之燭物也自知以明言乃本明也猶上水之湛然也莊子天道篇有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万物之鏡也河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也自知賢與不肖謂反聽无聲內視无形故爲明也

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

勝克也守道之士謙柔自處未嘗欲勝人而人每不能勝之者惟其有定力故也定力者何能克去己私而全乎天理此自（強也）

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

知万物皆備於我者則莫富於此也得是而自強不息者有志於道也

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道不可以方所言此言所者以万物由是出而言也人能有志於道不離於初故不失其所如此者乃久也其形雖死其神不亡如此者方爲壽也莊子田子方篇載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蘇**曰物變无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汜汜兮章第三十四（汜音泛）

雖自知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而終不自爲大也故次之以大道汜汜兮章

大道汜汜兮其可左右

大道汜汜兮周流无窮不可上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无可无不可无在无不在也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万物而不爲主

恃依賴也衣被**王弼馬誕**同古本衣被猶覆蓋也○万物依賴於道以生而道未嘗爲辭生物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已有又覆蓋万物而未嘗爲主也

故常无欲可名爲小矣万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

万物歸之而不知主**王弼司馬公**同古本○道不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无纖毫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万物歸之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

自爲大也惟常无欲而已亦何嘗知万物歸之欲爲之主也哉

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嚴遵王弼同古本○是以聖人體道无欲終不自爲大也故以其終不自爲大万物自然歸之故能成其大矣一有纖毫之私欲則物不歸之安能成其大也**蘇**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道汜汜兮而用之不可既故次之以

執大象章

執大象者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

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本无象此言象者以万象皆由是而兆見故曰大象也聖人能執道不失則天下皆心徃而誠歸之非聖人有招來天下之心也天下皆心徃而誠歸之並育而不相害者惟聖人一毫无私欲神安氣平而極於精通无一物不得其所聖人安平泰而天下亦自然安平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出言**王弼**同古本既盡也○此起譬也張樂設餌以留過客過客非不爲之止也然樂餌終則客去矣豈同夫執大象者天下自然歸之而不離也哉蓋道之出言雖淡兮其无味且又道无形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而用之則不可窮盡也**纂**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无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執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而常以柔弱之道勝剛強也故次之以將欲翕之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翕歛也合也聚也**王弼**同古本取一作奪非古也○爐之有鞴方可冶鍊夫鞴之將欲翕也必固張之張之不固則不能翕也其次可以類推天下之理有張必有翕有強必有弱有興必有廢有與必有取此春生夏長秋歛冬藏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固然也然則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也故曰是謂微明或者以此數句爲權謀之術非也聖人見造

化消息盈虛之運如此乃知常勝之道是柔弱也蓋物至於壯則老矣

魚不可侻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侻吐活切輕侻也[illegible]云別本作脫消肉臞也韻略訓骨去肉也邦一作國今依古本利器兵器也○此起譬也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炁炁莫柔弱於道然則道之所以柔弱者包羅天地貫穿万物乃常勝也又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是知魚以

喻人淵以喻道魚侻淵則終人離道則死矣故有邦家者當以道自重不可以利器示人也是何故邪其事好還亦如消息盈虛之運也方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之時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惟聖人於其幽微而見其顯明知物壯則老故常以柔道自處雖然廢興之機天也有道者順天應人事定則修德也治國不以道而以世俗之所謂聖智仁義巧利示天下而使之亂者亦猶以利器示人也利器本欲以禁亂而人反資以爲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天下而人反資以弑君竊國陳恒是也曷若以道自重无爲无欲而自靖邪非明於微者不足以洞此故易曰知幾其神乎**河上公**以權道爲利器**韓非**以勢爲淵以賞罰爲利器**子由**以柔弱爲利器**王雱**以剛強爲利器遂使後世疑此章爲權謀之術皆不得老氏之意也蓋老氏謂兵事好還不得已而以禁暴除亂不可以兵取強謂強梁者不得其死不

如柔弱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於有害以爲不若相忘於道德此知幾也故切切明夫人不可離於道譬之魚不可侻於淵也此豈權謀之術哉爲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而以利器示人則是魚之侻於淵也潛心於此者不可不辨大率此道仁者見之謂（仁之）智者見之謂之智更在後之君子不以人爲輕重審其是而已矣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能以柔弱之道勝剛強則万物自化至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故次之以道常

无爲章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將自化

虛靜恬淡无爲也天地人物得之以運行生育者无不爲也王侯若能（守道而虛）靜恬淡則无爲矣万物將自化其虛靜恬淡則是无不爲矣化者雖有氣質昏隔躁動多欲者亦將不待教令自然變而化成虛靜恬

淡矣是何故邪在上者无爲无欲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吾者指王侯而言作動起也鎮者安也重也壓也无名之樸道也○人之心易塞而難虛易動而難靜易遷而難守易變而難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妄作也

无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治國者天下既无妄作之人則无名之樸亦无所用之矣寂寂虛通蕩蕩无迹譬如无病而忘藥達岸而捨舟矣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則忘言若復執着有无豈解玄妙故曰无名之樸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正平也定也不枉也○君天下者至於欲樸之心亦无則純於道也安有妄動哉无思无爲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平正也太古之風不過如是而已從事於道者至於純則化矣不可以有加矣不知道爲吾而吾爲道矣

故以是結上經焉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范應元集註直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　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德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閒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謚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配天而無所不利天何言哉故上德不以德為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纔有微善執為大德揭名要譽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道

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太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无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爲聖如是爲賢反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爲難至其視不可名者爲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爲而无不爲

此句**韓非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无不爲也**韓非**云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上德无爲而无不爲也**音辯**云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

下德爲之而无以爲

韓非王弼郭雲傅奕同古本**河上公**作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今從古本○此復釋下德也謂下德爲之而无以爲者爲其

當然也无私意以爲之**王弼**云下德爲之而无以爲者無所偏爲也今引**韓非****王弼**兩家註者无它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者愛之理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无以爲者非以要譽也无所爲（去聲）而爲之也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處事也苟无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蘇**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仁以无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无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穰揎袖出臂曰攘扔字**王弼**與古本同**音辯**云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烝切因也世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迫謂之上禮以敬爲主以和爲貴以此教人而齊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是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扔引之則反戾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當此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脩其身而天下平也**河上公**曰言禮華盛實衰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扔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沖應**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夫發語之端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己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爲亂階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爲節文以爲人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質尚文乃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愚昧自此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上声）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上声）彼取此

韓非嚴遵同古本一本下两句處作居○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

蓋知仁義禮其末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道德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德由自得而立名故次之以昔之得（一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

貞正也王弼鄧錡同古本一本貞作正亦後人避諱也河上公本作侯王○物有万殊道惟一本故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万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是以

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爲德也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寧将恐發神无以靈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滅王侯无以爲貞将恐蹷

古本如此河上公爲貞下有而貴高三字致推而極之之謂發動也蹷音厥僵也○其推而極之一也蓋一本通乎万殊万殊由於一本所以謂之一也故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不可離於一也豈自以爲德哉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上声）爲基是以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

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令從古本○穀善也又百穀之總名也春秋王者多稱不穀夫一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賤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王侯皆得之以爲本實至貴至高也故貴當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者是其以賤爲本也非歟者設問也言實以賤爲本也而自稱孤稱寡有善而自稱不善者乃不自以爲德也**蘇**曰天地之大王侯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故致數轝譽辭无轝譽不欲琭琭若玉落落若石

數音朔轝譽稱美也**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數車无車**陳碧虛**云依古本作轝譽琭音祿玉貞若字**河上公**作如令從古本○夫一乃万物之本至貴至高而无形无聲非稱美可盡而況其它乎故推而極之數數稱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不欲琭琭若玉之貴但落落若石之賤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一乃生物之本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靜極而復道之動也柔弱之至道之用也**蘇**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无形无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至強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万物生於有形而有形生於无形大道无形動則生物其用至弱常勝剛強昧者每每妄動而不知靜以復命比比剛強而不用弱以全生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无罔察根本弗洞變化焉能虛通而得老氏長生之道哉**蘇**曰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道无形動則生物上士常靜動不離

道故次之以上士聞道章

上士聞道懃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古本作懃聞道而懃行不怠者乃上士也聞道而若存若亡者乃中士也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古本有而字聞道而大笑之者乃下士也下士聞道而笑者以爲虛无而笑也又聞弱之勝剛柔之勝強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皆不信而笑之也殊不知實運於虛有生於无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下正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曰

王弼孫登羅臧同古本**河上公**本无曰字○建立也故立言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

夷等也易也說文云正也纇古本音耒絲節也**河上公**作類今從古本○道之明者微妙幽玄故如昏昧道之進者不與物爭故如退縮道之夷者高下隨宜故如不平等也德之上者虛而能應故如空谷

大白若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輸質眞若渝

黷音辱黑垢也古本如此**河上公**作辱輸**傅奕**云古本作輸引廣韻云輸愚也**河上公**作揄乃草字變車爲手**傅奕**云手字之誤動經數代況辱字少黑字乎傅奕當時必有所據**王弼**作偷**董遇**作搖今從古本質朴也眞實也渝變也○白之大者和光同塵故如垢汙德之廣者不自盈滿故若不足德之建者不求勝人不炫聰明故如輸愚眞之質者隨宜應物故如渝變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隅釋云角也方之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角器之大者眞積力久故晚而成已上皆言行道之士深不可測有如此者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

大道无聲而衆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也大道无象而衆象由是而見乃象之大者也既无聲无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故道隱於无名也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之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若非上士聞而

了悟安能懃而行之

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嚴遵、**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貸且成今從古本○貸貝施也謂道雖隱於无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貝施万物而且善成之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上士聞道懃而行之故次之以道生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也一之中便有動靜動曰陽靜曰陰故曰

一生二也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一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一也然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亦非一但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也初不是逐旋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然陽自陰來陰自陽來其實一也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周子所謂二本則一亦是也蓋二與一便是三也自三以往生生不窮故曰三生万物也愚何以知其然哉於吾心之初而得之也通乎此則知道本強名尒何況一二三乎皆自然也

万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爲和

古本作盅器虛也**河上公**作沖虛也和也今從古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器有形也道无形也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者寓其間也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万物負陰抱陽盅氣爲和皆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万物中皆有

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臟骨中有髓草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以生也

人之所惡（去）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謂也

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而王公以爲稱今從古本○穀善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侯以此自謂若孤寡乃法道之一不穀則不自稱善也人君以沖眇自稱者亦法道之沖虛微眇也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爲有德哉**蘇**曰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

（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王弼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猶言剛暴也音辯云古本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尚書惟斅學半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斅亦教也義同父始也今並從古本○謙受益滿招損物皆然物既如是則王侯固當謙虛不自滿

也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教人是何故邪人之強梁者不得其死是所以教我不可以強梁也則吾將以爲斅之始也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是亦所以教人可以柔弱也人亦可以此爲斅之始也蓋大道虛无柔弱乃不言之教父也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爲和皆自然之理也人能體是而行一動一靜循乎自然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也何以強梁爲哉河

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道叛德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謂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死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

淮南子有於字與古本同○至柔謂道之用也至堅謂物之剛者道能運物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間去聲）

間隙也傅奕嚴遵同古本河上公本少出於二字○无有者道之門也无間者物之堅實而无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无有洞貫金石可入於无間隙者矣

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

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入於无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而无損也人能

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爲而成豈无益也

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无爲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道不言之教无爲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強梁有爲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知无爲之有益則知足知止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世俗之人多輕身而徇名貨貪得而不顧危亡故老子問之曰身與名貨孰親孰多必竟是身親於名身重於貨也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孰爲病邪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必竟是身元无病而名貨致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費耗也厚重也知足則簞食瓢飲而自樂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此老子復曉人曰是故甚愛名者則必大費精神多藏貨者則必重失身命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汙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大成若鈌章第四十五

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故次之以大成若鈌章

大成若鈌其用不弊大滿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弊困也大滿若盅[illegible]同古本詘音屈枉曲也[illegible]同古本○夫道

大安公司

功成而不處大成者无物不成而不處其功故若鈌也其用是以不困夫道在阬滿阬在谷滿谷大滿者无所不滿而不見其迹故若虛也其用是以不盡大直者順物自然故若詘也大巧者至妙无機故若拙也大辯者不言而信故若訥也此五者惟其如此故能大也下三者不言用蓋其用亦同上二者

躁勝寒靜勝熱知清靜以爲天下正

古本有知以二字○躁極則寒寒則万物

凋零靜極則熱熱則万物生長是知躁動者死之根清靜者生之根故知清靜者以爲天下之正也體道者成而若缺滿而若盅直而若詘巧而若拙辯而若訥亦无出於清靜矣雖然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但不可躁暴常當以清靜爲正尒河上公曰勝極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知清靜以爲天下正則无欲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邑外曰郊憯音慘痛也古本如此○天下有道之時人皆清靜无欲遂无交爭故却除走馬之事以糞治田疇也天下无道之時人皆躁動多欲遂有交爭故戎馬生於郊境也罪過也欲貪也可欲謂凡可貪之事物也可貪則多愛愛則求於外而有過愛之不已則不知足故過積而爲禍禍害也謂害於人而害於身也猶不知禍凡所貪者又必欲得之彼此愛欲遂起交爭致禍積而爲咎咎釋云災也故咎莫憯於欲得蓋必欲得之而不知人之痛遂致天災之也西昇經曰欲者凶害之根兵者天下之大凶事有國有家者儻不知去欲是不審戎馬之所由生也纂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知天下之物无可貪者无不足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明道自然知足纂曰知足者所遇而足是无不足也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清靜无欲則天下自化故次之以不出户章

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闚牖可以見天道

傅奕韓非與古本有可以字古本作闚音

窺○與我同一初者天下也何待出户而知无爲自然者天道也何待闚牖而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尟（埛思踐）

尟字**臨川王雱**同古本○彌益也尟少也求之於外者出益遠而知益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聖人得之於內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知其猶是也不見而能名天道者名其无爲也不爲而能成万物者成其自然也**蘇**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能不出户而知天下不闚牖而見天道者則常以无事而取天下矣（故次之爲學日益章）

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

[illegible]與古本有者字○爲俗學者則日益多事而心不虛爲常道者則日損私欲以致虛**河上公**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蘇**曰不知道而爲學聞見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万物无一非妄以求復性而性實无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則无不爲

司馬溫公與古本有兩之字則字**陳碧虛**

劉同古本○人心本虛私欲窒之則難復其初漸去（[illegible]上）之又去之以至於无爲則仍虛矣无爲虛也无不爲通也虛則通矣

將取於天下者（姑昧）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心虛則道通以道化民則无事矣雖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歸之及其政令煩刑法嚴則雖欲取天下而人心不歸之矣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故次之以聖人无常心章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古本有之字○聖人无常心者无爲无欲不倚於一物湛然虛明寂然不動純乎道也以百姓之心爲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是心之初无有不同是以聖人不敢有爲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後以道應之尒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百姓之善者能明本善循乎自然也聖人以道而善之則其善心自固矣百姓之不善者未明本善私欲蔽之也聖人亦以道而善之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此所謂德善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善也百姓之信者以其誠實也聖人以道而信之則信心自不變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詐僞也聖人亦以道而信之則將化而復歸於信也此所謂德信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信也是以聖人非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信與不信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爲善爲信也惟守道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去声）天下渾（上声）心焉

嚴遵王弼同古本○歙音吸收歛也渾大也合也混沌之混同陰陽未分也聖人之心與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虛靜純粹至善未有惡也惟聖人清靜无欲自全其初則百姓亦清靜无欲各全其初故聖人之在天下收歛其心无爲无欲頃刻不敢放縱則百姓自化此乃爲天下大合初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孩何來切小兒笑皃舊本釋文並作孩○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是以聖人清靜无欲皆使自化以全其初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愛養之至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无常心則不倚一物湛然虛寂无死地也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不逃乎數以言万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道所以陰陽陰陽

所以五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十三乃自然之數巨細之物皆不可逃也巳亥四數也戊癸辰戌五數也丁壬卯酉六數也丙辛寅申七數也乙庚丑未八數也甲己子午九數也水土生於申死於卯木生於亥死於午火生於寅死於酉金生於巳死於子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故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曰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對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本无生死但其出則謂之生入則謂之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也曰巳亥何以得四戊癸辰戌何以得五丁壬卯酉何以得六丙辛寅申何以得七乙庚丑未何以得八甲己子午何以得九對曰此非圖莫能示人○生死之徒十有三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金死） 丑 寅（火生） 卯（水土死） 辰 巳（金生）
午（木死） 未 申（水土生） 酉（火死） 戌 亥（木生）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曰此於圖已明矣十干并辰戌丑未何故不言五行對曰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而辰戌丑未屬土也曰數何以起於巳亥始於四而不始於一終於九而不終於十對曰善哉問數始於巳亥者六陽極於巳至午而一陰生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生蓋陽極則陰之所自生陰極則陽之所自生故數起於巳亥也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者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物生然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數物得四數故物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也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亦虛其一也復問曰此何以虛其三對曰三元是一一即是三解已具第四十章中終於九而不終於十者蓋不始於三不終於十乃十有三也始於四終於九亦十有三也歸之於中以五合八以六合七亦十三也故數終於九而不終於十也曰請問何以如此對曰數去數去籌策玄乎哉不終不始者十有三而所以終万

物始万物者十有三此自然之數也五行生死尚不逃十三之數而況其它乎

民之生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嚴遵同古本○前言五行生死以總万物生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今特指人而言者謂人與天地共判得五行之秀爲万物之最靈中有不終不始者存固有異乎物誠能虛静无欲保神養氣則不囿十三之數儻自生其生而躁動多欲以適死地亦不逃十三之數尒

夫何哉以其生生之厚也

夫何哉韓非與古本同○夫何哉設問也復答曰民之所以亦不逃十三之數者以其自生其生之過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錯（措音）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哉以其无死地

攝引持也兕序姊切猛獸如牛狀青色一角虎鼻識神物錯置也○蓋嘗聞之善能引大持守其生者陸行則不遇兕虎之害入軍則不被甲兵之傷夫何哉以其神氣全而无可以投角錯爪容刃之地不關於數也此乃與道合體非知巧果敢之列稽諸成道而物莫能傷之士不可具載程太虛仙師羅公遠眞人其顯顯者矣蘇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且无有烏有死地哉一作生地且无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五行一陰陽也其所以陰陽者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章

道生之德畜（許六切）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養也生物者道也養物者德也陰陽相摩物不得不形也寒暑相推勢不得不（成也）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非有爵而万物常自然尊貴之蘇曰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

蓄積也覆復音副古本如此○物生之後積

累而長指春而言也長育指夏也亭毒指秋也王弼老子同古本傅奕引史記亥亭凝結也廣雅亥毒安也蓋覆指冬也冬乃万物歸根復命之時也四時所以行万物所以生皆道也故先曰道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自恃其能長之而不爲之主是謂玄遠之德也有德如此而人莫能知莫能見故曰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物自道生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本无始此言有始者謂万物由是始也母謂道也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達生故謂之母在人之身則爲神明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靜而无欲道自居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能得之既得乎此則以是而知其子子者一也虛而无形以万物同得此所以謂之一也非天下之至明不能知之知此則天地人物與

我同出而異名也河上公曰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其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其一復守其道則終身不危殆矣河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无爲不危（殆也）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

兊說也門若以心神之出而言也濟成也目說於色耳說於聲鼻說於香口說於味皆汨於一心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

閉其一心之所欲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勞苦矣塞閉者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而吾不說之耶塞閉之義也莊子天運篇載塗郤守神與此義同成玄英疏去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然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濟其一心所欲之事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謂一也一乃道之子微而難見見之者必玄覽能見一則眞所謂明矣此釋知其

子之義柔謂道也道乃一之母弱而難守守之者必堅志能守道則眞所謂強矣此釋守其母之義

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去声）身殃是謂襲常

遺贈也心靜則虛虛則明明則有光用其光以接物反其明以歸虛用其光則兊雖通而无説歸其明則心常虛而神全此釋塞兊閉門之義能如是則不贈此身殃咎是謂密傳常道也此釋終身不勤之義若或開兊濟事則明逐物遷貽殃於身終身

不救而失道之常矣**蘇**曰世人開其所悅徇身徇物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道應物用其光而已矣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有去而明不損是以應万變而不窮殃不及於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善守道者循乎自然謹於施設故次之以使我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老子託言也施平聲○謂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爲之是畏也蓋人生虛靜纖毫有知則介然于懷便不虛靜矣不虛靜則道不居之安能致和道本无爲纔有施設則涉乎迹矣一涉乎迹則亂所由生大有可畏動可不愼乎是以聖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得此意以結通書故曰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

深乎**河上公**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殊道意欲賞善恐僞生欲信忠恐詐起也**蘇**曰大道者无知无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其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

大道甚𢓡（音夷）民甚好徑

夷古本如此說文云行平易也徑小路言其捷也○謂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路以譬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處行乃好施設行險僥倖以速求名利也下有甚

焉則上必有好者案曰大道甚夷无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也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古本如此除去也開也采一作綵猒飽也夸與夸同奢也夸張自大也○先言朝甚除者謂朝廷尙施爲要賄賂去君子取小人甚開私小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智詐並興官吏僞僭需求百出

傷財害民遂致田野荒蕪倉廩不實而僞僭官吏方且服文采之衣帶鋻利之劒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衛民假法爲非瘠民肥己猒飫美異之飲食積聚有餘之貨財此皆劫剝於人以恣縱於己是謂爲盜而夸張自大豈道也哉此老氏傷時之言而亦足以戒後世也除字一說謂朝廷尙施設愛苞苴更除不常則小人並進君子退藏故民被其害農事廢弛倉廩空虛小人不知耻而方且奢華自大是爲盜而夸也亦通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啓以姦盜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自然之道本无施設故能常久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挩子孫祭祀不輟

挩一作脫○善建德者深而不拔善抱道者固而不挩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

脩（一作修）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家其德乃餘脩

之鄕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邦字韓非與古本同一作國○脩者去（上声）私欲而不使爲德之害也自脩之身其德乃眞而至於家之有餘鄕之長以邦之豐盛天下之周普此皆建德无爲之效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鄕觀鄕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吾之身淸靜无欲則不妄作不妄作則和氣充盈和氣充盈則三田通暢三田通暢

則百脉調榮百脉調榮則遍體康健髓堅骨實此皆抱道自然之效也是以昔人以身喻國以心喻君以氣喻民心正則氣自順氣順則身自安乃知君正則民自順民順則國自安自然之理也故以吾之身觀人之身以至於觀家觀鄉觀邦觀天下一理而已然則清靜无欲者而民自化矣善建德者必由抱道善抱道者則德自立矣不拔不拔則道德引遠自然子孫相續其祭祀何時而止邪此與夫盜夸者異矣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奚字**韓非**與古本同○謂不過以此一身之清靜无欲而推之則天下之然可知尒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善建善抱者知和知常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也

傅奕與古本同○含德者其德不形也苟彰其德則薄矣赤子者嬰兒未咳之時以譬一毫无私欲偽情也**蘇**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於用也今夫嬰兒淡然无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虺蛇不螫猛獸攫鳥不搏（音博）

傅奕與古本同毒蟲蠍蠆之類虺蝮蛇也螫音釋蟲行毒也猛獸兕虎之類攫鳥鷹鸇之屬攫搏也搏擊也○惡物不敢傷害赤子者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河上公**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赤子**蘇**曰道无形體物莫得而見也而況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莫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惟其无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牝屬陰牡屬陽朘**傅奕**與古本同今諸本多作峻玉篇朘字注亦作峻㞂係二字通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號平聲嗌音益咽也嗄所訝切聲破也○赤子筋骨雖柔弱

而掌握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者精全之甚也雖終日啼號而聲不破者氣和之甚也以譬含德之厚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也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之所至也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變易者和氣之所致也蘇曰无執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傷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出自然苟好惡內傷則不和矣惟沖則和知和則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久之道非至明者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蘇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万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恠也又福也善也此指妖恠之義○謂知常久之道者則因自然而不益生守和柔而不強壯顯則成體隱則成始神通自在變化無窮不知常久之道者則欲益生而妄作是謂妖恠也欲以心而使氣是謂強壯也生道无爲豈可益之沖炁自然豈可使之是以朱眞人（桃椎）曰道者炁也道體者虛无也虛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爲也无爲者心不動也內心不動則外境不入內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元氣自正元氣自正則五臟流通五臟流通則精液上應精液上應則不思五味五味已絕則飢渴不生飢渴不生則三田自盛三田自盛則髓堅骨實返老還元如此修養則眞道成矣以此證之則何嘗益生而以心使氣邪特不害之則元氣自正介故善平天下者亦如平身也虛靜恬淡无爲自然其德不形人物自正是以陰陽和順變異不興子孫綿綿享祚无已不善平天下者躁動多欲好尚強梁是以妖孽並興不能常久也蘇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

則是其祥矣祥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其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則必老強壯之人是謂不合於道不合於道則早已矣（蘇）曰益生使氣不能因其自然日入於剛壯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和知常者未必言也故次之以知者不言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眞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故易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蘇）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

亦字（河上公司馬公）同古本夫道近之不邇遠之不遐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淡然无欲超然无累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莫之爵也无能踰也體道之人以是之故爲天下貴若可得而親之利之貴之者則亦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何足常貴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體道者以无事而取天下故次之以以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字（傅奕[illegible]）並云古本作政然政者

正也義通奇異也○兵以禁亂除暴不得
已而用之不可以爲常也運籌於帷幄之
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然而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若以大道无事而
取天下也**蘇**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无意
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
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
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
失之唯體道者廓然无事雖不取天下而
天下歸之矣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蓋以此道
而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政事叢脞賦斂煩苛動多忌諱則民无所
措手足故愈貧窮**蘇**曰人主多忌諱下情
不上達則民貧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古本有而字○授人以殺人之器教人以
殺人之事則民多倣效故國家滋益昏亂

是以兵不可以爲常也
民多智惠而衺事滋起
王弼同古本衺與邪同○智惠出有大僞
民多智惠則不正之事益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章明也**司馬遷**與古本同○夫民窮則濫
民多利器則凶民多智惠則詐在上者不
能无爲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嚴刑法以
誅之明號令以禁之而貪官猾吏則弄法
以爲姦智詐窮民則相率而爲盜故法令

滋章而盜賊多有矣**蘇**曰患人之詐僞而
多爲法令以勝之民无所措手足則日入
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正已而物正者也聖人如此是以雖不
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取天下常以无事故次之以其政悶（悶章）
其政悶悶其民偆偆其政詧詧其民缺缺

閔音門注具上篇偆舊音春傳奕同古本
王篇偆尺尹切厚也富也詧詧叢脞爲明
缺虧缺也○謂其政以德閔閔若昏則其
民富足而淳厚矣其政以智叢脞爲明則
其民財用缺而淳厚虧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
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其日固已久
倚依也伏隱也極盡也无正猶言不定也
邪余遮切疑辭祅古本如此與袄同左氏
云地反物爲祅說文云巧也○謂其政閔

閔清靜无爲而无福无禍其政詧詧有爲
躁動而有福有禍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由動而往則福依於禍禍隱於福而誰能
知禍福之窮盡乎疑其无定邪是有定也
能知詧詧之爲禍而不爲則便是福若以
詧詧之爲福而有爲則便是禍然則禍福
元有定矣故太上曰禍福无門惟人自召
蓋政者正也正本无爲苟有心而爲正則
生民心故反爲奇異善本自然苟有心而
爲善則變民心故反爲祅怪因詧詧而致

民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
而不燿

劌姑衛切傷也肆陳也燿照之光也○是
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傷劌端
直而不陳設光明而不炫燿皆本自然亦
有爲也此所謂閔閔矣如是則民之淳厚
自全而祅異不作又奚以察察爲善政哉
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其政閔閔者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故
次之以治人事天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

治平聲若字河上公同古本嗇愛惜之義
服事也謂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愛精
炁也夫惟自愛精炁是以能早服事天道
也晚則精炁已耗矣服字古本如此河上
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字註王弼孫登及
世本作早復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象曰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亦通然承上文事天
邊來服字相貫孟子亦有事天之說但孟
子存心養性事天就履事邊說朱文公註
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
承而不違也此經則就自愛邊說朱文公
亦云此章就養精神邊說愚謂必先造道
自愛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克勝也）
能及早而服事天道謂之重積吾之所得
者也重積吾之所得則无不勝於人欲矣

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則字**河上公韓非**同古本○无不勝於人
欲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此乃人欲
盡淨天道流行也德既无極則可以有國
而爲君也蓋昔人以心喻君以炁喻民以
身喻國能愛精炁則可以有身由是而推
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此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也通乎此者非以圖國而人自歸之
則其德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
母者道也精炁之所自而生也身有道則
精全氣順可以長生國有道則民安物阜
可以久視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譬如木
之根深柢固者則枝葉繁盛而能長且久
也柢字**傅奕**引古本云柢本也又引**郭璞**
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蔕非經義夫柢
亦是根**韓非**解云木有蔓根根有柢根柢
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
持生也柢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治大國章第六十
得長生久視之道則可以莅天下故次
之以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若亨（普庚）小鱗
鱗總括魚之屬也**傅奕孫登**同古本小鱗
小魚也治大國者譬若亨小鱗夫亨小鱗
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无爲
爲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神陰陽中之靈也鬼歸也神伸

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文公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然則聖人以道无爲而臨天下則陰陽和順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古本如此○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其

伸於陽者不傷民亦非其伸於陽者不傷民蓋聖人亦不傷民也鬼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是兩不相傷也夫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文公云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然則聖人无爲而万物自化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德也鬼神不擾而万物无傷是鬼神歸之於聖人之德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若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

治大國若宜謙下故次之以大國若天

下之下流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古本如此○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以其能謙而居下也蘇曰天下之趨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

牲字嚴遵同古本○大國又宜主靜譬之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牡之動也惟靜而无爲可以應動惟謙而居下可以得衆上文下字並上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故大國謙下以取人小國謙下而取於人此一節下字並去聲

大國不過（去声）欲兼畜（丑六切）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爲下

過越也畜聚也○不過兼畜入事兩得所欲則大小相安然大國兼畜常宜謙下

道者万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能謙下者則能兼畜故次之以道者万物之奥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所寳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於市尊行可以加於人

古本如此奥字玉篇深也内也主也藏也善人已明善者也不善人未明善者也保安也於市字上疑脫一字市交易之所加益也○言大道甚深而万物皆備所以善人珍貴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賴之而所以安也美而言之則可以和於市尊而行之則可以益於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人之未能明善豈可弃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法上帝之无欲則天地之清静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師者天子之師法傳者天子之相傳保者天子之保倚皆以清静无欲之道啓迪天子者也謂自有生民不可无道故立天子以主道置三公以迪道則可以化民反善不善者皆歸於善也

雖有拱璧以先（去声）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本作珙大璧也璧以玉爲之形圓象天中虚法道説文玄瑞玉也周禮蒼璧禮天珙一作拱春秋傳與我其拱璧**司馬溫公**曰璧大如拱亦通先前導也駟馬良馬四匹爲乘共駕一車**呂吉甫**玄古之重禮獻乘馬而先之以珙璧也乘去聲○雖有珙璧之異以先駟馬之良而爲獻不如坐進此清静无欲之道之爲貴也珙璧駟馬何足道哉適足以起交爭之患矣**蘇**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尒雖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何字得字絶句○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非謂其反求諸已則得之得之則昔雖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故爲天下之貴也邪者託疑辭以問人也此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既得道則昔雖有罪亦可以免而自新豈復有

罪也蓋循理則非特无罪又可以利益於人物豈不貴哉

爲无爲章第六十三

道者万物之奥而无爲自然故次之以爲无爲章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

无爲无事无味皆指道而言也无爲言其虚无事言其靜无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致之守之甘之則在乎人故不可不曰爲曰事曰味也然此道至易至細至和而行之至難若果而確則未嘗難未嘗大未嘗招怨也故聖人不妄爲而常爲於无爲不生事而常事於无事不躭味而常味於无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去声）以德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以天地有形跡故得以憾其風雨寒暑大小多少之或不時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德聖人之大人亦有所怨者以聖人有言爲故得以怨其恩澤賞罰大小多少之或

不齊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化之德故曰報怨以德雖然知一涉言爲一有形迹終不免於怨憾故常當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以輔万物之自然也

圖難乎於其易爲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古本有乎字○知一涉言爲難免乎怨則當於其易而謀之知一有形迹難成乎大則當於其細而爲之凡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者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介易曰作事謀始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常虚靜恬淡而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

若字猶字古本○夫輕諾許於人者必少信實固當謹乎言也多輕易於事者必多艱難固當謹乎爲也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尚且難之故終无難也爲人君者所以置史官以書言動蓋恐士爲輕易以斂天

下之怨而傷陰陽之和至於貽万世之誚也大凡云爲之幾可不謹畏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則安而无危矣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慮難曰謀判分也同古本小而易斷曰脆微細也○諦觀此心之初虛靈微妙安而无危於此持之何難之有持謂持守道心也此心之初私欲未兆於此

謀之豈爲難事謀者慮其有難也由此而推之天下國家方安之時易爲持守禍亂未兆之時亦易爲謀慮也設若私欲方萌禍亂方芽猶易分散也

爲之乎其未有治（平声）之乎其未亂（古本）

此先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義謂循理而爲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次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之義謂攻理私欲禍亂於未甚之時也此皆端本澄源之意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判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上也治之於未亂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豪字成字古本○凡事從小成大由近至遠有爲者敗其自然執着者喪其本眞故私欲自无而有從微至著去道日遠以召禍亂也

是以聖人无爲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无敗事

古本有其字幾近也○道本无爲心非有作一念纔起即是妄源爲惡爲善而事雖不同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妄念既作莫非危機故舜曰人心惟危是以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因自然非區區有爲有執故无敗无失也凡事有爲則有敗有執則有失民之從於世事爲利欲所誘鮮因其自然乃生心作意以爲之其始也未必不謹其終也多至於貪肆故常於其事近乎成而敗之若能謹終如始則

尚庶幾无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欲乎不欲常无爲也學乎不學體自然也復音伏反本之義衆人貴難得之貨而輕至重之身欲之勝也尚有爲之迹而乖自然之道學之過也聖人則不然欲乎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乎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將以輔万物自然之理而不敢妄（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聖人之道大而化之故古之善爲道以化民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淳朴不散智詐不生也所謂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蘇**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爲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尒蓋使之无知无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之難治以其知（音智下同）多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

不循自然而以私意穿鑿爲明者此世俗之所謂智也故用智治國則下亦以智應惟務穿鑿不循自然姦詐斯生上下相賊世俗之所謂智者非國之賊而何不用智治國則德化清靜其民淳朴天下和平非國之福而何周子拙賦得之矣**蘇**曰吾以

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矣

知此兩者亦稽式也知此稽式是謂玄德

傳奕王弼同古本稽古兮反考也同也如尚書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兩者亦是考古之法也能知此考古之法是謂玄遠之德也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傳奕**玄稽式今古之所同式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古本）

玄德深而莫測遠而无極非以察察爲明與智固反然德傅而化乃復至於大順也

禍者百順之名智詐不作禍亂不起福之至也順莫大焉**蘇**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玄德深遠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尒雅云水注谿曰谷○江海所以能爲衆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

譬天下之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聲）之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本）

猒於饜切足也○聖人卑辭退己非欲上民先民而民自尊讓之也此言欲者俾爲人君者欲要上民先民當謙辭後己也能如是則處之上而民弗重猶四體之戴元首也處之前而民弗害猶影之隨形也自然相化是以天下樂然推尊而不猒足也蓋聖人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蘇**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尒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能爲成器長故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吾大**傅奕**與西晉本同古本肖類也大字

肖字絶句○老氏未嘗自大也蓋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謂其大而似不類衆人也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夫惟大故似不類衆人若類衆人則及其久矣亦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韓非王弼傅奕同古本○老氏自謂我有三寶持守而珍貴之謂下文也**韓非**云事必万全而舉无不當則謂之寶矣謂以三者爲寶吾執持而寶之珍惜之義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上声）今舍（上声下同）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是謂入死門（古本）

長主也大也舍去也慈愛也○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茲爲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无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茲亦一寶也吾能虛靜謙退无爭不敢爲天下先茲又一寶也夫慈愛故能勇於行道使親安君尊而天

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儉約故能不暴殄天物而使天下不尚奢侈家給人足可謂廣矣不敢爲先而常謙下不妄生事而常虛應人皆尊之故能爲成才器之人之長也以此三者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三者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今去其慈而好勇鬬很去其儉而奢侈多欲去其後而與人爭先是謂入死門矣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陳音陣軍師行伍之列也古本如此○夫慈愛之道以之臨陳則正以之守圍則固苟有患難則天必將救之蓋以其慈愛而不妄傷人物所以衛護之也蘇曰以慈愛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人能慈愛則可以陳可以守故次之以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傅奕同古本○古之善爲士者不尚武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苟德所不能化不得已而用兵禦之則從容和豫何怒之有怒則无謀矣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懼則敬其事而不敗成則善其謀而後動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戢此善戰也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兵以衛民守得其道則自固吾圉何爭之

有若能未甞覲兵而敵不敢犯此善勝也

謙下者人心悅服而願爲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配合也極至也○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皆是不爭之德也謙爲德柄實是用人之力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下濟而光明能如是則德合於天古之極至之道也

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故次之以

三百八十八　下五十九　正

用兵者有言章

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攘臂者作怒而奮臂也）扔无敵（扔音認引也又音仍）執无兵（古本）

蘇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也退者无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茍无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扔无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无方切）吾寶故抗

原書闕

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古本）

幾近也亡无也抗扞也拒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禍莫大於輕敵儻好勇輕敵則近乎无吾大慈之寶矣天道尚慈聖人法天以慈爲寶亦以民爲寶苟或輕敵出師兩陳相交傷殺无數血塗草莽骨暴荒郊豈非亡吾寶哉故抗拒之兵雖多寡強弱相似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勝也是何故邪天道惡殺而好生尒吁兵以禁暴衛民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用之輒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蘇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經文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虛靜柔和慈儉不爭等事皆本自然循理而足甚易知易行也而人多躁動多欲強梁貪競以掇禍患者是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蘇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見於飲食起居之閒尒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能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主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

主字一作君今從古本○吾言有所宗吾事有所主宗主者何道德是也道本无知一而行万源止湛然其用則虛靜柔和慈儉不爭而不求人知故人亦不可以智知得之在我同乎无知夫惟无知是以天下之人於其他則可以智知至於吾道則不能知非眞知也蘇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而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无思无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其思慮之所不及

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披音被衣覆也褐短衣也○惟其眞知吾道者希少則吾道貴矣其他可以智知者何足貴哉是以聖人内有眞貴外不華飾不求人知與道同也故曰披褐而懷玉玉者以比德也玉本不足以比德蓋取世俗之所貴者爲比以指人尒蘇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披一作被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尒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道不可以智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古本）

尚庶幾也一作上今從古本○道不可知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庶幾於道矣故莊子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然則）不知而妄知爲病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吾病（古本）

夫惟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者是以不吾病也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是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吾病也蘇曰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眞知此道者鮮是以不畏自己神明之威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道者在人之身則爲神明畏者嚴憚之意也威者自心神明之威也自心神明正直无私威不可犯深可信畏凡人不閒賢愚隱顯玄爲惟此心纖毫不可欺者乃神明之所在也或者昧此恣情縱欲潛行不善以爲己獨知之而人皆不知殊不顧自己神明之威凛凛然不可欺也不知畏威惡積不已則大威至矣大威至則天獸之安可解此有道者所以循自然之理而毋不

敬不敢妄爲也

无狎其所居无猒其所生夫惟无猒是以无猒（古本）

狎戲玩也猒如天猒之之猒弃絕也心者神之所居身者炁之所生神炁同出於道今夫人之運用非神炁則不能矣神炁不可須臾而離也神清則炁爽炁濁則神昏故常當虛靜以存神謙柔以養炁循自然之理以應物儻不能虛其心弱其志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則是戲玩其所居之

神猒弃其所生之炁也苟戲玩猒弃不已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以至滅亡此天猒之而大威至也故曰无狎其所居无猒其所生夫惟人无猒弃神炁是以神炁亦无猒弃人也嘗觀世俗之人闇曰見性便是透脫不復脩身誠已至於違理傷物甚而恣縱情欲弗顧形骸以謂幻軀竟非堅固殊不知未能愼守此身善養神炁循自然之理以全真精以應事物則何以謂之透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朱文公註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孟子有夜氣旦氣之論脩身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猒弃此身之神炁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音現）自愛而不自貴故去（上）彼取此

古本有而字○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

知自愛其炁而不求人貴故去彼自見自貴之行而取此自知自愛之道是以神炁相守顯則成體隱則成始變化无窮深不可測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焉得有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民不畏威者是不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也故次之以勇於敢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常也強梁者勇於敢而好爭則因以殺身柔弱者勇於不敢而不爭則因以活身此敢與不敢兩者世或以敢爲利而因以殺身則是害也世或以不敢爲害而因以活身則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由是觀之強梁者天之所惡斷可識矣而世之人誰知其常也世俗但知趨利避害而鮮知利之爲害也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爲尚且難之以其有利害存乎其間也故常虛靜謙柔循理應物安於不爭之地況非聖人

而欲妄動可乎蘇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或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夫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自化是善勝也然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蘇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其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不言而有感必通是善應也不可須臾而離之是不召而自來也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又誰召之哉

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默字傅奕同古本河上公并開元御註本作繟王弼[illegible]王尚孫登張嗣作坦令依古

本○默然虛靜而動无不成是善謀也恢大也包羅无外如大網焉雖希踈而不失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此聖人所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爲矣然天網者亦不可外此心而求之也蘇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踈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知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常不畏死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枯本）

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由上之人有爲多欲而然也在上者只當清靜无欲而使之自化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蘇曰政煩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无益也

若使民而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孰）

在上者旣以清靜无欲化民如使民而樂

生畏死不犯刑法而其閒或有爲異常之事以亂正者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孰敢爲奇惟其不畏死所以爲奇也吾亦豈可遽殺之常有司殺者殺矣當思吾之政恐有未善賦役恐有煩苛而使之至於此也益宜反躬修德以化之若或果是天理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疾法當弃市則是司殺者殺之非吾殺之也亦非司殺者殺之乃其自取也蓋天道惡殺而好生介蘇曰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苟有惡積罪大之人常有司殺者殺之蘇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者恣行於其閒則天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枯本）

斲斫也削也謂設或有爲奇者而上之人

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夫代天之司殺者殺是拙夫而代大匠斲夫拙夫而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知爲民上者當以清靜无欲化民而使之不至於爭利犯法可也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欲代天之司殺者殺則是爲民上者殺之亦必及其身矣蘇曰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常不畏死者非惟不知天網恢恢疏
而不失亦皆因上之有爲多欲而然也
故次之以民之飢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
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古本）
食者充君之庖稅者輸國之賦食用當儉
賦稅當輕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是奪
民之食而使之飢也然則上之庫藏民之
然府也庫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況酷吏
非泛誅求視天之民反不如於猪狗吏餘

珍饌民乏糟糠怨氣衝天禍亂斯作殊不
知民不難治至於難治者由上之人有爲
多欲而民亦化上是以難治也漢文帝盡
減民租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其效著矣
蘇曰上以有爲導民民以有爲應之故多
事而難治

民之輕死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古本）
民本不輕死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意欲
自生其生下民化之於利甚切不顧危亡
是以輕死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故物

有餘而生亡矣蘇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
爭厚其生故輕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无以爲生者是賢於貴生也（古本）
貴如猶賢乎尒之賢夫惟无以厚爲其生
者是猶賢於貴其生者矣秦皇漢武焚書
阬儒反道敗德恣情縱欲苦万民以自貴
其生適以輕死及至末年招來方術東遊
海上求不死藥望遇神仙貽万世之誚觀
二君者是殊不知恭儉清靜脩己以安百
姓而享天年之道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有爲多欲者鮮有不強暴也故次之以
人之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彊
剛一本作堅今從古本○盅柔爲和故柔
弱也和柔既无故剛彊也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剛彊
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驗
之則知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

強梁而自生其生者斷不可也明矣蘇曰
沖氣在焉則體无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
事无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主兵者以慈則勝若恃強而不義則不勝
也蘇曰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
敗必速

木強則共故強大取下（上声上）柔弱處上（枯）

木強大則人共伐之木之強大者取下柔
弱者處上譬人之恃強自大者自取於下

柔弱者當處於上也蓋其道自然尒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剛強者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故次之
以天之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
補不足也（枯）

天道公平人鮮能知故取張弓之喻以明
之夫張弓者高則抑下則舉有餘者減不
足者補取其相稱而已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反天道也蘇曰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均不

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枯）

有道者故能如此蘇曰有道者贍足万物
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音現）賢耶

賢能也聖人法天之道為之而不恃功成
而不處其不欲見能於人也儻為之而恃

功成而處以見其能於人豈天道也哉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柔弱勝剛強天之道舉下抑高故次之
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先
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炁炁无莫柔弱
於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就人
之易見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
兩剛相攻二俱有損而石剛也水能穴之

石有損而水无損是攻剛強者莫之能先於柔弱也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由此而推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可知尒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而不行爲情欲使之皆好剛強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正言若反

聖人言絶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民以食爲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乃

社稷之主也祥者善也受國之垢者謂自行謙下柔弱也受國不祥者謂自稱孤寡不穀也誠能如此則是謂社稷之主天下之王也此舉聖人之言證前義也夫謙下柔弱本是法道而人以爲垢汙之行孤寡不穀本以喻一喻虛而人以爲不祥之稱故正言似與俗反也疏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以剛強治民則有怨矣故次之以和大怨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爲政以德則民自无怨苟不以德而剛強多欲取之不以度使之不以時則民怨反其有禍亂大作方且撫綏而和釋之則亦必有餘怨矣安可以爲善不若无怨之爲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聖人執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過

求於人也又何用聚斂之徒哉音辯古者削木爲契右契所以責事爲取契也左契所以符合蓋與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下太平君无可責於臣而臣亦无可責於民也安有怨乎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音辯司主也徹去声也經典徹與撤通

○故臣之有德以代民者聖人惟主於符合而已臣之无德而害民者聖人則主於去之蓋契之无私而唯與有德者法天道

之无親而常與善人也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蘇曰天道无親唯善人則與之契之无私亦猶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民无怨而各安其安矣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古本）

老子前言治大國莅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國者謂王者有道則國不在大民不在多

誠能无欲无爲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什伯之器音辯去按西漢詔天下吏舍无得置什器儲偫（音峙）顔師古註去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爲什器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扶富反又也上化清靜民不輕死何用遷移乘舟輿者多爲利名既不知名利則

雖有而不乘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上古結繩而治今民既淳朴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化民和平則雖結繩亦不用矣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古本）

傅奕註俗字引鄭玄之説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去業猶次也尒雅去業事也皆通望音亡○隨地所産以食以服甘

之美之不餒不凍隨其風俗務其業次安之樂之不治而不亂鄰國雖甚近而使民各安其安自足其足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焉有交爭之患如是則太古之風可以復見蘇曰内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民之各安其安自足其足端由上之有道也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古本）

信實之言多朴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華飾故不信嘉善之言止於理故不辯辯口利辭亂於理故不善**蘇**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愽愽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己俞有既以與人己俞多（枯本）

俞平聲註具第五章。通於一則万事畢故愽者未必知一也聖人虛心應物故无積物有限而道无窮故用之俞有俞多也

蘇曰能一以貫之則无所用愽愽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它无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限而已无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之道生育无窮未嘗害物聖人之道爲而不恃未嘗爭競老氏屢言无爲而此言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者蓋聖人純於道者也其爲也出於无爲與天同也故以是結下篇焉亦收一經之旨也**蘇**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爲徒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老氏仙蹤見之道藏史記聖賢紀載但降生示現人或夢之歲月日時記異先後至於諸家雜說未昜殫舉刻註道德經者古今數百人所見各殊得失互有年代深迴史亦闕疑可擇其真勿泥其迹夫道一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豈特用之一已也哉大抵要先得其體而自脩身始及其妙也有變化不可得而測者在去古愈遠尤慮失真所以余解此經一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人臆說不得老氏之意矣余幼時聞諸前脩曰河上公註乃漢儒所爲託是名以借重耳不可執此本以爲真河上公所註也當時結庵于陜河之濵授與漢文帝者止是分章句而已何嘗有註來及觀晦庵序參同契曰空同道士鄒訢其意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訢即熹也余不覺矍然曰後之不知空同道士乃晦庵隱其名以序參同契亦猶今之不知河上公乃漢儒借是名以註道德經也嗟乎三代尚稽古孔子信而好古春秋變古則書之生乎今之世切不可反古之道也聊摘數科列于篇首俾覽者得以取正焉若夫先覺之士固志筌蹄而後進之英尚資梯級是書也不无少補然懼僭率弗敢張露偶因道友來求難以棄付復念老矣將形槁於一丘惟恐此經寖失古本遂命工鋟板藏諸名山以俟來喆或有修真之士體道之人欲傳受之亦所不隱庋憑寶典口誦心持上祝

皇帝萬歲次願重臣千秋府縣官僚文武賢德忠良顯著祿筭增崇廣及士民同躋仁壽天清地靜時和歲豐率土含生咸歸有道繼今有得之者儻毋以爲春秋散於三傳昜道微於九師能於靜室焚香精心研味反照內參尋本源之真處

一旦玄通自得常久自然之道體其居塵出塵而生育无窮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厥效隨著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何止无愧於考亭去當亦知前修之說不誣而仲尼猶龍之喻尤妙也湛然堂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熏香謹序

書中引晦庵序參同契是范應元在朱之後今道藏不載是書宋諱亦不全避其字畫紙墨~~印本~~為宋刊宋印無疑　藝風

此書道藏不收焦氏老子翼採摭亦不及其道藏決無矣范應元無可考彼時褚伯秀（南宋）義海所錄諸家有范無隱者哉即此人沈曾植謹識之　乙盦

此宋范應元道德經集注不見著錄家徵引韓非司馬彪嚴遵河上公郭雲王弼傅奕唐玄宗諸本異同可謂詳博而獨（未及）景龍石刻其註解則採引司馬溫公蘇子由而外則較焦氏老子翼為略而焦氏亦未引其書不見道藏本不收而可謂秘笈矣壬子仲春宜都楊守敬記於上海寓廬時年七十有四

此范應元集注老子道德經爲沅叔所藏秘笈不見著録沅叔會以爲即褚氏所引之范無隱余檢范氏原跋自署湛然堂無隱齋然則但爲無隱固無疑也沅叔偶未拈出余特著之於此　甲寅元夕　邦述

案范氏所據古本音辯外凡三十家河上公王弼李若愚張君相楊孚傅奕注登嚴遵蘇子由應書史司馬温公雍西子揚雄張君靜景帝簡文阮籍馬誕韓非王詡郭雲陳碧虚阮咸章惠司馬談陳韶李奇司馬遷開元御注梁王尚張嗣是也又有稱爲西晉本（[illegible]）昔故有舊注或稱引所及皆所取也洗蘇則爲傅奕之所誤序仙蘇子由河上公司馬温公成玄英陸德明往伊川司馬遷韓非王雱張沖應十餘家或闕名理或未刊擇亦不盡拘此徑本意是道家言之質事最是者從次林傳奕許敢據以鄧蘇所考也上今據記於後　乙卯閏秋後五日長洲章[illegible]

范注今所罕行藝家都爲秘笈宜也宋人喜刊宋說不輯以見其時風氣　甲寅五月王闓運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37
作者=
页数=767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